

杂传第三十一

氏叔琮

氏叔琮，开封尉氏人也。为梁骑兵伍长，梁兵击黄巢陈、许间，叔琮战数有功，太祖壮之，使将后院马军，从攻徐、兖，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阳，战数败，降为阳翟镇遏使。久之，迁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晋、绛，晋王遣使致书太祖求成，太祖以晋书词媠，乃遣叔琮与贺德伦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泽、潞，出石会，营于涧涡，久之粮尽，乃旋。表晋州刺史。晋人复取绛州，攻临汾，叔琮选壮士二人深目而胡须者，牧马襄陵道旁，晋人以为晋兵，杂行道中，伺其怠，擒晋二人而归。晋人大惊，以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县。太祖遣友宁兵万人会叔琮御晋，友宁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敌闻救至必走，走则何功邪？”乃夜击之，晋人大败，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师，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惧，皆言无恙，乃以精卒为殿而还至石会，留数骑，以大将旗帜立于高冈，晋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军节度使。昭宗迁洛，拜右龙武统军。太祖遣叔琮与李彦威等弑昭宗，已而杀之。

李彦威

李彦威，寿州人也。少事梁太祖，为人颖悟，善揣人意，太祖怜之，养以为子，冒姓硃氏，名友恭。历汝、颍二州刺史。昭宗迁洛，拜右龙武统军。初，刘季述废昭宗，立皇太子裕为天子。昭宗反正，以为太子幼，为贼所立，赦之，复其始封为德王。昭宗自岐还，太祖见裕眉目疏秀，恶之，谓宰相崔胤曰：“德王尝为季述所立，安得犹在乎？公白天子杀之。”胤奏之，昭宗不许，佗日以问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卖臣尔。”昭宗迁洛，谓蒋玄晖曰：“德王，朕爱子也，全忠何为欲杀之？”因泣下，啮指流血。玄晖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恶之。是时，昭宗改元天祐，迁于东都，为梁所迫，而晋人、蜀人以为天祐之号非唐所建，不复称之，但称天复。王建亦传檄天下，举兵诛梁。太祖大惧，恐昭宗奔佗镇，以兵七万如河中，阴遣敬翔至洛，告彦威与氏叔琮等，使行弑逆。八月壬辰，彦威、叔琮以龙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宫门奏事，夫人裴正一开门问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龙武牙官史太杀之，趋椒兰殿，问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剑逐之，昭宗单衣旋柱而走，太剑及之，昭宗崩。讣至河中，太祖阳为惊骇，投地号哭，骂曰：“奴辈负我，俾我被恶名于后世邪！”太祖至洛，流彦威、叔琮岭南，使张廷范杀之。彦威临刑大呼曰：“卖我以灭口，其如神理何？”顾廷范曰：“勉之，公行自及。”遂见杀。已而还其姓名。

庄宗时，得故唐内人景姁，言当彦威等弑昭宗时，诸王宗属数百人皆遇害，而同为一坑，瘞于龙兴寺北，请合为一冢而改葬之。诏以故濮王为首，葬以一品礼云。

李振

李振，字兴绪，其祖抱真，唐潞州节度使。振为唐金吾卫将军，拜台州刺史。盗起浙东，不果行，乃西归。过梁，以策干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领郢州，表振节度副使。

振奏事长安，舍梁邸。宦官刘季述谋废昭宗，遣其侄希正因梁邸吏程岩见振曰：“今主上严急，诛杀不辜，中尉惧及祸，将行废立，请与诸邸吏协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骇然曰：“百岁奴事三岁主，而敢尔邪！今梁王百万之师，方仗大义尊天子，君等无为此不祥也！”振还，季述卒与岩等废昭宗，幽之东宫，号太上皇，立皇太子裕为天子。是时，太祖用兵在邢、洛间，季述诈为太上皇诰告太祖，太祖犹豫，未知所为，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乱，所以为霸者资也。今阉宦作乱，天子危辱，此正仗义立功之时。”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诣京师见崔胤，谋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执振手曰：“卿谋得之矣！”

王师范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师范，师范疑惧，不知所为，振曰：“独不闻汉张绣乎？绣与曹公为敌，然不归袁绍而归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讎杀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岂以故怨害忠臣乎？”师范洗然自释，乃西归梁。

昭宗迁洛，振往来京师，朝臣皆侧目，振视之若无人。有所小怒，必加谴谪。故振一至京师，朝廷必有贬降。时人目振为鸱梟。太祖之弑昭宗也，遣振至京师与硃友恭、氏叔琮谋之。昭宗崩，太祖问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晋司马氏杀魏君而诛成济，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归罪友恭等而杀之。

振尝举进士咸通、乾符中，连不中，尤愤唐公卿，及裴枢等七人赐死白马驿，振谓太祖曰：“此辈尝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为浊流也。”太祖笑而从之。

太祖即位，累迁户部尚书。友珪时，以振代敬翔为崇政院使。庄宗灭梁入汴，振谒见郭崇韬，崇韬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见之，乃常人尔！”已而伏诛。

裴迪

裴迪，字升之，河东闻喜人也。为人明敏，善治财赋，精于簿书。唐司空裴璩判度支，辟为出使巡官。都统王鐸镇滑州，奏迪汴、宋、郢等州供军院使。鐸为租庸使，辟租庸招纳使。梁太祖镇宣武，辟节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调兵赋。太祖乃榜门，以兵事自处，而以货财狱讼一切任迪。太祖西攻岐，王师范谋袭汴，遣健卒苗公立持书至汴，阴伺虚实。迪召公立问东事，公立色动，乃屏人密诘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启，遣硃友宁以兵巡兗、郢，以故师范虽窃发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还，将吏皆赐“迎銮叶赞功臣”，将吏入见，太祖目迪曰：“叶赞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当也。”迪入唐，累迁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仆射，居一岁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韦震

韦震，字东卿，雍州万年人也。初名肇。为人强敏，有口辩。事梁太祖为都统判官。申丛执秦宗权，欲送于太祖，又欲自献于京师，又欲挟宗权夺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视之，丛遣

骑兵三百迎震，欲杀之，震以计得免。还白太祖曰：“丛不足虑，为其谋者牙将裴涉，妄庸人也。”丛后果为郭璠所杀。璠以宗权归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请献俘于唐，唐以时溥破黄巢，献馘而已，宗权不足俘，左拾遗徐彦枢亦疏请所在斩决。太祖遣震奏事京师，往复论列，卒俘宗权。太祖德之，表为节度副使。昭宗幸石门，太祖遣震由虢略间道奉表行在，昭宗赐其名震。太祖已破兖、郢，遂攻吴，大败于清口。太祖惧诸镇乘间图己，乃讽杜洪、钟传、王师范、钱镠等荐己为元帅，且求兼领郢州。昭宗初不许，震强辩，敢大言，语数不逊，昭宗卒许梁以郢州，太祖遂兼四镇，表震郢州留后。昭宗迁洛，震入为河南尹、六军诸卫副使，以病暗，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禅，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师，卒。

孔循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于汴州，富人李让阑得之，养以为子。梁太祖镇宣武，以李让为养子，循乃冒姓殊氏。稍长，给事太祖帐下，太祖诸儿乳母有爱之者，养循为子，乳母之夫姓赵，循又冒姓为赵氏，名殷衡。昭宗东迁洛阳，太祖尽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殷为宣徽使，循为副使。

循与蒋玄晖、张廷范等共与弑昭宗之谋，其后循与玄晖有隙，哀帝即位，将有事于南郊，循因与王殷谗于太祖曰：“玄晖私侍何太后，与廷范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时，梁兵攻寿春，大败而归，哀帝遣裴迪劳军，太祖见迪，怒甚，迪还，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备九锡，太祖拒而不

受。玄晖与宰相柳璨相次驰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兴，必有封国，而唐所以不即逊位者，当先建国备九锡，然后禅也。

“太祖曰：“我不由九锡作天子可乎？”璨惧，驰去。太祖遣循与王殷弑何皇后，因杀璨及玄晖、廷范等，以循为枢密副使。

唐亡，事梁为汝州防御使、左卫大将军、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庄宗时，权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庄宗东出汜水，循持两端，遣迎明宗于北门，迎庄宗于西门，供帐牲饩，其礼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纳之。

明宗即位，以为枢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东都，民有犯曲者，循族杀其家，明宗知其冤，因诏天下除曲禁，许民得造曲。循为人柔佞而险猾，安重诲尤亲信之，凡循所言，无不听用。明宗尝欲以皇子娶重诲女，重诲以问循，循曰：“公为机密之臣，不宜与皇子婚。”重诲信之，乃止。而循阴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即以宋王从厚娶循女。重诲始恶其为人，出循为忠武军节度使，徙镇横海，卒于镇，年四十八，赠太尉。

孙德昭

孙德昭，盐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黄巢陷长安，惟最率其乡里子弟，得义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阳，兴平州将壮其所为，益以州兵二千。与破贼功，拜右金吾卫大将军。硃玫乱京师，僖宗幸兴元，惟最率兵击贼。累迁鄜州节度使，留京师宿卫。鄜州将吏诣阙请惟最之镇，京师民数万与神策军复遮留不得行，改荆南节度使，在京制置，分判神策军，号“扈驾都”。是时，京师数乱，民皆赖以为保。

德昭以父任为神策军指挥使。光化三年，刘季述废昭宗，幽之东宫，宰相崔胤谋反正，阴使人求义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与孙承诲、董从实应胤，胤裂衣襟为书以盟。天复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将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舆斩之，承诲等分索馀党皆尽。昭宗闻外喧哗，大恐。德昭驰至，扣门曰：“季述诛矣，皇帝当反正！”何皇后呼曰：“汝可进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诲等悉取馀党首以献，昭宗信之。德昭破锁出昭宗，御丹凤楼反正，以功拜静海军节度使，赐姓李，号“扶倾济难忠烈功臣”，与承诲等皆拜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图形凌烟阁，俱留京师，号“三使相”，恩宠无比。

是时，崔胤方欲诛唐宦官，外交梁以为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贞为捍蔽，梁、岐交争。冬十月，宦者韩全诲劫昭宗幸凤翔，承诲、从实皆从，而德昭独与梁，乃率兵卫胤及百官保东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颇德其附己，以龙凤剑、斗鸡纱遗之。太祖至华州，德昭以军礼迎谒道旁。太祖至京师，表同州留后，将行，京师民复请留，遂为两街制置使。梁兵围凤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属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阳，赐甲第一区。昭宗东迁，拜左威卫上将军，以疾免。太祖即位，以乌银带、袍、笏、名马赐之。疾少间，以为左卫大将军。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将军以卒。承诲、从实至凤翔，与宦者俱见杀。

王敬瑛

王敬瑛，颍州汝阴人也。事州为牙将。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颖间，刺史不能拒，敬瑛遂代之，即拜刺史。敬瑛为人状貌魁杰，而沈勇有力，善用铁枪，重三十斤。颍州与淮西为

邻境，数为秦宗权所攻，力战拒之，宗权悉陷河南诸州，独敬菟不可下，由是颍旁诸州民，皆依敬菟避贼。是时，所在残破，独颍州户二万。梁太祖攻淮南，道过颍州，敬菟供馈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菟沿淮指挥使。其后梁兵攻吴，庞师古死清口，败兵亡归，过颍，大雪，士卒饥冻，敬菟乃沿淮积薪为作糜粥，亡卒多赖以全活，太祖表敬菟武宁军留后，遂拜节度使。天祐三年，为左卫上将军。太祖即位，敬菟以疾致仕，后卒于家。

蒋殷

蒋殷，幼为王重盈养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旧恩录其子孙，表殷牙将，太祖尤爱之。唐迁洛阳，殷为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阳，转攻淮南，还屯正阳，哀帝遣殷劳军。是时，哀帝方卜郊，殷与枢密使蒋玄晖等有隙，因谮之太祖，言玄晖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诸侯助祭者以谋兴复，太祖大怒，哀帝为改卜郊。是时，太祖将有篡弑之谋，何太后尝泣涕叩头为玄晖等言：“梁王禅位后，愿全唐家子母。”殷乃诬玄晖尝私侍太后，太祖斩玄晖及张廷范、柳璨等，遣殷弑太后于积善宫。哀帝下诏惭愧，自言以母后故无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友珪与殷善，友珪弑太祖自立，拜殷武宁军节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惧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本姓蒋。末帝诏削官爵，还其姓，遣牛存节讨之，殷举族自燔死。

杂传第三十二

刘知俊

刘知俊，字希贤，徐州沛人也。少事时溥，溥与梁相攻，知俊与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为左开道指挥使。知俊姿貌雄杰，能被甲上马，轮剑入敌，勇出诸将。当是时，刘开道名重军中。历海、怀、郑三州刺史，从破青州，以功表匡国军节度使。

邠州杨崇本以兵六万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时，太祖方与诸将攻沧州，知俊不俟命，与康怀英等击败崇本，斩馘二万，获马三千匹，执其偏裨百人。李思安为夹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罢思安，拜知俊行营招讨使，未至潞，夹城已破，徙西路行营招讨使，败邠、岐兵于幕谷。是时，延州高万兴叛杨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会万兴，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检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屡杀诸将，王重师无罪见杀，知俊益惧，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复攻邠州，知俊以军食不给未行。

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为亲军指挥使，间遣人告知俊以不宜来。知俊遂叛，臣于李茂贞，以兵攻雍、华，执刘捍送于凤翔。太祖使人谓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负邪？”知俊报曰：“王重师不负陛下而族灭，臣非背德，但畏死尔！”太祖复使语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诛重师，

乃刘捍误我，致卿至此，吾岂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责。
“知俊不报，以兵断潼关。

太祖遣刘鄩、牛存节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贞，茂贞地狭，无处以之，使之西攻灵武。韩逊告急，太祖遣康怀英、寇彦卿等攻邠宁以牵之。知俊大败怀英于升平，杀梁将许从实。茂贞大喜，以知俊为泾州节度使，使攻兴元，取兴、凤，围西县。已而茂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间之，茂贞夺其军。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为武信军节度使，使返攻茂贞，取秦、凤、阶、成四州。建虽待知俊甚厚，然亦阴忌其材，尝谓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尔辈所能制，不如早图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为人色黑，而其生岁在丑。建之诸子，皆以“宗”、“承”为名，乃于里巷构为谣言曰：“黑牛出圈棕绳断。”建益恶之，遂见杀。

丁会

丁会，字道隐，寿州寿春人也。少工挽丧之歌，尤能凄怆其声以自喜。后去为盗，与梁太祖俱从黄巢。梁太祖镇宣武，以为宣武都押衙。光启四年，东都张全义袭破河阳，逐李罕之，罕之召晋兵围河阳，全义告急。是时，梁军在魏，乃遣会及葛从周等将万人救之。会等行至河阴，谋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来远，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备者，兵家之胜策也。”乃渡九鼎，直趋河阳，战于沅水，罕之大败，河阳围解。大顺元年，梁军击魏，会及葛从周破黎阳、临河，遂败罗弘信于内黄。梁军攻时溥于徐州，遣会别攻宿州，刺史张筠闭城距守，会堰汴水浸其东，城坏，筠降。克

州硃瑾以兵万馀击单父，会及瑾战于金乡，大败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晋，以潞州降梁。会自河阳攻晋泽州，下之。乃以会为昭义军留后，会畏梁太祖雄猜，常称疾者累年。天复元年，太祖复起会为昭义军节度使。昭宗遇弑，会与三军缟素发哀。梁军攻燕沧州，燕王守光乞师于晋，晋人为攻潞州，会乃降晋。晋王以会归于太原，赐以甲第，位在诸将上。庄宗立，以会为都招讨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兴，追赠太师。

贺德伦

贺德伦，河西人也。少为滑州牙将。梁太祖兼领宣义，德伦从太祖征伐，以功累迁平卢军节度使。贞明元年，魏州杨师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骄难制，乃分相、澶、卫三州建昭德军，以张筠为节度使；魏、博、贝三州仍为天雄军，以德伦为节度使。遣刘鄩以兵六万渡河，声言攻镇定，王彦章以骑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变；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阅魏兵籍，检校府库。德伦促牙兵上道，牙兵亲戚相诀别，哭声盈途。效节军将张彦谋于其众曰：“朝廷以我军府强盛，设法残破之。况我六州旧为藩府，未尝远出河门，一旦离亲戚，去乡里，生不如死。”乃相与夜攻金波亭，彦章走出。迟明，魏兵攻牙城，杀五百馀人，执德伦致之楼上，纵兵大掠。

末帝遣供奉官扈异驰至魏谕彦，许以刺史。彦谓异曰：“为我报皇帝，三军不负朝廷，朝廷负三军，割隶无名，所以乱耳。但以六州还魏，而诏刘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异还，言彦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击之。末帝使人谕彦，以制置已定，不可复易。使者三反，彦怒曰：“侬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罗

绍威故吏司空颯曰：“为我作奏，若复依违，则渡河虏之耳！”
“未帝优诏答之，言：“王镕死，镇人请降，遣鄆以兵定镇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即召鄆还。”戒彦勿为朝廷生事。彦乃以杨师厚镇魏州尝带招讨使，逼德伦论列之，未帝不许，谕以诏书，彦裂诏书抵于地，曰：“愚主听人穿鼻，难与共事矣！”乃迫德伦降晋，德伦惶恐曰：“惟将军命。乃遣牙将曹廷隐奉书庄宗。”

庄宗入魏，德伦以彦逼己，遣人阴诉于庄宗，庄宗斩彦于临清而后入。徙德伦为大同军节度使。行至太原，监军张承业留之。王檀攻太原，德伦麾下多奔檀，承业惧德伦为变，杀之。

阎宝

阎宝，字琼美，郢州人也。少为硃瑾牙将，瑾走淮南，宝降于梁。梁太祖时，为诸军都虞候，常从诸将征伐，未尝独立战功。至未帝时，以宝为保义军节度使。贞明三年，贺德伦以魏博降晋，晋军攻下洺、磁、相、卫，移兵围邢州。未帝遣捉生都指挥使张温将五百骑救宝，温至内黄，遇晋军，乃降晋。晋遣温将所降梁军至城下招宝，宝遂降晋。晋王拜宝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天平军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位在诸将上。梁、晋战胡柳，晋军败。庄宗欲引兵退保临濮，宝曰：“夫决胜料势，决战料情，情势既得，断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势可破；胜而骄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时也。”庄宗谢曰：“微公，几败吾事。”乃整军复战，遂败梁兵。十八年，晋军讨张文礼于镇州，以宝为招讨使。明年三月，宝战败，退保赵州。惭愤发疽卒，追赠太师。晋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

康延孝，代北人也。为太原军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军于河上，以延孝为左右先锋指挥使。延孝见梁末帝任用群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骑奔于唐。见庄宗于朝城，庄宗解御衣、金带以赐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军使兼南面招讨指挥使。庄宗屏人问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赵岩婿也，张汉杰妇家，皆用事。段凝奸邪，以入金多为大将，自其父时故将皆出其下。王彦章，骁将也，遣汉杰监其军而制之。小人进任，而忠臣勇士皆见疏斥，此其必亡之势也。”庄宗又问梁计如何，曰：“臣在梁时，窃闻其议：期以仲冬大举，遣董璋以陕虢、泽潞之众出石会以攻太原；霍彦威以关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趋镇定；王彦章以京师禁卫击郢州；段凝以河上之军当陛下。”庄宗初闻延孝言梁必亡，喜，及闻其大举也，惧，曰：“其将何以御之？”延孝曰：“梁兵虽众，分则无馀。臣请待其既分，以铁骑五千自郢趋汴，出其不意，捣其空虚，不旬日，天下定矣。”庄宗甚壮其言。后董璋等虽不出兵，而梁兵悉属段凝于河上，京师无备，庄宗卒用延孝策，自郢入汴，凡八日而灭梁。以功拜郑州防御使，赐姓名曰李绍琛。二年，迁保义军节度使。

三年，征蜀，以延孝为先锋排阵斩斫使，破凤州，取固镇，降兴州。与王衍战三泉，衍败走，断吉柏江浮桥，延孝造舟以渡，进取绵州。衍复断绵江浮桥。延孝谓招抚使李严曰：“吾远军千里，入人之国，利在速战。乘衍破胆之时，但得百骑过鹿头关，彼将迎降不暇。若修缮桥梁，必留数日，使衍得闭关为备，则胜负未可知也。”

“因与严乘马浮江，军士随之济者千馀人，遂入鹿头关，下汉州，居三日，后军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汉州，以俟魏王继岌。

蜀平，延孝功为多。左厢马步军都指挥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见重于郭崇韬。崇韬有军事，独召璋与计议，而不问延孝，延孝大怒，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仆邀相从，反俯首郭公之门，吾为都将，独不能以军法斩公邪？”璋诉于崇韬，崇韬解璋军职，表为东川节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险阻，以定两川，璋有何功而得旄节！”因见崇韬言其不可。崇韬曰：“绍琛反邪？敢违吾节度！”延孝惧而退。明年崇韬死，延孝谓璋曰：“公复俯首何门邪？”璋求哀以免。

继岌班师，命延孝以万二千人殿，行至武连，闻硃友谦无罪见杀。友谦有子令德在遂州，庄宗遣使者诏继岌即诛之。继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过延孝军，又不谒，延孝大怒，谓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谋尽出于郭公，而汗马之劳，攻城破敌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岂得存？而友谦与我俱背梁以归唐者，友谦之祸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谦旧将，知友谦被族，皆号哭诉于军门曰：“硃公无罪，二百口被诛，旧将往往从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拥其众自剑州返入蜀，自称西川节度、三川制置等使。驰檄蜀人，数日之间，众至五万。继岌遣任圜以七千骑追之，及于汉州，会孟知祥夹攻之，延孝战败，被擒，载以槛车。圜置酒军中，引槛车至坐上，知祥酌大卮从车中饮之而谓曰：“公自梁朝脱身归命，遂拥节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贵，而入此槛车邪？”延孝曰：“郭崇韬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两川，一旦无罪，阖门受戮。顾如延孝，何保首领。以此不敢归朝耳！”任圜东还，延孝槛车至凤翔，庄宗遣宦者杀之。

杂传第三十三

张全义

张全义，字国维，濮州临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县，县令数困辱之，全义因亡入黄巢贼中。巢陷长安，以全义为吏部尚书、水运使。巢贼败，去事诸葛爽于河阳。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为孙儒所逐，全义与李罕之分据河阳、洛阳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欢。然罕之性贪暴，日以寇钞为事。全义勤俭，御军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义常有馀。罕之仰给全义，全义不能给，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晋、绛，全义袭取河阳，罕之奔晋，晋遣兵助罕之，围全义甚急。全义乞兵于梁，梁遣牛存节、丁会等以兵万人自九鼎渡河，击败罕之于浚水，晋军解去。梁以丁会守河阳，全义还为河南尹。全义德梁出己，由是尽心焉。

是时，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后，城邑残破，户不满百，全义披荆棘，劝耕殖，躬载酒食，劳民畎亩之间，筑南、北二城以居之。数年，人物完盛，民甚赖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东迁，缮理宫阙、府廨、仓库，皆全义之力也。全义初名言，唐昭宗赐名全义。唐亡，全义事梁，又请改名，太祖赐名宗爽。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义奉事益谨，卒以自免。

自梁与晋战河北，兵数败亡，全义辄搜卒伍铠马，月献之以补其缺。太祖兵败蓻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

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继祚愤耻不自胜，欲劓刃太祖，全义止之曰：“吾为李罕之兵围河阳，啖木屑以为食，惟有一马，欲杀以饷军，死在朝夕，而梁兵击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继祚乃止。

尝有言全义于太祖者，太祖召全义，其意不测。全义妻储氏明敏有口辩，遽入见，厉声曰：“宗爽，种田叟尔！守河南三十年，开荒斫土，捃拾财赋，助陛下创业，今年齿衰朽，已无能为，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无恶心，姬勿多言。”全义事梁，累拜中书令，食邑至万三千户，兼领忠武陕虢郑滑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天下兵马副元帅，封魏王。

初，全义为李罕之所败，其弟全武及其家属为晋兵所得，晋王给以田宅，待之甚厚，全义常阴遣人通问于太原。及梁亡，庄宗入汴，全义自洛来朝，泥首待罪，庄宗劳之曰：“卿家弟侄，幸复相见。全义俯伏感涕。年老不能进趋，遣人掖扶而登，宴犒尽欢，命皇子继岌、皇弟存纪等皆兄事之。全义因去梁所赐名，请复其故名。而全义犹不自安，乃厚赂刘皇后以自托。

初，梁末帝幸洛阳，将祀天于南郊而不果，其仪仗法物犹在，全义因请幸洛阳，白南郊仪物已具。庄宗大悦，加拜全义太师、尚书令。明年十一月，庄宗幸洛阳，南郊而礼物不具，因改用来年二月，然不以前语责全义。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数幸其第，命皇后拜全义为父，改封齐王。

初，庄宗灭梁，欲掘梁太祖墓，斫棺戮尸。全义以谓梁虽仇敌，今已屠灭其家，足以报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庄宗以为然，铲去墓阙而已。

全义监军尝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孙延古，因托全义复求之。监军忿然曰：“自黄巢乱后，洛阳园宅无复能守，岂

独平泉一石哉！”全义尝在巢贼中，以为讥己，固大怒，奏笞杀监军者，天下冤之。其听讼，以先诉者为直，民颇以为苦。

同光四年，赵在礼反于魏，元行钦讨贼无功，庄宗欲自将讨之，大臣皆谏以为不可，因言明宗可将。是时，郭崇韬、硃友谦皆已见杀，明宗自镇州来朝，处之私第，庄宗疑之，不欲遣也。群臣固请，不从；最后全义力以为言，庄宗乃从。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义以忧卒，年七十五，谥曰忠肃。

子继祚，官至上将军。晋高祖时，与张从宾反于河阳，当族诛。而宰相桑维翰以其父珙尝事全义有恩，乞全活之，不许，止诛继祚及其妻子而已。

硃友谦

硃友谦，字德光，许州人也。初名简，以卒隶浞池镇，有罪亡去，为盗石壕、三乡之间，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为陕州军校。陕州节度使王珙，为人严酷，与其弟珂争河中，战败，其牙将李璠与友谦谋，共杀珙，附于梁，太祖表璠代珙。璠立，友谦复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谦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贞，太祖往来过陕，友谦奉事尤谨，因请曰：“仆本无功，而富贵至此，元帅之力也。且幸同姓，愿更名以齿诸子。”太祖益怜之，乃更其名友谦，录以为子。太祖即位，徙镇河中，累迁中书令，封冀王。

太祖遇弑，友珪立，加友谦侍中，友谦虽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谦入觐，友谦不行，乃附于晋。友珪遣招讨使韩勅将康怀英等兵五万击友谦。晋王出泽、潞以救之，遇怀英于解县，大败之，追至白迳岭，夜乘炬击之，怀英又败，

梁兵乃解去。友谦醉寝晋王帐中，晋王视之，顾左右曰：“冀王虽甚贵，然恨其臂短耳！”

末帝即位，友谦复臣于梁而不绝晋也。贞明六年，友谦遣其子令德袭同州，逐节度使程全晖，因求兼镇。末帝初不许，已而许之，制命未至，友谦复叛，始绝梁而附晋矣。末帝遣刘鄩等讨之，鄩为李存审所败。晋封友谦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为同州节度使。

庄宗灭梁入洛，友谦来朝，赐姓名曰李继麟，赐予巨万。明年，加守太师、尚书令，赐铁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为遂州节度使，令锡忠武军节度使，诸子及其将校为刺史者十余人，恩宠之盛，时无与比。是时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赂于友谦，友谦不能给而辞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谦阅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将以从军。及郭崇韬见杀，伶人景进言：“唐兵初出时，友谦以为讨己，阅兵自备。”又言：“与崇韬谋反。”且曰：“崇韬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谦为内应。友谦见崇韬死，谋与存义为郭氏报冤。”庄宗初疑其事，群伶、宦官日夜以为言。友谦闻之大恐，将入朝以自明，将吏皆劝其毋行。友谦曰：“郭公有大功于国，而以谗死，我不自明，谁为我言者！”乃单车入朝。景进使人诈为变书，告友谦反。庄宗惑之，乃徙友谦义成军节度使，遣硃守殷夜以兵围其馆，驱友谦出徽安门外，杀之，复其姓名。诏魏王继岌杀令德于遂州，王思同杀令锡于许州，夏鲁奇族其家属于河中。鲁奇至其家，友谦妻张氏率其宗族二百馀口见鲁奇曰：“硃氏宗族当死，愿无滥及平人。”乃别其婢仆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张氏入室取其铁券示鲁奇曰：“此皇帝所赐也，不知为何语！”鲁奇亦为之惭。

友谦死，其将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谦族诛，天下冤之。

袁象先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阳王恕己之后也。父敬初，梁太府卿、驸马都尉，尚太祖妹，是为万安大长公主。象先以梁甥为宣武军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历宿、洛、陈三州刺史。太祖即位，累迁左龙武统军、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

太祖遇弑，友珪立。末帝留守东都，以大事谋于赵岩，岩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讨杨令公一言谕禁军，则事可成。”末帝即遣人之魏州，以谋告杨师厚，师厚遣裨将王舜贤至洛阳与象先谋，象先许诺。是时，龙骧军将刘重遇戍于怀州，以其军作乱，友珪遣霍彦威击败于鄆陵，其馀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即召龙骧军在东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尽召龙骧军至洛而诛之。”乃伪为友珪诏书示之，龙骧军恐惧，不知所为，因告之曰：“友珪弑父与君，天下之贼也！尔能趋洛阳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则所谓转祸而为福也。”军士踊跃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驰奏，言：“龙骧军反。”象先闻之，即引禁军千人入宫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镇南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封尹、判在京马步军诸军事。贞明四年，为平卢军节度使，徙镇宣武。

象先为梁将，未尝有战功，徒以甥故掌亲军。及诛友珪，有功于末帝。在宋州十馀年，诛敛其民，积货千万。庄宗灭梁，象先来朝洛阳，辇其资数十万，赂唐将相、伶官、宦者及刘皇后等，由是内外翕然称其为人。庄宗待之甚厚，赐姓名为李绍安，改宣武军为归德军，曰：“归德之名，为卿设也。”遣之还镇。是岁卒，年六十，赠太师。

象先二子，正辞官至刺史，沅周世宗时为横海军节度使。

象先平生所积财产数千万，邸舍四千间，其卒也，不以分诸子，而悉与正辞。正辞初以父任为飞龙副使。唐废帝时，献钱五万缗，领衢州刺史。晋高祖入立，复献五万缗，求为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灵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辞惮，不欲行，复献钱数万，乃得免。正辞不胜其忿，以衣带自经，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时，又献钱三万缗、银万两，出帝怜之，欲与一内郡，未及而卒。

正辞积钱盈室，室中尝有声如牛，人以为妖，劝其散积以禳之。正辞曰：“吾闻物之有声，求其同类尔，宜益以钱，声必止。”闻者传以为笑。

硃汉宾

硃汉宾，字绩臣，亳州谯人也。其父元礼为军校，从梁军战，殁于清口。汉宾为人有胆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战，怜之，以为养子。是时，梁方东攻克、郢，郢州硃瑾募其军中骁勇者，黥双雁于其颊，号“雁子都”。太祖闻之，乃更选勇士数百人，号“落雁都”，以汉宾为指挥使。及汉宾贵，人犹以为“硃落雁”。汉宾事梁为天威军使，历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远军节度使。庄宗灭梁，罢汉宾为右龙武统军，待之颇薄。后庄宗因出游幸其第，汉宾妻有色而惠，因侍左右，进酒食，奏歌舞，庄宗欢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去，汉宾自此有宠。初，汉宾在梁也，与硃友谦俱为太祖养子，而友谦年长，汉宾以兄事之。其后梁亡，汉宾数寓书友谦，友谦不答，汉宾衔之。其后友谦见族，人皆以为汉宾有力。明宗入立，以汉宾为庄宗所厚，恶之，以为右卫上将军。安重诲用事，汉宾依附之，相为婚姻，由是

复得为昭义军节度使。重诲死，汉宾罢为上将军，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汉宾为将，未尝有战功，而临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颇爱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晋高祖时，赠太子少傅，谥曰贞惠。

段凝

段凝，开封人也。初名明远，后更名凝。为澠池主簿。其父事梁太祖，以事坐徙。后凝弃官，亦事太祖，为军巡使。又以其妹内太祖，妹有色，后为美人。凝为人儉巧，善窥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渐亲信之，常使监诸军。为怀州刺史，梁太祖北征，过怀州，凝献馈甚丰，太祖大悦。过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献馈如常礼，比凝为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迁凝郑州刺史，使监兵于河上。李振亟请罢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则社稷亡矣！”然终不罢也。

庄宗已下魏博，与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彦章为招讨使，凝为副。是时，末帝昏乱，小人赵岩、张汉杰等用事，凝依附岩等为奸。彦章为招讨使，三日，用奇计破唐德胜南城。而凝与彦章各自上其功，岩等从中匿彦章功状，悉归其功于凝。凝因纳金岩等，求代彦章，末帝惑岩等言，卒以凝为招讨使，军于王村。是时，唐已下郢州，凝乃自酸枣决河东注郢，以隔绝唐军，号“护驾水”。庄宗自郢趋汴，汴兵悉已属凝，京师无备，乃遣张汉伦驰驱召凝于河上，汉伦中道坠马，伤不能进。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万降唐，庄宗赐以锦袍、御马。明日，凝奏：“故梁奸人赵岩、张汉杰等十余人侮弄权柄，残害生灵，请皆族之。”凝出入唐朝无隗色，见唐将相若倡优，因伶人景进

纳赂刘皇后，以求恩宠。庄宗甚亲爱之，赐姓名曰李绍钦，以为泰宁军节度使。居月馀，用库钱数十万，有司请责其偿，庄宗释之。郭崇韬固请，以为不可，庄宗怒曰：“朕为卿所制，都不自由！”终释之。

庄宗遣李绍宏监诸将备契丹，凝军瓦桥关，以谄事绍宏，绍宏数荐凝可大用，郭崇韬每以为不可。迁武胜军节度使。赵在礼反，绍宏请以凝招讨，庄宗使凝条奏方略，凝所请偏裨，皆其故党，庄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归田里。明年，长流辽州，赐死。

刘

刘 ，汴州雍丘人也，世为宣武军牙将。梁太祖镇宣武，以军卒补队长，稍以战功迁牙将，为襄州都指挥使。山南节度使王班为乱军所杀，乱军推 为留后， 伪许之，明日飨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为乱者杀之。会梁遣陈晖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复州刺史，徙亳、安二州。末帝时，为晋州观察留后，凡八年，日与晋人交战。庄宗灭梁， 来朝，庄宗劳之曰：“刘侯亡恙，尔居晋阳之南鄙久矣，不早相闻，今日见访不其晚邪？” 顿首谢罪，遣还镇，遂以为节度使，徙镇安远。天成元年，以史敬镠代之， 还京师，未至，拜武胜军节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赠侍中。

周知裕

周知裕，字好问，幽州人也。为刘仁恭骑将，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杀守文，乃与张万进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杀延祚，以其子继威代之。万进杀继威，与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为置归化军，以知裕为指挥使，凡与晋战所得，及兵背晋而归梁者，皆以隶知裕。梁、晋相拒河上十馀年，其摧坚陷阵，归化一军为最，然知裕位不过刺史。庄宗入汴，知裕与段凝军河上，闻梁已亡，欲自杀，为宾客故人止之，乃降唐。庄宗尤宠待之，诸将嫉其宠，因猎射之，知裕走以免。庄宗为杀射者，以知裕为房州刺史。明宗时，历绛、淄二州刺史，迁宿州团练使、安州留后。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恶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佗室，以竹竿系饮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罢为右神武统军。应顺中卒，赠太傅。

陆思鐸

陆思鐸，澶州临黄人也。少事梁为宣武军卒，以善射知名。累迁拱辰左厢都指挥使，领恩州刺史。梁、晋相拒河上，思鐸鏖其姓名于箭筈以射晋军，而矢中庄宗马鞍，庄宗拔矢，见思鐸姓名，奇之。其后灭梁，思鐸谒见，庄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请死，庄宗慰而起之，拜龙武右厢都指挥使。晋高祖时，为陈、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陈州，有善政，临终戒其子曰：“陈人爱我，我死则葬焉。”遂葬于陈州。

杂传第三十四

赵在礼

赵在礼，字干臣，涿州人也。少事刘仁恭为军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袭取沧州，其后守文为其弟守光所杀，在礼乃奔于晋。庄宗时，为效节指挥使，将魏兵戍瓦桥关。还至贝州，军士皇甫晖作乱，推其将杨仁晟为首，仁晟不从，杀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从，又杀之；乃携二首诣在礼。在礼闻乱，衣不及带，方逾垣而走，晖曳其足而下之，环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从我者如此首！”在礼从之，遂反。

在礼自贝州还攻魏，纵军大掠。是时，兴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闻在礼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犹不知，方据案大怒，左右告曰：“贼已市中杀人，吏民皆走，欲谁呼邪？”正言大惊曰：“吾初不知此。”即索马将去，厩吏曰：“公妻子为虏矣，安得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门，见在礼，望而下拜，在礼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军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礼即自称兵马留后。

庄宗遣元行钦讨之，行钦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钦。明宗至鄴，军变，因入城与在礼合。明宗兵反向京师，在礼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礼义成军节度使，在礼不受命，遂拜鄴都留守、兴唐尹。久之，皇甫晖等皆去，在礼独在魏，患魏军之骄，惧及祸，乃求徙镇横海。历镇泰宁、匡国、天平、忠武、

武宁、归德、晋昌，所至邸店罗列，积货巨万。

晋出帝时，以在礼为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以击契丹，未尝有战功。在礼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罢去，宋人喜而相谓曰：“眼中拔钉，岂不乐哉！”既而复受诏居职，乃籍管内，口率钱一千，自号“拔钉钱。”晋亡，契丹入汴，在礼自宋驰至洛阳，遇契丹拽刺等，拜于马首，拽刺等兵共侵辱之，诛责货财，在礼不胜其愤。行至郑州，闻晋大臣多为契丹所锁，中夜惶惑，解衣带就马枥自经而卒，年六十二。汉高祖立，赠中书令。

霍彦威

霍彦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乱，梁将霍存掠得之，爱其俊爽，养以为子。尝从存战，中矢，眇其一目。后事梁太祖，太祖亦爱之，稍迁左龙骧军使、右监门卫上将军。预诛友珪，以功拜洺州刺史，迁邠宁节度使。李茂贞遣梁叛将刘知俊攻邠州，彦威固守逾年，每获知俊兵，必纵还之，知俊德之，后不复攻。徙镇义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营招讨使，与晋军相持河上，彦威屡败，降为陕州留后。

庄宗灭梁，彦威自陕来朝，庄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彦威与梁将段凝、袁象先等皆在。庄宗酒酣，指彦威等举酒属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敌，今侍吾饮，乃卿功也。”彦威等惶恐伏地请死，庄宗劳之曰：“吾与总管戏尔，卿无畏也。”赐姓名曰李绍真。明年，徙镇武宁，从明宗击契丹，明宗爱其为人，甚亲厚之。

其后赵在礼反，彦威别讨赵太于邢州，破之，还以兵属明

宗讨在礼。明宗军变，从马直军吏张破败率众杀将校，纵火焚营噪呼，明宗叱之曰：“自吾为帅十有馀年，何负尔辈！今贼城破在旦夕，乃尔辈立功名、取富贵之时。况尔天子亲军，返效贼耶！”军士对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归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巢除。且闻破魏之后，欲尽坑魏博诸军，某等初无叛心，直畏死耳！今宜与城中合势，击退诸镇之兵，请天子帝河南，令公镇河北。”明宗涕泣谕之，乱兵环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则佗人有之，我辈狼虎，岂识尊卑！”彦威与安重诲劝明宗许之，乃拥兵入城，与在礼合，彦威独不入。明宗入城，与在礼置酒大会，而部兵在外者闻明宗反，皆溃去，独彦威所将五千人营城西北隅不动。居二日，明宗复出，得彦威兵，乃之魏县，谋欲还镇州，彦威、重诲劝明宗以兵南向。

庄宗崩，彦威从明宗入洛阳，首率群臣劝进，内外机事，皆决彦威。彦威素与段凝、温韬有隙，因擅捕凝、韬下狱，将杀之，安重诲曰：“凝、韬之恶，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内难，以恩信示人，岂公报仇之时？”彦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韬，放归田里，已而卒赐死。

彦威徙镇平卢。硃守殷反，伏诛，彦威遣使者驰骑献两箭为贺，明宗赐两箭以报之。夷狄之法，起兵令众，以传箭为号令，然非下得施于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彦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礼，动多此类。然彦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举明经及第，遭世乱，依彦威，自彦威为偏裨时已从之。彦威尝战败脱身走，麾下兵无从者，独晏徒步以一剑从之榛棘间以免。彦威高其义，所历方镇，常辟以自从，至其家事无大小，皆决于晏，彦威以故得少过失。当时诸镇辟召寮属，皆以晏为法。

天成三年冬，彦威卒于镇。是时，明宗方猎于近郊，青州

驰骑奏彦威卒，明宗涕泣还宫，辍朝，仍终其月不举乐，赠彦威太师，谥曰忠武。

房知温

房知温，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为赤甲都官健，后隶魏州马斗军，稍迁亲随军指挥使。庄宗取魏博，得知温，赐姓李氏，名曰绍英，以为澶州刺史，历曹、贝二州刺史，戍瓦桥关。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温首驰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宁军节度使。明年，为北面招讨使，屯于卢台。明宗遣乌震往代知温还镇，其戍卒效节军将龙晖等攻震杀之。效节，魏州军也。魏州自罗绍威诛衙军，杨师厚为节度使，复置银枪效节军。当梁末帝时，师厚几为梁患。师厚卒，以贺德伦代之。末帝患魏军强难制，与赵岩等谋分相、魏为两镇，魏军由此作乱，劫德伦叛梁而降晋，梁遂失河北。庄宗自得魏兵，与梁战河上，数有功，许其军以灭梁而厚赏。及梁亡，魏军虽数赐与，而骄纵无厌，常怀怨望；皇甫暉之乱，劫赵在礼入魏，皆此军也。明宗入立，在礼镇天雄军，以魏军素骄，常惧祸，不遑居，阴遣人诉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从荣代在礼，而遣魏效节九指挥北戍卢台。军发之日，不给兵甲，惟以长竿系旗帜以表队伍，军士颇自疑惑。明年，明宗遣乌震代知温戍，而知温意尤不乐。卢台戍军夹水东西为两寨，震初至，与知温会东寨，方博，效节军乱，噪于门外，知温即乘马而出。乱军击杀震，执辔留知温，知温给曰：“骑兵皆在西寨，今独步军，恐无能为也。”知温即跃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骑军尽杀乱者。明宗下诏，悉诛其家属于魏州，凡九指挥三千馀家数万口，驱至漳

水上杀之，漳水为之变色。魏之骄兵，于是而尽。明宗知变自知温起，释而不问，徙镇武宁，加兼侍中，历镇天平、平卢。

初，明宗为北面招讨使，而知温为副使，废帝时以裨将事知温甚谨，后因杯酒失意。及废帝起兵凤翔，愍帝出奔，知温乘间有窥觐之意，谓其司马李冲曰：“吾有钱数屋，养兵数千，因时建义，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离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请怀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师，废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称贺，还劝知温入朝，废帝慰劳之甚厚。知温还镇，封东平王。太常上言：“策拜王公，皇帝临轩遣册。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卤簿、鼓吹、辂车、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无明文。今北平王德钧、东平王知温受封遣策，请下兵部、太常、太仆，给卤簿、鼓吹、辂车、法物赴本道，礼毕还有司。”知温在镇，常厚敛其民，积货巨万，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声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宫，赠太尉。

知温卒后，其子彦儒献其父钱三万缗、绢布三万匹、金百两、银千两、茶千五百斤、丝十万两，拜沂州刺史。其将吏分其馀货者，皆为富家云。

王晏球

王晏球，字莹之，洛阳人也。少遇乱，为盗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养以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镇宣武，选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帐下，号“子都”。晏球为人倜傥有大节，为子都指挥使。太祖即位，为右千牛卫将军。友珪立，龙骧戍卒反，自怀州趣京师，遣晏球击败之于河阳，以功迁龙骧第一指挥使。

末帝即位，迁龙骧四军指挥使。梁遣捉生军将李霸将千人戍杨刘，霸夜作乱，自水门入，纵火大噪，以长竿缚布沃油，仰烧建国门。晏球闻乱，不俟命，率龙骧五百骑击之，贼势稍却。末帝登楼见之，呼曰：“此非吾龙骧军邪！”晏球奏曰：“乱者，李霸一部尔，陛下严守宫城，而责臣破贼。”迟明尽杀之，以功拜澶州刺史。

梁、晋军河上，以晏球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庄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闻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庄宗赐姓名曰李绍虔，拜齐州防御使，戍瓦桥关。明宗兵变，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从至洛阳，拜归德军节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为招讨使，与宣徽南院使张延朗等讨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秃馁将万骑救都。晏球闻秃馁等兵且来，留张延朗屯新乐，自逆于望都。而契丹从他道入定州，与都出不意击延朗军，延朗大败，收馀兵会晏球趋曲阳，都乘胜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众掩至，晏球与左右十余人连矢射之，都众稍却，而后军亦至。晏球立高冈，号令诸将皆橐弓矢、用短兵，回顾者斩。符彦卿以左军攻其左，高行珪以右军攻其右，中军骑士抱马项驰入都军，都遂大败，自曲阳至定州，横尸弃甲六十馀里。都与秃馁入城，不敢复出。契丹又遣惕隐以七千骑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击至满城，斩首二千级，获马千匹。契丹自中国多故，强于北方，北方诸夷无大小皆畏伏，而中国之兵遭契丹者，未尝少得志。自晏球击败秃馁，又走惕隐，其馀众奔溃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锄耰白梃所在击杀之，无复遗类。惕隐与数十骑走至幽州西，为赵德钧擒送京师。明宗下诏责谯契丹。契丹后数遣使至中国，求归惕隐等，辞甚卑逊，辄斩其使以绝之。于是时，中国之威几于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

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数遣人促其破贼，晏球以谓未可急攻。其偏将硃弘昭、张虔钊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驱兵以进，兵果败，杀伤三千余人，由是诸将不敢复言攻。晏球乃休养士卒，食其三州之赋，悉以俸禄所入具牛酒，日与诸将高会。久之，都城中食尽，先出其民万余人，数与秃馁谋决围以走，不果，都将马让能以城降，都自焚死。

晏球为将有机略，善抚士卒。其击秃馁，既因败以为功，而诸将皆欲乘胜取都，晏球返，独不动，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军中未尝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军节度使。又徙平卢，累官至兼中书令。是岁卒，年六十二，赠太尉。

安重霸

安重霸，云州人也，初与明宗俱事晋王。重霸得罪奔于梁，又奔于蜀。重霸为人狡谲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为亲将。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结承休以自托。梁末，蜀取李茂贞秦、成、阶三州，重霸劝承休求镇秦州，衍以承休为节度使，重霸为其副使。重霸与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献衍，请衍东游。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问重霸，重霸曰：“剑门天下之险，虽有精兵，不可过也。然公受国恩，闻难不可不赴，愿与公俱西。”承休素亲信之，以为然。承休整军将发，秦人送之，帐饮城外。酒罢，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马前，辞曰：“秦、陇不可失，愿留为公守。”承休业已上道，无如之何。唐军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阶三州降唐，明宗以为阆州团练使。罢为左卫大将军。久之，以为匡国军节度使。废帝

时，为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镇大同，以病罢还，卒于潞州。

王建立

王建立，辽州榆社人也。唐明宗为代州刺史，以建立为虞候将。庄宗尝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扰代人，建立捕而笞之。庄宗怒，欲杀之，明宗为庇让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师，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杀常山监军并其守兵，明宗家属因得无患，由是明宗益爱之。明宗即位，以为成德军节度副使，已而拜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建立与安重诲素不协，定州王都有二志，数以书通建立，约为兄弟，重诲知之以为言。明宗不欲伤建立，亟召还京师。建立入见，亦多言重诲过失。明宗大怒，欲亟罢重诲，群臣左右讽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岁馀，自言不识文字，愿解三司，明宗不许。久之，建立称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诈疾而得疾者。”乃出为平卢节度使，又徙上党。建立怏怏不得志，遂求解职，乃以太子少保致仕。

建立数请朝见，不许，乃自诣京师，阑至后楼见明宗，涕泣言己无罪，为重诲所摈，明宗曰：“汝为节度使，不作好事，岂独重诲谗汝邪！”赐以茶药而遣之。废帝立，复起为天平军节度使。晋高祖时，徙镇平卢。天福五年来朝，高祖劳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毋拜！”赐以肩舆入朝，给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见甚渥。又徙昭义，赐以玉斧、蜀马。累封韩王。建立好杀人，其晚节始惑浮图法，戒杀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赠尚书令。

子守恩，以廕补，稍迁诸卫将军。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师得告归，而契丹灭晋。昭义节度使张从恩与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权巡检使，以守潞州，而从恩入见契丹。从恩既去，守恩因剽劫从恩家货，以潞州降汉。汉高祖即位，以守恩为昭义军节度使，徙镇静难、西京留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守恩性贪鄙，人甚苦之。时周太祖以枢密使将白文珂等军西平三叛，还过洛阳，守恩以使相自处，肩舆出迎。太祖怒，即日以头子命文珂代守恩为留守，而守恩方诣馆谒，坐于客次以俟见，而吏驰报新留守视事于府矣。守恩大惊，不知所为，遂罢去，奉朝请于京师。

后隐帝杀史弘肇等，召群臣上殿慰谕之，群臣恐惧，无敢言者，独守恩前对曰：“陛下始睡觉矣。”闻者皆缩头。显德中，为左金吾卫上将军以卒。

呜呼！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乱与坏相乘，至荡然无复纲纪，则必极于大乱而后返，此势之然也，五代之际是已。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将相，汉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枢密使头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时，太祖与汉未有间隙之端，其无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为如此者，何哉？盖其习为常事，故特发于喜怒颐指之间，而文珂不敢违，守恩不得拒。太祖既处之不疑，而汉廷君臣亦置而不问，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岂非朝廷法制纲纪坏乱相乘，其来也远，既极而至于此欤！是以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可不戒哉！

康福

康福，蔚州人也，世为军校。福以骑射事晋王为偏将。庄宗尝曰：“吾家以羊马为生，福状貌类胡人而丰厚，胡宜羊马。”乃令福牧马于相州，为小马坊使，逾年马大蕃滋。明宗自魏反，兵过相州，福以小坊马二千匹归命，明宗军势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飞龙使，领磁州刺史、襄州兵马都监。从刘训讨荆南，无功而还。福为将无佗能，善诸戎语，明宗尝召入便殿，访以外事，福辄为蕃语以对。枢密使安重诲恶之，常戒福曰：“无妄奏事，当斩汝！”福惧，求外任。

灵武韩洙死，第六澄立，而偏将李从宾作乱。澄表请朝廷命帅，而重诲以谓灵武深入夷境，为帅者多遇害，乃拜福凉州刺史，朔方、河西军节度使。福入见明宗，涕泣言为重诲所挤。明宗召重诲为福更佗镇，重诲曰：“福为刺史无功效而建节旄，其敢有所择邪！”明宗怒，谓福曰：“重诲遣汝，非吾意也。吾当遣兵护汝，可无忧。”乃令将军牛知柔以兵卫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击走之。至青冈峡，遇雪，福登山望见川谷中烟火，有吐蕃数千帐，不觉福至，福分其兵马三道，出其不意袭之。吐蕃大骇，弃车帐而走，杀之殆尽，获其玉璞、绫锦、羊马甚众，由是威声大振。

福居灵武三岁，岁常丰稔，有马千驷，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异志，重诲亦言福必负朝廷。明宗遣人谓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负我！”福言：“受国恩深，有死无二。”因乞还朝，不许。福章再上，即随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镇彰义。历静难、雄武，充西面都部署。晋高祖时，徙镇河中，代还，卒于京师，赠太师，谥曰武安。

福世本夷狄，夷狄贵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种也。福尝有疾卧阁中，寮佐入问疾，见其锦衾，相顾窃戏曰：“锦衾烂兮！”福闻之，怒曰：“我沙陀种也，安得谓我为奚？”闻者笑之。

郭延鲁

郭延鲁，沁州绵上人也。父饶，以骁勇事晋，数立军功，为沁州刺史者九年，为政有惠爱，州人思之。延鲁以善槊为将，累迁神武都知兵马使。硃守殷反，从攻汴州，以先登功为汴州马步军都指挥使，累迁复州刺史。延鲁叹曰：“吾先君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励，民甚赖之。秩满，州人乞留，不许，皆遮道攀号。天福中，拜单州刺史，卒于官。

当是时，刺史皆以军功拜，言事者多以为言，以谓方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时，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纵下，为害不细。而延鲁父子特以善政著闻焉。

呜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输兵赋之急，下困剥敛之苛。自庄宗以来，方镇进献之事稍作，至于晋而不可胜纪矣。其“添都”、“助国”之物，动以千数计。至于来朝、奉使、买宴、赎罪，莫不出于进献。而功臣大将，不幸而死，则其子孙率以家货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盖自天子皆以贿赂为事矣，则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于此之时，循廉之吏如延鲁之徒者，诚难得而可贵也哉！

杂传第三十五

华温琪

华温琪，字德润，宋州下邑人也。世本农家。温琪身长七尺。少从黄巢为盗，巢陷长安，以温琪为供奉官都知。巢败，温琪走滑州，顾其状貌魁伟，惧不自容，乃投白马河，流数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经于桑林，桑辄枝折。乃之胙县，有田父见之曰：“子状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后岁馀，闻濮州刺史硃裕募士为兵，乃往依之。

后事梁，为开道指挥使，累以战功为绛、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为患，温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赖其利。历齐、晋二州。庄宗攻晋州，逾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温琪善守，升晋州为定昌军，以温琪为节度使。坐掠部民妻，为其夫所讼，罢为金吾卫大将军、左龙武统军。硃友谦以河中叛附于晋，末帝拜温琪汝州防御使、河中行营排阵使。迁耀州观察留后。

庄宗灭梁，见温琪，曰：“此为梁守平阳者也。”嘉之，因以耀州为顺义军，拜温琪节度使，徙镇雄武。明宗时来朝，愿留阙下，以为左骁卫上将军。逾年，明宗谓枢密使安重诲曰：“温琪旧人，宜与一重镇。”重诲意不欲与，对以无员阙。佗日，明宗语又及之，重诲曰：“可代者惟枢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诲不能答。温琪闻之惧，称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为镇国军节度使。废帝时，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

贈太子太傅。

棖从简

棖从简，陈州人也。世本屠羊。从简去事晋为军校，力敌数人，善用槊。庄宗用兵攻城，从简多为梯头，庄宗爱其勇，以功累迁步军都指挥使。庄宗与梁军对阵，梁军有执大旗出入阵间者，庄宗登高丘望见之，叹曰：“彼猛士，谁能为我取之者？”从简因前请往，庄宗惜之，不许。从简潜率数骑，驰入梁军，夺其旗而还，军中皆鼓噪，庄宗壮之，赐与甚厚。

从简尝中流矢，镞入髀骨，命工取之。工无良药，欲凿其骨，人皆以为不可。从简遽使凿之，工迟疑不忍下，从简叱其亟凿，左右视者，皆若不胜其毒，而从简言笑自若。然其为人刚暴难制，庄宗每屈法优容之。累迁蔡州防御使。明宗时，历麟、汝、汾、金四州防御使。明宗尝戒之曰：“富贵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贷尔，吾恐不能。”从简性不可悛，明宗亦不之责。

废帝举兵于凤翔，从简与诸镇兵围之，已而兵溃，从简东走，被执。废帝责其不降，从简曰：“事主不敢二心。”废帝释之，拜颍州团练使。晋高祖起兵太原，废帝将亲征，召为招讨副使，从至河阳，拜河阳三城节度使。废帝还洛阳，从简即降晋。历镇忠武、武宁，入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卒年六十五，赠太师。

从简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兒以食。许州富人有玉带，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杀而取之。卒夜逾垣，隐木间，见其夫妇相待如宾，二卒叹曰：“吾公欲夺其宝，而

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跃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带献，遂逾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张筠弟抃

张筠，海州人也。世以赀为商贾。筠事节度使时溥为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爱其辩惠，以为四镇客将、长直军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卫三州为昭德军，以筠为节度使，由是魏博军叛附于晋。晋王攻相州，筠弃城走。后以为永平军节度使。梁亡事唐，仍为京兆尹。从郭崇韬伐蜀，为剑南两川安抚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镇兴元。筠尝有疾，不见将吏，副使符彦琳入问疾，筠又辞不见。彦琳疑筠已死，即请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彦琳下狱，以其反闻。明宗知彦琳无反状，召彦琳释之，阳徙筠为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内，筠至长安不得入，乃朝京师，以为左骁卫上将军。

筠弟抃，当筠为京兆尹时，以为牙内指挥使、三白渠营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留抃守京兆。蜀平，魏王继岌班师，至兴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师大乱，抃乃断咸阳浮桥以拒继岌，继岌乃自杀。初，筠代康怀英为永平军节度使，而怀英死，筠即掠其家赀。又于唐故宫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将侯莫陈威者，尝与温韬发唐诸陵，分得宝货，筠因以事杀威而取之。魏王继岌死渭南，抃悉取其行囊。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庄宗遣宦者向延嗣杀之，延嗣因尽得衍蜀中珍宝。明宗即位，即遣人捕诛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宝抃又取之。由是兄弟赀皆巨万。然筠为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为聚敛，民赖以安。而抃嗜酒贪鄙，历沂、密二州刺史。晋出帝时，以将军市马于回鹘，

坐马不中式，有司理其价直，抃性鄙，因郁郁而卒。

筠居洛阳，拥其货，以酒色声妓自娱足者十馀年，人谓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长安。是岁，张从宾作乱，入洛阳，筠遂以免。卒，赠太子太师。

呜呼，五代反者多矣，吾于明宗独难其辞。至于魏王继岌，然后终其事也。庄宗遇弑，继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书其所以然。夫继岌之存亡，于张抃无所利害，抃何为而拒之不使之东乎？岂其有所使而为之乎？然明宗于符彦超深以为德，而待抃无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乱之臣，望风而应乎？使抃不断浮桥，而继岌得以兵东，明宗未必能自立。则继岌之死，由抃之拒，其所系者岂小哉！

杨彦询

杨彦询，字成章，河中宝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师范，师范好学，聚书万卷，使彦询掌之。彦询为人聪悟，遂见亲信。师范降梁，后见杀，彦询无所归，乃之魏，事杨师厚为客将。魏博叛梁入于晋，彦询因留事晋。庄宗灭梁，以彦询为引进副使，奉使吴、蜀，常称旨。历德州刺史、羽林将军晋高祖镇太原，废帝疑其有贰志，择诸将之谨厚者佐之，乃以彦询为太原节度副使。其后晋高祖以疑见徙，欲拒命不行，以问彦询，彦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与唐敌否？公其审计之！”高祖反意已决，彦询亦不复敢言。高祖左右以彦询异议，欲杀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时，高祖乞兵于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

彦询为宣徽使，数往来虏帐中，德光亦爱其为人。明年，拜威德军节度使，复入为宣徽使，又拜安国军节度使。天福七年，徙镇镇国，遭岁大饥，为政有惠爱。以病风罢为右金吾卫上将军。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太师。

李周

李周，字通理，邢州内丘人，唐昭义军节度使抱真之后也。父矩，遭世乱不仕，尝谓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当从军旅以兴吾门。”周年十六，为内丘捕贼将，以勇闻。是时，梁、晋兵争山东，群盗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卫。内丘人卢岳将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进，周意怜之，为送至西山。有盗从林中射岳，中其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尔邪？”盗闻其声，曰：“此李周也。”因各溃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谓之曰：“吾少学星历，且工相人。子方颺隆准，眉目疏彻，身長七尺，真将相也。吾占天象，晋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晋，以图富贵。”周以母老辞归。

是时，梁遣葛从周攻下邢、洛，晋王栅兵青山口，周未知所归，乃思岳言，至青山归晋，晋王以周为万胜黄头军使。后从征伐常有功。从战柏乡，先登，迁匡霸指挥使，守杨刘。周为将甚勇，其于用兵，善守，能与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坚守。久之，周闻母丧奔归，庄宗遣佗将代周守，几为梁兵所破，庄宗遽追周还守之，乃得不破。其后梁人已破德胜，因东击杨刘，以巨舰绝河，断晋饷援。周遣人驰趋庄宗求救，请日行百里以赴急，庄宗笑曰：“周为我守，何忧！”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猎，曰：“周非梁将可敌也。”比至，周已绝粮三日。

庄宗以巨筏积薪沃油，顺流纵火焚梁舰，梁兵解去。庄宗见周劳曰：“微公，诸将为梁擒矣！”历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时，拜武信军节度使，徙镇静难，历武宁、安远、永兴、宣武四镇，所至多善政。晋高祖时，复镇静难，罢还。出帝幸澶渊，以周留守东京，还，拜开封尹。卒年七十四，赠太师。

刘处让

刘处让，字德谦，沧州人也。少为张万进亲吏，万进入梁，为泰宁军节度使，以处让为牙将。万进叛梁附晋，梁遣刘鄩讨之。万进遣处让求救于晋，晋王方与梁相拒，未能出兵，处让乃于军门截耳而诉曰：“万进所以见围者，以附晋故也，奈何不顾其急？苟不出兵，愿请死！”晋王壮之，曰：“义士也！”为之发兵。未渡河，而万进为梁兵所败，处让因留事晋。庄宗即位，为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称旨。天成中，迁引进使，累迁左骁卫大将军。废帝时，魏州军乱，逐其帅刘延皓，遣范延光招讨，以处让为河北都转运使。晋高祖立，历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杨光远为招讨使，以处让参其军事。已而副招讨使张从宾叛于河阳，处让分兵击破从宾。还，与光远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后延光有降意而迟疑，处让入城，譬以祸福，延光乃出降。

唐制，枢密使常以宦者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庄宗始用武臣，而权重将相，高祖时，以宰相桑维翰、李崧兼枢密使，处让与诸宦者心不平之。光远之讨延光也，以晋重兵在己掌握，举动多骄恣，其所求请，高祖颇裁抑之。处让为光远言：“此非上意，皆维翰、崧等嫉公耳！”光远大怒。及兵罢，光远

见高祖，诉以维翰等沮己，高祖不得已，罢维瀚等，以处让为枢密使。处让在职，凡所陈述，多不称旨。处让丁母忧，高祖遂不复拜枢密使，以其印付中书而废其职。处让居丧期年，起复为彰德军节度使、右金吾卫上将军。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赠太师。

李承约

李承约，字德俭，蓟门人也。少事刘仁恭，为山后八军巡检使，将骑兵二千人。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承约以其骑兵奔晋，晋王以为匡霸指挥使。从破夹寨，战临清，以功累迁洛汾二州刺史、颍州团练使。天成中，邠州节度使毛璋有异志，明宗拜承约泾州节度副使，使往伺璋动静。承约见璋，谕以祸福。后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时受代。明宗大喜，即拜承约黔南节度使。承约以恩信抚诸夷落，劝民农桑，兴起学校。居数年，当代，黔南人诣京师乞留，为许留一年。召为左卫上将军，改左龙武统军，拜昭义军节度使，复为左龙武统军。天福二年，迁左骁卫上将军。数请老，不许。卒年七十五，赠太子太师。

张希崇

张希崇，字德峰，幽州蓟人也。少好学，通《左氏春秋》。刘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军中为偏将，将兵戍平州。其后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为卢龙军行军司马。明

宗时，卢文进自平州亡归，契丹因以希崇代文进为平州节度使，遣其亲将以三百骑监之。居岁馀，虜将喜其为人，监兵稍怠，希崇因与其麾下谋走南归。其麾下皆言兵我，不可俱亡，惧不得脱，因劝希崇独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骑尔，烹其将，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帐千馀里，使其闻乱而呼兵，则吾与汝等在汉界矣！”众皆曰善。乃先为阱，置以石灰。明日，虜将谒希崇，希崇饮之以酒，杀之阱中，兵皆溃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万南归。明宗嘉之，拜汝州防御使。迁灵武节度使。灵州地接戎狄，戍兵饷道，常苦抄掠，希崇乃开屯田，教士耕种，军以足食，而省转馈，明宗下诏褒美。希崇抚养士卒，招辑夷落，自回鹘、瓜、沙皆遣使入贡。居四岁，上书求还内地，徙镇邠宁。晋高祖入立，复拜灵武节度使，希崇叹曰：“吾当老死边徼，岂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彻馔乃敢退。为将不喜声色。好读书，颇知星历。天福三年，月掩毕口大星，希崇叹曰：“毕口大星，边将也，我其当之乎！”明年正月卒，赠太师。有子仁谦。

相里金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为人勇悍，而能折节下士。事晋王，为五院军队长。梁、晋战柏乡、胡柳，皆有功，迁黄甲指挥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时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场务，渔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独禁部曲不与事，厚其给养，使掌家事而已。迁陇州防御使。废帝起兵凤翔，驰檄四邻，四邻未有应者，独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见废帝，往来计事。废帝即位，德之，拜保义军节度使。晋高祖起太原，废帝以金为太

原四面步军都指挥使。高祖入立，徙镇建雄，罢为上将军。天福五年卒，赠太师。

张廷蕴

张廷蕴，开封襄邑人也。少为宣武军卒，去事晋，稍迁军校。常从庄宗征伐，先登力战，金疮满体，庄宗壮之，以为帐前黄甲二十指挥步军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检使。是时，庄宗在魏，以刘皇后从行，刘氏多纵其下扰人为不法，人无敢言者，廷蕴辄收而斩之。李继韬叛于潞州，庄宗遣明宗为招讨使，元行钦为都部署，廷蕴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将兵为前锋。廷蕴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馀逾濠登城，城守者不能御，遂破潞州。明旦，明宗与行钦后至，明宗心颇嫌之。廷蕴以功迁羽林都指挥使、申怀沂三州刺史、金颖陇绛四州防御团练使、左监门卫上将军。开运中，以疾卒。

廷蕴武人，所识不过数字，而平生重文士。尝从明宗破梁郟州，获判官赵凤，廷蕴谓曰：“吾视汝貌必儒人，可无隐也。”凤以实对，廷蕴亟荐于明宗。后凤贵为相，数荐廷蕴于安重诲，重诲屡言之，明宗以廷蕴破潞之隙，终恨之，故终不秉髻节。廷蕴素廉，历七州，卒之日，家无余货。

马全节

马全节，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节为捉生

指挥使。赵在礼反鄴都，以全节为马步军指挥使。明宗即位，历博单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御使。废帝时，蜀人攻金州，州兵才数百，全节散家财，与士卒坚守，蜀人去，废帝召全节，以为沧州留后。晋高祖入立，即拜全节横海军节度使，徙镇安远，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昇，高祖发兵三万，使全节与安审晖讨之，金全南奔。昇将李承裕守安州，全节与承裕战州南，大败承裕，斩首三千级，生擒千余人。承裕弃城去，审晖追至云梦，执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节斩千五百人，以其馀兵并承裕献于京师。承裕谓全节曰：“吾掠城中，所得百万计，将军皆取之矣。吾见天子，必诉此而后就刑。”全节惧，因杀承裕，高祖置而不问，徙全节镇昭义。又徙安国。从杜重威讨安重荣，以功徙镇义武。自出帝与契丹交恶，全节未尝不在兵间。开运元年，为行营都虞候，契丹与晋大军相距澶、魏之间，全节别攻白团城，破之，虏七百人。克泰州，虏二千人，降其守将晋廷谦。四月，契丹败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节败之于定丰，执其将安晖。七月，徙广晋尹，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为招讨使，以全节为副，大败契丹于卫村。

全节为人谦谨，事母至孝，其临政决事，必问法如何。初，徙广晋，过元城，衣白襦谒其县令，州里以为荣。开运二年，徙镇顺国，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赠中书令。

皇甫遇

皇甫遇，常山真人也。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从唐明宗征伐，事唐为武胜军节度使，所至苛暴，以诛敛为务，宾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祸。晋高祖时，历义武、昭义、建雄、

河阳四镇，罢为神武统军。契丹入寇，陷贝州，出帝以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遇为马军右厢排阵使。是时，青州杨光远据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贞及遇分兵守郢州。遇等至马家渡，契丹方将渡河助光远，遇等击败之，以功拜义成军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

开运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锋赵延寿围镇州，杜重威不敢出战。延寿分兵大掠，攻破栾城、柏乡等九县，南至邢州。是时岁除，出帝与近臣饮酒过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营都监张从恩会马全节、安审琦及遇等御之。从恩等至相州，阵安阳河南，遣遇与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前视虏。遇渡漳河，逢虏数万，转战十馀里，至榆林，为虏所围，遇马中箭而踣，得其仆杜知敏马，乘之以战。知敏为虏所擒，遇谓彦超曰：“知敏，义士也，岂可失之！”即与彦超跃马入虏，取之而还。虏兵与遇战，自午至未，解而复合，益出生兵，势甚盛。遇戒彦超曰：“今日之势，战与走尔，战尚或生，走则死也。等死，死战，犹足以报国。”张从恩与诸将怪遇视虏无报，皆谓遇已陷虏矣。已而有驰骑报遇被围，安审琦率兵将赴之，从恩疑报者诈，不欲往，审琦曰：“成败天也，当与公共之，虽虏不南来，吾属失皇甫遇，复何面目见天子！”即引骑渡河，诸军皆从而北，拒虏十馀里，虏望见救兵来，即解去。遇与审琦等收军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时，契丹兵已深入，人马俱乏，其还也，诸将不能追，而从恩率遇等退保黎阳，虏因得解去。

三年冬，以杜重威为都招讨使，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屯于中渡。重威已阴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诸将列坐，告以降虏，遇与诸将愕然不能对。重威出降表，遇等俯首以次自画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与张彦泽先入京师，遇行至平棘，绝吭而死。

呜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为死节；晋亡而皇甫遇死，不得为死事，吾岂无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谋为多，由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于斧钺，为幸免矣。方晋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声震天，即降岂其欲哉！使遇奋然攘臂而起，杀重威于坐中，虽不幸不免而见害，犹为得其死矣，其义烈岂不凜然哉！既俯首听命，相与亡人之国矣，虽死不能赎也，岂足贵哉！君子之于人，或推以恕，或责以备。恕，故迁善自新之路广；备则难得，难得，故可贵焉。然知其所可恕，与其所可贵，岂不又难哉！

安彦威

安彦威，字国俊，代州崞县人也。少以军卒隶唐明宗麾下。彦威善射，颇知兵法。明宗镇天平、宣武、成德，以彦威常为牙将，以谨厚见信。明宗入立，皇子从荣镇鄴，彦威为护圣指挥使。以从荣判六军，彦威迁捧圣指挥使，领宁国军节度使。晋高祖入立，拜彦威北京留守，徙镇归德。是时，河决滑州，命彦威塞之，彦威出私钱募民治堤。迁西京留守，遭岁大饥，彦威赈抚饥民，民有犯法，皆宽贷之，饥民爱之，不忍流去。丁母忧，哀毁过制。出帝与契丹隳盟，拜彦威北面行营副都统，彦威悉以家财佐军用。以疾卒于京师。

彦威与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为舅，彦威未尝以为言。及卒，太妃临哭，人始知同宗也，当时益称其慎重。

李琼

李琼，沧州饶安人也。少为骑将，与晋高祖隶唐明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与战不胜，诸将各稍引去，而晋高祖独战不已，契丹渐合而围之。琼引高祖衣与俱遁，至刘李河而追兵且及，琼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马蹶，琼以长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马与高祖，而步护之，走十馀里，乃得免。明宗兵变于魏而南，琼从高祖以三百骑先趋汴州。高祖为保义军节度使，以为牙队指挥使。高祖建国，以为护圣都虞候，赐与金帛甚厚，而不与之官爵，琼亦郁郁。久之，拜相、中二州刺史。出帝时，为棣州刺史。杨光远反，以书招琼，琼拒而不纳。迁洺州团练使，又为护圣右厢都指挥使。晋亡，契丹入京师，以琼为威州刺史，行至郑州，遇盗见杀。

刘景岩

刘景岩，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货交游豪俊。事高万金，为部曲，其后为丹州刺史。晋高祖起兵太原，唐废帝调民七户出一卒为义兵。延州节度使杨汉章发乡民赴京师，将行，景岩遣人激怒之，义兵乱，杀汉章，迎景岩为留后。晋高祖即位，即拜景岩节度使。景岩从事熊皦，为人多智，阴察景岩跋扈难制，惧其有异心，欲以利愚之，因语景岩，以谓边地不可以久安，为陈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泾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岩信之，岁馀，其获甚多。景岩使皦朝京师，皦乃言：“景岩不宜在边，可徙之内地。”乃移景岩邠州，皦入拜补阙，而景岩又徙镇保义，居未几，又徙武胜。景岩乃悟皦为卖己，遂诬奏皦隐己玉带，皦坐贬商州上津令。皦

惧景岩邀害之，道亡，匿山中。开运三年，景岩罢武胜，以太子太师致仕，居华州。契丹犯京师，以周密镇延州，景岩乃还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权，允权妻刘氏，景岩孙女子也。景岩良田甲第、僮仆甚盛，党项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强，景岩与之往来，允权颇患之。允权妻岁时归省，景岩谓曰：“高郎一县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权益恶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诬其反而杀之，年八十馀。

长子行琮，德州刺史，罢，留京师，亦被诛。次子行谦，允权妇翁也，为奏言非刘氏子，遂免不诛。

杂传第三十六

卢文进

卢文进，字大用，范阳人也。为刘守光骑将。唐庄宗攻范阳，文进以先降拜寿州刺史，庄宗以属其弟存矩。存矩为新州团练使，统山后八军。庄宗与刘鄩相拒于莘，召存矩会兵击鄩。存矩募山后劲兵数千人，课民出马，民以十牛易一马，山后之人皆怨，而兵又不乐南行，行至祁沟关，聚而谋为乱。文进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为侧室，文进以其大将不敢拒，虽与，心常歎之也，因与乱军杀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

明宗即位，文进自平州率众数万归唐，明宗得之，喜甚，以为义成军节度使。居岁馀，徙镇威胜，加同平章事，入为上将军，出镇昭义，徙安远。晋高祖立，与契丹约为父子，文进惧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杀其行军司马冯知兆、副使杜重贵，送款于李昇，昇遣兵迎之。文进居数镇，颇有善政，兵民爱之。其将行也，从数骑，自至营中别其将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将士皆再拜为诀，乃南奔。昇以文进为天雄统军、宣润节度使。

文进身长七尺，状貌伟然。自其奔契丹也，数引契丹攻掠幽、蓟之间，虏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国织纴工作无不备，契丹由此益强。同光中，契丹数以奚骑出入塞上，攻掠燕、赵，人无宁岁。唐兵屯涿州，岁时馈运，自瓦桥关至幽州，严兵斥候，

常苦钞夺，为唐患者十馀年，皆文进为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务为恭谨，礼接文士，谦谦若不足，其所谈论，近代朝廷仪制、台阁故事而已，未尝言兵。后以左卫上将军卒于金陵。

李金全

李金全，其先出于吐浑。金全少为唐明宗厮养，以骁勇善骑射，常从明宗战伐，以功为刺史。天成中，为彰义军节度使，在镇务为贪暴。罢归，献马数十匹，居数日，又以献，明宗谓曰：“卿患马多邪，何进献之数也？且卿在泾州治状如何，无乃以马为事乎？”金全惭不能对。徙镇横海。久之，罢为右卫上将军。

晋高祖时，安州屯防指挥使王晖杀节度使周瑰，高祖遣金全将骑兵千人以往，下诏书招晖曰：“晖降，以为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谕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无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从进意晖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晖闻金全来，果南走，为从进兵所杀。金全后至，得晖馀党数百人，皆送京师。晖之乱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货，因擒其将武克和等十馀人杀之，克和呼曰：“王晖首乱，犹赐之信誓，以为刺史；我等何罪，反见杀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将军违诏而杀降，亦将不免也！”高祖不能诘。即以金全为安远军节度使。

金全左都押衙明汉荣用事，所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汉荣以累功臣，为选廉吏贾仁沼代之，且召汉荣。汉荣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庞令图谏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

王都于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从后引弓，射善射者，一发而毙，晏球求其人，欲厚赏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败，晏球遣仁沼献捷于京师，凡所赐与甚厚，悉以分故人、亲戚之贫者，此天下之廉士也。为人如此，岂有为人谋而不善者乎？宜纳仁沼而遣汉荣。”汉荣闻之，夜使人杀令图而”！仁沼，仁沼舌坏而死。

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马全节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诣京师诉其父冤，汉荣大惧，给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汉荣，公违诏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将诉于朝。今以全节代公，是召公对狱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昇。高祖发兵三万授全节讨之。昇遣其将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泌川，引颈北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为天威统军。汉隐帝时，李守贞反河中，乞兵于昇，金全为昇润州节度使，与查文徽等出沐阳。昇之诸将皆锐于攻取，金全独以谓远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后亦不复用，不知其所终。

杨思权

杨思权，邠州新平人也。事梁为控鹤右第一军使。唐庄宗灭梁，以为夹马都指挥使。明宗时，秦王从荣为河东节度使，以冯赉为副，思权为北京步军都指挥使以佐佑之。从荣素骄，所为多不法。是时，宋王从厚为河南尹。从厚年少，谦恭好礼。明宗阴遣人从容语从厚之善，以讽勉之。从荣不悦，告思权曰：“天下共贤河南而非我，我将废矣，奈何？”思权曰：“公有甲士，而思权在，何患也！”乃劝从荣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为备。冯赉患之，以其事闻。明宗召思权还京师，以从荣故，

亦不之责也。后为右羽林都指挥使，将兵戍兴元。潞王从珂反凤翔，兴元张虔钊会诸镇兵讨贼。诸镇兵围凤翔，思权攻城西，严卫指挥使尹晖攻城东，破其两关城。从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己非反者，其语甚哀，外兵闻者皆悲之，而虔钊督战甚急，军士反兵逐虔钊，思权因呼其众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拥军士入城降。晖闻思权已降，亦麾其军使解甲，由是诸镇之兵皆溃。思权与晖入见从珂，思权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愿不以防御、团练使处臣。”乃出一纸于怀中曰：“愿志臣姓名以为验。”从珂即书曰：“可邠宁节度使。”废帝入立，拜思权静难军节度使。后为右龙武统军、左卫上将军。天福八年，卒于京师，赠太傅。

尹晖

尹晖者，魏州大名人也。从废帝入洛阳，而晋高祖来朝，与晖遇于道。晖时犹为严卫指挥使，恃先降功，不为高祖屈，马上横鞭揖之，高祖怒，白废帝晖不可与名籓。乃以为应州节度使。晋高祖入立，罢为右卫大将军。范延光反，以书招晖，晖惧，出奔淮南，为人所杀，有子勋。

王弘贇

王弘贇，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时，为合阶二州刺史、右千牛卫将军、卫州刺史。潞王从珂反于凤翔，拥兵东至陕。

愍帝惧，夜以百馀骑出奔，至卫州东七八里，遇晋高祖将朝于京师，骑呵前导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对曰：“成德军节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马恸哭，谓敬瑭曰：“潞王反，康义诚等皆叛我，我无所依，长公主教我逆尔于路。”高祖曰：“卫州刺史王弘贄，宿将也，且多知时事，请就图之。”即驰骑前见弘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属也，何以图全？”弘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将相大臣从乎？”曰：“无也。”“国宝、乘舆、法物从乎？”曰：“无也。”弘贄叹曰：“所谓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今万乘之主，以百骑出奔，而将相大臣无一人从者，则人心去就可知也。虽欲兴复，其可得乎！”即从高祖上谒于驿舍。高祖且以弘贄语白愍帝。弓箭库使沙守荣、奔弘进前谓高祖曰：“主上，明宗爱子，公，爱婿也，公于此时不能报国，而反问大臣、国宝所在，公亦助贼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亲将陈晖捍之，守荣与晖战死，弘进亦自刎。高祖因尽杀帝从兵，独留帝于驿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廨。弘贄有子峦，为殿直，废帝入立，遣峦持鸩与弘贄。初，愍帝在卫州，弘贄令市中酒家献酒，愍帝见之，大惊，遽殒于地，久而苏，弘贄曰：“此酒家也，愿献酒以慰无繆。”愍帝受之，由是日献一觴。及峦持鸩至，因使酒家献之，愍帝饮而不疑，遂崩。弘贄后事晋为凤翔行军司马，以光禄卿致仕，卒，赠太傅。

刘审交

刘审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略知书，通于吏事，为唐兴令，补范阳牙校。刘守光僭号，以审交为兵部尚书，守光败，归于太原，唐庄宗以为从事。其后赵德钧镇范阳，北面

转运使马绍宏辟审交判官。王晏球讨王都，以为转运供军使。定州平，拜辽州刺史。复为北面转运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丧，哀毁过礼，不调累年。晋高祖即位，杨光远讨范延光于魏州，审交复为供军使。是时，晋高祖分户部、度支、盐铁为三使，岁馀，三司益烦弊，乃复合为一，拜审交三司使。议者请检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审交曰：“租有定额，而天下比年无闲田，民之苦乐，不可等也。”遂止不检，而民赖以不扰。迁右卫上将军、陈州防御使。出视民田，见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为范，为民更铸。安从进平，徙审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罢还。契丹犯京师，留萧翰而去，翰复以审交为三司使。已而翰召许王从益守京师。汉高祖起义太原，从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从益母王淑妃与群臣谋迎高祖，或以谓燕兵在京师者犹数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从，议未决。审交进曰：“余燕人也，今为燕守城，当为燕谋，然事势不可为也。太妃语是。”从益乃罢不设备，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罢审交不用。隐帝时，为汝州防御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岁时祠祭。诏特赠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从军，事唐庄宗、明宗，为裨校，以力战有功拜刺史。晋天福中，从杨光远讨范延光于魏州，又从杜重威讨安重荣于镇州，皆有功。历贝州、泾州节度使。泾州张彦泽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为宽恕，问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馀事，民皆复归。历迁武胜、保义、义武、成德

四镇，皆有善政。定州桥坏，覆民租车，周曰：“桥梁不修，刺史过也。”乃偿民粟，为治其桥。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过镇州，临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晋厚恩，不能死战而以城降，何面目面行见人主与士大夫乎！”乃剧饮，求刀欲自引决，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为武胜军节度使。汉高祖入立，徙镇武宁。卒于镇，赠中书令。

高行周行珪附

高行周，字尚质，妫州人也。世为怀戎戍将。父思继。思继兄弟皆以武勇雄于北边，为幽州节度使李匡威戍将。匡威为其弟匡侔所篡，晋王将讨其乱，谋曰：“高思继兄弟在孔领关，有兵三千，此后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继为吾用，则事无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继兄弟。燕俗重气义，思继等闻晋兵为匡威报仇，乃欣然从之，为晋兵前锋。匡侔闻思继兄弟皆叛，乃弃城走。克用以刘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为先锋都指挥使，思继为中军都指挥使，弟某为后军都指挥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临决谓仁恭曰：“思继兄弟，势倾一方，为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为防。”克用留晋兵千人为仁恭卫。而晋兵多犯法，思继等数诛杀之。克用以责仁恭，仁恭以高氏为诉，由是晋尽诛思继兄弟。

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为牙将，而思继子行周年十馀岁，亦收之帐下，稍长，补以军职。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为武州刺史。其后守光背晋，晋兵攻之。守光将元行钦牧马山后，闻守光且见围，即率所牧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钦为幽州留后，行钦曰：“吾所惮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怀戎，得

行珪子系之。兵过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当从我行，不然，且杀公子。”行珪谢曰：“与君俱刘公将，而忍叛之？吾当为刘氏也，尚何顾吾子耶！”行钦即以兵围行珪。月馀，行珪城中食尽，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为父老守也，今刘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杀吾以降晋。”父老皆泣，愿以死守。是时，行周适从行珪在武州，即夜继行周驰入晋见庄宗，庄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钦已解去，行珪乃降晋。庄宗时，历朔忻岚三州刺史、大同军节度使。明宗入立，徙镇威胜、安远。

行珪性贪鄙，所为多不法，副使范延策，为人刚直，数规谏之，行珪不听，衔之。已而戍兵有谋叛者，行珪先觉之，因潜徙库兵于佗所。戍兵叛，趋库劫兵无所得，乃溃去，行珪追而杀之。因诬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见杀，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镇，赠太尉。

当行珪之降晋也，行周隶明宗帐下，初为裨将，赵德钧识之，谓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佗日必大贵，宜善待之。”梁、晋军河上，庄宗遣明宗东袭郢州，行周将前军，夜遇雨，军中皆欲止不进，行周曰：“此天赞我也！郢人恃雨，不备吾来，宜出其不意。”即夜驰涉济，入其城，郢人方觉，遂取之。庄宗灭梁，以功领端州刺史，迁絳州。明宗时，从平硃守殷，克王都，迁颍州团练使、振武军节度使。历镇彰武、昭义。晋高祖时，为西京留守，徙镇天雄。安从进叛，以行周为襄州行营都部署，讨平之，徙镇归德。出帝时，代景延广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是时，李彦韬、冯玉等用事，乃求归镇。契丹灭晋，留萧翰守汴，翰又弃去，召唐故许王从益入汴。而汉高祖起太原，从益遣人召行周，将以拒汉，行周叹曰：“衰世难辅，况兒戏乎！”乃不从。汉高祖入京师，加行周守中书令，徙镇天

平军，封临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齐王。卒，赠尚书令，追封秦王。有子怀德。

白再荣

白再荣，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为军卒。唐、晋之间，为护圣指挥使。契丹犯京师，再荣从契丹北归，至镇州，契丹留麻荅守镇州而去，晋人从者多留焉。居未几，李筠、何福进等谋逐麻荅，使人召再荣，再荣迟疑不欲往，军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荅走，诸将以再荣名次最高，乃推为留后。再荣出于行伍，贪而无谋。是时，李崧、和凝等皆随契丹留镇州，再荣以兵环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货。李穀谓曰：“公等亲被契丹之苦，忧死不暇，然逐麻荅者，乃众人所为，非独公力也。今才得生路，而遽杀宰相，此契丹尚或不为，然它日至京师，天子问宰相何在，何以对之？”再荣默然，乃止。而悉拘尝事麻荅者取其财，镇人谓之“白麻荅”。汉高祖即位，拜再荣为留后，迁义成军节度使。罢还京师。周太祖以兵入京师，军士攻再荣于第，悉取其财。已而前启曰：“士卒尝事公隶麾下，一旦无礼如此，亦复何面见公乎！”乃斩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赎而葬之。

安叔千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骑射，事唐庄宗，

以为奉安指挥使。明宗时与讨王都，拜秦州刺史。从击契丹，为先锋都指挥使，以功拜昭武军节度使。历静难、横海、安国、建雄四镇。叔千状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为鄙陋，人谓之“没字碑。”晋出帝时，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契丹犯京师，晋百官迎见耶律德光于赤冈，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劳曰：“是安没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诚款，吾今至此，当与汝一吃饭处。”叔千再拜。乃以为镇国军节度使。汉高祖入立，罢归京师，自以常私附契丹，颇怀愧惧。以太子太师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师，军士大掠，叔千家货已尽，而军士意其有所藏者，箠掠不已。伤重，归于洛阳，卒，年七十二。

杂传第三十七

翟光鄴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傥有胆气。梁、晋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驿，晋人攻之，逾年不能下，景珂卒战死。光鄴时年十岁，为晋兵所掠，明宗爱其颖悟，常以自随。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团练使。晋高祖时，历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杨光远，以光鄴为青州防御使。光鄴招辑兵民，甚有恩意。契丹灭晋，遣光鄴知曹州。许王从益入汴，以为枢密使。汉高祖入京师，改右领军卫大将军、左金吾大将军，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枢密副使，出知永兴军，卒于官。

光鄴为人沈默多谋，事继母以孝闻。虽贵，不营财产，常假官舍以居，萧然仅蔽风雨。雍睦亲族，粗衣粝食，与均有无，而光鄴处之晏然，日与宾客饮酒聚书为乐。其所临政，务以宽静休息为意。病亟，戒其左右，气绝以尸归洛，无久留以烦军府。既卒，州人上书乞留葬立祠，不许。

冯晖

冯晖，魏州人也。为效节军卒，以功迁队长。唐庄宗入魏，

与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队长亡入梁军，王彦章以暉骁勇，隶之麾下。梁亡，庄宗赦暉不问。从明宗讨杨立、魏王继岌平蜀，累迁夔、兴二州刺史。董璋反东川，暉从晋高祖讨璋，军至剑门，剑门兵守，不得入，暉从佗道出其左，击蜀守兵殆尽。会晋高祖班师，拜暉澶州刺史。

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袭滑州，不克，遂入于魏，为延光守。已而出降，拜义成军节度使，徙镇灵武。灵武自唐明宗已后，市马余粟，招来部族，给赐军士，岁用度支钱六千万，自关以西，转输供给，民不堪役，而流亡甚众。青冈、土桥之间，氐、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则推以恩信，部族怀惠，止息侵夺，然后广屯田以省转饷，治仓库、亭馆千馀区，多出俸钱，民不加赋，管内大治，晋高祖下诏书褒美。

党项拓拔彦超最为大族，诸族向背常以彦超为去就。暉之至也，彦超来谒，遂留之，为起第于城中，赐予丰厚，务足其意。彦超既留，而诸部族争以羊马为市易，期年有马五千匹。晋见暉马多而得夷心，反以为患，徙镇静难，又徙保义。岁中，召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河阳节度使，暉于是始觉晋有患己意。是时，出帝昏乱，冯玉、李彦韬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复镇灵武。时王令温镇灵武，失夷落心，大为边患。暉即请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愿得自募兵以为卫。”乃募得兵千馀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来谒，暉顾首领一人，指其佩剑曰：“此板桥王氏剑邪？吾闻王氏剑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诸腰间，若将玩之，因击杀首领者，其从骑十馀人皆杀之。裨将药元福曰：“今去灵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杀之，其余岂敢动哉！”已而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谕之，独所杀首领一族求

战，即与之战而败走，诸族遂不敢动。晖至灵武，抚绥边部，凡十馀年，恩信大著。官至中书令，封陈留王。广顺三年卒，追封卫王。子继业。

皇甫晖

皇甫晖，魏州人也。为魏军卒，戍瓦桥关，岁满当代归，而留屯贝州。是时，唐庄宗已失政，天下离心。晖为人骁勇无赖，夜博军中，不胜，乃与其徒谋为乱，劫其部将杨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尽有河北兵也。魏军甲不去体、马不解鞍者十馀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军久戍之劳，去家咫尺，不得相见。今将士思归不可遏，公当与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军，则坐据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计之过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锐兵，不下数十万，公等各有家属，何故出此不祥之言？”军士知不可强，遂斩之，推一小校为主，不从，又斩之，乃携二首以诣裨将赵在礼，在礼从之，乃夜焚贝州以入于魏，在礼以晖为马步军都指挥使。晖拥甲士数百骑，大掠城中，至一民家，问其姓，曰：“姓国。”晖曰：“吾当破国！”遂尽杀之。又至一家，问其姓，曰：“姓万。”晖曰：“吾杀万家足矣。”又尽杀之。及明宗入魏，遂与在礼合谋，庄宗之祸自晖始。明宗即位，晖自军卒擢拜陈州刺史，终唐世常为刺史。

晋天福中，以卫将军居京师。在礼已秉旄节，罢镇来朝，晖往候之曰：“与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发也，公今富贵，能恤我乎？不然，祸起坐中！”在礼惧，遽出器币数千与之，而饮以酒，晖饮自若，不谢而去。久之，为密州刺史。

契丹犯阙，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为歙州刺史、奉化军节度使，镇江州。周师征淮，景以暉为北面行营应援使，屯清流关，为周师所败，并其都监姚凤皆被擒。世宗召见，暉金疮被体，哀之，赐以金带、鞍马，后数日卒。拜凤左屯卫上将军。

唐景思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抵，以屠狗为生。后去为军卒，累迁指挥使。唐魏王继岌伐蜀，景思为蜀守固镇。继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兴州刺史。晋高祖时，为贝州行军司马。出帝时，契丹攻陷贝州，景思为赵延寿所得，以为壕砦使。契丹灭晋，拜景思亳州防御使。汉高祖时，为邓州行军司马，后为沿淮巡检。

汉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讐杀人。景思有奴，尝有所求不如意，即驰见弘肇，言景思与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将三十骑往收景思，奴谓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则杀之，不然将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两手抱吏呼冤，请诣狱自理。吏引奴与景思验，景思曰：“我家在此，请索之。有钱十千，为受外赂。有甲一属，为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军籍、粮簿而已。吏闵而宽之，景思请械送京师以自明。景思有仆王知权在京师，闻景思被告，乃见弘肇，愿先下狱明。景思不反，弘肇怜之，送知权狱中，日劳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颍、亳之人随至京师共明之。弘肇乃鞠其奴，具伏，即奏斩奴而释景思。后从世宗战高平，世宗以所得汉降兵数千为效顺指挥，以景思为指挥使，复戍淮上。周师伐淮南，以功领饶州刺史，迁濠州刺史，兵攻濠州，以战伤重卒，赠武清军节度

使。

王进

王进，幽州良乡人也。为人勇悍，走及奔马。少聚徒为盗，乡里患之，符彦超遣人以赂招置麾下。彦超镇安远军，军中有变，遣进驰奏京师，明宗怪其来速，嘉其足力，以隶宁卫指挥。汉高祖为侍卫亲军指挥使，以进为军校。高祖镇河东，因以之从，每有急，遣进驰至京师，往返不过五六日，由是愈亲爱之，累迁奉国军都指挥使。从周太祖起魏，迁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历汝、郑二州防御使、彰德军节度使。显德元年秋，以疾卒，赠太师。

呜呼！予述旧史，至于王进之事，未尝不废书而叹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异豺狼之牧斯人也！虽其附托遭遇，出于一时之幸，然犹必皆横身阵敌，非有百夫之勇，则必一日之劳。至如进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节，何其甚欤！岂非名器之用，随世而轻重者欤？世治则君子居之而重，世乱则小人易得而轻欤？抑因缘侥幸，未始不有，而尤多于乱世，既其极也，遂至于是欤？岂其又有甚于是者欤？当此之时，为国长者不过十馀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视其上易君代国，如更戍成长无异，盖其轻如此，况其下者乎！如进等者，岂足道哉！《易》否泰消长，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视在上者如进等，则其在下者可知矣。予书进事，所以哀斯人之乱，而见当时贤人君子之在下者，可胜道哉！可胜道哉！

常思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从唐庄宗为卒，后为长剑指挥使。历唐、晋为六军都虞候。汉高祖为河东节度使，以思为牢城指挥使。高祖入立，领武胜军节度使，徙镇昭义。思起军卒，未尝有战功，徒以幸会汉兴，遂秉旄节。在潞州五年，以聚敛为事，而性鄙俭。初，思微时，周太祖方少孤无依，衣食于思家，以思为叔，后思与周太祖俱遭汉以取富贵。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礼。广顺三年，徙镇归德，居三年来朝，又徙平卢，思因启曰：“臣居宋，宋民负臣丝息十万两，愿以券上进。”太祖颔之，即焚其券，诏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逾年得疾，归于洛阳，卒，赠中书令。

孙方谏

孙方谏，郑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诱民，民多归之。后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孙氏，方谏自以为尼族人，即继行其法，堡人推以为主。晋出帝时，义武军节度使恶方谏聚徒山中，恐为边患，因表以为游奕使。方谏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后灭晋，以方谏为义武军节度使。已而徙方谏于云中，方谏不受命，率其徒复入狼山。汉高祖起，契丹纵火烧定州，虏其人民北去。方谏闻之，自狼山入，据之以归汉，高祖嘉之，即拜方谏义武军节度使。周太祖时，徙镇

镇国，以其弟行友为定州留后。世宗攻太原，方谏朝于行在，从还京，至洛得疾，徙镇匡国，卒于洛阳，年六十二，赠太师。

杂传第三十八

王峻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阳人也。父丰，为乐营将。峻少以善歌事梁节度使张筠。唐庄宗已下魏博，筠弃相州，走归京师。租庸使赵岩过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岩见而悦之。是时岩方用事，筠因以峻遣岩。梁亡，岩族诛，峻流落民间。久之，事三司使张延朗，延朗不甚爱之。晋高祖灭唐，杀延朗，是时汉高祖从晋起兵，因悉以延朗货产赐之，峻因得事汉高祖。高祖镇河东，峻为客将。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汉遣郭从义讨赵思绾，以峻监其军。累迁宣徽北院使。

周太祖镇天雄军，峻为监军。汉隐帝已杀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杀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与太祖举兵犯京师。太祖监国，以汉太后命拜峻枢密使。太祖将兵北出，至澶州，返军向京师。是时，太祖已遣冯道迎湘阴公赧于徐州，而汉宗室蔡王信在许州。峻与王殷谋，遣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马鐸之许州以伺变，崇、鐸遂幽赧而杀信。

太祖入立，拜峻右仆射、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刘旻攻晋州，峻为行营都部署，得以便宜从事。别遣陈思让、康延沼自乌岭出绛州与峻会。峻至陕州，留不进。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驰至陕州，谕峻欲亲征。峻屏左右谓守素曰：“晋州城坚不可近，而刘旻兵锐亦未可当，臣所以留此者，

非怯也，盖有待尔。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镇，未有威德以加之，岂宜轻举！而兖州慕容彦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则彦超入京师，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驰还，具道峻言。是时，太祖已下诏西幸，闻峻语，遽自提其耳曰：“几败吾事！”乃止不行。峻军出自绛州，前锋报过蒙坑，峻喜，谓其属曰：“蒙坑，晋、绛之险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过此，可知其必败也。”峻军去晋州一舍，旻闻周兵大至，即解去。诸将皆欲追之，峻犹豫不决。明日，遣骑兵追旻，不及而还。从讨慕容彦超，为随驾都部署，率众先登。

峻与太祖俱起于魏，自谓佐命之功，以天下为己任。凡所论请，事无大小，期于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辄不逊，太祖每优容之。峻年长于太祖二岁，往往呼峻为兄，或称其字，峻由是益横。郑仁诲、李重进、向训等，皆太祖故时偏裨，太祖初即位，谦抑未欲进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彦超还，即求解枢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劳之。峻多发书诸镇，求为保荐，居数日，诸镇皆驰骑上峻书，太祖大骇。峻连章求解，因不视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当自往候卿。”峻曰：“车驾若来，是致臣有不测也。”然殊无出意。枢密直学士陈同与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还奏曰：“峻意少解，然请陛下声言严驾，若将幸之，则峻必出矣。”太祖僂佻从之。峻闻太祖且来，遂驰入谒。

峻于枢密院起事，极其华侈，邀太祖临幸，赐予甚厚。太祖于内园起一小殿，峻辄奏曰：“宫室已多，何用此为？”太祖曰：“枢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惭不能对。峻为枢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领平卢。已受命，暂之镇，又请借左藏库绫万匹，太祖皆勉从之。又请用颜衍、陈同代李谷、范质为相，太祖曰：“进退宰相，岂可仓卒？当徐思之。”峻论请

不已，语渐不逊。日亭午，太祖未食，峻争不已，是时寒食假，太祖曰：“俟假开，当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于别所。太祖见冯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贬商州司马，卒于贬所。

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监修国史，意其所书不实，因召史官取日历读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惧以漏落得罪。峻贬后，李穀监修，因请命近臣录禁中事付史馆，乃命枢密直学士就枢密院录送史馆，自此始。

王殷

王殷，大名人也。少为军卒，以军功累迁灵武马步军都指挥使。唐废帝时，从范延光讨张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晋天福中，徙原州刺史。

殷事母以孝闻，欲与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尝取往。及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责之，殷即取杖授婢仆，自笞于母前。母亡服丧，晋高祖诏殷起复，以为宪州刺史，殷乞终丧。服除，出帝以为奉国右厢都指挥使。

后从汉高祖讨杜重威，先登力战，矢中其脑，镞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节度使。契丹犯边，汉遣殷以兵屯澶州。隐帝已杀杨邠等，诏镇宁军节度使李弘义杀殷于澶州，又诏郭崇杀周太祖于魏。诏书至澶州，弘义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驰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出为天雄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领亲军，自河以北皆受殷节度。殷颇务聚敛，太祖闻而恶之，遣人谓之曰：“吾起魏时，帑廩储畜岂少邪？”

汝为国家用，足矣。”殷不听。

殷与王峻俱从太祖起自魏，后峻得罪，殷不自安。广顺三年秋九月永寿节，殷求入为寿，太祖许之，而惧其疑也，复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来朝，殷握兵柄，职当警卫，出入多以兵从，又求兵甲，以备非常。是时，太祖卧疾，疑殷有异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执之，削夺在身官爵，长流登州。已而杀之，徙其家属于登州。

刘词

刘词，字好谦，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杨师厚，以勇悍知名。唐庄宗下魏博，与梁战夹河，词以军功为效节军使，迁长剑指挥使，坐事左迁汝州十馀年。废帝时，诏诸州镇选骁勇者充禁军，词得选为禁军校。从破张从宾、杨光远，以功迁奉国第一军都虞候。从马全节破安州，以功迁指挥使。从杜重威破镇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晋军讨安从进，为襄州行营都虞候，以功迁泌州团练使。徙房州，岁馀，为政不苛挠，人颇便之。词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谓人曰：“我以此取富贵，岂可一日辄忘之？且人情易习，若一堕其筋力，有事何以报国！”汉高祖时，复为奉国右厢都指挥使。汉军讨李守贞于河中，词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节度使，为行营都虞候，以功拜镇国军节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镇安国、河阳三城。世宗战高平，樊爱能等军败南走，遇词而止之曰：“军败矣，可无前也。”词不听，辄趣兵以进，世宗嘉之，以为随驾都部署。及班师，以为河东行营副都部署，徙镇永兴。明年卒于镇，年六十五，赠侍中，谥忠惠。

王环

王环，镇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为御者，及知祥僭号于蜀，使典卫兵。晋开运之乱，秦、凤、阶、成入于蜀，孟昶以环为凤州节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训攻秦、凤州，数为环所败，大臣皆请罢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为家，而声教不及秦、凤，今兵已出，无功而返，吾有惭焉。

“乃决意攻之。周兵粮道颇艰，昶遣兵五千出堂仓抵黄花谷以争粮道。景、训先知其来，命排阵使张建雄以兵二千当谷口，别遣裨将以劲兵千人出其后，伏堂仓以待其归。蜀兵前遇建雄，战不胜，退走堂仓，伏发，尽殪之，由是蜀兵守诸城堡者皆溃。

初，昶遣其秦州节度使高处侁以兵援环，未至，闻堂仓兵败，亦溃归，处侁判官赵玘闭城不内，处侁遂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阶二州相继亦降，独环坚守百馀日，然后克之。世宗召见环，叹曰：“三州已降，环独坚守，吾数以书招之，而环不答，至于力屈就擒，虽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劝事君者。”乃拜环右骁卫将军。是时，周师已征淮，即以环佐侯章为攻取贼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师南征，李景陈兵于淮，舟楫甚盛，周师无水战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务于京城之西，为战舰数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战。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环将水战卒数千，自蔡河以入淮。环居军中，未尝有战功。蜀卒与环俱擒者，世宗不杀，悉以从军，后多南奔于景，世宗待环益不疑。已而景将许文缜、边镐等皆被擒，世宗悉以为将军，与环等列第京师，岁时赐与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环从，遇疾，卒于泗州。

折从阮

折从阮，字可久，初名从远，避汉高祖名，改为阮，云中人也。其父嗣伦，为麟州刺史。从阮为人，温恭长者，居父丧，以孝闻。唐庄宗镇太原，以为牙将，后以为府州刺史。晋出帝与契丹败盟，从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馀，迁本州团练使，兼领朔州刺史、安北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契丹西南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候。汉高祖入立，于府州建永安军，以从阮为节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师，徙镇武胜，即拜从阮子德宸为府州团练使。周太祖入立，从阮历徙宣义、保义、静难三镇。显德二年，罢还京师，行至洛阳卒，赠中书令。

杂传第三十九

硃守殷

硃守殷，少事唐庄宗为奴，名曰会兒。庄宗读书，会兒常侍左右。庄宗即位，以其厮养为长直军，以守殷为军使，故未尝经战阵之用。然好言人阴私长短以自结，庄宗以为忠，迁蕃汉马步军都虞候，使守德胜。王彦章攻德胜，守殷无备，遂破南城，庄宗骂曰：“弩才，果误予事！”明宗请以守殷行军法，庄宗不听。同光二年，领镇武军节度使。是时，庄宗初入洛，守殷巡检校京师，恃恩骄恣，凌侮勋旧，与伶人景进相为表里。魏王继岌已杀郭崇韬，进诬硃友谦与崇韬谋反，庄宗遣守殷围其第而杀之。是时，明宗自镇州来朝，居于私第。庄宗方惑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动静。守殷阴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公可谓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图归藩，无与祸会也！”明宗曰：“吾洛阳一匹夫尔，何能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庄宗东讨，守殷将骑军阵宣仁门外以俟驾。郭从谦作乱，犯兴教门以入，庄宗亟召守殷等军，守殷按军不动。庄宗独与诸王宦官百余人射贼，守殷等终不至，方移兵憩北邙山下，闻庄宗已崩，即驰入宫中，选载嫔御、宝货以归，纵军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

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明年，迁宣武军节度使。九月，明宗诏幸汴州，议者喧

然，或以为征吴，或以为东诸侯有屈强者，将制置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杀都指挥使马彦超，闭城反。明宗行至京水，闻守殷反，遣范延光驰兵傅其城。汴人开门纳延光，守殷自杀其族，乃引颈命左右斩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传徇洛阳。

守殷之将反也，召都指挥使马彦超与计事，彦超不从，守殷杀之。明宗怜彦超之死，以其子承祚为洺州长史。

董璋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与高季兴、孔循俱为汴州富人李让家僮。梁太祖镇宣武，养让为子，是为殊友让。其僮奴以友让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军功为指挥使。晋李继韬以潞州叛降梁，末帝遣璋攻下泽州，即以璋为刺史。

梁亡，璋事唐为邠宁节度使，与郭崇韬相善。崇韬伐蜀，以璋为行营右厢马步军都虞候，军事大小，皆与参决。蜀平，以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孟知祥镇西川。其后，二人有异志。安重诲居中用事，议者多言知祥必不为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称璋忠义，重诲以为然，颇优宠之，以故璋益横。

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诏两川贡助南郊物五十万，使李仁矩赉安重诲书往谕璋，璋诉不肯出，只出十万而已。又因事欲杀仁矩，仁矩涕泣而免，归言璋必反。其后使者至东川，璋益倨慢，使者还，多言璋欲反状。重诲患之，乃稍择将吏为两川刺史，以精兵为其牙卫，分布其诸州。又分阆州置保宁军，以仁矩为节度使，遣姚洪将兵千人从仁矩戍阆州。璋及知祥觉唐疑己，且削其地，遂连谋以反。璋因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结。

又遣其将李彦钊扼剑门关为七砦，于关北增置关，号永定。凡唐戍兵东归者，皆遮留之，获其逃者，覆以铁笼，火炙之，或剗肉钉面，割心而啖。长兴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阆州执李仁矩、姚洪，皆杀之。

初，璋等反，唐独诛璋家属，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疏属留京师者皆不诛。石敬瑭讨璋等，兵久无功，而自关以西馈运不给，远近劳敝，明宗患之。安重诲自往督军，敬瑭不纳，重诲遂得罪死，敬瑭亦还。明宗乃遣西川进奏官苏愿、东川军将刘澄西归，谕璋等使改过。知祥遣人告璋，欲与俱谢过自归，璋曰：“唐不杀孟公家族，于西川恩厚矣。我子孙何在？何谢之有！”璋由此疑知祥卖己。三年四月，以兵万人攻知祥，战于弥牟，璋大败，还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晖代还过璋，璋邀留之。至是，晖执璋杀之，传其首于知祥。

范延光

范延光，字子瑰，相州临漳人也。唐明宗为节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郢州，梁兵方扼杨刘，其先锋将康延孝阴送款于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于庄宗者，延光辄自请行，乃怀延孝蜡丸书，西见庄宗致之，且曰：“今延孝虽有降意，而梁兵扼杨刘者甚盛，未可图也，不如筑垒马家口以通汶阳。”庄宗以为然。垒成，梁遣王彦章急攻新垒。明宗使延光间行求兵，夜至河上，为梁兵所得，送京师，下延光狱，拷掠数百，胁以白刃，延光终不肯言晋事。系之数月，稍为狱吏所获。庄宗入汴，狱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庄宗见延光，喜，拜检校工部尚书。

明宗时，为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荥阳，硃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见，若缓之使得为计，则城坚而难近。故乘人之未备者，莫若急攻，臣请骑兵五百，驰至城下，以神速骇之。”乃以骑兵五百，自暮疾驰至半夜，行二百里，战于城下。迟明，明宗亦驰至，汴兵望见天子乘舆，乃开门，而延光先入，犹巷战，杀伤甚众，守殷死，汴州平。

明年，迁枢密使，出为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诲死，复召延光与赵延寿并为枢密使。明宗问延光马数几何，对曰“骑军三万五千。”明宗抚髀叹曰：“吾兵间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时，马数不过七千，庄宗取河北，与梁家战河上，马才万匹。今有马三万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尝计，一马之费，可养步卒五人，三万五千匹马，十五万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战马而瘠吾人，此吾所愧也！”

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旄节。明宗遣安从进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刘遂凝驰驿入见献策，言绥、银二州之人，皆有内向之意，请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师问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绥、银岂足顾哉！若不破夏州，虽得绥、银，不能守也。”遂凝又请自驰入说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万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体也。”是时，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与淑妃有旧，方倚以蒙恩宠，所言无不听，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争，独延光从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视朝，京师之人，汹汹异议，藏窜山谷，或寄匿于军营，有司不能禁。或劝延光以严法制之，延光曰：“制动当以静，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间，京师乃定。

是时，秦王握兵骄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议者多属意于潞王。延光惧祸之及也，乃求罢去。延寿阴察延光有避祸意，亦

遽求罢。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辞益恳至，继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罢之，延光复镇成德，而用硃弘昭、冯赟为枢密使。已而秦王举兵见诛，明宗崩，潞王反，杀愍帝，唐室大乱，弘昭、赟皆及祸以死。末帝复诏延光为枢密使，拜宣武军节度使。天雄军乱，逐节度使刘延皓，遣延光讨平之，即以为天雄军节度使。

延光常梦大蛇自脐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问门下术士张生，张生赞曰：“蛇，龙类也，入腹内，王者之兆也。”张生自延光微时，言其必贵，延光素神之，常置门下。言多辄中，遂以其言为然，由是颇畜异志。当晋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万屯辽州，与赵延寿犄角。既而延寿先降，延光独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贺表又颇后诸侯至，又其女为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怀反侧。高祖封延光临清王以慰其心。

有平山人秘琼者，为成德军节度使董温其衙内指挥使，后温其为契丹所虏，琼乃悉杀温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货巨万计，晋高祖入立，以琼为齐州防御使，橐其货装，道出于魏。延光阴遣人以书招之，琼不纳，延光怒，选兵伏境上，伺琼过，杀之于夏津，悉取其货，以戍逻者误杀闻。由是高祖疑其必为乱，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将孙锐、澶州刺史冯晖，以兵二万距黎阳，掠滑、卫。高祖以杨光远为招讨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锐轻脱无谋，兵行以娼女十余自随，张盖操扇，酣歌饮食自若。军士苦大热，皆不为我用。光远得谍者，询得其谋，诱锐等渡河，半济而击之，兵多溺死，锐、晖退走入魏，闭壁不复出。

初，延光反意未决，而得暴疾不能兴，锐乃阴召晖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从之。高祖闻延光用锐等以反，笑曰：“吾虽不武，然尝从明宗取天下，攻坚破强多矣。如延光已非

我敌，况锐等兒戏邪？行取孺子尔！”乃决意讨之。

延光初无必反意，及锐等败，延光遣牙将王知新贲表自归，高祖不见，以知新属武德司。延光又附杨光远表请降，不报，延光遂坚守。晋以箭书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斩延光者。然魏城坚难下，攻之逾年不克，师老粮匱。宗正丞石帛上书极谏，请赦延光，愿以单车入说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谒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册封东平郡王、天平军节度使，赐铁券。居数月来朝，因惭请老，以太子太师致仕。

初，高祖赦降延光，语使者谓之曰：“许卿不死矣，若降而杀之，何以享国？”延光谋于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义，许之不死，则不死矣。”乃降。乃致仕居京师，岁时宴见，高祖待之与群臣无间，然心不欲使在京师。岁馀，使宣徽使刘处让载酒夜过延光，谓曰：“上遣处让来时，适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问晋魏博反臣何在，恐晋不能制，当锁以来，免为中国后患。”延光闻之泣下，莫知所为。处让曰：“当且之洛阳，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杨光远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阳，可以往乎？”处让曰：“可也。”乃挈其帑归河阳。其行輜重盈路，光远利其贓，果图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奸臣，若不图之，非北走胡则南走吴越，请拘之洛阳。”高祖犹豫未决。光远兼镇河阳，其子承勋知州事，乃遣承勋以兵胁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赐我铁券，许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壮士驱之上马，行至浮桥，推堕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闻，因尽取其贓。高祖以适会其意，不问，为之辍朝，赠太傅。水运军使曹千获其流尸于繆家滩，诏许归葬相州。已葬，墓辄崩，破其棺槨，头颅皆碎。初，秘琼杀董温其取其贓，延光又杀琼而取之，而终以贓为光远所杀，而光远亦不能免也。

当延光反时，有李彦珣者，为河阳行军司马，张从宾反河阳，彦珣附之，从宾败，彦珣奔于魏，延光以为步军都监，使之守城。招讨使杨光远知彦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彦珣以招之，彦珣望见，自射杀之。及延光出降，晋高祖拜彦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彦珣杀母当诛，高祖以谓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后以坐赃诛。

呜呼，甚哉，人性之慎于习也！故圣人于仁义深矣，其为教也，勤而不怠，缓而不迫，欲民渐习而自趋之，至于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无知，习见善则安于为善，习见恶则安于为恶。五代之乱，其来远矣。自唐之衰，干戈饥馑，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养其亲。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盖出于不幸，因之礼义日以废，恩爱日以薄，其习久而遂以大坏，至于父子之间，自相贼害。五代之际，其祸害不可胜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爱其亲，莫不共知恶于不孝，然彦珣弯弓射其母，高祖从而赦之，非徒彦珣不自知为大恶，而高祖亦安焉不以为怪也，岂非积习之久而至于是欤！《语》曰：“性相近，习相远。”至其极也，使人心不若禽兽，可不哀哉！若彦珣之恶，而恬然不以为怪，则晋出帝之绝其父，宜其举世不知为非也。

娄继英

娄继英，不知何许人也。历梁、唐，为绛、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陆转运使、耀州团练使。晋高祖时，为左监门卫上将军。继英子妇，温延沼女也，自明宗时诛其父韬，延沼兄弟废居于许，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继英有弟为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蜡书招继英，继英乃遣延沼入魏见延光，延光大喜，

与之信箭，使阴图许。延沼与其弟延浚、延袞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许。而许州节度使苻从简以延光之反，疑有应者，为备甚严。延沼未及发，延光蜡书事泄于京师，继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许。高祖下诏招慰之，使复位，继英惧不敢出。温氏兄弟谋杀继英以自归，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张从宾反于洛阳，延沼兄弟乃与继英俱投从宾于汜水。继英知温氏之初欲杀己也，反譖延沼兄弟于从宾，从宾杀之。从宾败，继英为杜重威所杀。

安重荣

安重荣，小字铁胡，朔州人也。祖从义，利州刺史。父全，胜州刺史、振武马步军都指挥使。重荣有力，善骑射，为振武巡边指挥使。晋高祖起太原，使张颖阴招重荣，其母与兄皆以为不可，重荣业已许颖，母、兄谋共杀颖以止之，重荣曰：“未可，吾当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为天子则中。”一发辄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为节度使则中。”一发又中，其母、兄乃许，重荣以巡边千骑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荣成德军节度使。

重荣虽武夫，而晓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妇讼其子不孝者，重荣拔剑授其父，使自杀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从傍诟骂，夺其剑而逐之，问之，乃继母也，重荣叱其母出，后射杀之。

重荣起于军卒，暴至富贵，而见唐废帝、晋高祖皆自藩侯得国，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虽怀异志，而未有以发也。是时，高祖与契丹约为父子，契丹骄甚，高祖奉之愈谨，重荣愤然，以谓“诎中国以尊夷狄，困已

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此晋万世耻也！”数以此非诮高祖。契丹使者往来过镇州，重荣箕踞慢骂，不为之礼，或执杀之。是时，吐浑白氏役属契丹，苦其暴虐，重荣诱之入塞。契丹数遣使责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对使者鞠躬俯首，受责愈谨，多为好辞以自解，而姑息重荣不能诘。乃遣供奉官张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镇、忻、代山谷中吐浑，悉驱出塞。吐浑去而复来，重荣卒纳之，因招集亡命，课民种稗，食马万匹，所为益骄。因怒杀指挥使贾章，诬之以反。章女尚幼，欲舍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于兵，存者特吾与父尔，今父死，吾何忍独生，愿就死！”遂杀之。镇人于是高贾女之烈，而知重荣之必败也。重荣既僭侈，以为金鱼袋不足贵，刻玉为鱼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并加封爵。

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过镇，重荣侵辱之，拽刺言不逊，重荣怒，执拽刺，以轻骑掠幽州南境之民，处之博野。上表曰：“臣昨据熟吐浑白承福、赫连功德等领本族三万馀帐自应州来奔，又据生吐浑、浑、契苾、两突厥三部南北将沙陀、安庆、九府等各领其族、牛羊、车帐、甲马七八路来奔，具言契丹残害，掠取生口羊马，自今年二月已后，号令诸蕃，点阅强壮，办具军装，期以上秋南向。诸蕃部诚恐上天不祐，败灭家族，愿先自归，其诸部胜兵众可十万。又据沿河党项、山前后逸越利诸族首领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敕牒、旗帜来归款，皆号泣告劳，愿治兵甲以报怨。又据朔州节度副使赵崇杀节度使刘山，以城来归。窃以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归，虽系人情，尽由天意。又念陷蕃诸将等，本自勋劳，久居富贵，没身虏塞，酷虐不胜，企足朝廷，思归可谅，苟闻传檄，必尽倒戈。”其表数千言。又为书以遗朝廷大臣、四方藩镇，皆以契丹可取为言。高祖患之，为之幸艱，报重荣曰：“前世

与虜和亲，皆所以为天下计，今吾以天下臣之，尔以一镇抗之，大小不等，无自尊焉！”重荣谓晋无如我何，反意乃决。重荣虽以契丹为言，反阴遣人与幽州节度使刘晞相结。契丹亦利晋多事，幸重荣之乱，期两敝之，欲因以窥中国，故不加怒于重荣。

重荣将反也，其母又以为不可，重荣曰：“为母卜之。”指其堂下幡竿龙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则中之。”一发而中，其母乃许。饶阳令刘岩献水鸟五色，重荣曰：“此凤也。”畜之后潭。又使人为大铁鞭以献，诳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辄死。”号“铁鞭郎君”，出则以为前驱。镇之城门抱关铁胡人，无故头自落，铁胡，重荣小字，虽甚恶之，然不悟也。其冬，安从进反襄阳，重荣闻之，乃亦举兵。是岁，镇州大旱、蝗，重荣聚饥民数万，驱以向鄴，声言入觐。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朔之，兵已交，其将赵彦之与重荣有隙，临阵卷旗以奔晋军，其铠甲鞍辔皆装以银，晋国不知其来降，争杀而分之。重荣闻彦之降晋，大惧，退入于辘轳中，其兵二万皆溃去。是冬大寒，溃兵饥冻及见杀无子遗，重荣独与十馀骑奔还，以牛马革为甲，驱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荣裨将自城西水碾门引官军以入，杀守城二万馀人。重荣以吐浑数百骑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斩首以献，高祖御楼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军为顺德，镇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从进

安从进，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为骑将。从进初

从庄宗于兵间，为护驾马军都指挥使，领贵州刺史。明宗时，为保义、彰武军节度使，未尝将兵征伐。李彝超自立于夏州，从进尝一以兵往，卒亦无功。愍帝即位，徙领顺化，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潞王反凤翔，从进巡检京城，杀枢密使冯赞，送款于从珂。愍帝出奔，从珂将至京师，从进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镇山南东道。晋高祖即位，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高祖取天下不顺，常以此惭，藩镇多务，过为姑息，而藩镇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为，谓举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从进最后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从进已畜异志，恃江为险，招集亡命，益置军兵。南方贡输道出襄阳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军。与安重荣阴相结托，期为表裏。高祖患之，谋徙从进，使人谓曰：“东平王建立来朝，愿还乡里，已徙上党。朕虚青州以待卿，卿诚乐行，朕即降制。”从进报曰：“移青州在汉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优容之。其子弘超为宫苑副使，居京师，从进请赐告归，遂不遣。王令谦、潘知麟者，皆从进牙将也，常从从进最久，知其必败，切谏之。从进遣子弘超与令谦游南山，酒酣，令人推堕崖死。

天福六年，安重荣执杀契丹使者，反迹见，高祖为之幸鄴，郑王重贵留守京师。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从进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闻兵法，先人者夺人，愿为空名宣敕十数通授郑王，有急则命将以往。”从进闻高祖北，遂杀知麟以反。郑王以空名敕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讨之，从进引兵攻邓州，不克，进至湖阳，遇建崇等，大骇，以为神速，复为野火所烧，遂大败。从进以数十骑奔还襄阳。高祖遣高行周围之，逾年粮尽，从进自焚死。执其子弘受及其将佐四十三人送京师，高祖御楼受俘，徇于市而斩之。降襄阳

为防御，赠令谦忠州刺史，知麟顺州刺史。

杨光远

杨光远，字德明，其父曰阿瞪啜，盖沙陀部人也。光远初名阿檀，为唐庄宗骑将，从周德威战契丹于新州，折其一臂，遂废不用。久之，以为幽州马步军都指挥使，戍瓦桥关。光远为人病秃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辨智，长于吏事。明宗时，为妫、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称。

初，唐兵破王都于中山，得契丹大将薊刺等十馀人。已而契丹与中国通和，遣使者求薊刺等，明宗与大臣议，皆欲归之，独光远不可，曰：“薊刺皆北狄善战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国事，归之岂吾利也！”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与吾好，岂相负也？”光远曰：“臣恐后悔不及尔！”明宗嘉其说，卒不遣薊刺等。光远自易州刺史拜振武军节度使。清泰二年，徙镇中山，兼北面行营都虞候，御契丹于云、应之间。

晋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远佐张敬达为太原四面招讨副使，为契丹所败，退守晋安寨。契丹围之数月，人马食尽，杀马而食，马尽，乃杀敬达出降。耶律德光见之，靳曰：“尔辈大是恶汉兒。”光远与诸将初不知其诘己，犹为谦言以对，德光曰：“不用盐酪，食一万匹战马，岂非恶汉兒邪！”光远等大惭伏，德光问曰：“惧否？”皆曰：“甚惧。”曰：“何惧？”曰：“惧皇帝将入蕃。”德光曰：“吾国无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晋。”晋高祖以光远为宣武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光远进见，佯为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

有所不足，使人问之，对曰：“臣于富贵无不足也，惟不及张生铁死得其所，此常为愧尔！”由是高祖以为忠，颇亲信之。

范延光反，以为魏府都招讨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佗计降延光。而光远自以握重兵在外，谓高祖畏己，始为恣横。高祖每优容之，为选其子承祚尚长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宠无比。枢密使桑维翰恶之，数以为言。光远自魏来朝，屡指维翰擅权难制。高祖不得已，罢出维翰于相州，亦徙光远西京留守，兼镇河阳，夺其兵职。光远始大怨望，阴以宝货奉契丹，诉己为晋疏斥。所养部曲千人，挠法犯禁河、洛之间，甚于寇盗。天福五年，徙镇平卢，封东平王。光远请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单州刺史，承勋莱州防御使，父子俱东，车骑连属数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师，封寿王。

是时，晋马少，括天下马以佐军，景延广请取光远前所借官马三百匹，光远怒曰：“此马先帝赐我，安得复取，是疑我反也！”遂谋为乱。而承祚自单州逃归，出帝即以承祚为淄州刺史，遣使者赐以玉带、御马以慰安之，光远益骄，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

是时，出帝与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间，郓州观察判官窦仪计事军中，谋曰：“今不以重兵大将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东过河与光远合，则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贞、皇甫遇以兵万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马家渡济河，方筑垒，守贞等急击之，契丹大败，遂与光远隔绝。德光闻河上兵大败，与晋决战戚城，亦败。

契丹已北，出帝复遣守贞、符彦卿东讨，光远婴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几尽。光远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误光远耶！”其子承勋等劝光远出降，光远曰：“我在代北时，尝以纸钱祭天池，投之辄没，人言我当作天子，宜

且待时，毋轻议也。”承勋知不可，乃杀节度判官丘涛、亲将杜延寿、杨瞻、白延祚等，劫光远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诣阙自归，而光远亦上章请死。出帝以其二子为侍卫将军，赐光远昭书，许以不死，群臣皆以为不可，乃敕李守贞便宜处置。守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杀之于其家。延祚至其第，光远方阅马于厩，延祚使一都将入谓之曰：“天使在门，欲归报天子，未有以藉手。”光远曰：“何谓也？”曰：“愿得大王头尔！”光远骂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晋安寨降契丹，使尔家世世为天子，我亦望以富贵终身，而反负心若此！”遂见杀，以病卒闻。

承勋事晋为郑州防御使，德光灭晋，使人召承勋至京师，责其劫父，齧而食之，乃以承信为平卢节度使。汉高祖赠光远尚书令，封齐王，命中书舍人张正撰光远碑铭文赐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电，击折之。

阿瞪啜初非姓氏，其后改名城而姓杨氏。光远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庙讳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赐名光远云。光远既病秃，而妻又跛其足也，人为之语曰：“自古岂有秃疮天子、跛脚皇后邪？”相传以为笑。然而召夷狄为天下首祸，卒灭晋氏，疮痍中国者三十馀年，皆光远为之也。

杂传第四十

杜重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晋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从侯益攻破张从宾于汜水，以功拜潞州节度使。范延光反于鄴，重威从高祖攻降延光，徙领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领天平，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安重荣反，重威逆战于宗城，重荣为偃月阵，重威击之不动。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将王重胤曰：“两兵方交，退者先败。”乃分兵为三，重威先以左右队击其两翼，战酣，重胤以精兵击其中军，重荣将赵彦之来奔，重荣遂大败，走还镇州，闭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军节度使。

重威出于武卒，无行而不知将略。破镇州，悉取府库之积及重荣之货，皆没之家，高祖知而不问。及出帝与契丹绝好，契丹连岁入寇，重威闭城自守，属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骑驱其人民千万过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尝出救。

开运元年，加重威北面行营招讨使。明年，引兵攻泰州，破满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还兵击之，重威等南走，至阳城，为虏所困，赖符彦卿、张彦泽等因大风奋击，契丹大溃。诸将欲追之，重威为俚语曰：“逢贼得命，更望复子乎？”乃收马驰归。

重威居镇州，重敛其民，户口凋敝，又惧契丹之至，乃连表乞还京师。未报，亟上道，朝廷莫能止，即拜重威为鄴都留守。而镇州所留私粟十馀万斛，殿中监王钦祚和市军储，乃录以闻，给绢数万匹以偿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没邪！”

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诈以瀛州降，复以重威为北面行营招讨使。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馀日，饥殍盈路，居民拆木以供爨，剝藁席以秣马牛，重威兵行泥潦中，调发供馈，远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牟翰已弃城去，重威退屯武强。契丹寇镇定，重威西趋中渡桥，与虜夹滹沱河而军。偏将宋彦筠、王清渡水力战，而重威按军不动，彦筠遂败，清战死。转运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为桥，募敢死士过河击贼，诸将皆以为然，独重威不许。

契丹遣骑兵夜并西山击栾城，断重威军后。是时，重威已有异志，而粮道隔绝，乃阴遣人诣契丹请降。契丹大悦，许以中国与重威为帝，重威信以为然，乃伏甲士，召诸将告以降虜。诸将愕然，以上将先降，乃皆听命。重威出降表使诸将书名，乃令军士阵于栅外，军士犹喜跃以为决战，重威告以粮尽出降，军士解甲大哭，声震原野。契丹赐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诸军，拜重威太傅。

契丹犯京师，重威以晋兵屯陈桥，士卒饥冻，不胜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随而诟之，重威俯首不敢仰顾。契丹据京师，率城中钱帛以赏军，将相皆不免，重威当率万缗，乃诉于契丹曰：“臣以晋军十万先降，乃独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还鄴都。明年，契丹北归，重威与其妻石氏诣虜帐中为别。

汉高祖定京师，拜重威太尉、归德军节度使，重威惧，不

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将攻之。遣给事中陈同以诏书召之，重威不听命，而汉兵数败，围之百馀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师，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将反，高祖悉诛于繁台，其亡者奔于鄴。燕将张珽先以兵二千在鄴，闻燕兵见杀，乃劝重威固守。高祖已杀燕兵，悔之，数遣人招珽等，珽登城呼曰：“繁台之诛，燕兵何罪？既无生理，请以死守！”重威食尽，屑麩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无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相次请降，高祖许之。重威素服出见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悉诛珽及重威将吏，而录其私帑，以重威归京师。

高祖病甚，顾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发丧，大臣乃共诛之，及其子弘璋、弘璨、弘璿尸于市，市人蹴而诟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践，斯须而尽。

李守贞

李守贞，河阳人也。晋高祖镇河阳，以为客将，其后尝从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监马全节军破李金全于安州，以功拜宣徽使。

出帝即位，杨光远反，召契丹入寇。守贞领义成军节度使，为侍卫亲军都虞候，从出帝幸澶州。麻荅以奇兵入郢州，渡马家口，栅于河东。守贞驰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获马数百匹，裨将七十馀人。徙领泰宁军节度使，以兵二万讨之。光远降，其故吏宋颜悉取光远宝货、名姬、善马献之守贞，守贞德之，阴置颜麾下。是时，凡出师破贼，必有德音赦其馀类。而光远党与十馀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枢密使桑维翰缓其制书，久而

不下。言事者告颜匿守贞所，诏取颜杀之，守贞大怒，乃与维翰有隙。

贼平行赏，守贞悉以黓茶染木给之，军中大怒，以帛裹之为人首，梟于木间，曰：“守贞首也。”守贞以功拜同平章事，赐以光远旧第，守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为京师之甲。出帝临幸，燕锡恩礼，出于诸将。

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为北面招讨使，守贞为都监。晋兵素骄，而守贞、重威为将皆无节制，行营所至，居民蒙圈一空，至于草木皆尽。其始发军也，有赐赉，曰“挂甲钱”，及班师，又加赏劳，曰“卸甲钱”，出入之费，常不下三十万，由此晋之公私重困。守贞与重威等攻下泰州，破满城，杀二千余人。还，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领天平军节度使，又领归德。

是时，出帝遣人以书招赵延寿使归国，延寿诈言思归，愿得晋兵为应，而契丹高牟翰亦诈以瀛州降，出帝以为然，命杜重威等将兵应之。初，晋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贞。是时，重威镇魏州，守贞尝将兵往来过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尝谓守贞曰：“卿常以家财散士卒，可谓忠于国者乎！”守贞谢曰：“皆重威与臣者。”因请与重威俱北。于是卒以重威为招讨使，守贞为都监，屯于武强。契丹寇镇、定，守贞等军于中渡，遂与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贞为司徒。契丹犯京师，拜守贞天平军节度使。

汉高祖入京师，守贞来朝，拜太保、河中节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贞惧，不自安，以谓汉室新造，隐帝初立，天下易以图，而门下僧总伦以方术阴干守贞，为言有非常之相，守贞乃决计反。而赵思绾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黄衣遗守贞，守贞大喜，以为天人皆应，乃发兵西据潼关，招诱草寇，所在窃

发。汉遣白文珂、常思等出军击之。已而王景崇又以凤翔反，景崇与思綰遣人推守贞为秦王，守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间以蜡丸书遗吴、蜀、契丹，使出兵以牵汉。

文珂等攻景崇、思綰等久无功，隐帝乃遣枢密使郭威率禁兵将文珂等督攻之。诸将皆请先击思綰、景崇，威计未知所向。行至华州，节度使扈彦珂谓威曰：“三叛连衡，以守贞为主，守贞先败，则思綰、景崇可传声而破矣。若舍近图远，使守贞出兵于后，思綰、景崇拒战于前，则汉兵屈矣。”威以为然，遂先击守贞。

是时，冯道罢相居河阳，威初出兵，过道家问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无赖，好蒲博，以为道讥之，艴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钱多则多胜，钱少则多败，非其不善博，所以败者，势也。今合诸将之兵以攻一城，较其多少，胜败可知。”威大悟，谋以迟久困之，乃与诸将分为三栅，栅其城三面，而阙其南，发五县丁夫筑长城以连三栅。守贞出其兵坏长城，威辄补其所坏，守贞辄出争之，守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贞城中兵无几，而食又尽，杀人而食。威曰：“可矣。”乃为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贞召总伦问以济否，总伦曰：“王当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灾，俟杀人垂尽，则王事济矣。”守贞以为然。尝会将吏大饮，守贞指画虎图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发中之，将吏皆拜贺，守贞益以自负。城破，守贞与妻子自焚，汉军入城，于烟烬中斩其首，传送京师，梟于南市，其余党皆磔之。

张彦泽

张彦泽，其先突厥部人也。后徙居阴山，又徙太原。彦泽为人骁悍残忍，目睛黄而夜有光，顾视如猛兽。以善射为骑将，数从庄宗、明宗战伐。与晋高祖连姻，高祖时，已为护圣右厢都指挥使、曹州刺史。与讨范延光，拜镇国军节度使，岁中，徙镇彰义。

为政暴虐，常怒其子，数笞辱之。子逃至齐州，州捕送京师，高祖以归彦泽。彦泽上章请杀之，其掌书记张式不肯为作章，屡谏止之。彦泽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为彦泽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谗式，且迫之曰：“不速去，当及祸。”式乃出奔。彦泽遣指挥使李兴以二十骑追之，戒曰：“式不肯来，当取其头以来！”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门邠州，节度使李周留式，驰骑以闻，诏流式商州。彦泽遣司马郑元昭诣阙论请，期必得式，且曰：“彦泽若不得张式，患在不测。”高祖不得已，与之。彦泽得式，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之。

高祖遣王周代彦泽，以为右武卫大将军。周奏彦泽所为不法者二十六条，并述泾人残敝之状，式父鐸诣阙诉冤，谏议大夫郑受益、曹国珍，尚书刑部郎中李涛、张麟，员外郎麻麟、王禧伏阁上疏，论彦泽杀式之冤，皆不省。涛见高祖切谏，高祖曰：“彦泽功臣，吾尝许其不死。”涛厉声曰：“彦泽罪若可容，延光铁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涛随之谏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贞、子希范等，皆拜以官，为蠲泾州民税，免其杂役一年，下诏罪己，然彦泽止削阶、降爵而已。于是国珍等复与御史中丞王易简率三院御史诣阁门连疏论之，不报。

出帝时，彦泽为左龙武军大将军，迁右武卫上将军，又迁右神武统军。自契丹与晋战河北，彦泽在兵间，数立战功，拜

彰国军节度使。与契丹战阳城，为契丹所围，而军中无水，凿井辄坏，又天大风，契丹顺风扬尘奋击甚锐，军中大惧。彦泽以问诸将，诸将皆曰：“今虏乘上风，而吾居其下，宜待风回乃可战。”彦泽以为然。诸将皆去，偏将药元福独留，谓彦泽曰：“今军中饥渴已甚，若待风回，吾属为虏矣！且逆风而战，敌人谓我必不能，所谓出其不意。”彦泽即拔拒马力战，契丹奔北二十馀里，追至卫村，又大败之，契丹遁去。

开运三年秋，杜重威为都招讨使，李守贞兵马都监，彦泽马军都排阵使。彦泽往来镇、定之间，败契丹于泰州，斩首二千级。重威、守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强，闻契丹空国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彦泽适至，言虏可破之状，乃与重威等西趋镇州。彦泽为先锋，至中渡桥，已为虏所据，彦泽犹力战争桥，烧其半，虏小败却，乃夹河而寨。

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贞叛降契丹，彦泽亦降。耶律德光犯阙，遣彦泽与傅住兒以二千骑先入京师，彦泽倍道疾驱，至河，衔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门斩关而入。有顷，宫中火发，出帝以剑拥后宫十馀人将赴火，为小吏薛超所持。彦泽自宽仁门传德光与皇太后书入，乃灭火。大内都点检康福全宿卫宽仁门，登楼觐贼，彦泽呼而下之，诸门皆启。彦泽顿兵明德楼前，遣傅住兒入传戎王宣语，帝脱黄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彦泽，彦泽谢曰：“臣无面目见陛下。”复使召之，彦泽笑而不答。

明日，迁帝于开封府，帝与太后、皇后肩舆，宫嫔、宦者十馀人皆步从。彦泽遣控鹤指挥使李筠以兵监守，内外不通。帝与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彦泽乃敢遣。帝取内库帛数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与。又使求酒于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虑陛下忧躁，饮之有不测之虞，所以不敢进。

“帝姑乌氏公主私赂守门者，得入与帝诀，归第自经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彦泽不听，遣白德光，德光报曰：“天无二日，岂有两天子相见于道路邪！”乃止。

初，彦泽至京师，李涛谓人曰：“吾祸至矣！与其逃于沟窞而不免，不若往见之。”涛见彦泽，为俚语以自投死，彦泽笑而厚待之。

彦泽自以有功于契丹，昼夜酣饮自娱，出入骑从常数百人，犹题其旗帜曰“赤心为主”。迫迁出帝，遂辇内库，输之私第，因纵军士大掠京师。军士逻获罪人，彦泽醉不能问，真目视之，出三手指，军士即驱出断其腰领。皇子延煦母楚国夫人丁氏有色，彦泽使人求于皇太后，太后迟疑未与，即劫取之。彦泽与阁门使高勋有隙，乘醉入其家，杀数人而去。

耶律德光至京师，闻彦泽劫掠，怒，锁之。高勋亦自诉于德光，德光以其状示百官及都人，问：“彦泽当诛否？”百官皆请不赦，而都人争投状疏其恶，乃命高勋监杀之。彦泽前所杀士大夫子孙，皆纒经杖哭，随而诟詈，以杖朴之，彦泽俯首无一言。行至北市，断腕出锁，然后用刑，勋剖其心祭死者，市人争破其脑，取其髓，齧其肉而食之。

呜呼，晋之事丑矣，而恶亦极也！其祸乱覆亡之不暇，盖必然之理尔。使重威等虽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开虜之隙，自一景延广，而卒成晋祸者，此三人也。视重威、彦泽之死，而晋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愤疾怨怒于斯人者，非一日也。至于争已戮之尸，齧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捲裂蹈践，斯须而尽，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当是时，举晋之兵皆在北面，国之存亡，系此三人之胜败，则其任可谓重矣。盖天下恶之如彼，晋方任之如此，而终以不悟，岂非所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者欤？

杂传第四十一

王景崇

王景崇，邢州人也。为人明敏巧辩，善事人。唐明宗镇邢州，以为牙将，其后尝从明宗，隶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历引进阁门使，驰诏方镇、监军征伐，必用景崇。后事晋，累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晋亡，萧翰据京师，景崇厚赂其将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归，许王从益居京师，用景崇为宣徽使、监左藏库。汉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库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师，拜景崇右卫大将军，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从，乃求留守起居表，诣行在见高祖，愿留军中效用，为高祖画攻战之策，甚有辩，高祖乃奇其材。

是时，汉方新造，凤翔侯益、永兴赵赞皆尝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内顾自疑，乃阴召蜀人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惧，皆请入朝。会回鹘入贡，言为党项所隔不得通，愿得汉兵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鹘。景崇将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内戒之曰：“益等已来，善矣，若犹迟疑，则以便宜图之。”景崇行至陕，赵赞已东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击破蜀兵，追至大散关而还。高祖乃诏景崇兼凤翔巡检使。

景崇至凤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劝景崇可速诛益，景崇念独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犹豫未决。益从事程渥，与景崇同乡里，有旧，往说景崇曰：“吾与子为故人，吾位不

过宾佐，而子已贵矣，奈何欲以阴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数百，子毋妄发，祸行及矣！非吾，谁为子言之。”于是景崇颇不欲杀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杀之。

益至京师，隐帝新立，史弘肇、杨邠等用事，益乃厚赂邠等，阴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开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讽凤翔将吏求己领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后，以赵晖为凤翔节度使。景崇乃叛，尽杀侯益家属，与赵思绾共推李守贞为秦王，隐帝即以赵晖讨之。景崇西招蜀人为助，蜀兵至宝鸡，为晖将药元福、李彦从所败。晖攻凤翔，堑而围之，数以精兵挑战，景崇不出。晖乃令千人潜之城南一舍，伪为蜀兵旗帜，循南山而下，声言蜀救兵至矣，须臾尘起，景崇以为然，乃令数千人溃围而出以为应。晖设伏以待之，景崇兵大败，由是不敢复出。

明年，守贞、思绾相次皆败，景崇客周璨谓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败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诚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为万有一得之计可乎？吾闻赵晖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孙鞏等烧城东门伪降，吾以牙兵击其城北兵，脱使不成而死，犹胜于束手屯。”璨等皆然之。迟明，鞏烧东门将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鞏乃降晖。

赵思绾

赵思绾，魏州人也。为河中节度使赵赞牙将。汉高祖即位，徙赞镇永兴，赞入朝京师，留思绾兵数百人于永兴。高祖遣王景崇至永兴，与齐藏珍以兵迎回鹘，阴以西事属之。景崇至永

兴，赞虽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据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击走之。遂与思綰俱西，然以非己兵，惧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随，而难言之，乃稍微风其旨。思綰厉声请先黥以率众，齐藏珍恶之，窃劝景崇杀思綰，景崇不听，与俱西。

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时侯益来朝，思綰以兵从益东归。思綰谓其下常彦卿曰：“赵公已入人手，吾属至，并死矣，奈何？”彦卿曰：“事至而变，勿预言也。”益行至永兴，永兴副使安友规出迎益，饮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馆城东，然将士家属皆居城中，愿纵兵入城挈其家属。”益信之以为然。思綰与部下入城，有州校坐于城门，思綰殴之，夺其佩刀斩之，并斩门者十余人，遂闭门劫库兵以叛。

高祖遣郭从义、王峻讨之，经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与思綰俱送款于李守贞，守贞以思綰为晋昌军节度使。隐帝遣郭威西督诸将兵，先围守贞于河中。居数月，思綰城中食尽，杀人而食，每犒宴，杀人数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胆以酒吞之，语其中曰：“食胆至千，则勇无敌矣！”思綰计穷，募人为地道，将走蜀，其判官陈让能谓思綰曰：“公比于国无嫌，但惧死而为此尔！今国家用兵三方，劳敝不已，诚能翻然效顺，率先自归，以功补过，庶几有生；若坐守穷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练使刘珪诣从义乞降，而遣其将刘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镇国军留后，趣使就镇，思綰迟留不行。蜀阴遣人招思綰，思綰将奔蜀，而从义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从义图之。从义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则擒之。思綰问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钉也。”思綰厉声曰：“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责，然钉磔之丑，壮夫所耻，幸少假之。”从义许之，父子俱斩于市。

慕容彦超

慕容彦超，吐谷浑部人，汉高祖同产弟也。尝冒姓阎氏，彦超黑色胡髯，号阎昆仑。少事唐明宗为军校，累迁刺史。唐、晋之间，历磁、单、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赅，法当死，汉高祖自太原上章论救，得减死，流于房州。契丹灭晋，汉高祖起太原，彦超自流所逃归汉，拜镇宁军节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军节度使高行周为都部署以讨之，以彦超为副。彦超与行周谋议多不协，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进。彦超欲速进战，而行周不许。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彦超扬言行周以女故，惜贼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闻二人不相得，惧有佗变，由是遽亲征。彦超数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见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诉。高祖知曲在彦超，遣人慰劳行周，召彦超责之，又遣诣行周谢过，行周意稍解。

是时，汉兵顿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坚，诸将皆知未可图，方伺其隙，而彦超独言可速攻，高祖以为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伤者万余人，由是不敢复言攻。后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为天雄军节度使，行周辞不敢受，高祖遣苏逢吉谕之曰：“吾当为尔徙彦超。”行周乃受，而彦超徙镇泰宁。

隐帝已杀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杀周太祖及王峻等，惧事不果，召诸将入卫京师。使者至兖，彦超方食，释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师，开封尹侯益谓隐帝曰：“北兵之来，其家属皆在京师，宜闭门以挫其锐，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

彦超诮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计也。”隐帝乃遣彦超副益，将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彦超力战于七里，隐帝出劳军，太后使人告彦超善卫帝，彦超大言报曰：“北兵

何能为？当于阵上喝坐使归营。”又谓隐帝曰：“官家宫中无事，明日可出观臣战。”明日隐帝复出劳军，彦超战败奔兖州，隐帝遇弑于北郊。

周太祖入立，彦超不自安，数有所献，太祖报以玉带，又赐诏书安慰之，呼彦超为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学士鲁崇谅往慰谕之，彦超心益疑惧。已而刘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晋、绛，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彦超乘间亦谋反，遣押衙郑麟至京师求入朝，太祖知其诈，手诏许之。彦超复称管内多盗而止，又为高行周所与书以进，其辞皆指斥周过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验其印文伪，以书示行周。彦超又遣人南结李昇，昇为出兵攻沭阳，为周兵所败，而刘旻攻晋、绛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卫步军指挥使曹英、客省使向训讨之，彦超闭城自守。

初，彦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谏曰：“鲁，诗书之国也，自伯禽以来未有能霸者，然以礼义守之而长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杰也，若量力相时而动，可以保富贵终身。李河中、安襄阳、镇阳杜令公，近岁之龟鉴也。”彦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见围，因大括城中民货以犒军，前陕州司马阎弘鲁惧其鞭扑，乃悉家货以献。彦超以为未尽，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监括弘鲁家。周度谓弘鲁曰：“公命之死生，系财之多少，愿无隐也。”弘鲁遣家僮与周度属掘搜索无所得。彦超又遣郑麟持刃迫之，弘鲁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无所隐。周度入白彦超，彦超不信，下弘鲁及周度于狱。弘鲁乳母于泥中得金缠臂献彦超，欲赎出弘鲁，彦超大怒，遣军校笞弘鲁夫妇肉烂而死，遂斩周度于市。

是岁，镇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郑分，兖州当焉。”彦超即率军府将吏步出西门三十里致祭，迎于开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又使民家立黄幡以禳之。

彦超为人多智诈而好聚敛，在镇尝置库质钱，有奸民为伪银以质者，主吏久之乃觉。彦超阴教主吏夜穴库垣，尽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盗告。彦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质以偿之，民皆争以所质物自言，已而得质伪银者，置之深室，使教十余人日夜为之，皆铁为质而包双银，号“铁胎银”。其被围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银数千铤，当悉以赐汝。”军士私相谓曰：“此铁胎尔，复何用哉！”皆不为之用。明年五月，太祖亲征，城破，彦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继勋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灭其族。兖州平，太祖诏赠阎弘鲁左骁卫大将军、崔周度秘书监。

杂传第四十二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岂非高节之士恶时之乱，薄其世而不肯出欤？抑君天下者不足顾，而莫能致之欤？孔子以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岂虚言也哉！

予尝得五代时小说一篇，载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凝家青、齐之间，为虢州司户参军，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贫，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负其遗骸以归。东过开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见其妇人独携一子而疑之，不许其宿。李氏顾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长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路人见者，环聚而嗟之，或为弹指，或为之泣下。开封尹闻之，白其事于朝，官为赐药封疮，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冯道

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刘守光为参军，守光败，去事宦者张承业。承业监河东军，以为巡官，以其文学荐之晋王，为河东节度掌书记。庄宗即位，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当晋与梁夹河而军，道居军中，为一茅庵，不设床席，卧一束刍而已。所得俸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诸将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遗道，道不能却，置之别室，访其主而还之。其解学士居父丧于景城，遇岁饥，悉出所有以赈乡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负薪。有荒其田不耕者与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潜为之耕。其人后来愧谢，道殊不以为德。服除，复召为翰林学士。行至汴州，遇赵在礼作乱，明宗自魏拥兵还，犯京师。孔循劝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诏赴阙，岂可自留！”乃疾趋至京师。庄宗遇弑，明宗即位，雅知道所为，问安重诲曰：“先帝时冯道何在？”重诲曰：“为学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学士，迁兵部侍郎。岁馀，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天成、长兴之间，岁屡丰熟，中国无事。道尝戒明宗曰：“臣为河东掌书记时，奉使中山，过井陘之险，惧马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谓无足虑，遽跌而伤。凡蹈危者虑深而获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问曰：“天下虽丰，百姓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因诵文士聂夷中《田家诗》，其言近而易晓。明宗顾左右录其诗，常以自诵。水运军将于临河县得一玉杯，有文曰“传国宝万岁杯”，明宗甚爱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宝尔，王者固有无形之宝也。”明宗问之，道曰：“仁义者，帝王之宝

也。故曰：‘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晓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讲说其义，嘉纳之。

道相明宗十馀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于凤翔，愍帝出奔卫州，道率百官迎潞王入，是为废帝，遂相之。废帝即位，愍帝犹在卫州，后三日，愍帝始遇弑崩。已而废帝出道为同州节度使，逾年，拜司空。晋灭唐，道又事晋，晋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国公，罢为匡国军节度使，徙镇威胜。契丹灭晋，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道事晋无状，道不能对。又问曰：“何以来朝？”对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诮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德光喜，以道为太傅。德光北归，从至常山。汉高祖立，乃归汉，以太师奉朝请。周灭汉，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师，兼中书令。道少能矫行以取称于世，及为大臣，尤务持重以镇物，事四姓十君，益以旧德自处。然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

耶律德光尝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为俳语以对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师，隐帝已崩，太祖谓汉大臣必行推戴，及见道，道殊无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时，太祖意少沮，知汉未可代，遂阳立湘阴公赞为汉嗣，遣道迎赞于徐州。赞未至，太祖将兵北至澶州，拥兵而反，遂代汉。议者谓道能沮太祖之谋而缓之，终不以晋、汉之亡责道也。然道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

当是时，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自谓：“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

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盖其自述如此。

道前事九君，未尝谏诤。世宗初即位，刘旻攻上党，世宗曰：“刘旻少我，谓我新立而国有大丧，必不能出兵以战。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当自将击之。”道乃切谏，以为不可。世宗曰：“吾见唐太宗平定天下，敌无大小皆亲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刘旻乌合之众，若遇我师，如山压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将击旻，果败旻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关，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击旻也，鄙道不以从行，以为太祖山陵使。葬毕而道卒，年七十三，谥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道有子吉。

李琪兄揆

李琪，字台秀，河西敦煌人也。其兄珽，唐末举进士及第，为监察御史。丁内艰，贫无以葬，乞食而后葬。珽饥卧庐中，闻者哀怜之。服除，还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书记。吴兵围杜洪，梁太祖遣汭与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载兵数万，珽为汭谋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粮倍之，缓急不可动，若为敌人縻之，则武陵、武安必为公之后患。不若以劲兵屯巴陵，壁不与战，吴兵粮尽，则围解矣。”汭不听，汭果败，溺死。赵匡凝镇襄阳，又辟掌书记。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书记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员外郎、知制诰。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辞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剧难理，前刺史十馀辈，

皆坐废，珽至，以治闻。迁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学士。许州冯行袭病，行袭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惧为变。行袭为人严酷，从事魏峻切谏，行袭怒，诬以赃下狱，欲诛之。乃遣珽代行袭为留后。珽至许州，止传舍，慰其将吏，行袭病甚，欲使人代受诏，珽曰：“东首加朝服，礼也。”乃即卧内见行袭，道太祖语，行袭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冤，立出之，还报太祖，太祖喜曰：“珽果办吾事。”会岁饥，盗劫汴、宋间，曹州尤甚，太祖复遣珽治之。珽至索贼，得大校张彦珂、珽甥李郊等，及牙兵百余人，悉诛之。召拜左谏议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内黄，顾珽曰：“何谓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太祖曰：“外黄、下黄何在？”珽曰：“秦有外黄都尉，今在雍丘；下黄为北齐所废，今在陈留。”太祖平生不爱儒者，闻珽语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骑常侍，侍讲。袁象先讨贼，珽为乱兵所杀。

琪少举进士、博学宏辞，累迁殿中侍御史，与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为翰林学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诏书，皆琪所为，下笔辄得太祖意。末帝时，为御史中丞、尚书左丞，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顷同为宰相。顷性畏慎周密，琪倜傥负气，不拘小节，二人多所异同。琪内结赵岩、张汉杰等为助，以故顷言多沮。顷尝掩摭其过。琪所私吏当得试官，琪改试为守，为顷所发，末帝大怒，欲窜逐之，而岩等救解，乃得罢为太子少保。

唐庄宗灭梁，得琪，欲以为相，而梁之旧臣多嫉忌之，乃以为太常卿。迁吏部尚书。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师乏食尤甚，庄宗以硃书御札诏百僚上封事。琪上书数千言，其说漫然无足取，而庄宗独称重之，遂以为国计使。方欲以为相，而庄宗崩。明宗入洛阳，群臣劝进，有司具仪，用枢前即位故事。

霍彦威、孔循等请改国号，绝土德。明宗武君，不晓其说，问何谓改号，对曰：“庄宗受唐锡姓为宗属，继昭宗以立，而号国曰唐。今唐天命已绝，宜改号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群臣，群臣依违不决。琪议曰：“殿下宗室之贤，立功三世，今兴兵向阙，以赴难为名，而欲更易统号，使先帝便为路人，则莹然梓宫，何所依往！”明宗以为然，乃发丧成服，而后即位。以琪为御史中丞。

自唐末丧乱，朝廷之礼坏，天子未尝视朝，而入阁之制亦废。常参之官日至正衙者，传闻不坐即退，独大臣奏事，日一见便殿，而侍从内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诏群臣，五日一随宰相入见内殿，谓之起居。琪以谓非唐故事，请罢五日起居，而复朔望入阁。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数见群臣也，不可罢。而朔望入阁可复。”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日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阁。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阁。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阁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随以入见，故谓之入阁。然衙，朝也，其礼尊；阁，宴见也，其事杀。自乾符已后，因乱礼阙，天子不能日见群臣而见朔望，故正衙常日废仗，而朔望入阁有仗，其后习见，遂以入阁为重。至出御前殿，犹谓之入阁，其后亦废，至是而复。然有司不能讲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见中兴殿，便殿也，此入阁之遗制，而谓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谓之入阁，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阁有待制、次对官论事，而内殿起居，一见而退，欲有言者，无由自陈，非所以数见群臣之意也。”明宗乃诏起居日有言事者，许出行自陈。又诏百官以次转对。

是时，枢密使安重诲专权用事，重诲前驱过御史台门，殿

直马延误冲之，重诲即台门斩延而后奏。琪为中丞，畏重诲不敢弹纠，又惧谏官论列，乃托宰相任圜先白重诲而后纠，然犹依违不敢正言其事。豆卢革等罢相，任圜议欲以琪为相，而孔循、郑珣沮之，乃止。迁尚书右仆射。琪以状申中书，言《开元礼》“仆射上事日，中书、门下率百官送上。”中书下太常，礼院言无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复举上仪，皆不可。

明宗讨王都，已破定州，自汴还洛，琪当率百官至上东门，而请至偃师奉迎，其奏章言“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城”，坐误以定州为真定，罚俸一月。霍彦威卒，诏琪撰神道碑文。彦威故梁将，而琪故梁相也，叙彦威在梁事不曰伪，为冯道所驳。

琪为人重然诺，喜称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负。既贵，乃刻牙版为金字曰“前乡贡进士李琪”，常置之坐侧。为人少持重，不知进退，故数为当时所沮。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六十。

郑珣

郑珣，唐宰相繁之诸孙也。其父徽，为河南尹张全义判官。珣少依全义居河南，举进士数不中，全义以珣属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时，为监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补阙。梁诸大臣以全义故数荐之，累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奉旨。末帝时，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唐庄宗自郢州入汴，末帝闻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为，与李振、敬翔等相持恸哭，因召珣问计安出，珣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问其策如何，珣曰：“愿得陛下传国

宝驰入唐军，以缓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帝曰：“事急矣，宝固不足惜，顾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俯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于是左右皆大笑。庄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谒道左。贬莱州司户参军，量移曹州司马。张全义为言于郭崇韬，复召为太子宾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圜为相，而安重诲以圜新进，不欲独相之，以问枢密使孔循。循尝事梁，与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谨慎而长者，乃拜珏平章事。

明宗幸汴州，六军家属自洛迁汴，而明宗又欲幸鄴都，军士愁怨，大臣颇为言。明宗不省，上下汹汹，转相动摇，独珏称赞，以为当行。赵凤极言于安重诲，重诲惊惧，入见明宗切谏，乃诏罢其行。而珏又称赞之，以为宜罢。珏在相位既碌碌无所为，又病聋，孔循罢枢密使，珏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职。明宗数留之，珏章四上，乃拜左仆射致仕，赐郑州庄一区。卒，赠司空。

李愚

李愚，字子晦，渤海无棣人也。愚为人谨重寡言，好学，为古文。沧州节度使卢彦威以愚为安陵主簿，丁母忧解去。后游关中，刘季述幽昭宗于东内，愚以书说韩建，使图兴复，其言甚壮。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阳。举进士、宏词，为河南府参军。白马之祸，愚复去之山东，与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经术事梁末帝为侍讲，数称荐愚，愚由此得召。久之，拜左拾遗、崇政院直学士。

衡王友谅，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独愚长揖，末帝以责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独揖，可乎？”愚曰：“陛

下以家人礼见之，则拜宜也。臣于王无所私，岂宜妄有所屈？
“坐言事忤旨，罢为邓州观察判官。

唐庄宗灭梁，愚朝京师，唐诸公卿素闻愚学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学士。魏王继岌伐蜀，辟愚都统判官。蜀道阻险，议者以谓宜缓师待变而进，招讨使郭崇韬以决于愚，愚曰：“王衍荒怠，乱国之政，其人厌之。乘其仓卒，击其无备，其利在速，不可缓也。”崇韬以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灭蜀。初，军行至宝鸡，招讨判官陈义称疾请留，愚厉声曰：“陈义见利则进，知难则止。今大军涉险，人心易摇，正可斩之以徇。”由是军中无敢言留者。

明宗即位，累迁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为宰相冯道、赵凤草加恩制，道鄙其辞，罢为太常卿。任圜罢相，乃拜愚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愚为相，不治第宅，借延宾馆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视之，见其败毯敝席，四壁萧然，明宗嗟叹，命以供帐物赐之。

潞王反，犯京师，愍帝夜出奔。明日，愚与冯道至端门，闻帝已出，而硃弘昭、冯赟皆已死，愚欲至中书候太后进止，道曰：“潞王已处处张榜招安，今即至矣，何可俟太后旨也？”乃相与出迎。废帝入立，罢道出镇同州，以刘昫为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刚介，动辄违戾。昫与冯道姻家，愚数以此诮昫，两人遂相诟，乃俱罢。愚守左仆射。

是时，兵革方兴，天下多事，而愚为相，欲依古以创理，乃请颁《唐六典》示百司，使各举其职，州县贡士，作乡饮酒礼，时以其迂阔不用。愍帝即位，有意于治，数召学士，问以时事，而以愚为迂，未尝有所问。废帝亦谓愚等无所事，常目宰相曰：“此粥饭僧尔！”以谓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卢导

卢导，字熙化，范阳人也。唐末举进士，为监察御史。唐亡事梁，累迁左司郎中、侍御史知杂事，以病免。唐明宗时，召拜右谏议大夫，迁中书舍人。潞王从珂自凤翔以兵犯京师，愍帝出奔于卫州。宰相冯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宫寺，将出迎潞王于郊，京师大恐，都人藏窜，百官久而不集，惟导与舍人张昭先至。冯道请导草笺劝进，导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劝进之事，岂可轻议哉！”道曰：“劝进其可已乎？”导曰：“今天子蒙尘于外，遽以大位劝人，若潞王守节不回，以忠义见责，其将何辞以对？且上与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诣宫门，取太后进止。”语未终，有报曰：“潞王至矣。”京城巡检使安从进催百官班迎，百官纷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阳门外，道又促导草笺，导对如初。李愚曰：“吾辈罪人，卢舍人言是也。”导终不草笺。导后事晋为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颢

司空颢，贝州清阳人也。唐僖宗时，举进士不中，后去为罗绍威掌书记。绍威卒，入梁为太府少卿。杨师厚镇天雄，颢解官往依之。师厚卒，贺德伦代之。张彦之乱，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诋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辞，又为兵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笔。彦怒，推正言下榻，诟曰：“钝汉辱我！”顾书吏

问谁可草奏者，吏即言颀罗王时书记，乃驰骑召之。颀为乱兵劫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见彦长揖，神气自若，挥笔成文，而言甚浅鄙，彦以其易晓，甚喜，即给以衣服仆马，遂以为德伦判官。德伦以魏博降晋，晋王兼领天雄，仍以颀为判官。梁、晋相距河上，常以颀权军府事。颀为郭崇韬所恶，崇韬数言其受赂。都虞候张裕多过失，颀屡以法绳之。颀有侄在梁，遣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谓通书于梁。庄宗族杀之。

杂传第四十三

刘昫

刘昫，涿州归义人也。昫为人美风仪，与其兄暄、弟皞，皆以好学知名燕、蓟之间。后为定州王处直观察推官。处直为子都所囚，昫兄暄亦为怨家所杀，昫乃避之沧州。唐庄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为翰林学士，明宗时，累迁兵部侍郎居职。明宗素重昫而爱其风韵，迁端明殿学士。长兴三年，拜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昫诣中兴殿门谢，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谢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学士拜相，当时以此为荣。废帝入立，迁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监修国史。

初，废帝入，问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数几何？”玫言：“其数百万。”及责以赏军而无十一，废帝大怒，罢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计文簿，核其虚实，残租积负悉蠲除之。往时吏幸积年之负盖而不发，因以把持州县求贿赂，及昫一切蠲除，民间欢然以为德，而三司吏皆沮怨。先是，冯道与昫为姻家而同为相，道罢，李愚代之。愚素恶道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诮昫曰：“此公亲家翁所为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刚介，遂相诋诟。相府史吏恶此两人刚直，因共扬言，其事闻，废帝并罢之，以昫为右仆射。是时，三司诸吏提印聚立月华门外，闻宣麻罢昫相，皆欢呼相贺曰：“自此我曹快活矣！”

昫在相位，不习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俭以故事当为礼仪使，居俭辞以祖讳蠡。冯道改居俭秘书监，居俭怏怏失职。中书舍人李详为居俭诰词，有“闻名心惧”之语，昫辄易曰“有耻且格”。居俭诉曰：“名讳有令式，予何罪也？”当时闻者皆传以为笑。及为仆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台吏引仆射立中丞御史下，昫诘吏以故事，自宰相至台省皆不能知。是时，冯道罢相为司空。自隋、唐以来，三公无职事，不特置，及道为司空，问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俟台官、两省入而后入，宰相出则随而出。至昫为仆射，自以由宰相罢，与道同，乃随道出入，有司不能弹正，而议者多窃笑之。

晋高祖时，张从宾反，杀皇子重义于洛阳，乃以昫为东都留守，判盐铁。开运中，拜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判三司。契丹犯京师，昫以目疾罢为太保，是岁卒，年六十。

卢文纪

卢文纪，字子持，其祖简求，为唐太原节度使，父嗣业，官至右补阙。文纪举进士，事梁为刑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唐明宗时，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台参，吏白诸道进奏官贺，文纪问：“当如何？”吏对曰：“朝廷在长安时，进奏官见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诸侯强盛，贡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镇，假借邸吏，大夫、中丞上事，进奏官至客次通名，劳以茶酒而不相见，相传以为故事。”文纪曰：“吾虽德薄，敢隳旧制？”因遣吏谕之。进奏官奋臂喧然欲去，不得已入见，文纪据床端笏，台吏通名赞拜，既出，恚怒不自胜，诉

于枢密使安重诲。重诲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诉于朝。”即相率诣阁门求见以壮诉。明宗问宰相赵凤：“进奏吏比外何官？”凤曰：“州县发递知后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尔，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纪又请悉复中外官校考法，将相天子自书之，诏虽施行，而官卒不考。岁馀，迁工部尚书。

文纪素与宰相崔协有隙，协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纪以鄴与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参上，文纪不见之，因请连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纪即出视事，鄴因醉忿自经死，文纪坐贬石州司马。久之，为秘书监、太常卿。奉使于蜀，过凤翔。时废帝为凤翔节度使，文纪为人形貌魁伟、语音琅然，废帝奇之。后废帝入立，欲择宰相，问于左右，左右皆言：“文纪及姚顛有人望。”废帝因悉书清望官姓名内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箸挟之，首得文纪，欣然相之，乃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是时，天下多事，废帝数以责文纪。文纪因请罢五日起居，复唐故事，开延英，冀得从容奏议天下事。废帝以谓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见群臣也，不可罢，而便殿论事，可以从容，何必延英。因诏宰相有事，不以时诣阁门请对。晋高祖起太原，废帝北征，过拜徽陵，休仗舍，顾文纪曰：“吾自凤翔识卿，不以常人为待，自卿为相，询于舆议，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纪惶恐谢罪。废帝至河阳，文纪劝帝扼桥自守，不听。晋高祖入立，罢为吏部尚书，累迁太子太师，致仕。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赠司徒。

马胤孙

马胤孙，字庆先，棣州商河人也。为人懦弱，少好学，学韩愈为文章。举进士，为唐潞王从珂河中观察支使。从珂为杨彦温所逐，罢居于京师里第，胤孙从而不去。从珂为京兆尹，徙镇凤翔，胤孙常从之，以为观察判官。潞王将举兵反，与将吏韩昭胤等谋议已定，召胤孙告之曰：“受命移镇，路出京师，何向为便？”胤孙曰：“君命召，不俟驾。今大王为国宗属，而先帝新弃天下，临丧赴镇，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愚，然从珂心独重之。废帝入立，以为户部郎中、翰林学士。久之，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胤孙不通世务，故事多壅塞。是时，冯道罢匡国军节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已来无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议者纷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职也，当参与大政，而宰相卢文纪独以谓司空之职，祭祀扫除而已。胤孙皆不能决。时刘昫亦罢相为仆射，右散骑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当在仆射前。”胤孙责御史台检例，台言：“故事无所见，据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胤孙即判台状施行，刘昫大怒。崔居俭扬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语，是朝廷无解语人也！且仆射师长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修敬，而常侍在南宫六卿之下，况仆射乎？昭序痴儿，岂识事体？”朝士闻居俭言，流议稍息。胤孙临事多不能决，当时号为“三不开”，谓其不开口以论议，不开印以行事，不开门以延士大夫也。晋兵起太原，废帝至河阳，是时势已危迫，胤孙自洛来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言，胤孙献绫三百匹而已。晋高祖入立，罢归田里。

胤孙既学韩愈为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说，及罢归，乃反学佛，撰《法喜集》、《佛国记》行于世。时人诮之曰：“佞清泰不彻，乃来佞佛。”清泰，废帝年号也。人有戏胤孙曰：“公素慕韩愈为人，而常诵傅奕之论，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

佞佛邪？”胤孙答曰：“岂知非佛佞我也？”时人传以为笑。后以太子宾客分司居于洛阳，周广顺中卒。胤孙卒后，其家婢有为胤孙语者。初，崔协为明宗相，在位无所发明，既死，而有降语其家，胤孙又然。时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后语”云。

姚顛

姚顛，字百真，京兆长安人也。少蠢，不修容止，时人莫之知，中条山处士司空图一见以为奇，以其女妻之。举进士，事梁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唐庄宗灭梁，贬复州司马，已而以为左散骑常侍兼吏部侍郎、尚书左丞。废帝欲择宰相，选当时清望官知名于世者，得卢文纪及顛，乃拜顛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顛为人仁恕，不知钱陌铢两之数，御家无法，在相位齷齪无所为。唐制吏部分为三铨，尚书一人曰尚书铨，侍郎二人曰中铨、东铨。每岁集以孟冬三旬，而选尽季春之月。天成中，冯道为相，建言：“天下未一，选人岁才数百，而吏部三铨分注，虽曰故事，其实徒繁而无益。”始诏三铨合为一，而尚书、侍郎共行选事。至顛与卢文纪为相，复奏分铨为三。而循资、长定旧格，岁久多舛，因增损之。选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诉不逊，顛等无如之何，废帝为下诏书禁止。晋高祖立，罢顛为户部尚书。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无馀货，尸不能敛，官为赙赠乃能敛，闻者哀怜之。

刘岳

刘岳，字昭辅，洛阳人也。唐民部尚书政会之八代孙，崇龟、崇望其诸父也。岳名家子，好学，敏于文辞，善谈论。举进士，事梁为左拾遗、侍御史。末帝时，为翰林学士，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贬均州司马，复用为太子詹事。唐明宗时，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输硃胶纸轴钱然后给，其品高者则赐之，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而无告身。五代之乱，因以为常，官卑者无复给告身，中书但录其制辞，编为敕甲。岳建言，以谓“制辞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训诫，而受官者既不给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诏也。请一切赐之。”由是百官皆赐告身，自岳始也。

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道闻之大怒，徙岳秘书监。其后李愚为相，迁岳太常卿。

初，郑馀庆尝采唐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当时家人之礼，为《书仪》两卷。明宗见其起复、冥昏之制，叹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风俗，且无金革之事，起复可乎？婚，吉礼也，用于死者可乎？”乃诏岳选文学通知古今之士，共删定之。岳与太常博士段颢、田敏等增损其书，而其事出鄙俚，皆当时家人女子传习所见，往往转失其本，然犹时有《礼》之遗制。其后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礼亲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说，尤为不经。公卿之家，颇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讹谬可笑，其类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赠吏部尚书。子温叟。

呜呼，甚矣，人之好为礼也！在上者不以礼示之，使人不见其本，而传其习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乱，不暇于礼久矣！明宗武君，出于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礼。而岳等皆当时儒者，卒无所发明，但因其书增损而已。然其后世士庶吉凶，皆取岳书以为法，而十又转失其三四也，可胜叹哉！

马缜

马缜，不知其世家，少举明经，又举宏词。事梁为太常少卿，以知礼见称于世。唐庄宗时，累迁中书舍人、刑部侍郎、权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继唐太祖、庄宗而不立亲庙。缜言：“汉诸侯王入继统者，必别立亲庙，光武皇帝立四庙于南阳，请如汉故事，立庙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议，礼部尚书萧顷等请如缜议。宰相郑珣等议引汉桓、灵为比，以谓灵帝尊其祖解渎亭侯淑为孝元皇，父苒为孝仁皇，请下有司定谥四代祖考为皇，置园陵如汉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议汉桓帝尊祖为孝穆皇帝，父为孝崇皇帝。缜以谓孝穆、孝崇有皇而无帝，惟吴孙皓尊其父和为文皇帝，不可以为法。右仆射李琪等议与缜同。明宗诏曰：“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沿乐，惟皇与帝，异世殊称。爰自嬴秦，已兼厥号，朕居九五之位，为亿兆之尊，奈何总二名于眇躬，惜一字于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于中书，各陈所见。李琪等请尊祖称为皇帝，曾高为皇。宰相郑珣合群议奏曰：“礼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损有益。今议者引古，以汉为据，汉之所制，夫复何依？开元时，尊皋陶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皆立庙京师，此唐家故事也。

臣请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诏旨，而立庙京师。”诏可其加帝，而立庙应州。

刘岳修《书仪》，其所增损，皆决于缙。缙又言：“缙麻丧纪，所以别亲疏，辨嫌疑。《礼》，叔嫂无服，推而远之也。唐太宗时，有司议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给假为大功九月，非是。”废帝下其议，太常博士段颢议“嫂服给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与礼异者非一，而丧服之不同者五。《礼》，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婿外甥皆服缙，令皆小功。礼、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赞善大夫赵咸又议曰：“丧，与其易也，宁戚。《仪礼》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义，各有所当。据《礼》为兄之子妻服大功，今为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轻重失其伦也。以名则兄子之妻疏，因尊则嫂非卑，嫂服大功，其来已久。令，国之典，不可灭也。”司封郎中曹琛，请下其议，并以《礼》、令之违者定义。诏尚书省集百官议。左仆射刘昫等议曰：“令于丧服无正文，而嫂服给大功假，乃假宁附令，而敕无年月，请凡丧服皆以《开元礼》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缙始也。

缙明宗时尝坐覆狱不当，贬绥州司马。复为太子宾客，迁户部、兵部侍郎。卢文纪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国子祭酒。卒，年八十，赠兵部尚书。

崔居俭

崔居俭，清河人也。祖蠡、父莒皆为唐名臣。居俭美文辞，风骨清秀，少举进士。梁贞明中，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唐庄宗时，为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后魏、隋、

唐与卢、郑皆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至其后世子孙，专以门望自高，为世所嫉。明宗崩，居俭以故事为礼仪使，居俭以祖讳蠡，辞不受，宰相冯道即徙居俭为秘书监。居俭历兵、吏部侍郎、尚书左丞、户部尚书。晋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赠右仆射。居俭拙于为生，居显官，衣常乏，死之日贫不能葬，闻者哀之。

崔棹

崔棹，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为刑部郎中。棹少好学，颇涉经史，工于文辞。遭世乱，寓居于滑台，不游里巷者十馀年，人罕识其面。梁贞明三年，举进士甲科，开封尹王瓚辟掌奏记。棹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药，曰：“死生有命，何用药为？”棹屡进医药，不纳。每宾客问疾者，棹辄迎拜门外，泣涕而告之，涿终不服药而卒。棹居丧哀毁，服除，唐明宗以为监察御史，不拜，逾年再命，乃拜。累迁都官郎中、翰林学士。

晋高祖时，以户部侍郎为学士承旨，权知天福二年贡举。初，棹为学士，尝草制，为宰相桑维翰所改。棹以唐故事学士草制有所改者当罢职，乃引经据争之，维翰颇不乐。而棹少专于文学，不能莅事，维翰乃命棹知贡举，棹果不能举职。时有进士孔英者，素有丑行，为当时所恶。棹既受命，往见维翰，维翰素贵，严尊而语简，谓棹曰：“孔英来矣。”棹不谕其意，以谓维翰以孔英为言，乃考英及第，物议大以为非，即罢学干，拜尚书左丞，迁太常卿。

五年，高祖诏太常复文武二舞，详定正、冬朝会礼及乐章。

自唐末之乱，礼乐制度亡失已久，柷与御史中丞窦贞固、刑部侍郎吕琦、礼部侍郎张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会朝崇元殿，廷设宫县，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进贤，黄纱袍，白中单，白练衽盖裆，白布大口袴，革带履。左执籥，右秉翟。执籥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绯丝布大袖、绣裆甲金饰，白练衽盖，锦腾蛇起梁带，豹文大口袴，乌靴。左执干，右执戚。执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负以熊豹，以象百兽率舞。按设羽葆鼓一，大鼓一，金罍一。歌、箫、笳各二人。王公上寿，天子举爵，奏《玄同》；三举，登歌奏《文同》；举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礼毕，高祖大悦，赐柷金帛，群臣左右睹者皆嗟叹之。然礼乐废久，而制作简缪，又继以龟兹部《霓裳法曲》，参乱雅音，其乐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贾、州县避役之人，又无老师良工教习。明年正旦，复奏于廷，而登歌发声悲离烦慙，如《薤露》、《虞殡》之音，舞者行列进退，皆不应节，闻者皆悲愤。其年高祖崩。柷以风痹改太子宾客分司西京以卒。

开运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废二舞。明年，契丹灭晋，耶律德光入京师，太常请备法驾奉迎，乐工教习鹵簿鼓吹，都人闻者为之流涕焉。

李恽

李恽，京兆人也。少好学，颇工文辞。唐末举进士，为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唐亡，事梁为监察御史，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梁亡，责授怀州司马，遇赦量移，稍迁卫尉少

卿。天成中，复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累迁尚书右丞承旨。时右散骑常侍张文宝知贡举，所放进士，中书有覆落者，乃请下学士院作诗赋为贡举格，学士窦梦徵、张砺等所作不工，乃命恽为之，恽笑曰：“年少举进士登科，盖偶然尔。后生可畏，来者未可量，假令予复就礼部试，未必不落第，安能与英俊为准格？”闻者多其知体。后迁刑部尚书分司洛阳，卒，年七十馀。

杂传第四十四

和凝

和凝，字成绩，郢州须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尧为唐监察御史，其后世遂不复宦学。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节，然独好礼文士，每倾赏以交之，以故凝得与之游。而凝幼聪敏，形神秀发。举进士，梁义成军节度使贺瑰辟为从事。瑰与唐庄宗战于胡柳，瑰战败，脱身走，独凝随之，反顾见凝，麾之使去。凝曰：“丈夫当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尔，岂可去也！”已而一骑追瑰几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杀之，瑰由此得免。瑰归，戒其诸子曰：“和生，志义之士也，后必富贵，尔其谨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迁主客员外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知贡举。是时，进士浮薄，喜为喧哗以动主司。主司每放榜，则围之以棘，闭省门，绝人出入以为常。凝彻棘开门，而士皆肃然无哗，所取皆一时之秀，称为得人。晋初，拜端明殿学士，兼判度支，为翰林学士承旨。高祖数召之，问以时事，凝所对皆称旨。天福五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高祖将幸鄴，而襄州安从进反迹已见。凝曰：“陛下幸鄴，从进必因此时反，则将奈何？”高祖曰：“卿将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夺人也。请为宣敕十馀通，授之郑王，有急则命将击之。”高祖以为然。是时，郑王为开封尹，留不

从幸，乃授以宣敕。高祖至鄴，从进果反，郑王即以宣敕命骑将李建崇、焦继勋等讨之。从进谓高祖方幸鄴，不意晋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为神，遂败走。出帝即位，加右仆射，岁馀，罢平章事，迁左仆射。汉高祖时，拜太子太傅，封鲁国公。显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赠侍中。

凝好饰车服，为文章以多为富，有集百馀卷，尝自镂板以行于世，识者多非之。然性乐善，好称道后进之士。唐故事，知贡举者所放进士，以己及第时名次为重。凝举进士及第时第五，后知举，选范质为第五。后质位至宰相，封鲁国公，官至太子太傅，皆与凝同，当时以为荣焉。

赵莹

赵莹，字玄辉，华州华阴人也。为人纯厚，美风仪。事梁将康延孝为从事。晋高祖为保义军节度使，以莹掌书记，自是徙镇常以莹从。高祖将起兵太原，以问诸将吏，将吏或赞成之，莹独惧形于色，劝高祖毋反。高祖虽不用其言，心甚爱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拜中书令。出为晋昌军节度使、开封尹。是时，出帝童昏，冯玉、李彦韬等用事，与桑维翰争权，乃共谮去之，以莹柔而易制，故复引以为相。契丹灭晋，莹从出帝北徙虜中，莹事兀欲为太子太保。周太祖时，与契丹通好，遣尚书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莹于幽州，莹见敏悲不自胜。莹子易则、易从。当其徙而北也，与易从俱，而易则留事汉，官至刑部郎中。后莹病将卒，告于契丹，愿以尸还中国，契丹许之。及卒，遣易从护其丧南归。太祖怜之，赠莹太傅，葬于华阴。

冯玉

冯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举进士不中。冯贲为河东节度使，辟为推官。入拜监察御史，累迁礼部郎中，为盐铁判官。晋出帝纳玉姊为后，玉以后戚知制诰，拜中书舍人。玉不知书，而与殷鹏同为舍人，制诰常遣鹏代作。顷之，玉出为颍州团练使，拜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迁枢密使、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时，出帝童昏，冯皇后用事，军国大务，一决于玉。玉尝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授，以俟玉决。玉除中书舍人卢价为工部侍郎，桑维翰以价资望浅为不可，由是与维翰有隙，维翰由此罢相。玉为相，四方贿，积货巨万。契丹灭晋，张彦泽先以兵入京师，兵士争先入玉家，其货一夕而尽。明日见彦泽，犹谄笑，自言愿得持晋玉玺献契丹，以冀恩奖。彦泽不纳。出帝之北，玉从入契丹，契丹以为太子太保。周广顺三年，其子杰自契丹逃归，玉惧，以忧卒。

卢质

卢质，字子微，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勋郎中。质幼聪惠，善属文。事唐为秘书郎，丁母忧，解职。后去游太原，晋王以为河东节度掌书记。质与张承业等定议立庄宗为嗣。庄宗将即位，以质为大礼使，拜行台礼部尚书。庄宗即位，欲以质为相。质性疏逸，不欲任责，因固辞不受。拜太原尹、北京留守，迁户部尚书、翰林学士。从平梁，权判租庸，迁兵部尚书，后为

学士承旨，仍赐“论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国军节度使。三年，拜兵部尚书，判太常卿事。历镇河阳、横海。

初，梁已篡唐，封哀帝为济阴王，既而杀之，瘞于曹州。同光三年，庄宗将议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垆，稍广其封，以时荐飧而已。质乃建议立庙追谥，谥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质奉册立庙于曹州。而议者以谓辉王不幸为贼臣所立，而昭宗、何皇后皆为梁所弑，遂以亡国，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称，且立庙称宗而不入太庙，皆非是。共以此非质，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去庙号。

秦王从荣坐谋反诛，质以右仆射权知河南府事。废帝反凤翔，愍帝发兵诛之，竭帑藏以厚赏，而兵至凤翔皆叛降。废帝悉将而东，事成许以重赏，而军士皆过望。废帝入立，有司献籍数甚少，废帝暴怒。自诸镇至刺史，皆进钱帛助国用，犹不足，三司使王玫请率民财以佐用。乃使质与玫等共议配率，而贫富不均，怨讼并起，囚系满狱。六七日间，所得不满十万。废帝患之，乃命质等借民屋课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晋高祖入立，质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吕琦

吕琦，字辉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兗，为横海军节度判官。节度使刘守文与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败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兗为谋主。已而延祚又为守光所败，兗见杀。守光怒兗，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见执，将就刑，兗故客赵玉

给其监者曰：“此吾弟也。”监者信之，纵琦去。玉与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负之而行，逾数百里，变姓名，乞食于道，以免。

琦为人美风仪，重节概，少丧其家，游学汾、晋之间。唐庄宗镇太原，以为代州军事推官。后为横海赵德钧节度推官，入为殿中侍御史。明宗时，为驾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河阳主藏吏盗所监物，下军巡狱，狱吏尹训纳赂反其狱，其冤家诉于朝，下御史台按验，得训赃状，奏摄训赴台。训为安重诲所庇，不与，琦请不已，训惧自杀，狱乃辨，蒙活者甚众。岁馀，迁礼部郎中、史馆修撰。

长兴中，废帝失守河中，罢居清化坊，与琦同巷，琦数往过之。后废帝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诰、给事中、枢密院直学士、端明殿学士。是时，晋高祖镇河东，有二志，废帝患之，琦与李崧俱备顾问，多所裨画。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为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时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秃馁、薊刺等助都，而为赵德钧、王晏球所败，秃馁见杀，薊刺等皆送京师。其后契丹数遣使者求薊刺等，其辞甚卑恭，明宗辄斩其使者不报。而东丹王又亡入中国，契丹由此数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势，不如与契丹通和，如汉故事，岁给金帛，妻之以女，使强藩大镇顾外无所引援，可弭其乱心。”崧以琦语语三司使张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纾国患，岁费县官十数万缗，责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废帝大喜，佗日以琦等语问枢密直学士薛文遇，文遇大以为非，因诵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之诗，以诮琦等。废帝大怒，急召崧、琦等问和戎计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为国计，非与契丹求利于中国也。”帝即发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弃之夷狄，金帛所以养士而捍国也，又输

以资虏，可乎？”崧等惶恐拜谢，拜无数，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吕琦强项，肯以人主视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顷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虽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赐酒一卮而遣之，其议遂寝。因迁琦御史中丞，居数月，复为端明殿学士。其后晋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为助，遂以亡唐。琦事晋为秘书监，累迁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

赵玉仕至职方员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亲尝药扶侍，及卒，为其家主办丧葬。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学，如己子，后举进士及第云。琦有子馀庆、端。

薛融

薛融，汾州平遥人也。少以儒学知名，唐明宗时为右补阙，直弘文馆。晋高祖镇太原，融为观察判官。高祖徙郢，欲据太原拒命，延见宾佐，问以可否，而坐中或赞成之，或恐惧不敢言，融独从容对曰：“融本儒生尔，军旅之事，未尝学也，进退存亡之理，岂易言哉！”高祖不之责也。高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累拜左谏议大夫，迁中书舍人。融曰：“文辞非臣所长也。”遂辞不拜。时诏修洛阳大内，融上疏切谏，高祖褒纳其言，即诏罢其役。迁御史中丞，改尚书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泽

何泽，广州人也。父鼎，唐末为容管经略使。泽少好学，长于歌诗。举进士，为洛阳令。唐庄宗好畋猎，数践民田，泽乃潜身伏草间伺庄宗，当马谏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敛疲民以给军食。今田将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赋，吏以何督民耕？陛下不听臣言，愿赐臣死于马前，使后世知陛下之过。”庄宗大笑，为之止猎。拜仓部郎中。明宗时，数上书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屡言不听；泽伏阁切谏，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馆修撰。泽外虽直言，而内实邪佞，尝于内殿起居，班退，独留，以笏叩颡，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闻者皆哂之。

五代之际，民苦于兵，往往因亲疾以割股，或既丧而割乳庐墓，以规免州县赋役。户部岁给蠲符，不可胜数，而课州县出纸，号为“蠲纸”。泽上书言其敝，明宗下诏悉废户部蠲纸。

泽与宰相赵凤有旧，数私于凤，求为给谏。凤薄其为人，以为太常少卿。敕未出而泽先知之，即称新官上章自诉。章下中书，凤等言：“泽未拜命而称新官，轻侮朝廷，请坐以法。”乃以太仆少卿致仕，居于河阳。泽时年已七十，尚希仕进，即遣婢宜子诣阍上章言事，请立秦王为皇太子。秦王素骄，多不轨，遂成其祸，由泽而始。晋高祖入立，召为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

王权

王权，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仆射起之曾孙。父莒，官至右司郎中。权举进士，为右补阙。唐亡，事梁为职方员外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累迁御史中丞。唐庄宗灭梁，贬权随州司

马。起为右庶子，累迁户部尚书。晋高祖时为兵部尚书。是时，高祖以父事契丹，权当奉使，叹曰：“我虽不才，安能稽顙于穹庐乎？”因辞不行，坐是停任。逾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入，赠左仆射。

史圭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为人明敏好学。为宁晋、乐寿县令，有善政，县人立碑以颂之。郭崇韬镇成德，辟为从事。明宗时，为尚书郎。安重诲为枢密使，荐圭直学士。故事，直学士职虽清，而承领文书，参掌庶务，与判官无异。重诲素不知书，倚圭以备顾问，始白许圭升殿侍立。枢密直学士升殿自圭始。改尚书右丞，判吏部铨事。重诲败死，圭出为贝州刺史。罢归常山，闭门绝人事，出入闾里乘輜軿车。晋高祖立，召拜刑部侍郎、盐铁副使，迁吏部侍郎，分知铨事，有能名。以疾罢，卒于常山。

龙敏

龙敏，字欲讷，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摄参军。刘守光乱，敏避之沧州，遂客于梁，久不调。敏素善冯道，道为唐庄宗从事，乃潜往依之。监军张承业谓道曰：“闻子有客，可与俱来。”道以敏见承业，承业辟敏监军巡官，使掌奏记。庄宗即位，召拜司门员外郎。敏父咸式，年七十馀，而其祖父年九

十馀，皆在鄴，敏乃求为兴唐尹，事祖、父以孝闻。丁母忧，去职。赵在礼反，逼敏起视事。明宗即位，在礼镇沧州，敏乃复得居丧。服除，累拜兵部侍郎。冯赧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赧入为枢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时，晋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废帝在怀州，赵德钧父子有异志，张敬达屯于晋安，势甚危急。废帝问计从臣，敏曰：“晋所恃者契丹也。东丹王失国之君，今在京师，若以兵送东丹自幽州而入西楼，契丹且有内顾之忧，何暇助晋？晋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谓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钧。德钧为将，守城婴堑，笃励健儿而已。使其当大敌，奋不顾身，非其能也。况有异志乎？今闻驾前之马，犹有五千，愿得壮者千匹，健兵千人，与勇将郎万金，自平遥沿山冒虏中而趋官砦，且战且行，得其半达，则事济矣！”懿为言之废帝，废帝莫能用。然人皆壮其大言。历晋为太常卿，使于吴越。是时，使吴越者，见吴越王皆下拜，敏独揖之。还，迁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痲发于首卒，赠右仆射。

杂传第四十五

李崧

李崧，深州饶阳人也。崧幼聪敏，能文章，为镇州参军。唐魏王继岌为兴圣宫使，领镇州节度使，以推官李堯掌书记。崧谓掌书吕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书奏之职，非堯所当。”柔私使崧代为之，以示卢质、冯道，道等皆以为善。乃以崧为兴圣宫巡官，拜协律郎。继岌与郭崇韬代蜀，以崧掌书记。继岌已破蜀，刘皇后聪谗者言，阴遣人之蜀，教继岌杀崇韬，人情不安。崧入见继岌曰：“王何为作此危事？诚不能容崇韬，至洛诛之何晚？今远军五千里，不见咫尺之诏杀大臣，动摇人情，是召乱也。”继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书吏三四人，登楼去梯，夜以黄纸作诏书，倒用都统印，明旦告谕诸军，人心乃定。

师还，继岌死于道。崧至京师，任圜判三司，用崧为盐铁判官，以内忧去职还乡里。服除，范延光居镇州，辟崧掌书记。延光为枢密使，崧拜拾遗，直枢密院。累迁户部侍郎、端明殿学士。长兴中，明宗春秋高，秦王从荣多不法，晋高祖为六军副使，惧祸及，求出外籓。是时，契丹入雁门，明宗选将以捍太原，晋高祖欲之。枢密使范延光、赵延寿等议将，久不决，明宗怒甚，责延寿等，延寿等惶恐，欲以康义诚应选，崧独曰：“太原，国之北门，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从崧议。

晋高祖深德之，阴遣人谢崧曰：“为浮屠者，必合其尖。”盖欲使崧终始成己事也。其后晋高祖以兵入京师，崧窜匿伊阙民家，晋高祖召为户部侍郎，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丁内艰，起复。

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与冯玉对掌枢密。是时，晋兵败契丹于阳城，赵延寿在幽州，诈言思归以诱晋兵，崧等信之。初，汉高祖在晋，掌亲军，为侍卫都指挥使，与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汉高祖耻之，怒不肯谢，晋高祖遣和凝谕之，乃谢。其后汉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为侍卫使，崧亦数称重威之材，于是汉高祖以崧为排己，深恨之。崧又信延寿之诈以为然，卒以重威将大兵，其后败于中渡，晋遂以亡。

契丹耶律德光犯京师，德光素闻延寿等称崧为人，及入京师，谓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师。契丹北还，命崧以族俱行，留之镇州。其后麻荅弃镇州，崧与冯道等得还。高祖素不悦崧，又为怨者谮之，言崧为契丹所厚，故崧遇汉权臣，常惕惕为谦谨，莫敢有所忤。

汉高祖入京师，以崧第赐苏逢吉，崧家遭乱，多埋金宝，逢吉悉有之。而崧弟屿、义与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为夺我第。崧又以宅券献逢吉，逢吉尤不喜。汉法素严，杨邠、史弘肇多滥刑法。屿仆葛延遇为屿商贾，多干没其货，屿笞责之。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时，高祖将葬睿陵，河中李守贞反。澄乃教延遇告变，言崧与其甥王凝谋因山陵放火焚京师，又以蜡丸书通守贞。逢吉遣人召崧至第，从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托逢吉。逢吉送崧侍卫狱。崧出乘马，从者去，无一人，崧恚曰：“自古岂有不死之人，然亦岂有不亡之国乎！”乃自诬伏，族诛。

崧素与翰林学士徐台符相善，后周太祖入立，台符告宰相

冯道，请诛葛延遇，道以延遇数经赦宥，难之。枢密使王峻闻之，多台符有义，乃奏诛延遇。

李鏐

李鏐，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阳事唐，咸通间为给事中。鏐少举进士，累不中，客河朔间，自称清海军掌书记，谒定州王处直，处直不为礼。乃易其绿衣，更为绯衣，谒常山李弘规，弘规进之赵王王镒，镒留为从事。其后张文礼弑镒自立，遣鏐聘唐庄宗于太原。鏐为人利口敢言，乃阴为庄宗画文礼可破之策。后文礼败，庄宗以鏐为支使。

庄宗即位，拜鏐宗正卿，以李琼为少卿。献祖、懿祖墓在赵州昭庆县，唐国初建，鏐、琼上言：“献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启运陵，请置台令。”县中无赖子自称宗子者百余人，宗正无谱牒，莫能考按。有民诣寺自言世为丹阳竟陵台令，厚赂宗正吏，鏐、琼不复详考，遂补为令。民即持绋幡招置部曲，侵夺民田百馀顷，以谓陵园需地。民诉于官，不能决，以闻。庄宗下公卿博士，问故唐诸帝陵寝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阳在今润州，而竟陵非唐事。鏐不学无知，不足以备九卿。”坐贬司农少卿，出为河中节度副使。

明宗即位，以鏐故人，召还，累迁户部尚书。鏐意颇希大用，尝谓冯道、赵凤曰：“唐家故事，宗室皆为宰相。今天祚中兴，宜按旧典，鏐虽不才，尝事庄宗霸府，识今天子于藩邸，论才较业，何后众人？而久置班行，于诸君安乎？”道等恶其言。后杨溥谋者见鏐言事，鏐谓安重诲曰：“杨溥欲归国久矣，若朝廷遣使谕之，可以召也。”重诲信之，以玉带与谋者使为

信，久而无效，由是贬麟兖州行军司马。

麟与废帝有旧，愍帝时，为兵部尚书，奉使湖南，闻废帝立，喜，以谓必用己为相。还过荆南，谓高从诲曰：“士固有否泰，吾不为时用久矣。今新天子即位，我将用矣！”乃就从诲求宝货入献以为贺，从诲与马红装拂二、猓豸然皮一，因为麟置酒，问其副使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辅之望？”承翰曰：“尚书崔居俭、左丞姚顛，其次太常卢文纪也。”从诲笑顾左右，取进奏官报状示麟顛与文纪皆拜平章事矣。麟惭失色。还，遂献其皮、拂，废帝终不用。

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卢文纪代之，及文纪作相，麟乃求为太常卿。及拜命，中谢曰：“臣叨入相之资。”朝士传以为笑。

麟事晋累迁太子太保。汉高祖即位，拜麟司徒，居数月卒，年八十八，赠太傅。

贾纬

贾纬，镇州获鹿人也。少举进士不中，州辟参军。唐天成中，范延光镇成德，辟赵州军事判官，迁石邑令。纬长于史学。唐自武宗已后无实录，史官之职废，纬采次传闻，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当唐之末，王室微弱，诸侯强盛，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纬所论次多所阙误。而丧乱之际，事迹粗存，亦有补于史氏。晋天福中，为太常博士，非其好也，数求为史职，改屯田员外郎、起居郎、史馆修撰，与修《唐书》。丁内艰，服除，知制诰。累迁中书舍人、谏议大夫、给事中，复为修撰。汉隐帝时，诏与王伸、窦俨等同修晋高祖、出帝、汉高祖实录。

初，桑维翰为相，常恶纬为人，待之甚薄。纬为维翰传，言“继翰死，有银八千铤。”翰林学士徐台符以为不可，数以非纬，纬不得已，更为数千铤。广顺元年，实录成，纬求迁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时，宰相王峻监修国史，纬书日历，多言当时大臣过失，峻见之，怒曰：“贾给事子弟仕宦亦要门阙，奈何历诋当朝之士，使其子孙何以仕进？”言之太祖，贬平卢军行军司马。明年卒于青州。

段希尧

段希尧，河内人也。晋高祖为河东节度使，以希尧为判官。高祖军屯忻州，军中有拥高祖呼万岁者，高祖惶惑，不知所为。希尧劝高祖斩其乱首，乃止。高祖将举兵太原，与其宾佐谋，希尧以为不可，高祖虽不听，然重其为人，不责之也。高祖入立，希尧比诸将吏，恩泽最薄。久之，稍迁谏议大夫，使于吴越。是时，江、淮不通，凡使吴越者皆泛海，而多风波之患。希尧过海，遭大风，左右皆恐惧，希尧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无恐也。”已而风亦止。历莱、怀、棣三州刺史。出帝时，为吏部侍郎，判东、西铨事，累迁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九，赠太子少保。

张允

张允，镇州人也。少事镇州为张文礼参军。唐庄宗讨张文

礼，允脱身降，庄宗系之狱，文礼败，乃出之为魏州功曹。赵在礼辟节度推官，历沧、兖二镇掌书记。入为监察御史，累迁水部员外郎，知制诰。废帝皇子重美为河南尹，掌六军，以允刚介，乃拜允给事中，为六军判官。罢，迁左散骑常侍。晋高祖即位，屡赦天下，允为《驳赦论》以献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胜其祸；无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胜其福。’又汉之吴汉疾笃，帝问汉所欲言。汉曰：‘惟愿陛下无赦尔！’盖行赦不以为恩，不行赦不以为无恩，罚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则降德音而宥过，开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灾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讼者，一有罪而一无罪，若有罪者见舍，则无罪者衔冤。此乃致灾之道，非救灾之术也。至使小人遇天灾，则皆喜而相劝以为恶，曰：‘国将赦矣，必舍我以救灾。’如此，则是教民为恶也。夫天之为道，福善而祸淫。若舍恶人而变灾为福，则是天又喜人为恶也。凡天之降灾，所以警戒人主节嗜欲，务勤俭，恤鳏寡，正刑罚而已。”是时，晋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览之大喜。允事汉为吏部侍郎，隐帝诛戮大臣，京师皆恐，允常退朝不敢还家，止于相国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师，允匿于佛殿承尘，坠而卒，年六十五。

王松

王松，父徽，为唐僖宗宰相。松举进士，后唐时，历刑部郎中，唐末，从事方镇。晋高祖镇太原，辟松节度判官。晋高祖即位，拜右谏议大夫，累拜工部尚书。出帝北迁，萧翰立许王从益于京师，以松为左丞相。汉高祖入洛，先遣人驰诏东京百官尝授伪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台悉敛百官伪敕

焚之。松以手指其胸，引郭子仪自诩，以语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书令也。”闻者笑之。后松子仁宝为李守贞河中支使，守贞反，松以子故上书自陈，高祖怜之，但使解职而已。松有田城东，岁时往来京师，以疾卒。

裴皞

裴皞，字司东，河东人也。裴氏自晋、魏以来，世为名族，居燕者号“东眷”，居凉者号“西眷”，居河东者号“中眷”。皞出于名家，而容止端秀，性刚急，直而无隐。少好学，唐光化中举进士，拜校书郎、拾遗、补阙。事梁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事后唐为礼部侍郎。皞喜论议，每陈朝廷阙失，多斥权臣。改太子宾客，以老拜兵部尚书致仕。晋高祖起为工部尚书，复以老告，拜右仆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太保。

皞以文学在朝廷久，宰相马胤孙、桑维翰，皆皞礼部所放进士也。后胤孙知举，放榜，引新进士诣皞，皞喜作诗曰：“门生门下见门生。”世传以为荣。维翰已作相，尝过皞，皞不迎不送。人或问之，皞曰：“我见桑公于中书，庶寮也；桑公见我于私第，门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为当。

王仁裕

王仁裕，字德辇，天水人也。少不知书，以狗马弹射为乐，年二十五始就学，而为人俊秀，以文辞知名秦、陇间。秦帅辟

为秦州节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唐庄宗平蜀，仁裕事唐，复为秦州节度判官。王思同镇兴元，辟为从事。思同留守西京，以为判官。废帝举兵凤翔，思同战败，废帝得仁裕，闻其名不杀，置之军中。自废帝起事，至其入立，驰檄诸镇，诏书、告命皆仁裕为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学士。晋高祖入立，罢职为郎中，历司封左司郎中、谏议大夫。汉高祖时，复为翰林学士承旨，累迁户部尚书，罢为兵部尚书、太子少保。显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少师。

仁裕性晓音律，晋高祖初定雅乐，宴群臣于永福殿，奏黄钟，仁裕闻之曰：“音不纯肃而无和声，当有争者起于禁中。”已而两军校斗升龙门外，声闻于内，人以为神。喜为诗。其少也，尝梦剖其肠胃，以西江水涤之，顾见江中沙石皆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进。乃集其平生所作诗万馀首为百卷，号《西江集》。仁裕与和凝于五代时皆以文章知名，又尝知贡举，仁裕门生王溥、凝门生范质，皆至宰相，时称其得人。

裴羽

裴羽，字用化，其父贲，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为河南寿安尉。事梁为御史台主簿，改监察御史。唐明宗时，为吏部郎中，与右散骑常侍陆崇使于闽，为海风所飘至钱塘。是时，吴越王钱鏐与安重诲有隙，唐方绝鏐朝贡，羽等被留经岁，而崇以疾卒。后鏐遣羽还，羽求载崇尸与俱归。鏐初不许，羽以语感动鏐，鏐惻然许之，因附羽表自归。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吴越复通于中国。羽护崇丧至京师，及其囊装还其家，士人皆多羽之义。羽，周太祖时为左散骑常侍，卒，赠户部尚书。

王延

王延，字世美，郑州长丰人也。少好学，尝以赋谒梁相李琪，琪为之称誉，荐为即墨县令。冯道作相，与延故人，召拜左补阙。迁水部员外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权知贡举。吏部尚书卢文纪与故相崔协有隙。是时，协子颀方举进士，文纪谓延曰：“吾尝誉子于朝，贡举选士，当求实效，无以虚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问之，则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卢公之言，为崔协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选颀甲科，人皆称其公。累迁刑部尚书，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

延为人重然诺，与其弟规相友爱，五代之际，称其家法焉。

马重绩

马重绩，字洞微，其先出于北狄，而世事军中。重绩少学数术，明太一、五纪、八象、《三统大历》，居于太原。唐庄宗镇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问之，重绩所言无不中，拜大理司直。明宗时，废不用。晋高祖以太原拒命，废帝遣兵围之，势甚危急，命重绩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建而离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向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战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见乎离。’离，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

乎？乾，西北也，战而胜，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岁九月，契丹助晋击败唐军，晋遂有天下。拜重绩太子右赞善大夫，迁司天监。明年，张从宾反，命重绩筮之，遇《随》，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续，虚而动之，动随其覆。岁将秋矣，无能为也！”七月而从宾败。高祖大喜，赐以良马、器币。

天福三年，重绩上言：“历象，王者所以正一气之元，宣万邦之命。而古今所纪，考审多差，《宣明》气朔正而星度不验，《崇玄》五星得而岁差一日，以《宣明》之气朔，合《崇玄》之五星，二历相参，然后符合。自前世诸历，皆起天正十一月为岁首，用太古甲子为上元，积岁愈多，差阔愈甚。臣辄合二历，创为新法，以唐天宝十四载乙未为上元，雨水正月中气为气首。”诏下司天监赵仁锜、张文皓等考覈得失。仁锜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绩历考之，皆合无舛。”乃下诏班行之，号《调元历》。行之数岁辄差，遂不用。重绩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昼夜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为一时，时以四刻十分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传，以午正为时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为午。由是昼夜昏晓，皆失其正，请依古改正。”从之。重绩卒年六十四。

赵延义

赵延义，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数术，避乱于蜀。父温珪，事蜀王建为司天监，每为建占吉凶，小不中，辄加诘责。温珪临卒，戒其子孙曰：“数术，吾世业，然吾仕乱国，得罪而几死者数矣！子孙能以佗道仕进者，不必为也。”然延义少亦以此仕蜀为司天监。蜀亡，仕唐为星官。延义兼通三式，

颇善相人。契丹灭晋，延义随虏至镇州。李筠、白再荣谋逐麻答归汉，犹豫未决，延义假述数术赞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师，太祖召延义问：“汉祚短促者，天数邪？”延义言：“王者抚天下，当以仁恩德泽，而汉法深酷，刑罚枉滥，天下称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时，太祖方以兵围苏逢吉、刘铎第，欲诛其族，闻延义言悚然，因贷其族，二家获全。延义事周为太府卿、判司天监，以疾卒。

考第一

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作《司天职方考》。

司天考第一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岁，四时，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为历。而谨察其变者，以为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验吉凶，以求天意，以觉人事，其术藏于有司。历者，有常之数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于天下。术有时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厘，则乱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时，盖有国之所重也。然自尧命羲、和见于《书》，中星闰余，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间千有余岁，遗文旷废，《六经》无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尝道也。至于后世，其学一出于阴阳之家，其事则重，其学则末。夫天人之际，远哉微矣，而使一艺之士，布算积分，上求数千万岁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谓之上元，以为历始。盖自汉而后，其说始详见于世，其源流所自止于如此。是果尧、舜、三代之法欤？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来，历家之术，虽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于此。

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玄历》。至晋高祖时，司天

监马重绩始更造新历，不复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会，而起唐天宝十四载乙未为上元，用正月雨水为气首。初，唐建中时，术者曹士蔦始变古法，以显庆五年为上元，雨水为岁首，号《符天历》。然世谓之小历，只行于民间。而重绩乃用以为法，遂施于朝廷，赐号《调元历》。然行之五年，辄差不可用，而复用《崇玄历》。周广顺中，国子博士王处讷私撰《明玄历》于家。民间又有《万分历》，而蜀有《永昌历》、《正象历》，南唐有《齐政历》。五代之际，历家可考见者止于此，而《调元历》法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万分》止行于民间，其法皆不足纪。而《永昌》《正象》《齐政历》，皆止用于其国，今亦亡，不复见。

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内修法度。端明殿学士王朴，通于历数，乃诏朴撰定。岁余，朴奏曰：

臣闻圣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人之变者也。人情之动，则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动，则当以数知之。数之为用也，圣人以之观天道焉。岁月日时，由斯而成；阴阳寒暑，由斯而节；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为国家者，履端立极，必体其元；布政考绩，必因其岁；礼动乐举，必正其朔；三农百工，必顺其时；五刑九伐，必顺其气；庶务有为，必从其日月。是以圣人受命，必治历数。故五纪有常度，庶征有常应，正朔行之于天下也。

自唐之季，凡历数朝，乱日失天，垂将百载，天之历数，汨陈而已。陛下顺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询庶官，振举坠典。臣虽非能者，敢不奉诏。乃包万象以为法，齐七政以立元，测圭箭以候气，审朏朏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迟疾以推星，考黄道之斜正，辨天势之升降，而交蚀详焉。

夫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阴阳各有数，合则化成矣。阳之策三十六，阴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两阳三阴，同得七十二。

同则阴阳之数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数也。化成则谓之五行之数。五之，得期数。过之者谓之气盈，不及者谓之朔虚。至于应变分用，无所不通。故以七十二为经法。经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数之节也，随法进退，不失旧位，故谓之通法。以通法进经法，得七千二百，谓之统法。自元入经，先用此法，统历之诸法也。以通法进统法，得七十二万。气朔之下，收分必尽，谓之全率。以通法进全率，得七千二百万，谓之大率，而元纪生焉。元者，岁、月、日、时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当盈缩、先后之中，所谓七政齐矣。

古者植圭于阳城，以其近洛也。盖尚嫌其中，乃在洛之东偏。开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国，定都于汴。树圭置箭，测岳台晷漏，以为中数。晷漏正，则日之所至，气之所应，得之矣。

日月皆有盈缩。日盈月缩，则后中而朔。月盈日缩，则先中而朔。自古朏肉之法，率皆平行之数；入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伦。《皇极》旧术，则迂回而难用。降及诸历，则疏远而多失。今以月离朏朏，随历校定，日躔朏朏，临用加减。所得者，入离定日也。一日之中，分为九限。每限损益，衰稍有伦。朏朏之法，可谓审矣。

赤道者，天之纆带也。其势圜而平，纪宿度之常数焉。黄道者，日轨也。其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去极二十四度。当与赤道近，则其势斜；当与赤道远，则其势直。当斜，则日行宜迟；当直，则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后加其度，二至前后减其度。九道者，月轨也。其半在黄道内，半在黄道外，去极远六度。出黄道，谓之正交；入黄道，谓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则比黄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

中交在秋分之宿，则比黄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则其势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远近，以考斜正，乃得加减之数。自古虽有九道之说，盖亦知而未详，徒有祖述之文，而无推步之用。今以黄道一周，分为八节；一节之中，分为九道；尽七十二道，而使日月无所隐其斜正之势焉。九道之法，可谓明矣。

星之行也，近日而疾，远日而迟。去日极远，势尽而留。自古诸历，分段失实，隆降无准；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为入历之数；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积，以为变段。然后自疾而渐迟，势尽而留。自留而行，亦积微而后多。别立诸段变历，以推变差，俾诸段变差，际会相合。星之迟疾，可得而知之矣。

自古相传，皆谓去交十五度以下，则日月有蚀。殊不知日月之相掩，与暗虚之所射，其理有异。今以日月径度之大小，校去交之远近，以黄道之斜正，天势之升降，度仰视、旁视之分数，则交亏得其实矣。

臣考前世，无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术，不能举其大体，遂为等接之法。盖从假用，以求径捷，于是乎交有逆行之数。后学者不能详知，因言历有九曜，以为注历之常式。今并削而去之。谨以《步日》、《步月》、《岁星》、《步发敛》为四篇，合为《历经》一卷，《历》十一卷，《草》三卷，显德三年《七政细行历》一卷，以为《钦天历》。

昔在帝尧，钦若昊天。陛下考历象日月星辰，唐尧之道也。天道玄远，非微臣之所尽知。

世宗嘉之。诏司天监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为始。

《显德钦天历》

演纪上元甲子，距今显德三年丙辰，积七千二百六十九万八千四百五十二算外。

《钦天》统法：七千二百。

《钦天》经法：七十二。

《钦天》通法：一百。

《钦天》步日躔术

岁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四十。

轨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朔率：二十一万二千六百二十，二十八。

岁策：三百六十五，一千七百六十，四十。

轨策：三百六十五，一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岁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二十。

轨中：一百八十二，四千五百二十二，四十。

朔策：二十九，三千八百二十，二十八。

气策：一十五，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象策：七，二千七百五十五，七。

周纪：六十。

岁差：八十四，四十。

辰则：六百；八刻二十四分。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虚：一十度少。

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娄：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毕：十七度。觜：一度。参：一十度。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张：十八度。翼：十八度。轸：十七度。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氏：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东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节

置岁率，以演纪上元距所求积年乘之，为气积。统法而一，为日。盈周纪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中气日辰及分秒也。以气策累加之，秒盈通法从分，分盈统法从日，日盈周纪去之，即各得次气日辰及分秒也。

朔弦望

置气积，以朔率去之，不尽为闰余。用减气积，为朔积。统法而一，为日。盈周纪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常朔日辰及分秒也。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也。

日躔入历

置岁率，以闰余减之，统法而一，为日。岁中以下为盈；以上，减去岁中为缩，即天正常朔加时所入也。累加象策，满岁中去之，盈缩互命，即四象所入也。

日躔朏朧

置加时入历分秒，以其日损益率乘之，统法而一，损益其日朏朧数，为日躔朏朧定数。

赤道日度

置气积，以轨率去之，余统法而一，为度；命赤道虚八算外，即天正中气加时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也。加岁中，以次命之，即夏至之宿也。

黄道宿次

置二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后每五度为限，初率八，每限减一，盖九限，末率空，乃一度少强，亦限率空。其半当四立之宿。自后亦五度为限，初率空，每限增一，尽九限，末率八，殷二分之宿。自二分至二至，亦如之。各以限率乘所入限度，为分。经法而一，为度。二至前后各九限以减、二分前后各九限以加赤道宿，为黄道宿及分。就其分为少、太、半之数。

黄道日度

置天正中气加时日躔赤道宿度。各与所入限率相乘，皆以统法通之；所入限率乘其分，以从之。经法而一，为分；盈统法，为度。用减赤道所躔，即天正中气加时日躔黄道宿度及分也。加岁中，以黄道宿次命之，即夏至加时日度及分也。

午中日躔

置二至分，减去半法，为午后分；不足，反减，为午前分。以乘初日躔分，经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后以减加时黄道日度，为午中日度及分也。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满统法从度。依宿次命之，即次日午中日躔也。

午中日躔入历

置天正中气午前分，便为午中入盈历日分。其在午后者，以午后分减岁中，为午中入缩历日分。累加一日，满岁中即去之，盈缩互命，为每日午中入历也。

岳台中晷

置午中入历分，以其日损益率乘之，如统法而一，为分；分十为寸。用损益其下中晷数，为定数也。

晨昏分

各置入历分，以其日损益率乘之，如统法而一，用损益其下晨分，即所求晨定分也。用损加、益减其下昏分，即所求昏定分也。

日出入辰刻

置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减昏，为日出入分。各以辰则除，为辰数；余满经法，为刻；命辰数子正算外，则日出入辰刻也。

昼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减之，为昼分。用减统法，为夜分。各满经法，为昼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则除，为辰数；经法除，为刻度。命辰数子正算外，即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约之，为更用分。又五约之，为筹用分。用累加甲夜，满辰则为辰，满经法为刻，即各得五夜辰刻也。

昏晓中星

置昏分，减去半统，用乘轨率，统法除之，为距中分。盈统法，为度。加午中日躔，为昏中星；减之，为晓中星。

赤道内外数

置入历分，以其日损益率乘之，如统法而一，用损益其下内外数；如不足损，则反损之；内外互命，即得所求赤道内外定数也。

九服距轨数

置距岳台南北里数，以三百六十通之，为步。一千七百五十六除之，用北加、南减二千五百一十三，为其地戴中数以赤道内外定数，内减、外加之，即九服距轨数也。

九服中晷

置距轨数，二十五乘之，一百三十七除，为天用分。置之，以二十二乘，六约之，用减四千，为晷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晷法而一，为地用分。相从为晷分，分十为寸，即得其地中晷也。

九服刻漏

经法通轨中而半之，用自相乘，如其地戴中数而一；以乘二百六十三，经法除之，为漏法。通轨中于上，置赤道内外数于下，以下减上，余用乘之；盈漏法，为漏分。赤道内以减、赤道外以加一千六百二十，为其地晨分。减统法，为昏分。置晨昏分，各如岳台术入之，即得其地日出入辰刻、五夜辰刻、

昏晓中星也。

《钦天》步月离术

离率：一十九万八千三百九十三，九。

交率：一十九万五千九百二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离策：二十七，三千九百九十三，九。

交策：二十七，一千五百二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望策：一十四，五千五百一十，一十四。

交中：一十三，四千三百六十三，九十八，七十八。

离朔：一，七千二十七，一十九。

交朔：二，二千二百九十二，三十，四十四。

中准：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离：九百六十三。

程节：八百。

月离入历

置朔积，以离率去之，余满统法为日，即天正常朔加时入历也。累加象策，盈离策去之，即弦望及次朔入历也。

月离朏朧

置入历分，以日躔朏朧定数，朏减、朧加之，程节除之，为限数。余乘所入限损益率，程节而一，用损益其限朏朧为定数。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离朏朧定数，朏减、朧加朔弦望常分，为定日。定朔加时日入后，则进一日；有交见初则不进。弦望加时日未出，则退一日，日虽出有交见初亦如之。元日有交，则消息定之。定朔与后朔干同者，大；不同者，小；无中气者，为闰。

朔望加时日度

各置日躔入历，以日躔月离朏朧定数，朏减、朧加之，为定朔加时入历。以历分乘其日损益率，统法而一，损益其下盈缩数，为定数。置定朔历分，通法约之，以定数盈加、缩减之。各命以冬夏至之宿算外，即所求也。

月离入交

置朔积，以交率去之，余满统法为日，即天正常朔入交泛日也。以望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即望及次朔所入也。各以日躔朏朧定数，朏减、朧加之，为入交常日。置月离朏朧定数，经法乘之，平离而一，朏减、朧加常分，即入交定日也。

黄道正交月度

统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复以统法除，为入交度。用减其朔加时日度，即朔前月离正交黄道宿度也。

九道宿次

月离出入黄道六度。变从八节，斜正不同。故月有九道。黄道八节，各有九限。若正交起，八节后第一限之宿，为月行其节第一道。起第二限之宿，为月行其节第二道，即以所起限为正交后第一限。初率八，每限减一，尽九限，未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未率八，殷半交之宿。自后亦九限，初率八，每限减一，未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未率八，复与黄道相会，谓之中交。自中交至正交，亦如之。各置所入限度，以限率乘之，为泛差。其正交、中交前后各九限，以距二至之宿限数乘之。半交前后各九限，以距二分之宿限数乘之：皆如经法而一，为黄道差。在冬至之宿后，正交前后各九限为减，中交前后各九限为加。在夏至之宿后，正交前后各九限为加，中交前后各九限为减。凡月正交后出黄道外，中交后入黄道内。其半交前后各九限，在春分之宿后，出黄道外，

秋分之宿后，入黄道内：皆以差为加；在春分之宿后，入黄道内，秋分之宿后，出黄道外：皆以差为减。四约泛差，以黄道差减之，为赤道差。正交、中交前后各九限，皆以差为加。半交前后各九限，皆以差为减。以黄赤二差加减黄道，为九道宿次；就其分为少、太、半之数。八节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焉。

九道正交月度

置月离正交黄道宿度；各以所入限率乘之，亦乘其分，经法约之，为泛差。用求黄赤二差，以加减之，即月离正交九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离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即其朔加时月离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朔望加时日相距之度，以轨中加之，为加时象积。用加其朔九道月度，命以其道宿次，既所求也。自望推朔，亦如之。

月离午中入历

置朔望月离入历，加半统，减去定分，各以日躔月离朏朏定数，朏减、肉加之，即所求也。

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定分减之，为前；不足，返减，为后。用乘其日离程，统法而一，满经法为度，为晨昏前后度。前加、后减加时月，为晨昏月度。

晨昏象积

置加时象积，以前象前后度，前减、后加，又以后象前后度，前加、后减之，即所求也。

每日晨昏月度

累计距后象离度，以减晨昏象积，为加；不足，反减之，

为减。以距后象日数除之，用加减每日离度，为定度。累加晨昏月度，命以九道宿次，即所求。

月去黄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阳道；以上，去之，月行阴道：皆以经法通之。用减九百八十，余以乘之，五百五十六而一，为分；满经法为度。行阳道，在黄道外；行阴道，在黄道内，即所求月去黄道内外度也。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阴阳道日。半交中以下，为交后；以上，用减交中，为交前：皆以统法通之，为距交分。朔视距交分，阳道四千二百一十九、阴道一万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视距交分阴阳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蚀限。

日月食甚加时定分

置朔定分。半统以上，以半统减之；半统以下，用减半统：为距午分。十一乘之，经法而一。半统以下，以减半统；以上，以加朔定分：为日食加时定分。望以其日晨分与一千六百二十相减，余以二百四十五乘之，三百一十三而一；用减二百四十五，余以损益望定分，为月食加时定分。

日食常准

置中准；与其日赤道内外数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三除，为黄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减半昼分以乘之，半昼分而一；赤道内以减、赤道外以加中准，为日食常准。

日食定准

置日躔入历，以经法通之，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减三千二百八十七，为二至后；以上，减去三千二百八十七，为二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减九千八百六十一，为二分后；以上，减去九千八百六十一，为二至前。各三约之，二至前后

用减、二分前后用加二千七百七十二，为黄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昼分而一，以加常准，为定准。

日食分

以定准加中限，为阴道定准；减中限，为阳道定限。不足减者，反减之，为限外分。视阴道距交分，定准以上，定限以下，为阴道食；即置定限，以距交分减之，为距食分。定准以下，虽曰阴道，亦为阳道食；即加阳道定限，为距食分。其有限外分者，即减去限外分，为距食分。不足减者，不食。其阳道距交分，定限以下，为入定食限；即用减阳道定限，为距食分。各置距食分，皆以四百七十八除，为日食之大分；余为小分。命大分以十为限；命小分以半及强弱。

月食分

视距交分，中准以下，皆既；以上，用减食限，为距食分。置之，以五百二十六除，为月食之大分；余为小分。命大分以十为限；命小分以半及强弱。

月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减四千七百八十；余自相乘，六万三千二百七十二除之；以减六百四十七，为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下，用减一千九百一十二，余以通法乘之，七百三十五而一；以减五百一十七，为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以距食分自相乘，二千三百六十二除之；用减三百八十七，为泛用分。

月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以上，用减五千二百六十；余自相乘，六万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减七百一十一，为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减二千一百四十；余，七除之；以减五百六十七，为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减之；余自相

乘，二千六百五十四而一；用减四百一十七，为泛用分。

日月初末加时定分

各置泛用分，以平离乘之，其日离程而一，为定用分。以减朔望定分，为亏初。加之，为复末。加时常分，如食甚术推之，得亏初、复末定分。置初、甚、末定分，各以辰则除之，为辰；经法除之，为刻：即初、甚、末之辰刻也。

亏食所起

日食起亏自西，月食起亏自东。其食分少者，月行阳道，则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阴道，则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数也。立春后，立夏前，食分多，则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后，立冬前，食分多，则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黄道斜正也。阳道交前，阴道交后，食分多，则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阳道交后，阴道交前，食分多，则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黄道比常数所偏差少，九道比黄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据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后，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数多少，以定初、甚、末之方，即各得所求也。

带食出入分

视其日出入分，在亏初定分已上，复末定分已下，即带食出入。食甚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减复末定分，为带食差。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亏初定分减出入分，为带食差。各置带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为带食之大分；余为小分。

食入更筹

各置初、甚、末定分。晨分已下，以昏分加之；昏分已上，昏分减之：皆更用分而一，为更数。余，筹用分而一，为筹数。

《钦天》步五星术

岁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万一千九百七十六，六。

变率：二十四万二千二百一十五，六十六。

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一，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六千三百七十六，六。

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八十九。

变段	变日	变度	变历
晨见	一十七	三三十七	二二十四
顺疾	九十	一十六六十三	一十一一十三
顺迟	二十五	二九	一二十九
前留	二十六三十二		
退迟	一十四	一一十二	空二十八
退疾	二十七	四三十八	一三十七
退疾	二十七	四三十八	一三十七
退迟	一十四	一一十二	空二十八
后留	二十六三十二		
顺迟	二十五	二九	一二十九
顺疾	九十	一十六六十三	一十一一十三
夕伏	一十七	三三十七	二二十四

荧惑

周率：五百六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二，一十一。

变率：二百九十八万五千六百六十一，七十一。

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空。

周策：七百七十九，六千六百二十二，一十一。

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空。

变段	变日	变度	变历
晨见	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八	五十五十八
顺疾	七十三	五十一一	四十八三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一十七
次迟	七十一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十八
顺迟	六十二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前留	八六十九		
退迟	一十	一五十八	空四十四
退疾	二十一	七四十六	二四十
退疾	二十一	七四十六	二四十
退迟	一十	一五十八	空四十四
后留	八六十九		
顺迟	六十二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次迟	七十一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十八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一十七
顺疾	七十三	五十一一	四十八三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八	五十五十八

镇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万二千一百七十六，九十。

变率：九万二千四百一十六，五十。

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五十九，八十。

周策：三百七十八，五右七十六，九十。

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九，九十。

变段 变日 变度 变历

晨见 一十九 二七 一一十四

顺疾 六十五 六三十八 三五十一

顺迟 一十九 空六十三 空三十五

前留 三十七三

退迟 一十六 空四十三 空一十四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六十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六十
退迟	一十六	空四十三	空一十四
后留	三十七三		
顺迟	一十九	空六十三	空三十五
顺疾	六十五	六三十八	三五十一
夕伏	一十九	二七	一一十四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万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变率：四百二十万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五十，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六。
 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五，二十八。

变段	变日	变度	变历
夕见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一十七
顺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三

十九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七	七十七二
次迟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顺迟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一	一十一二十四
前留	六六十九		
退迟	四	一二十二	空三十一
退疾	六	三六十五	一二十二
夕伏	七	四四十	一三十七
晨见	七	四四十	一三十七
退疾	六	三六十五	一二十二
退迟	四	一二十二	空三十一
后留	六六十九		

顺迟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一	一十一二十四
次迟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七	七十七二
顺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三

十九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一十七
----	-----	-------	--------

辰星

周率：八十三万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变率：八十三万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历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六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历中：一

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二十二。

变段	变日	变度	变历
夕见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五十四
顺疾	一十一	一十八二十四	一十六四
顺迟	一十六	一十一四十三	一十一十
前留	二六十八		
夕伏	一十一	六	二
晨见	一十一	六	二
后留	二六十八		
顺迟	一十六	一十一四十三	一十一十
顺疾	一十一	一十八二十四	一十六四
晨伏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五十四

中日中星

置气积，以其星周率除之，为周数；不尽为天正中气积前合。用减岁率，为前年天正中气后合。如不足减，则加岁率以

減之，为次前年天正中气后合。各以统法约之，为日、为度，即所求平合中日、中星也。置中日，以逐段变日累加之，即逐段中日也。置中星，以逐段变度顺加、退減之，即得逐段中星。金水夕伏晨见，皆退变也。

入历

置变率。以周数乘之，以历率去之，余满统法为度。历中以下，为先；以上，减去历中，为后：即所求平合入历。以逐段变历累加之，得逐段入历也。

后后定数

置入历分，以其度损益率乘之，经法而一，用损益其下先后数，即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各以先后定数，先加、后減之，留用前段先后数，太白顺伏见及前顺疾次疾后次迟次疾、辰星顺伏见及前疾后迟，并先減、后加之，即各为其段常日定星。置定星，以其年天正中气日躔黄道宿次加而命之，得逐段末日加时宿度也。

盈缩定数

置常日，如岁中以下，为在盈；以上，減去岁中，余为在缩：即常日入盈缩历也。置历分。以其日损益率乘之，经法而一，用损益其下盈缩数，即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缩定数盈減、缩加之，为定日。以其年天正中气加而命之，即逐段末日加时日辰也。

入中节

置定日，以气策除之，命起冬至，即所入气日数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定日減之，为日率；定星与前段定星相減，

为度率。通度率，以经法乘之，通日率而一，为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与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为其段近伏行分。以平行分减之，余减平行分，为其段远伏行分。近留段近留行分空。倍平行分为其段远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皆以顺行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为前段末日、后段初日行分。各与其段平行分相减，平行分多，则加平行分；平行分少，则减平行分，即前段初日、后段末日行分。其不近伏留段，退行则以迟段近疾行分，为疾段近迟行分，所得与平行分相减，平行分多，则加之，少则减之：皆为远迟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置经法，以前段末日加时分减之：余乘前段末日行分，经法而一；用顺加、退减前段末日加时宿度，为其段初行昏后夜半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减，为差率。累计其段初行昏后夜半距后段初行昏后夜半日数除之，为日差。半日差，以减多、加少为其段初末定行分。置初定行分，用日差未多则累加、未少则累减，为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顺加、退减初行昏后夜半宿度，为每日昏后夜半星所至宿度也。

先定日昏后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计距所求日数，以乘其段日差；未多用加、未少用减初日行分，为其日行分。合初日而半之，以所累计日乘之，用顺加、退减其段初行昏后夜半宿次，即所求也。

《钦天》步发斂术

候策：五，五百二十四，四十五。

卦策：六，六百二十九，三十四。

外策：三，三百一十四，六十七。

维策：一十二，一千二百五十八，六十八。

气盈：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朔虚：三千三百九十九，七十二。

气候图

冬至	十一月中	蚯蚓结	麋角解	水泉动
小寒	十二月节	雁北乡	鹊始巢	雉始雊
大寒	十二月中	鸡始乳	鸷鸟厉疾	水泽腹坚
立春	正月节	东风解冻	蛰虫始振	鱼上冰
雨水	正月中	獭祭鱼	鸿雁来	草木萌动
惊蛰	二月节	桃始华	仓庚鸣	鹰化为鸠
春分	二月中	玄鸟至	雷乃发声	始电
清明	三月节	桐始华	田鼠化为鴽	虹始见
谷雨	三月中	萍始生	鸣鸠拂其羽	戴胜降于
桑				
立夏	四月节	蝼蝈鸣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满	四月中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芒种	五月节	螳螂生	鵙始鸣	反舌无声
夏至	五月中	鹿角解	蜩始鸣	半夏生
小暑	六月节	温风至	蟋蟀居壁	鹰乃学习
大暑	六月中	腐草为萤	土润溽暑	大雨时行
立秋	七月节	凉风至	白露降	寒蝉鸣
处暑	七月中	鹰祭鸟	天地始肃	禾乃登
白露	八月节	鸿雁来	玄鸟归	群鸟养羞
秋分	八月中	雷乃收声	蛰虫坏户	水始涸
寒露	九月节	鸿雁来宾	雀入水为蛤	菊有黄华
霜降	九月中	豺祭兽	草木黄落	蛰虫咸俯

立冬	十月节	水始冰	地始冻	雉入水为
蜃				
小雪	十月中	虹藏不见	天气上腾地气下降	
闭塞成冬				
大雪	十一月节	鹖鸟不鸣	虎始交	荔挺出
爻象图				
冬至	《坎》初六	公《中孚》	辟《复》	侯
《屯》内				
小寒	《坎》九二	侯《屯》外	大夫《谦》	卿
《睽》				
大寒	《坎》六三	公《升》	辟《临》	侯
《小过》内				
立春	《坎》六四	侯《小过》外	大夫《蒙》	卿
《益》				
雨水	《坎》九五	公《渐》		
辟《泰》		侯《需》内		
惊蛰	《坎》上六	侯《需》外	大夫《随》	卿
《晋》				
春分	《震》初九	公《解》		
辟《大壮》		侯《豫》内		
清明	《震》六二	侯《豫》外	大夫《讼》	卿
《蛊》				
谷雨	《震》六三	公《革》		
辟《夬》		侯《旅》内		
立夏	《震》九四	侯《旅》外	大夫《师》	卿
《比》				
小满	《震》六五	公《小畜》	辟《乾》	

侯 《大有》内
 芒种 《震》上六 侯《大有》外大夫 《家人》 卿
 《井》
 夏至 《离》初九 公《咸》
 辟 《姤》 侯 《鼎》内
 小暑 《离》六二 侯《鼎》外 大夫 《丰》 卿
 《涣》
 大暑 《离》九三 公《履》
 辟 《遁》 侯 《恒》内
 立秋 《离》九四 侯《恒》外 大夫 《节》 卿
 《同人》
 处暑 《离》六五 公《损》
 辟 《否》 侯 《巽》内
 白露 《离》上九 侯《巽》外 大夫 《萃》 卿
 《大畜》
 秋分 《兑》初九 公《贲》
 辟 《观》 侯 《归妹》内
 寒露 《兑》九二 侯《归妹》外大夫 《无妄》 卿
 《明夷》
 霜降 《兑》六三 公《困》
 辟 《剥》 侯 《艮》内
 立冬 《兑》九四 侯《艮》外 大夫 《既济》 卿
 《噬嗑》
 小雪 《兑》九五 公《大过》 辟 《坤》
 侯 《未济》内
 大雪 《兑》上六 侯《未济》外大夫 《蹇》 卿

《颐》

七十二候

各置中节，即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也。

六十四卦

置中气，即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即次卦也。置侯卦，以外策加之，即外卦也。

五行用事

置四立之节而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也。置四季之节，各以维策加之，即土用事也。

没日

中节分五千六百二十六秒六十五已上者，用减统法，为有没分。通气策以乘之，气盈而一，满统法为日；用加其气而命之，即所求没日也。

灭日

常朔分朔虚已下者，为灭分。以朔率乘之，朔虚而一，盈统法为日；用加其朔而命之，即所求灭日也。

右朴所撰《钦天历经》四篇。《旧史》亡其《步发敛》一篇，而在者三篇，简略不完，不足为法。朴历世既罕传，予尝问于著作佐郎刘羲叟，羲叟为予求得其本经，然后朴之历大备。羲叟好学知书史，尤通于星历，尝谓予曰：“前世造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数作《大衍历》，最为精密。后世善治历者，皆用其法，惟写分拟数而已。至朴亦能自为一家。朴之历法，总日躔差为盈缩二历，分月离为迟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杀之渐，以审腠腧，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数，以步黄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黄道八节，辨其内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环，而二曜协矣。观天势之升降，察轨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会密矣。测岳台之中晷，

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轨漏实矣。推星行之逆顺、伏留，使舒亟有渐，而五纬齐矣。然不能宏深简易，而径急是取。至其所长，虽圣人出不能废也。”羲叟之言盖如此，览者得以考焉。

司天考第二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

自尧、舜、三代以来，莫不称天以举事，孔子删《诗》、《书》不去也。盖圣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虽书日食、星变之类，孔子未尝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于后世也。然则天果与于人乎？果不与乎？曰：天，吾不知，质诸圣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此圣人极论天人之际，最详而明者也。其于天地鬼神，以不可知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则昃，盛衰必复。天，吾不知，吾见其亏益于物者矣。草木之成者，变而衰落之；物之下者，进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见其变流于物者矣。人之贪满者多祸，其守约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见人之祸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则因其著于物者以测之。故据其迹之可见者以为言，曰亏益，曰变流，曰害福。若人则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恶。其知与不知，异辞也，参而会之，与人无以异也。其果与于人乎，不与于人乎，则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远之；以其与人无所异也，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未有人心悦于下而天意怒于上者，未有人理逆于下而天道顺于上者。然则王

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顺人心，是之谓奉天。至于三辰五星常动而不息，不能无盈缩差忒之变，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为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纪所述人君行事详矣，其兴亡治乱可以见。至于三辰五星逆顺变见，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志之，以备司天之所考。

呜呼，圣人既没，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开平二年夏四月辛丑，荧惑犯上将。甲寅，地震。四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客星犯帝坐。二年正月丙申，荧惑犯房第二星。戊申，月犯心大星。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于张；甲戌，彗出灵台。

同光元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年六月甲申，众星交流；丙戌，众星交流。八月戊子，荧惑犯星。十一月丁巳，地震。三年三月丙申，荧惑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甲子，荧惑犯左执法。六月甲子，太白昼见。丙寅，岁犯右执法。己巳，太白昼见。庚寅，众星流，自二更尽三更而止。辛卯，众小星流于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丁未，天狗堕，有声如雷，野雉皆雊。丙辰，太白、岁相犯。十一月甲寅，地震。

天成元年三月，恶星入天库，流星犯天棓。四月庚戌，金犯积尸。六月乙未，众小星交流。七月己未，月犯太白。庚申，太白昼见。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诸侯。辛亥，荧惑犯上将。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己巳，月犯昴。庚午，荧惑犯右执法；己卯，荧惑犯左执法。十月戊子，荧惑犯上相。己丑至于庚子，

日月赤而无光。丙午，月掩左执法。十一月丁丑，月晕匝火、木。戊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荧惑犯氐。乙巳，月掩庶子。二年正月甲戌，荧惑、岁相犯。二月辛卯，荧惑犯键闭。三月戊午，月掩鬼。庚申，众小星流于西北。己巳，荧惑犯上相。乙亥，月入羽林。四月丁亥，月犯右执法；癸卯，月入羽林。六月辛丑，荧惑犯房。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庚子，月犯五诸侯。九月壬子，岁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月犯上将。十月壬午，月犯五诸侯。癸未，地震。十一月乙卯，月入羽林。辛未，地震；壬申，地震。十二月癸未，地震。三年春正月壬申，金、火合于奎。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四月丁酉，月犯五诸侯；五月丁巳，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心庶子；癸巳，月入羽林。自正月至于月，宗人、宗正摇不止。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闰八月癸卯朔，荧惑犯上将。戊申，月犯南斗。乙卯，荧惑犯右执法。庚戌，太白犯右执法。九月庚辰，土、木合于箕。辛巳，金、火合于轸。十月庚午，彗出西南。十一月戊子，月掩轩辕大星。乙未，太白犯镇，月掩房。十二月壬寅朔，荧惑犯房，金、木相犯于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三月壬辰，岁犯牛。六月癸丑，月有食之，既。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荧惑入哭星。十二庚戌，月有食之，既。

长兴元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太白犯天鐔。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积尸。九月辛酉朔，众小星交流而殒。十一月壬戌，荧惑犯氐。十二月丙辰，荧惑犯天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庚辰，月犯心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四月甲寅，荧惑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昼见。闰五月乙巳，岁昼见。六月壬午，地震。八月丁巳，辰犯端门。九

月丙戌，众星交流；丁亥，众星交流而殒。戊子，太白昼见。丁未，雷。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键。三年四月庚辰，荧惑犯积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月壬申，太白昼见。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垒。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昼见。六月庚午，众星交流。七月乙亥朔，众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犯右执法。乙未，雷。

应顺元年二月丁酉，众星流于西北。四月戊寅，白虹贯日。是月改元。

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昼见。六月甲戌，太白犯右执法。九月辛丑，众星交流。壬寅，雨雹于京师。冬十一月丁未，彗出虚、危，扫天垒及哭星。

天福元年三月壬子，荧惑犯积尸。二年正月乙卯，日有食之。七月丙寅，月有食之。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五月壬子，月犯上将。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东井北轸；甲午，太白犯五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舆鬼中星。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九月癸未，月掩毕。五年十一月丁丑，月有食之。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轩辕。九月己卯，荧惑犯上将。壬子，彗出于西，扫天市垣。八年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丙子，荧惑犯右掖。十月庚戌，彗出东方。丙辰，荧惑犯进贤。十一月庚子，月犯房。

开运元年二月辛亥，日有白虹二。壬戌，太白犯昴。己巳，荧惑犯天钥。三月戊子，月有食之。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诸侯。七月庚辰，月犯荧惑；壬午，月入南斗。甲申，太白犯东井。八月甲辰，荧惑入南斗。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丙子，月入南斗；乙酉，月食昴。丙戌，月有食之。庚寅，月犯五诸侯；十月癸卯，月入南斗；十一月辛巳，月犯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辰。二年七月乙未朔，月犯角；壬寅，月犯心前大星。庚

戌，岁犯井钺。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甲戌，岁犯东井。九月己酉，月犯昴。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癸丑，月掩角距星；戊午，月犯心后星。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昼见。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十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壬戌，月犯昴。癸酉，雨木冰。乙亥，月掩心大星；乙卯，月犯南斗。十二月乙未，月有食之。

乾祐元年四月甲午，月犯南斗。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乙未，月入南斗。七月甲寅，月掩心庶子星。八月乙酉，镇犯太微西垣。戊戌，岁犯右执法。九月丁卯，月掩鬼。十月丁丑，岁犯左执法。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昼见。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壬午，月犯心；丙戌，月犯天关；八月乙亥，月犯房次将。九月壬寅，太白犯右执法。庚戌，太白犯镇。辛酉，镇犯右执法。丁卯，太白犯岁。镇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犯上将、执法、内屏、谒者，勾己往来，至是岁十一月辛亥而出。甲寅，月犯昴。三年二月甲戌，月犯昴。六月乙卯，镇犯左掖。七月甲申，荧惑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太白犯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广顺元年二月丁巳，岁犯咸池。己未，荧惑犯五诸侯。三月甲子，岁守心。己卯，荧惑犯鬼；壬午，荧惑犯天尸。四月甲午，岁犯钩钤。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经天。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七月乙丑，荧惑犯井钺；八月乙未，荧惑犯天籟。九月辛酉，荧惑犯鬼。庚辰，太白掩右执法。十月壬辰，太白犯进贤。三年四月乙丑，荧惑犯灵台；五月辛巳，荧惑犯上将；丙申，荧惑犯右执法。七月乙酉，月犯房。十二月戊申，雨木

冰。

显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坠，有声如雷，牛马皆逸，京城以为晓鼓，皆伐鼓以应之。三年正月壬戌，有星孛于参。十二月庚午，白虹贯日。癸酉，月有食之。

五代乱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记亦有详略，其日、月、五星之变，大者如此。至于气祲之象，出没销散不常，尤难占据。而五代之际，日有冠珥、环晕、纓纽、负抱、戴履、背气，十日之中常七八，其繁不可以胜书，而背气尤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黄雾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雾中二白虹相偶。四月庚戌，大雾中有苍白二虹。广顺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此其尤异者也。至于吴火出杨林江水中、闽天雨豆之类，皆非中国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书矣。

职方考第三

呜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后世鉴古矫失，始郡县天下。而自秦、汉以来，为国孰与三代长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无地以自存焉。盖得其要，则虽万国而治，失其所守，则虽一天下不能以容，岂非一本于道德哉！唐之盛时，虽名天下为十道，而其势未分。既其衰也，置军节度，号为方镇，镇之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其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土地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势，自兹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兴衰救难，常倚镇兵扶持，而侵袭乱亡，亦终以此。岂其利害之理然欤？自僖、昭以来，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别为十一国，南有吴、浙、荆、湖、闽、汉，西有岐、蜀，北有燕、晋，而硃氏所有七十八州以为梁。庄宗初起并、代，取幽、沧，有州三十五，其后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灭梁。岐王称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复失，惟得秦、凤、阶、成四州，而营、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为唐。石氏入立，献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百九州以为晋。刘氏之初，秦、凤、阶、成复入于蜀，隐帝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为汉。郭氏代汉，十州入于刘旻，世宗取秦、凤、阶、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废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为周。宋兴因之。此中国之大略也。其余外属者，强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于周末，闽已先亡，而在者七国。

自江以南二十一州为南唐，自剑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为蜀，自湖南北十州为楚，自浙东西十三州为吴越，自岭南北四十七州为南汉，自太原以北十州为东汉，而荆、归、峡三州为南平。合中国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军不在焉。唐之封疆远矣，前史备载，而羁縻寄治虚名之州在其间。五代乱世，文字不完，而时有废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详。其可见者，具之如谱。

以下表略

汴州，唐故曰宣武军。梁以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后唐灭梁，复为宣武军。晋天福三年升为东京。汉、周因之。

洛阳，梁、唐、晋、汉、周常以为都。唐故为东都。梁为西都。后唐为洛京。晋为西京，汉、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迁洛，废为佑国军。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国军曰永平。唐灭梁，复为西京。晋废为晋昌军。汉改曰永兴，周因之。

曹州，故属宣武军节度。晋开运二年置威信军。汉初，军废。周广顺二年复置彰信军。

宋州，故属宣武军节度。梁初徙置宣武军。唐灭梁，改曰归德。

陈州，故属忠武军节度。晋开运二年置镇安军。汉初，军废。周广顺二年复之。

许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国。唐灭梁，复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义成。以避梁王父讳改曰宣义。唐灭梁，复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东道。唐、梁之际改曰忠义军。后以延州为忠义，襄州复曰山南东道。

邓州，故属山南东道节度。梁破赵匡凝，分邓州置宣化军。

唐改曰威胜。周改曰武胜。

安州，梁置宣威军。唐改曰安远，晋罢，汉复曰安远，周又罢。

晋州，故属护国军节度。梁开平四年置定昌军，贞明三年改曰建宁。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属山南东道节度。唐末置戎昭军，已而废之，遂入于蜀。至晋高祖时，又置怀德军，寻罢。

陕州，唐故曰保义，梁改曰镇国，后唐复曰保义。

华州，唐故曰镇国，梁改曰感化，后唐复曰镇国。

同州，唐故曰匡国，梁改曰忠武，后唐复曰匡国。

耀州，本华原县，唐末属李茂贞，建为耀州，置义胜军。梁末帝时，茂贞养子温韬以州降梁，梁改耀州为崇州，义胜曰静胜。后唐复为耀州，改曰顺义。

延州，故属保大军节度。梁置忠义军，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军，五代皆因之。后唐建鄴都，晋、汉因之，至周罢。大名府，后唐曰兴唐，晋曰广晋，汉、周复曰大名。

澶州，故属天雄军节度。晋天福九年置镇宁军。

相州，故属天雄军节度。梁末帝分置昭德军，而天雄军乱，遂入于晋。庄宗灭梁，复属天雄。晋高祖置彰德军。

邢州，故属昭义军节度。昭义所统泽、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为昭义军节度使，徙其军额于邢州，而泽、潞二州入于晋。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故当唐末有两昭义军。梁、晋之争，或入于梁，或入于晋。梁以邢、洺、磁三州为保义军。庄宗灭梁，改曰安国。

镇州，故曰成德军。梁初以成音犯庙讳，改曰武顺。唐复曰成德，晋又改曰顺德，汉复曰成德。

应州，故属大同军节度。唐明宗即位，以其应州人也，乃置彰国军。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军。

府州，晋置永安军，汉罢之，周复。

并州，后唐建北都，其军仍曰河东。

潞州，唐故曰昭义。梁末帝时属梁，改曰匡义，岁余，唐灭梁，改曰安义。晋复曰昭义。

庐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军。

寿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复曰忠正。

五代之际，外属之州，扬州曰淮南，宣州曰宁国，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镇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镇海，越州曰镇东，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剑南东、西川，遂州曰武信，兴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静江，容州曰宁远，邕州曰建武，广州曰清海，皆唐故号，更五代无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余僭伪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注于谱。

济州，周广顺二年置，割郢州之钜野、郟城，兖州之任城，单州之金乡为属县而治钜野。

单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乡里也，为置辉州，已而徙治单父。后唐灭梁，改辉州为单州。其属县置徙，传记不同，今领单父、碭山、成武、鱼台四县。

耀州，李茂贞置，治华原县。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复为耀州。

解州，汉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闻喜、安邑、解县为属而治解。

威州，晋天福四年置，割灵州之方渠，宁州之木波、马岭

三镇为属而治方渠。周广顺二年改曰环州，显德四年废为通远军。

五代置军六，皆寄治于县，隶于州，故不别出。监者，物务之名尔，故不载于地理。皇朝军监始自置属县，与州府并列矣。

乾州，李茂贞置，治奉天县。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复曰磁州。

景州，唐故治弓高。周显德三年废为定远军，割其属安陵县属德州，废弓高县入东光县，为定远军治所。

滨州，周显德三年置，以其滨海为名。初，五代之际，置榷盐务于海傍，后为贍国军，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台为属县而治渤海。

雄州，周显德六年克瓦桥关置，治归义；割易州之容城为属，寻废。

霸州，周显德六年克益津关置，治永清，割莫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为属。

通州，本海陵之东境，南唐置静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为静海军，后置通州，分其地置静海、海门二县为属而治静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万载、清江四县为属而治高安。

剑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剑浦、富沙三县为属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马希范置，以潭州之湘川县为清湘县，又割灌阳县为属而治清湘。

秀州，吴越王钱元瓘置，割杭州之嘉兴县为属而治之。

雄州，南汉刘夔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汉刘龚割广州之浚阳置，治浚阳。

开封府故统六县。梁开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枣、长垣，郑州之中牟、阳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许州之扶沟、焉陵，陈州之太康隶焉。唐分酸枣、中牟、襄邑、焉陵、太康五县还其故，晋升汴州为东京，复割五县隶焉。

雍丘，晋改曰 巳，汉复其故。

长垣，唐改曰匡城。

黎阳，故属滑州，晋割隶卫州。

叶、襄城，故属许州，唐割隶汝州。

楚丘，故属单州，梁割隶宋州。

密州胶西，故曰辅唐，梁改曰安丘，唐复其故，晋改曰胶西。

渭南，故属京兆，周改隶华州。

同官，故属京兆府，梁割隶同州，唐割隶耀州。

美原，故属同州，李茂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为裕州，属顺义军节度。后不见其废时，唐同光三年，割隶耀州。

平凉，故属泾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权于平凉置渭州而县废。后唐清泰三年，以故平凉之安国、耀武两镇置平凉县，属泾州。

临泾，故属泾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权于临泾置原州而泾州兼治其民。后唐清泰三年割隶原州。

鄜州咸宁，周废。

稷山，故属河中，唐割隶绛州。

慈州仵城、吕香，周废。

大名府大名，故曰贵乡。后唐改曰广晋，汉改曰大名。

沧州长芦、乾符，周废入清池；无棣，周置保顺军。

安陵，故属景州，周割隶德州。

澶州顿丘，晋置德清军。

博州武水，周废入聊城。

博野，故属深州，周割隶定州。

武康，故属湖州，梁割隶杭州。

福州闽清，梁乾化元年，王审知于梅溪场置。

苏州吴江，梁开平三年，钱镠置。

明州望海，梁开平三年，钱镠置。

处州长松，故曰松阳，梁改曰长松。

潭州龙喜，汉乾祐三年，马希范置。

天长、六合，故属扬州。南唐以天长为军，六合为雄州，周复故。

汉阳，故属鄂州，周置汉阳军。

义川，故属沔州，周割隶安州。

襄州乐乡，周废入宜城。

邓州临湍，汉改曰临瀨；菊潭、向城，周废。

复州竟陵，晋改曰景陵。

监利，故属复州，梁割隶江陵。

唐州慈丘，周废。

商州乾元，汉改曰乾祐，割隶京兆。

洛南，故属华州，周割隶商州。

随州唐城，梁改曰汉东，后唐复旧，晋又改汉东，汉复旧。

雄胜军，本凤州固镇，周置军。

秦州天水、陇城，唐未废，后唐复置。

成州栗亭，后唐置。

自唐有方镇，而史官不录于地理之书，以谓方镇兵戎之事，

非职方所掌故也。然后世因习，以军目地，而没其州名。又今置军者，徒以虚名升建为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书也。州、县，凡唐故而废于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见于今者，及县之割隶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备职方之考。其余尝置而复废，尝改割而复旧者，皆不足书。山川物俗，职方之掌也，五代短世，无所迁变，故亦不复录，而录其方镇军名，以与前史互见之云。

吴世家第一

呜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时，黥髡盗贩，袞冕峨巍。吴暨南唐，奸豪窃攘。蜀险而富，汉险而贫，贫能自强，富者先亡。闽陋荆蹙，楚开蛮服。剥剽弗堪，吴越其尤。牢牲视人，岭嶂遭刘。百年之间，并起争雄，山川亦绝，风气不通。语曰：清风兴，群阴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国世家》。

杨行密，字化源，庐州合肥人也。为人长大有力，能手举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群盗起，行密以为盗见获，刺史郑棨奇其状貌，释缚纵之。后应募为州兵，戍朔方，迁队长。岁满戍还，而军吏恶之，复使出戍。行密将行，过军吏舍，军吏阳为好言，问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奋然曰：“惟少公头尔！”即斩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为乱，自号八营都知兵马使。刺史郎幼复弃城走，行密遂据庐州。

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庐州刺史。淮南节度使高骈为毕师鐸所攻，骈表行密行军司马，行密率兵数千赴之。行至天长，师鐸已囚骈，召宣州秦彦入扬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冈。师鐸兵众数万击行密，行密阳败，弃营走，师鐸兵饥，乘胜争入营收军实，行密反兵击之，师鐸大败，单骑走入城，遂杀高骈。行密闻骈死，縗军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门，彦及师鐸奔于东塘，行密遂入扬州。

·世家是时，城中仓廩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刳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权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彦及师鐸还自东塘，与宗衡合，行密闭城不敢出。已而宗衡为偏将孙儒所杀，儒攻高邮破之，行密益惧。其客袁袭曰：“吾以新集之众守空城，而诸将多骍旧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诸将持两端、因强弱、择向背之时也。海陵镇使高霸，骍之旧将，必不为吾用。”行密乃以军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广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长，袭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复用乎？且吾能胜儒，无所用霸，不幸不胜，天长岂吾有哉！不如杀之，以并其众。”行密因犒军擒霸族之，得其兵数千。已而孙儒杀秦彦、毕师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袭曰：“海陵难守，而庐州吾旧治也，城廩完实，可为后图。”行密乃走庐州。久之，未知所向，问袭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袭曰：“钟传新得江西，势未可图，而秦彦之入广陵也，召池州刺史赵锽委以宣州。今彦且死，锽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为人非公敌，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锽，战于曷山，大败之。进围宣州，锽弃城走，追及杀之，行密遂入宣州。

龙纪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观察使。行密遣田頔、安仁义、李神福等攻浙西，取苏、常、润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孙儒自逐行密，入广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杀民老疾以饷军，驱其众渡江，号五十万，以攻行密。诸将田頔、刘威等遇之辄败，行密欲走铜官。其客戴友规曰：“儒来气锐而兵多，盖其锋不可当而可以挫，其众不可敌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刘威亦曰：“背城坚栅，可以不战疲之。”行密以为然。久之，儒兵饥，又大疫，行密

悉兵击之，儒败，被擒，将死，仰顾见威曰：“闻公为此策以败我，使我有将如公者，其可败邪！”行密收儒余兵数千，以皂衣蒙甲，号“黑云都”，常以为亲军。

是岁，复入扬州，唐拜行密淮南节度使。乾宁二年，加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頔守宣州，安仁义守润州。升州刺史冯弘鐸来附。分遣頔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东诸州皆下之。进攻苏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兖州硃瑾奔于行密。初，瑾为梁所攻，求救于晋，晋遣李承嗣将劲骑数千助瑾，瑾败，因与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轻弱，得瑾劲骑，而兵益振。是岁，梁太祖遣葛从周、庞师古攻行密寿州，行密击败梁兵清口，杀师古，而从周收兵走，追至淝河，又大败之。五年，钱鏐攻苏州，及周本战于白方湖，本败，苏州复入于越。天复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战临安，大败之，擒其将顾全武以归。二年，冯弘鐸叛，袭宣州，及田頔战于曷山，弘鐸败，将入于海。行密自至东塘邀之，使人谓弘鐸曰：“胜败，用兵常事也，一战之衄，何苦自弃于海岛？吾府虽小，犹足容君。”弘鐸感泣，行密从十余骑，驰入其军，以弘鐸为节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为升州刺史。

是岁，唐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谕使李俨拜行密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检校太师、中书令，封吴王。三年，以李神福为鄂岳招讨使以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神福败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师范来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败梁兵，杀硃友宁。友宁，梁太祖子也，太祖大怒，自将以击茂章，兵号二十万，复为茂章所败。田頔叛，袭升州，执李神福妻子归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讨頔，頔遣其将王坛逆之，又遣神福书，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从吴王起事，今为大将，忍背德而顾妻子乎？”立斩其使以自绝，军士闻之，皆感奋。行至吉阳矶，

顓执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败坛兵于吉阳。行密别遣台濛击顓，顓败死。

初，顓及安仁义、硃延寿等皆从行密起微贱，及江、淮南定，思渐休息，而三人者皆强悍难制，颇欲除之，未有以发。天复二年，钱鏐为其将许再思等叛而围之，再思召顓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纳鏐赂，命顓解兵，顓恨之。顓尝计事广陵，行密诸将多就顓求赂，而狱吏亦有所求。顓怒曰：“吏欲我下狱也！”归而遂谋反。仁义闻之亦反，焚东塘以袭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战，望见仁义，大骂之。仁义止其军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军却，而伏兵果发，追至夹冈，仁义植帜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义复入润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诚、米志诚等围之。吴之军中推硃瑾善槊，志诚善射，皆为第一。而仁义尝以射自负，曰：“志城之弓十，不当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当仁义弓之一。”每与茂章等战，必命中而后发，以此吴军畏之，不敢进。行密亦欲招降之，仁义犹豫未决。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执仁义，斩于广陵。

延寿者，行密夫人硃氏之弟也。顓及仁义之将叛也，行密疑之，乃阳为目疾，每接延寿使者，必错乱其所见以示之。尝行，故触柱而仆，硃夫人扶之，良久乃苏。泣曰：“吾业成而丧其目，是天废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寿付之，吾无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寿。延寿至，行密迎之寝门，刺杀之，出硃夫人以嫁之。

天祐二年，遣刘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围而出，诸将请急击之，存曰：“击之复入，则城愈固，听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执杜洪，斩于广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赵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谥曰武忠。子渥立。溥僭号，追尊行密为太祖武皇帝，陵曰兴陵。

渥字承天，行密长子也。行密病，出渥为宣州观察使。右衙指挥使徐温私谓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奸臣之谋，若它日召子，非温使者慎无应命。”渥涕泣谢温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隐作符召渥，隐虑渥幼弱不任事，劝行密用旧将有威望者代主军政，乃荐大将刘威，行密未许。温与严可求入问疾，行密以隐议告之，温等大惊，遽诣隐所计事。隐未出，而温见隐作召符犹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见温使，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隐骂曰：“汝欲卖吾国者，复何面目见杨氏乎？”遂杀之。以王茂章为宣州观察使。渥之入也，多辇宣州库物以归广陵，茂章惜而不与，渥怒，命李简以兵五千围之，茂章奔于钱塘。

天祐三年二月，刘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钟传卒，其子匡时代立，传养子延规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时。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执匡时及司马陈象以归，斩象于市，赦匡时。以秦裴为江西制置使。

梁太祖代唐，改元开平，渥仍称天祐。鄂州刘存、岳州陈知新以舟师伐楚，败于浏阳，楚人执存及知新以归。楚王马殷素闻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骂殷曰：“昔岁宣城脱吾刃下，今日之败，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耶？我岂负杨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杀之，岳州复入于楚。

初，渥之入广陵也，留帐下兵三千于宣州，以其腹心陈璠、范遇将之。既入立，恶徐温典牙兵，召璠等为东院马军以自卫。而温与左衙都指挥使张顛皆行密时旧将，又有立渥之功，共恶璠等侵其权。四年正月，渥视事，璠等侍侧，温、顛拥牙兵入，拽璠等下，斩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愤未能发，温等益不自安。五年五月，温、顛共遣盗入寝中杀渥，渥说群盗能反杀温等者皆为刺史。群盗皆诺，惟纪祥不从，执渥缢杀之，

时年二十三，谥曰景。弟隆演立。溥僭号，追尊渥为烈宗景皇帝，陵曰绍陵。

隆演字鸿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初，温、颢之弑渥也，约分其地以臣于梁，及渥死，颢欲背约自立。温患之，问其客严可求，可求曰：“颢虽刚愎，而暗于成事，此易为也。”明日，颢列剑戟府中，召诸将议事，自大将硃瑾而下，皆去卫从然后入。颢问诸将，谁当立者，诸将莫敢对。颢三问，可求前密启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为之太速。且今外有刘威、陶雅、李简、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虽自立，未知此辈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辅立幼主，渐以岁时，待其归心，然后可也。”颢不能对。可求因趋出，书一教内袖中，率诸将入贺，诸将莫知所为。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杨氏创业艰难，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当立，告诸将以无负杨氏而善事之。辞旨激切，闻者感动。颢气色皆沮，卒无能为，隆演乃得立。

颢由此与温有隙，讽隆演出温润州。可求谓温曰：“今舍衙兵而出外郡，祸行至矣。”温患之，可求因说颢曰：“公与徐温同受顾托，议者谓公夺其衙兵，是将杀之于外，信乎？”颢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从义贞与诸将造温，可求阳责温曰：“古人不忘一饭之恩，况公杨氏三世之将，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时，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温亦阳谢曰：“公等见留，不愿去也。”由是不行。行军副使李承嗣与张颢善，觉可求有附温意，讽颢使客夜刺杀之，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诣温，谋先杀颢，阴遣钟章选壮士三十人，就衙堂斩颢，因以弑渥之罪归之。温由是专政，隆演备位而已。

六月，抚州危全讽叛，攻洪州，袁州彭彦章、吉州彭钡、

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隆演召严可求问谁可用者。可求荐周本，时本方攻苏州败归，惭不肯出，可求强起之。本曰：“苏州之败，非怯也，乃上将权轻，而下多专命尔。若必见任，愿无用偏裨。”乃请兵七千。战于象牙潭，败之，执全讽、彦章，而玕奔于楚，仔倡奔于钱塘。全讽至广陵，诸将议曰：“昔先王攻赵匡，全讽屡饷给吴军。”乃释不杀。初，全讽欲举兵也，钱鏐送王茂章于梁，道过全讽，谓曰：“闻公欲大举，愿见公兵，以知济否。”全讽阵兵，与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吴，吴兵三等，如公此众，可当其下将尔，非得益兵十万不可。”而全讽卒以此败。

八年，徐温领升州刺史，治舟师于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时为大将，勋位已高，愤温用事，尝曰：“徐温何人？吾犹未识，而骤至于此。”温闻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坛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围之，隆演使客将何萑谕遇使自归。萑因说曰：“公若欲反，可杀萑以示众，若本无心，何不随萑以出？”遇自以无反心，乃随萑出，温讽再用伺其出，杀之，并族其家。

九年，温率将吏进隆演位太师、中书令、吴王。温为行军司马、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章攻楚取岳州，执其刺史苑玫。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温败之于无锡。梁遣王茂章攻寿春，温败之霍丘。十二年，封徐温齐国公、两浙都招讨使，始镇润州。留其子知训为行军副使，秉政，而大事温遥决之。冬，浚杨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燃。

十三年，宿卫将李球、马谦挟隆演登楼，取库兵以诛知训，阵于门桥。知训与战，频却，硃瑾适自外来，以一骑前视其阵，曰：“此不足为也。”因反顾一麾，外兵争进，遂斩球、谦，而乱兵皆溃。十四年，徐温徙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会洪、

袁、信三州兵攻虔、韶，久之不克。祺病，以刘信代之。四月，副都统硃瑾杀徐知训，瑾自杀。润州徐知诰闻乱，率兵入，杀唐宣谕使李俨以止乱，遂秉政。

徐氏之专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训尤凌侮之。尝饮酒楼上，命优人高贵卿侍酒，知训为参军，隆演鹑衣髻髻为苍鹞。知训尝使酒骂坐，语侵隆演，隆演愧耻涕泣，而知训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训杀吏一人，乃止。吴人皆仄目。知训又与硃瑾有隙，瑾已杀知训，携其首驰府中示隆演曰：“今日为吴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内。瑾忿然，以首击柱，提剑而出，府门已阖，逾垣，折其足，遂自刎死。米志诚闻瑾杀知训，被甲率其家兵至天兴门问瑾所在，闻瑾死，乃还。徐温疑志诚助瑾，遣使杀之。严可求惧事不克，使人伪从湖南境上来告军捷，召诸将入贺，擒志诚斩之。刘信克虔州，执谭全播以归。

十六年，春二月，温率将吏请隆演即天子位，不许。夏四月，温奉玉册、宝绶尊隆演即吴王位。建宗庙、社稷，设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为武义元年，大赦境内，追尊行密孝武王，庙号太祖，渥景王，庙号烈祖。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封东海郡王，以徐知诰为左仆射、参知政事，严可求为门下侍郎，骆知祥为中书侍郎，殷文圭、沈颜为翰林学士，卢择为吏部尚书，李宗、陈章为左、右雄武统军，柴再用、钱鏐为左、右龙武统军，王令谋为内枢密使，江西刘信征南大将军，鄂州李简镇西大将军，抚州李德诚平南大将军，庐州张崇安西大将军，海州王绾镇东大将军，文武以次进位。封宗室皆郡公。

温之徙镇金陵也，以其养子知诰守润州。严可求尝谓温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贤下士，人望颇归，若不去之，恐

为后患。”温不能用其言。及知诰秉政，其语泄，知诰出可求于楚州，可求惧，诣金陵见温谋曰：“唐亡于今十二年，而吴犹不敢改天祐，可谓不负唐矣。然吴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业者，常以兴复为辞。今闻河上之战，梁兵屡绌，若李氏复兴，其能屈节乎？宜于此时先建国以自立。”温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谋迫隆演僭号。

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权在徐氏，及建国称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饮，稀复进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谥曰宣。弟溥立，僭号，追尊为高祖宣皇帝，陵曰肃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国，封丹阳郡公。隆演卒，弟庐江公濠次当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长君，乃立溥。七月，改升州大都督府为金陵府，拜徐温金陵尹。明年二月，改元顺义，赦境内。冬十一月，祀天于南郊。御天兴楼，大赦。拜徐温太师，严可求右仆射。

三年，唐庄宗灭梁。遣司农卿卢革使于唐，严可求密条数事授革以行。革见洛阳，庄宗问之，革次第以对，皆如所授。

四年，溥至白沙阅舟师，徐温来见，以白沙为迎銮镇。

五年，唐遣谏议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刘信出劳之，谓曰：“亚次闻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汉有韩信，吴有刘信，君还，其语亚次，当来较射于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鏖首百步，谓昭文曰：“一发而中，愿以此卮为寿，否则亦以自罚。”言讫，而箭已穿矣。

六年，追爵大丞相徐温四代祖考，立庙于金陵。左仆射徐知诰为侍中，右仆射严可求同平章事。是岁，庄宗崩，五月丁卯，诏为同光主辍朝七日。

七年，大丞相徐温率吴文、武上表劝溥即皇帝位，溥未许而温病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贞，

大赦境内，追尊行密武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诰为太尉兼侍中，拜温子知询辅国大将军、金陵尹，治温旧镇。诸子皆封王。

二年正月，封东海为广德王，江渚广源王，淮渚长源王，马当上水府宁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镇江王。六月，荆南高季兴来附，封季兴秦王。九月，季兴败楚师于白田，获其将吏三十四人来献。

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询来朝，知诰诬其有反状，留之不遣，以为左统军，斩其客将周廷望。以徐知谔为金陵尹。溥加尊号睿圣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内，改元大和，以徐知诰为中书令。

二年，册其子江都王璉为太子。三年，以徐知诰为金陵尹，以其子景通为司徒，及左仆射王令谋、右仆射宋齐丘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诰东海王。五年，建都于金陵。六年闰正月，金陵火，罢建都，废临川王濛为历阳公，知诰遣亲信王宏以兵守之。拜令谋司徒，宋齐丘司空。知诰召景通还金陵，为镇海军节度副使，以其子景迁为太保、平章事，与令谋等执政。

七年九月，溥加尊号曰睿圣文明光孝应天弘道广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诰进位太师、天下兵马大元帅，封齐王。二年，景迁病，以次子景遂为门下侍郎、参政事。三年，知诰建齐国，立宗庙、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为西都，广陵为东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册禅位于齐王。十二月，溥卒于丹阳，年三十八，谥曰睿。

升元六年，李昇迁其子孙于海陵，号永宁宫，严兵守之，绝不通人。久而男女自为匹偶，吴人多哀怜之。显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诏抚安杨氏子孙，而李景闻之，遣人尽杀其族。周先锋都部署刘重进得其玉砚、马脑碗、翡翠瓶以献，杨氏遂

绝。

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贩盐为盗，行密起合淝，隶帐下。行密所与起事刘威、陶雅之徒，号三十六英雄，独温未尝有战功。及行密欲杀硃延寿等，温用其客严可求谋，教行密阳为目疾，事成，以功迁右衙指挥使，始预谋议。

及行密病，平生旧将，皆以战守在外，而温居帐下，遂预立渥之功。及弑渥，又与张顓有隙，使钟章杀之。章许诺，选壮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为盟。温犹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阳谓曰：“温有老母，惧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宁可已乎？”温乃安。明日，钟章杀顓，温因尽杀纪祥等，归弑渥之罪于顓，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悸而泣曰：“吾兒年幼，祸乱若此，得保百口以归合淝，公之惠也。”

隆演立，温遂专政，迁升州刺史，治舟师于金陵。大将李遇怒温用事，出嫚言，温使柴再用族遇于宣州。行密旧将，人人皆自疑，温因伪下之，恭谨如见行密，诸将乃安。八年，温迁行军司马、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讨使李涛攻越，战于临安，裨将曹筠奔于越，涛败被执。温间遣人语筠曰：“吾用汝为将，汝军有求，吾不能给，是吾过也。”赦筠妻子不诛，厚遇之。秋，越人攻毘陵，温战于无锡，筠感温前言，临战奔归，遂败越兵。十二年，封温齐国公，兼两浙招讨使，始就镇润州，以升、润、宣、常、池、黄六州为齐国。温城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训辅隆演于广陵，而大事温遥决之。知训为硃瑾所杀，温养子知诰自润州先入，遂得政。

温虽奸诈多疑，而善用将吏。江西刘信围虔州，久不克，使人说谭全播出降，遣使报温，温怒曰：“信以十倍之众，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说客降之，何以威敌国？”笞其使者而遣之，

曰：“吾以笞信也。”因命济师，遂破全播。人有诬信逗留阴纵全播，言信将反者，信闻之，因自献捷至金陵见温，温与信博，信敛骰子厉声祝曰：“刘信欲背吴，愿为恶彩，苟无二心，当成浑花。”温遽止之，一掷，六子皆赤，温惭，自以卮酒饮信，然终疑之。及唐师伐王衍，温急召信至广陵，以为左统军，托以内备，遂夺其地。

温客尤见信者，惟骆知祥、严可求，可求善筹画，知祥长于财利，温尝以军旅问可求，国用问知祥，吴人谓之“严、骆。”温亦自喜为智诈，尤得吴人之心。初随行密破赵犍，诸将皆争取金帛，温独据余困，作粥以食饿者。十六年，温请隆演即皇帝位，不许，又请即吴王位，乃许，遂建国改元，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封东海郡王。隆演卒，温越次立其弟溥。顺义七年，温又请溥即皇帝位，溥未许而温病卒，年六十六，追封齐王，谥曰武。李昇僭号，号温为义祖。

呜呼，盗亦有道，信哉！行密之书，称行密为人，宽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将蔡侁叛于庐州，悉毁行密坟墓，及侁败，而诸将皆请毁其墓以报之。行密叹曰：“侁以此为恶，吾岂复为邪？”尝使从者张洪负剑而侍，洪拔剑击行密，不中，洪死，复用洪所善陈绍负剑，不疑。又尝骂其将刘信，信忿，奔孙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负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复来。”

“明日，果来。行密起于盗贼，其下皆骁武雄暴，而乐为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温。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而徐氏父子，区区诈力，裴回三主，不敢轻取之，何也？岂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欤！”

据《吴录》、《运历图》、《九国志》，皆云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扬州，至晋天福二年，为李昇所篡，实四十六年。而《旧唐书》、《旧五代史》皆云大顺二年入扬州，至被篡，四十七年。

《吴录》徐铉等撰，《运历图》龚颖撰，二人皆江南故臣，所记宜得实。而唐末丧乱，中朝文字多差失，故今以铉、颖所记为定。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昇，字正伦，徐州人也。世本微贱，父荣，遇唐末之乱，不知其所终。昇少孤，流寓濠、泗间，杨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状貌，养以为子。而杨氏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温，乃冒姓徐氏，名知诰。及壮，身長七尺，广颡隆准。为人温厚有谋。为吴楼船军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杀李遇，昇以功拜升州刺史。时江淮初定，州、县吏多武夫，务赋敛为战守，昇独好学，接礼儒者，能自励为勤俭，以宽仁为政，民稍誉之。徐温镇润州，以升、池等六州为属，温闻昇理升州有善政，往视之，见其府库充实，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迁昇润州刺史。昇初不欲往，屡求宣州，温不与。既而徐知训为硃瑾所杀，温居金陵，未及闻。昇居润州，近广陵，得先闻，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乱，遂得政。

昇事徐温甚孝谨，温尝骂其诸子不如昇，诸子颇不能容，而知训尤甚，尝召昇饮酒，伏剑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彦能觉之，酒至昇，以手爪招之，昇悟起走，乃免。后昇自润州入覲，知训与饮于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谏以其谋告昇，昇起遁去。知训以剑授刁彦能，使追杀之，及于中途而还，给以不及，由是得免。后昇贵，以彦能为抚州节度使。

知训之用事也，尝凌弱杨氏而骄侮诸将，遂以见杀。及昇秉政，欲收人心，乃宽刑法、推恩信，起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齐丘、骆知祥、王令谋等为谋客，士有羁旅于吴者，皆齿

用之。尝阴使人察视民间有婚丧匱乏者，往往赙给之。盛暑未尝张盖、操扇，左右进盖，必却之，曰：“士众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温虽遥秉大政，而吴人颇已归昇。

武义元年，拜左仆射，参知政事。温行军司马徐玠数劝温以己子代昇，温遣子知询入广陵，谋代昇秉政。会温病卒，知询奔还金陵，玠反为昇谋，诬知询以罪，斩其客将周廷望，以知询为右统军。杨溥僭号，拜昇太尉、中书令。大和三年，出镇金陵，如温之制，留其子景通为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谋、宋齐丘为左、右仆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昇东海郡王。

昇照鉴见白须，顾其吏周宗叹曰：“功业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驰诣广陵见宋齐丘，谋禅代。齐丘以为未可，请斩宗以谢吴人，昇黜宗为池州刺史。

吴临江王濛者，怨徐氏舍己而立溥，心尝不平，及昇将谋篡国，先废濛为历阳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杀守者，奔庐州节度使周本。本，吴旧将也，闻濛至，欲纳之，为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祚闭门遮本不得出，缚濛送金陵，见杀。

五年，昇封齐王。已而闽、越诸国皆遣使劝进，昇谓人望已归。天祚三年，建齐国，置宗庙社稷，以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十月，溥遣摄太尉杨璘传位于昇，国号齐，改元升元。昇以册尊溥曰：“受禅老臣知诰，谨上册皇帝为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帝。”追尊徐温为忠武皇帝，封子景为吴王，封徐氏子知证江王，知谔饶王。周本与诸将至金陵劝进，归而叹曰：“吾不诛篡国者以报杨氏，今老矣，岂能事二姓乎！”愤惋而死。

二年四月，迁杨溥于润州丹阳宫。以王舆为浙西节度使、马思让为丹阳宫使，以严兵守之。

徐氏诸子请昇复姓，昇谦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议百官，

百官皆请，然后复姓李氏，改名曰昇。自言唐宪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为徐州判司；志生荣。乃自以为建王四世孙，改国号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庙，追尊四代祖恪为孝静皇帝，庙号定宗；曾祖超为孝平皇帝，庙号成宗；祖志孝安皇帝，庙号惠宗；考荣孝德皇帝，庙号庆宗。奉徐温为义父，徐氏子孙皆封王、公，女封郡、县主。以门下侍郎张居咏、中书侍郎李建勋、右仆射张延翰同平章事。十一月，以步骑八万讲武于铜桥。

杨溥卒于丹阳宫。溥子璉为吴太子时，昇以女妻之，及昇篡国，封其女永兴公主。女闻人呼公主，则呜咽流涕而辞，宫中皆怜之。溥卒，以璉为康化军节度使，已而以疾卒。

三年四月，昇郊祀昊天上帝于圆丘，礼毕，群臣请上尊号。昇曰：“尊号非古也。”不许。州、县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门闾，复其徭役；其尤盛者江州陈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设广席，长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余，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诸犬为之不食。

四年六月，晋安州节度使李金全叛，送款于昇，昇遣鄂州屯营使李承裕迎之。承裕与晋将马全节、安审晖战安陆南，三战皆败，承裕与裨将段处恭皆死，都监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执，送于京师，高祖厚赐之，遣还。昇致书高祖，复送光鄴等，请以败军行法，高祖又遣之，昇以甲士临淮拒之，乃止。

六年，吴越国火，焚其宫室、府库，甲兵皆尽，群臣请乘其弊攻之，昇不许，遣使吊问，厚赐其乏。钱氏自吴时素为敌国，昇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及将篡国，先与钱氏约和，归其所执将士，钱氏亦归吴败将，遂通好不绝。

昇客冯延巳好论兵大言，尝谓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然吴人亦赖以休息。

七年，昇卒，年五十六，谥曰光文肃武孝高皇帝，庙号烈

祖，陵曰永陵。子景立。

景，初名景通，昇长子也。既立，又改名璟。徐温死，昇专政，以为兵部尚书、参知政事。明年，昇镇金陵，留景为司徒、同平章事，与宋齐丘、王令谋居广陵，辅杨溥。昇将篡国，召景归金陵为副都统。昇立，封齐王。昇卒，嗣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为皇太后，妃钟氏为皇后。封弟寿王景遂为燕王，宣城王景达鄂王，景邈前未王，为保宁王。秋，改封景遂齐王、诸道兵马元帅、太尉、中书令，景达为燕王、副元帅，盟于昇柩前，约兄弟世世继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

冬十月，破虔州妖贼张遇贤。遇贤，循州罗县小吏也。初，有神降罗县民家，与人言祸福辄中。遇贤祷之，神曰：“遇贤是罗汉，可留事我。”是时，南海刘龚死，子玠初立，岭南盗贼起，群盗千余人未有所统，问神当为主者，神言遇贤，遂共推为帅。遇贤自号中天八国王，改元永乐，置官属，群贼盗皆绛衣，攻剽岭外，问神所向，神曰：“当过岭取虔州。”遂袭南康，节度贾浩不能御。遇贤据白云洞，造宫室，有众十余万，连陷诸县。景遣洪州营屯虞候严思、通事舍人边镐率兵攻之。遇贤问神，神不复语，群盗皆惧，遂执遇贤以降。

景以冯延巳、常梦锡为翰林学士，冯延鲁为中书舍人，陈觉为枢密使，魏岑、查文徽为副使。梦锡直宣政殿，专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吴人谓之“五鬼”。梦锡屡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纳。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委齐王景遂参决，惟陈觉、查文徽得奏事，群臣非召见者不得入。给事中萧俨上疏切谏，不报。侍卫军都虞候贾崇诣阁求见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见先帝所以成功业者，皆用众贤之谋，故延接疏远，未尝壅隔，然下情犹有不达者。今陛下新即位，所信用者何人？奈何顿与臣下隔绝！臣老即死，恐无复一见颜色。”因泣下鸣

咽，景为之动容，引与坐，赐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

初，宋齐丘为昇谋篡杨氏最有力，及事成，乃阳入九华山，昇屡招之，乃出。昇僭号，未几，齐丘以病罢相，出为洪州节度使。景立，复召为相，而陈觉、魏岑等皆为齐丘所引用。而岑与觉有隙，谮觉于景，左迁少府监。齐丘亦罢相为浙西节度使。齐丘不得意，愿复归九华山，赐号九华先生，封青阳公，食青阳一县。

二年二月，闽人连重遇、硃文进弑其君王延羲，文进自立。是时，延羲弟延政亦自立于建州，国号殷。王氏兄弟连兵累年，闽大乱，景因其乱遣查文徽及待诏臧循发兵攻建州。延政闻唐且攻之，遣人给福州曰：“唐兵助我讨贼矣。”福州信之，共杀文进等以降，延政遣其从子继昌守福州。文徽军屯建阳，福州将李仁达杀王继昌自称留后，泉州将留从效亦杀其刺史黄绍颇，皆送款于文徽。

四年八月，文徽乘胜克建、汀、泉、漳四州，景分延平、剑浦、富沙三县，置剑州，迁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为饶州节度使、李仁达为福州节度使、留从效为清源军节度使。景遂欲罢兵，而查文徽、陈觉等皆言：“仁达等余孽犹在，不若乘胜尽取之。”陈觉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达等。景以觉为宣谕使，召仁达朝金陵，仁达不从。觉惭，还至建州，矫命发汀、建、信、抚州兵攻仁达。时魏岑安抚漳、泉，闻觉起兵，亦擅发兵会觉。景大怒，冯延巳等为言：“兵业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为招讨使、王建封为副使，益兵以会之，以延鲁、魏岑、陈觉皆为监军使。仁达送款于吴越，吴越以兵三万应仁达。觉等争功，进退不相应，延鲁与吴越兵先战，大败而走，诸军皆溃归。景怒，遣使者锁觉、延鲁至金陵。而冯延巳方为宰相，宋齐丘复自九华召为太傅，为稍解之，乃流觉蕲州、延鲁舒州。

韩熙载上书切谏，请诛觉等，齐丘恶之，贬熙载和州司马。是岁，契丹陷京师，中国无主，而景方以觉等疲兵东南，不暇北顾。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宰相冯延巳、谏议大夫魏岑乱政，与觉等同罪而不见贬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答其疏，贬文蔚江州司士参军，亦罢延巳为少傅、岑为太子洗马。

五年，以景遂为太弟；景达为元帅，封齐王；南昌王冀为副元帅，封燕王。契丹遣使来聘，以兵部尚书贾潭报聘。

六年，汉李守贞反河中，遣其客将硃元来求援，景以润州节度使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抚使，兵攻洹阳，闻守贞已败，乃还。是时，汉隐帝少，中国衰弱，淮北群盗多送款于景，景遣皇甫晖出海、泗诸州招纳之。

八年，福州诈言“吴越戍兵乱，杀李仁达而遁”，遣人请建州节度使查文徽，文徽与剑州刺史陈诲下舟闽江趋应之。福州以兵出迎。诲曰：“闽人多诈难信，宜驻江岸徐图之。”文徽曰：“久则生变，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诲屯江口，进至西门，伏兵发，文徽被擒。诲与越人战，大败之，获其将马先进。景送先进还越，越亦归景文徽。是岁，楚王马希广为其弟希萼所弑，希萼自立。

九年秋，楚人囚希萼于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国大乱。景遣信州刺史边镐攻楚，破潭州，尽迁马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萼为洪州节度使，希崇舒州节度使，以边镐为湖南节度使。

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万载、上高四县，置筠州。以冯延巳、孙忌为左、右仆射同平章事。广州刘晟乘楚之乱，取桂管，景遣将军张峦出兵争之，不克。楚地新定，其府库空虚，宰相冯延巳以克楚为功，不欲取费于国，乃重敛其民以给军，楚人皆怨而叛，其将刘言攻边镐，镐不能守，遁归。

十一年，金陵大火逾月。

十二年，大饥，民多疫死。

十三年十一月，周师南征，诏曰：“蠢尔淮甸，敢拒大邦，盗据一方，僭称伪号。晋、汉之代，寰海未宁，而乃招纳叛亡，朋助凶逆。金全之据安陆，守贞之叛河中，大起师徒，来为应援。迫夺闽、越，涂炭湘、潭，至于应接慕容，凭陵徐部，沭阳之役，曲直可知。勾诱契丹，入为边患，结连并垒，实我世仇。罪恶难名，人神共愤。”乃拜李穀为行营都部署，攻自寿州始。是时，宋齐丘为洪州节度使，景召齐丘还金陵，以刘彦贞为神武统军，刘仁贍为清淮军节度使，以距周师。李穀曰：“吾无水战之具，而使淮兵断正阳浮桥，则我背腹受敌。”乃焚其刍粮，退屯正阳。是时世宗亲征，行至圉镇，闻谷退军，曰：“吾军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进急趋正阳，曰：“唐兵且至，宜急击之。”刘彦贞等闻谷退军，果以为怯，急追之。比及正阳，而重进先至，军未及食而战，彦贞等遂败。彦贞之兵施利刃于拒马，维以铁索；又刻木为兽，号“捷马牌”；以皮囊布铁蒺藜于地。周兵见而知其怯，一鼓败之。世宗营于淝水之阳，徙浮桥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争之不得，而周师取滁州。景惧，遣泗州牙将王知朗至徐州，称唐皇帝奉书，愿效贡赋，陈兄事之礼，世宗不答。景东都副留守冯延鲁、光州刺史张绍、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讷皆弃城走；延鲁削发为僧，为周兵所获。蕲州裨将李福杀其刺史王承隼降周。景益惧，始改名璟以避周庙讳，遣其翰林学士钟谔、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奉表称臣，献犒军牛五百头、酒二千石、金银罗绮数千，请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罢兵。世宗不报，分兵袭下扬、泰。景遣人怀蜡丸书走契丹求救，为边将所执。光州刺史张承翰降周。

十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孙晟、礼部尚书王崇质奉表，辞益卑服，世宗犹不答，前遣钟谔等并晟、崇质皆留行在。而谔等请归取景表，尽献江北地，世宗许之，遣崇质、德明等还，始赐景书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艰，六纪于兹，瓜分鼎峙。自为声教，各擅蒸黎，交结四夷，凭凌上国。华风不竞，否运所钟，凡百有心，敦不兴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万之甲兵，农战交修，士卒乐用，苟不能恢复内地，申画边疆，便议班旋，真同戏剧。至于削去尊称，愿输臣节，孙权事魏，萧警奉周，古也虽然，今则不取。但存帝号，何爽岁寒？倘坚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险。”德明等还，盛称世宗英武，景不悦。宋齐丘、陈觉等皆以割地无益，而德明卖国以图利。景怒，斩德明。遣元帅齐王景达与陈觉、边镐、许文缜率兵趣寿春，景达将硃元等复得舒、蕲、泰三州。夏，大雨，周师在扬、滁、和者皆却，诸将请要其险隘击之。宋齐丘曰：“击之怨深，不如纵之以为德。”诫诸将闭壁，无得要战，故周师皆集于寿州。世宗屯于涡口，欲再幸扬州，宰相范质以师老泣谏，乃班师，以李重进攻庐、寿，向训守扬州。训请弃扬州，并力以攻寿春，乃封府库付主者，遣景旧将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悦，皆负粮粮，以送周师。

十五年，景达遣硃元等屯紫金山，筑甬道以饷寿州。二月，世宗复南征，徙下蔡浮桥于涡口，为镇淮军，筑二城以夹淮。周师连破紫金诸寨。景达虽为元帅，兵事皆决于陈觉。觉与硃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贞客，反覆难信，景遣大将杨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愤怒，叛降于周，诸军皆溃，许文缜、边镐皆被执，景达以舟兵奔还金陵。刘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孙羽等以寿州降于周。世宗班师。景遣人焚扬州，驱其士庶而去。冬十月，世宗复南征，遂围濠州，刺史郭廷谓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

以抗王师，然愿请命于唐而后降。”世宗为之缓攻，廷谓遣人请命于景，景许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师步骑数万，水陆齐进，军士作《檀来》之歌，声闻数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之北门。

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师攻楚州，守将张彦卿、郑昭业城守甚坚，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亲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坏，彦卿、昭业战死，周兵怒甚，杀戮殆尽。周师复取海、泰、扬州。世宗幸迎銮以临大江，景知不能支，而耻自屈身去其名号，乃遣陈觉奉表，请传国与其世子而听命。

初，周师南征，无水战之具，已而屡败景兵，获水战卒，乃造战舰数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战，命王环将以下淮。景之水军多败，长淮之舟，皆为周师所得。又造齐云船数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齐云舟大，不能过，乃开老鹳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战，以周兵非敌，且未能至江。及觉奉使，见舟师列于江次甚盛，以为自天而下，乃请曰：“臣愿还国取景表，尽献江北诸州，如约。”世宗许之，始赐景书曰“皇帝恭问江南国主”，劳其良苦而已。是时，扬、泰、滁、和、寿、濠、泗、楚、光、海等州，已为周得，景遂献庐、舒、蕲、黄，画江以为界。五月，景下令去帝号，称国主，奉周正朔，时显德五年也。

初，孙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问晟江南虚实，不对，世宗怒，杀晟。周已罢兵，景乃赠刘仁贍太师，追封晟鲁国公。世宗遣钟谔、冯延鲁归国。景复遣谔等朝京师，手自书表，称天地父母之恩不可报，又请降诏书同藩镇，遣谔面陈愿传位世子。世宗遣谔等还国，优诏以劳安之。景以谔为礼部侍郎、延鲁户部侍郎。

景为太子时；延鲁等皆出入东宫，礼部尚书常梦锡自昇世

屡言不可使延鲁等近太子，及景立，延鲁用事，梦锡每排斥之。景既割地称臣，有语及朝廷为大朝者，梦锡大笑曰：“君等尝欲致君如尧、舜，今日自为小朝邪？”钟谔素善李德明，既归，而闻德明由宋齐丘等见杀，欲报其冤，未能发。陈觉，齐丘党也，与严续素有隙。觉尝奉使周，还言世宗以江南不即听命者，严续之谋，劝景诛续以谢罪。景疑之，谔因请使于周，验其事。景已割地称臣，乃遣谔入朝谢罪，言不即割地者，非续谋，愿赦之。世宗大惊，曰：“续能为谋，是忠其主也，朕岂杀忠臣乎？”谔还，言觉奸诈，景怒，流觉饶州，杀之，宋齐丘坐觉党与，放还青阳，赐死。以太弟景遂为洪州节度使，燕王冀为太子。

景困于用兵，钟谔请铸大钱以一当十，文曰“永通泉货”。谔尝得罪，而大钱废。韩熙载又铸铁钱，以一当二。

九月，太子冀卒，次子从嘉封吴王，居东宫。钟谔言从嘉轻肆，请立纪国公从善，景怒，贬谔国子司业，立从嘉为太子。世宗使人谓景曰：“吾与江南，大义已定，然虑后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为子孙计。”景因营缉诸城，谋迁其都于洪州，群臣皆不欲迁，惟枢密使唐镐赞之，乃升洪州为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从嘉监国，景迁于南都。而洪州迫隘，宫府营廨，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归，景悔怒不已。唐镐惭惧，发疾卒。

六月，景卒，年六十四。从嘉嗣立，以丧归金陵，遣使入朝，愿复景帝号，太祖皇帝许之，乃谥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庙号元宗，陵曰顺陵。

煜字重光，初名从嘉，景第六子也。煜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骀齿，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亡，煜以次封吴王。建隆二年，景迁南都，立煜为太子，留监

国。景卒，煜嗣立于金陵。母钟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圣尊后；立妃周氏为国后；封弟从善韩王，从益郑王，从谦宜春王，从度昭平郡公，从信文阳郡公。大赦境内。遣中书侍郎冯延鲁修贡于朝廷，令诸司四品已下无职事者，日二员待制于内殿。

三年，泉州留从效卒。景之称臣于周也，从效亦奉表贡献于京师，世宗以景故，不纳。从效闻景迁洪州，惧以为袭己，遣其子绍基纳贡于金陵，而从效病卒，泉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张汉思。汉思老不任事，州人陈洪进逐之，自称留后，煜即以洪进为节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铁钱，民间多藏匿旧钱，旧钱益少，商贾多以十铁钱易一铜钱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当十。拜韩熙载中书侍郎、勤政殿学士。封长子仲遇清源公，次子仲仪宣城公。

五年，命两省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集贤勤政殿学士，分夕于光政殿宿直，煜引与谈论。煜尝以熙载尽忠，能直言，欲用为相，而熙载后房妓妾数十人，多出外舍私侍宾客，煜以此难之，左授熙载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载尽斥诸妓，单车上道，煜喜留之，复其位。已而诸妓稍稍复还，煜曰：“吾无如之何矣！”是岁，熙载卒，煜叹曰：“吾终不得熙载为相也。”

“欲以平章事赠之，问前世有此比否，群臣对曰：“昔刘穆之赠开府仪同三司。”遂赠熙载平章事。熙载，北海将家子也，初与李穀相善。明宗时，熙载南奔吴，穀送至正阳，酒酣临诀，熙载谓穀曰：“江左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穀曰：“中国用吾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尔。”及周师之征淮也，命穀为将，以取淮南，而熙载不能有所为也。

开宝四年，煜遣其弟韩王从善朝京师，遂留不遣。煜手疏求从善还国，太祖皇帝不许。煜尝怏怏以国蹙为忧，日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

五年，煜下令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诸王皆为国公，以尊朝廷。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

六年，内史舍人潘佑上书极谏，煜收下狱，佑自缢死。

七年，太祖皇帝遣使诏煜赴阙，煜称疾不行，王师南征，煜遣徐铉、周惟简等奉表朝廷求缓师，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师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师，太祖赦之，封煜违命侯，拜左千牛卫将军。其后事具国史。

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时事，云太祖皇帝之出师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铉朝于京师。铉居江南，以名臣自负，其来也，欲以口舌驰说存其国，其日夜计谋思虑言语应对之际详矣。及其将见也，大臣亦先入请，言铉博学有才辩，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尔所知也。”明日，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太祖徐召之升，使毕其说。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其说累数百言。太祖曰：“尔谓父子者为两家可乎？”铉无以对而退。呜呼，大哉，何其言之简也！盖王者之兴，天下必归于一统。其可来者来之，不可者伐之；僭伪假窃，期于扫荡一平而后已，予读周世宗《征淮南诏》，怪其区区攢摭前事，务较曲直以为辞，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岂为其辞者之过欤？

据汤悦所撰《江南录》云：“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岁尽献淮南十四州，画江为界。”保大十五年，乃周显德四年也。案《五代旧史》及《世宗实录》，显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复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尽献淮南诸州，画江为界，当是保大十六年也。悦等南唐

故臣，记其目见之事，何其差缪？而《九国志》、《纪年通谱》之类，但以悦书为正，不复参校，遂皆差一年。至于景灭闽国，是保大四年，《江南录》书于三年，亦差一年，已具《闽世家》注。或疑景立逾年而改元，则灭闽国当为三年，周取淮南当为十五年不差，但《江南录》误于景立之年改元保大，所以常差一年也。今知不然者，以诸书参校，闽人杀王延羲，当晋开运元年，周师始伐南唐当显德二年。据景以初立之年即改元，则开运元年为保大二年，显德二年为保大十三年。今《江南录》书延羲被杀于二年，周师始伐于十三年，则是景立之年改元，不误，而悦等书灭王氏、割淮南自各差一年尔。昇自晋天福二年建国，至皇朝开宝八年国灭，凡三十九年。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后为忠武军卒，稍迁队将。

黄巢陷长安，僖宗在蜀，忠武军将鹿晏弘以兵八千属杨复光讨贼，巢败走，复光以其兵为八都，都将千人，建与晏弘皆为一都头。复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过剽略。行至兴元，逐节度使牛勣，自称留后。僖宗即以晏弘为节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头皆领属州刺史。已而晏弘拥众东归，陷陈、许，建与晋晖、韩建、张造、李师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号“随驾五都”，以属十军观军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为养子。僖宗还长安，使建与晋晖等将神策军宿卫。

光启元年，河王重荣与令孜争盐池，重荣召晋兵犯京师，僖宗幸凤翔。二年三月，移幸兴元，以建为清道使，负玉玺以从。行至当涂驿，李昌符焚栈道，栈道几断，建控僖宗马，冒烟焰中过，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寝，既觉，涕泣，解御衣赐之。

僖宗已至兴元，令孜以谓天子播越，由己致之，惧且得罪，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为西川监军，杨复恭代为军容使。复恭出建为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众八千，以攻阆州，执其刺史杨行迁。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弃城走。敬瑄患之，以问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

东川顾彦朗与建有旧，建闻令孜召己，大喜，因至梓州，谓彦朗曰：“十军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见陈公，以求一镇。”即以其家属托彦朗，选精兵二千，驰之成都。行至鹿头关，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击破鹿头关，取汉州。彦朗闻之，出兵助建，军于学射。敬瑄遣将句惟立逆建，建击败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将兵五万屯新繁，建又击败之，虏获万余人，横尸四十里。敬瑄发兵七万益行章，与建相持濠阳、新都百余日。昭宗遣左谏议大夫李洵为两川宣谕和协使，诏彦朗等罢兵。彦朗请以大臣镇蜀，因为建求旌节。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分邛、蜀、黎、雅为永平军，拜建节度使。

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将彦朗等兵讨之。昭宗以建为招讨牙内都指挥使。久之，不克，建谓昭度曰：“公以数万之众，困两川之人，而师久无功，奈何？且唐室多故，东方诸镇，兵接都畿，公当归相天子，静中原以固根本，此蛮夷之国，不足以留公。”昭度迟疑未决，建遣军士擒昭度亲吏于军门，齧而食之，建入白曰：“军士饥，须此为食尔！”昭度大恐，即留符节与建而东。昭度已去，建即以兵扼剑门，两川由是阻绝。

山行章屯广都，建击败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资、简、戎、茂、嘉、邛诸州皆杀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与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军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讨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军，以节度观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开门迎建。建将入城，以张勅为都虞候，戒其军士曰：“吾以张勅为虞候矣，汝等无犯其令，幸勅执而见我，我尚活汝，使其杀而后白，吾亦不能诘也。”建入城，军士剽略，勅杀百人而止。后建迁敬瑄于雅州，使人杀之；复以令孜为监军，既

而亦杀之。大顺二年十月，唐以建为检校司徒、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

东川顾彦朗卒，其弟彦晖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赐彦晖东川旌节，绵州刺史常厚执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简、王宗涤等讨厚。自彦朗死，建欲图并东川而未有以发，及李简等讨厚，戒曰：“兵已破厚，彦晖必出犒师，即与俱来，无烦吾再举也。

“简等击厚，败之钟阳，厚走还绵州，以唐旌节还道弼而出之。彦晖已得节，辞疾不出犒军。乾宁二年，建遣王宗涤攻之。十二月，宗涤败彦晖于楸林，斩其将罗璋，遂围梓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简诏建罢兵，建收兵还成都。黔南节度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

四年，宗涤复攻东川，别遣王宗侃、宗阮等出峡，取渝、泸州。五月，建自将攻东川，昭宗遣谏议大夫李洵、判官韦庄宣谕两川，诏建罢兵。建不奉诏，乃责授建南州刺史，以郗王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代建为西川节度使。茂贞拒命，乃复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彦晖自杀。彦晖将顾彦瑶顾城已危，谓诸将吏曰：“事公当生死以之！”指其所佩宾铁剑曰：“事急而有叛者，当齿此剑！”及城将破，彦瑶与彦晖召集将吏饮酒，遂与之俱死。建以王宗涤为东川留后，唐即以宗涤为节度使，于是并有两川之地。

是时，凤翔李茂贞兼据梁、洋、秦、陇，数以兵侵建。天复元年，梁太祖兵诛宦者，宦者韩全诲等劫天子幸凤翔，梁兵围之，茂贞闭城拒守经年，力窘，求与梁和。建间遣人聘茂贞，许以出兵为援，劝其坚壁勿和。遣王宗涤将兵五万，声言迎驾，以攻兴元，执其节度使李继业，而武定节度使拓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于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时，荆南成汭死，襄州赵匡凝遣其弟匡明袭据之，建乘其间，攻下夔、施、忠、万四州。

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迁都洛阳，改元天祐，建与唐隔绝而不知，故仍称天复。六年，又取归州，于是并有三峡。

七年，梁灭唐，遣使者谕建，建拒而不纳。建因驰檄四方，会兵讨梁，四方知其非诚实，皆不应。

是岁正月，巨人见青城山。六月，凤凰见万岁县，黄龙见嘉阳江，而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龟、龙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位。封其诸子为王，以王宗佶为中书令，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唐袭为枢密使，郑騫为御史中丞，张格、王锴皆为翰林学士，周博雅为成都尹。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故其僭号，所用皆唐名臣世族；庄，见素之孙；格，浚之子也。建谓左右曰：“吾为神策军将时，宿卫禁中，见天子夜召学士，出入无间，恩礼亲厚如寮友，非将相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礼尤异，其余宋玘等百余人，并见信用。

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佶为太师。宗佶本姓甘氏，建为忠武军卒时掠得之，养以为子，后以军功累迁武信军节度使。后建所生子元懿等稍长，宗佶以养子心不自安，与郑騫等谋，求为大司马，总六军，开元帅府，凡军事便宜行而后闻。建以宗佶创业功多，优容之。唐袭本以舞僮见幸于建，宗佶尤易之，后为枢密使，犹名呼袭，袭虽内恨，而外奉宗佶愈谨。建闻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枢密使，是将反也。”宗佶求大司马，章三上，建以问袭，袭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即与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自请不已，建叱卫士扑杀之，并赐騫死。六月，以遂王宗懿为皇太子。建加尊号英武睿圣皇帝。七月，驺虞见武定。

二年，颁《永昌历》。广都嘉禾合穗。

三年八月，有龙五十见洵阳水中。十月，麟见壁州。十二月，大赦，改明年为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贞自为梁所围，而山南入于蜀，地狭势孤，遂与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地。建怒，不与，以王宗侃为北路都统，宗佑、宗贺、唐袭为三面招讨使以攻岐。战于青泥，宗侃败绩，退保西县，为茂贞兵所围。建自将击之，岐兵败，解去，建至兴元而还。加尊号曰英武睿圣光孝皇帝。

二年，又加号曰英武睿圣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为监军也，盗唐传国玺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尚食使欧阳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献。五月，梁遣光禄卿卢玘来聘，推建为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张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曰‘大唐入某国之印’，今梁已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杀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过尔，不可以绝两国之欢。”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将作监李紘吊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剑州木连理。六月，麟见文州。十二月，黄龙见富义江。

三年正月，麟见永泰。五月，驹虞见壁山，有二鹿随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杀太子少保唐袭。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后更名宗坦，建得铜牌子于什仿，有文二十余字，建以为符谶，因取之以名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膺为人犷喙齟齬，多材艺，能射钱中孔，尝自抱画球掷马上，驰而射之，无不中。年十七，为皇太子，判六军，创天武神机营，开永和府，置官属。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记事戒之，令“一切学朕所为，则可以保国”。又命道士广成先生杜光庭为之师。唐袭，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屡谗于朝，建惧其交恶，乃罢袭枢密使，出为兴元节度使。已而袭罢归，元膺廷疏其过失，建益不悦。是月七夕，元膺召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枢密使潘峭、翰

林学士毛文锡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来，峭与文锡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锡离间语。建怒，将罪之。元膺出而袭入，建以问之，袭曰：“太子谋作乱，欲召诸将、诸王以兵锢之，然后举事尔！”建疑之，袭请召营兵入卫。元膺初不为备，闻袭召兵，以为诛己，乃与伶人安悉香、军将喻全殊率天武兵自卫，遣人擒峭及文锡而笞之，幽于其家；召大将徐瑤、常谦率兵出拒袭，与袭战神武门，袭中流矢，坠马死。建遣王宗贺以兵讨之，元膺兵败皆溃去，元膺匿跃龙池槛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识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谕之，宗翰未至，为卫兵所杀。建乃立其幼子郑王宗衍为太子。白龙见邛州江。

四年，荆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寿败之于瞿唐。八月，杀黔南节度使王宗训。冬，南蛮攻掠界上，建遣夔王宗范击败之于大渡河。麟见昌州。

五年，起寿昌殿于龙兴宫，画建像于壁；又起扶天阁，画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宫室。遣王宗俦等攻岐，取其秦、凤、阶、成四州，至大散关。梁叛将刘知俊在岐，于是特以其族来。

通正元年，遣王宗绶等率兵十二万出大散关攻岐，取陇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资五品正员官购群书以实之，以内枢密使毛文锡为文思殿大学士。黄龙见大昌池。十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汉，国号汉。

天汉元年，杀刘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复国号蜀。

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年多内宠，贤妃徐氏与妹淑妃，皆以色进，专房用事，交结宦者唐文宸等干与外政。建年老昏耄，文宸判六军，事无大小，皆决文宸。及建疾，以兵入宿卫，谋尽去建故将。故将闻建疾，皆不得入见，久之，

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宸欲为变，乃杀之。建因以老将大臣多许昌故人，必不为太子用，思择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为枢密使判六军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衍。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卫王宗仁，简王元膺，赵王宗纪，幽王宗辂，韩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杰，鲁王宗鼎，兴王宗泽，薛王宗平。而郑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贤妃也，以母宠得立为皇太子，开崇贤府，置官属，后更曰天策府。衍为人方颐大口，垂手过膝，顾目见耳，颇知学问，能为浮艳之辞。元膺死，建以幽王宗辂貌类己，而信王宗杰于诸子最材贤，欲于两人择立之。而徐妃专宠，建老昏耄，妃与宦者唐文宸教相者上言衍相最贵，又讽宰相张格赞成之，衍由是得为太子。

建卒，衍立，谥建曰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庙号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号昭圣皇后，后建数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为皇太后，后妹淑妃为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卖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阙，必数人并争，而入钱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

衍年少荒淫，委其政于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润澄、王承休、欧阳晃、田鲁侑等；以韩昭、潘在迎、顾在珣、严旭等为狎客；起宣华苑，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之亭，飞鸾之阁，瑞兽之门；又作怡神亭，与诸狎客、妇人日夜酣饮其中。尝以九日宴宣华苑，嘉王宗寿以社稷为言，言发泣涕。韩昭等曰：“嘉王酒悲尔！”诸狎客共以慢言谑嘲之，坐上喧然。衍不能省也。

蜀人富而喜遨，当王氏晚年，俗竞为小帽，仅覆其顶，俯首即堕，谓之“危脑帽”。衍以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间，民间以大帽识之，因令国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状如锥。而后宫皆戴金莲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

冠，其髻鬢然，更施硃粉，号“醉妆”，国中之人皆效之。尝与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宫人衣服，皆画云霞，飘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状，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宫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

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号为圣德明孝皇帝。

二年冬，北巡，至于西县，旌旗戈甲，连亘百余里。其还也，自阆州浮江而上，龙舟画舸，昭耀江水，所在供亿，人不堪命。

三年正月，还成都。

五年，起上清宫，塑王子晋像，尊以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于其左右；又于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备法驾而朝之。

六年，以王承休为天雄节度使。天雄军，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为宣徽使，承休妻严氏，有绝色，衍通之。是时，唐庄宗灭梁，蜀人皆惧。庄宗遣李严聘蜀，衍与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帘帷珠翠，夹道不绝。严见其人物富盛，而衍骄淫，归乃献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继岌、郭崇韬伐蜀。是岁，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岁常猎于子来山。是岁，又幸彭州阳平化、汉州三学山。以王承休妻严氏故，十月，幸秦州，群臣切谏，衍不听。行至梓潼，大风发屋拔木，太史曰：“此贪狼风也，当有败军杀将者。”衍不省。衍至绵谷而唐师入其境，衍惧，遽还。唐师所至，州县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绵谷，遣王宗勋、宗俨、宗昱率兵以拒唐师。宗勋等至三泉，望风退走。衍诏宗弼诛宗勋等，宗弼反与宗勋等合谋，送款于唐师。衍自绵谷还成都，百官及后宫迎谒七里亭，衍杂宫人作回鹘队以入。明日，御文明殿，与其群臣相对涕泣。而宗弼亦自绵谷驰归，登太玄门，收成都尹韩昭、宦者宋光嗣、景润澄、欧阳晃等杀之，函

首送于继岌。衍即上表乞降，宗弼迁衍于天启宫。魏王继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缚舆榇，出降于七里亭。

庄宗召衍入洛，赐衍诏曰：“固当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诏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伪宰相王锴、张格、庾传素、许寂、翰林学士李旻等，及诸将佐家族数千人以东。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驿，庄宗用伶人景进计，遣宦者向延嗣诛其族。衍母徐氏临刑呼曰：“吾儿以一国迎降，反以为戮，信义俱弃，吾知其祸不旋踵矣！”衍妾刘氏，鬢发如云而有色，行刑者将免之，刘氏曰：“家国丧亡，义不受辱！”遂就死。

宗弼，本姓魏，名弘夫，建录为养子。建攻顾彦晖，宗弼常以建语泄之彦晖者，彦晖败，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宗弼守太师兼中书令、判六军，辅政。衍已降，宗弼以蜀珍宝奉魏王及郭崇韬，求为西川节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献为？”居数日，为崇韬所杀。

宗寿，许州民家子也。建以同姓，录之为子。宗寿好学，工琴奕，为人恬退，喜道家之术，事建时为镇江军节度使。衍既立，宗寿为太子太保奉朝请，以炼丹养气自娱。衍为淫乱，独宗寿常切谏之，后为武信军节度使。唐师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尝以书招之，独宗寿不降。闻衍已衔璧，大恸，从衍东迁，至岐阳，以赂赂守者，得入见衍，衍泣下沾襟，曰：“早从王言，岂有今日！”衍死，宗寿走澠池，闻庄宗遇弑，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诣京师，上书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为保义军行军司马，封衍顺正公，许以诸侯礼葬之。宗寿得王氏十八丧，葬之长安南三赵村。

呜呼，自秦、汉以来，学者多言祥瑞，虽有善辨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读《蜀书》，至于龟、龙、麟、凤、驺虞之类

世所谓王者之嘉瑞，莫不毕出于其国，异哉！然考王氏之所以兴亡成败者，可以知之矣。或以为一王氏不足以当之，则视时天下治乱，可以知之矣。

龙之为物也，以不见为神，以升云行天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见于水中，是失职也。然其一何多欤，可以为妖矣！凤凰，鸟之远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悦，命夔作乐，乐声和，鸟兽闻之皆鼓舞。当是之时，凤凰适至，舜之史因并记以为美，后世因以凤来为有道之应。其后凤凰数至，或出于庸君缪政之时，或出于危亡大乱之际，是果为瑞哉？麟，兽之远人者也。昔鲁哀公出猎，得之而不识，盖索而获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书于《春秋》曰“西狩获麟”者，讥之也。“西狩”，非其远也；“获麟”，恶其尽取也。狩必书地，而哀公驰骋所涉地多，不可遍以名举，故书“西”以包众地，谓其举国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识之兽也，以见公之穷山竭泽而尽取，至于不识之兽，皆搜索而获之，故曰“讥之也”。圣人已没，而异端之说兴，乃以麟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纬诡怪之言。凤尝出于舜，以为瑞，犹有说也，及其后出于乱世，则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世，未尝一出，其一出而当乱世，然则孰知其为瑞哉？龟，玄物也，污泥川泽，不可胜数，其死而贵于卜官者，用适有宜尔。而《戴氏礼》以其在宫沼为王者难致之瑞，《戴礼》杂出于诸家，其失亦以多矣。驺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诗》曰：“吁嗟乎驺虞！”贾谊以谓驺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当谊之时，其说如此，然则以之为兽者，其出于近世之说乎？

夫破人之惑者，难与争于笃信之时，待其有所疑焉，然后从而攻之可也。麟、凤、龟、龙，王者之瑞，而出于五代之际，

又皆萃于蜀，此虽好为祥瑞之说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几惑者有以思焉。

据《前蜀书》、《运历图》、《九国志》，皆云建以唐大顺二年入成都为西川节度使，天复七年九月建号，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今以为定。惟《旧五代史》云“龙纪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号改元”者缪也。至后唐同光三年蜀灭，则诸书皆同。自大顺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后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龙冈人也。其叔父迁，当唐之末，据邢、洺、磁三州，为晋所虏。晋王以迁守泽潞，梁兵攻晋，迁以泽潞降梁。知祥父道，独留事晋而不显。及知祥壮，晋王以其弟克让女妻之，以为左教练使。庄宗为晋王，以知祥为中门使。前此为中门使者多以罪诛，知祥惧，求他职，庄宗命知祥荐可代己者，知祥因荐郭崇韬自代，崇韬德之，知祥迁马步军都虞候。庄宗建号，以太原为北京，以知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

魏王继岌代蜀，郭崇韬为招讨使，崇韬临诀，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择帅以守西川，无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庄宗遂以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祥驰至京师，庄宗戒有司盛供帐，多出内府珍奇诸物以宴劳之。酒酣，语及平昔，以为笑乐，叹曰：“继岌前日乳臭儿尔，乃能为吾平定两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尔！吾忆先帝弃世时，疆土侵削，仅保一隅，岂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珍奇异产，充物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闻蜀土之富，无异于此，以卿亲贤，故以相付。”

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韬已死。魏王继岌引军东归，先锋康延孝反，攻破汉州。知祥遣大将李仁罕会任圜、董璋等兵击破延孝，知祥得其将李肇、侯弘实及其兵数千以归。而庄宗崩，魏王继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训练兵甲，

阴有王蜀之志。益置义胜、定远、骁锐、义宁、飞棹等军七万余人，命李仁罕、赵廷隐、张业等分将之。

初，魏王之班师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钱六百万缗以犒军，其余者犹二百万。任圜自蜀入为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余钱。是冬，知祥拜侍中，乃以太仆卿赵季良赍官告赐之，因以为三川制置使，督蜀犒军余钱送京师，且制置两川征赋。知祥怒，不奉诏。然知祥与季良有旧，遂留之。

枢密使安重诲颇疑知祥有异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镇蜀，庄宗以宦者焦彦宾为监军，明宗入立，悉诛宦者，罢诸道监军。彦宾已罢，重诲复以客省使李严为监军。严前使蜀，既归而献策伐蜀，蜀人皆恶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彦宾以例罢，而诸道皆废监军，独吾军置之，是严欲以蜀再为功也。”掌书记母昭裔及诸将吏皆请止严而无内，知祥曰：“吾将有以待其来！”严至境上，遣人持书候知祥，知祥盛兵见之，冀严惧而不来，严闻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严至成都，知祥置酒召严。是时，焦彦宾虽罢，犹在蜀，严于怀中出诏示知祥以诛彦宾，知祥不听，因责严曰：“今诸方镇已罢监军，公何得来此？”目客将王彦铎执严下，斩之。明宗不能诘。

初，知祥镇蜀，遣人迎其家属于太原，行至凤翔，凤翔节度使李从严闻知祥杀李严，以为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既不能诘，而欲以恩信怀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谕知祥，并送琼华公主及其子昶等归之。

知祥因请赵季良为节度副使，事无大小，皆与参决。三年，唐徙季良为果州团练使，以何瓚为节度副使。知祥得制书匿之，表留季良，不许。乃遣其将雷廷鲁至京师论请，明宗不得已而从之。是时，瓚行至绵谷，惧不敢进，知祥乃奏瓚为行军司马。

是岁，唐师伐荆南，诏知祥以兵下峡，知祥遣毛重威率兵

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兴死，其子从诲请命，知祥请罢戍兵，不许。知祥讽重威以兵鼓噪，溃而归，唐以诏书劾重威，知祥奏请无劾，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为必反。

四年，明宗将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责知祥助礼钱一百万缗。知祥觉唐谋欲困己，辞不肯出。久之，请献五十万而已。初，魏王继岌东归，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诲疑知祥有异志，听言事者，用己所亲信分守两川管内诸州，每除守将，则以精兵为其牙队，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备缓急。是岁，以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分东川之阆州为保宁军，以李仁矩为节度使；又以武虔裕为绵州刺史。仁矩与东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诲表兄，由是璋与知祥皆惧，以谓唐将致讨。自璋镇东川，未尝与知祥通问，于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结。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许，以问赵季良，季良以为宜合从以拒唐，知祥乃许。于是连表请罢还唐所遣节度使、刺史等。明宗优诏慰谕之。

长兴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书令。初，知祥与璋俱有异志，而重诲信言事者，以璋尽忠于国，独知祥可疑，重诲犹欲倚璋以图知祥。是岁九月，董璋先反，攻破阆州，擒李仁矩杀之。是月应圣节，知祥开宴，东北望再拜，俯伏呜咽，泣下沾襟，士卒皆为之歔歔，明日遂举兵反。

是秋，明宗改封琼华公主为福庆长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无遣使就藩册命之仪。诏有司草具新仪，乃遣秘书监刘岳为册使。岳行至凤翔，闻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诏削夺知祥官爵，命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都招讨使，夏鲁奇为副。知祥遣李仁罕、张业、赵廷隐将兵三万人会璋攻遂州，别遣侯弘实将四千人助璋守东川，又遣张武下峡取渝州。唐师攻剑门，杀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剑门。璋来告急，知祥大骇，遣廷隐分兵万人以东，已而闻唐军止剑州不进，喜曰：“使唐

军急趋东川，则遂州解围，吾势沮而两川摇矣。今其不进，吾知易与尔。”十二月，敬瑭及廷隐战于剑门，唐师大败。张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将袁彦超代将其军，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鲁奇死之，知祥以仁罕为武信军留后，遣人驰鲁奇首示敬瑭军，敬瑭乃班师。利州李彦珂闻唐军败东归，乃弃城走，知祥以赵廷隐为昭武军留后。李仁罕进攻夔州，刺史安崇阮弃城走，以赵季良为留后。

是时，唐军涉险，以饷道为艰，自潼关以西，民苦转馈，每费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军亦旋，所在守将又皆弃城走。明宗忧之，以责安重诲。重诲惧，遽自请行。而重诲亦以被谗得罪死。明宗谓致知祥等反，由重诲失策，及重诲死，乃遣西川进奏官苏愿、进奉军将杜绍本西归招谕知祥，具言知祥家属在京师者皆无恙。

知祥闻重诲诛死，而唐厚待其家属，乃邀璋欲同谢罪，璋曰：“孟公家属皆存，而我子孙独见杀，我何谢为！”知祥三遣使往见璋，璋不听，乃遣观察判官李昊说璋，璋益疑知祥卖己，因发怒，以语侵昊。昊乃劝知祥攻之。而璋先袭破知祥汉州，知祥遣赵廷隐率兵三万，自将击之，阵鸡距桥。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锦袍，使持书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军士皆噪曰：“徒曝我于日中，何不速战？”璋即麾军以战。兵始交，璋偏将张守进来降，知祥乘之，璋遂大败，走。过金雁桥，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岂有杀父以求生者乎，宁俱就死！”因与璋俱走。知祥遣赵廷隐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见杀，光嗣自缢死，知祥遂并有东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谢唐。

唐枢密使范延光曰：“知祥虽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势，以为两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归也。”明宗曰：

“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间谍致此危疑，抚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宁妻孟氏，知祥妹也。庄宗已杀克宁，孟氏归于知祥，其子瑰，留事唐为供奉官。明宗即遣瑰归省其母，因赐知祥诏书招慰之。知祥兼据两川，以赵季良为武泰军留后、李仁罕武信军留后、赵廷隐保宁军留后、张业宁江军留后、李肇昭武军留后。季良等因请知祥称王，以墨制行事，议未决而瑰至蜀。知祥见瑰倨慢。九月，瑰自蜀还，得知祥表，请除赵季良等为五镇节度，其余刺史已下，得自除授。又请封蜀王，且言福庆公主已卒。明宗为之发哀，遣阁门使刘政恩为宣谕使。政恩复命，知祥始遣其将硃晃来朝。

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遣工部尚书卢文纪册封知祥为蜀王，而赵季良等五人皆拜节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数万人，知祥皆厚给其衣食，因请送其家属，明宗诏谕不许。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闰正月，知祥乃即皇帝位，国号蜀。以赵季良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门使王处回为枢密使，李昊为翰林学士。

三月，唐潞王举兵于凤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讨之，思同兵溃，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武定军节度使孙汉韶皆以其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虔钊等至成都，知祥宴劳之，虔钊奉觞起为寿，知祥手缓不能举觞，遂病，以其子昶为皇太子监国。知祥卒，谥为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庙号高祖，陵曰和陵。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为两川节度使，昶为行军司马。知祥僭号，以昶为东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监国。知祥已卒而秘未发，王处回夜过赵季良，相对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强侯握兵，专伺时变，当速立嗣君以绝

非望，泣无益也。”处回遂与季良立昶，而后发丧。昶立，不改元，仍称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庆政。

明德三年三月，荧惑犯积尸，昶以谓积尸蜀分也，惧，欲禳之，以问司天少监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为鹑首之次，鹑首，秦分也，蜀虽属秦，乃极南之表尔。前世火入鬼，其应在秦。晋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积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权见杀。义熙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硃龄石见杀。而蜀皆无事。”乃止。

昶好打球走马，又为方士房中之术，多采良家子以充后宫。枢密副使韩保贞切谏，昶大悟，即日出之，赐保贞金数斤。有上书者，言台省官当择清流，昶叹曰：“何不言择其人而任之？”左右请以其言诘上书者，昶曰：“吾见唐太宗初即位，狱吏孙伏伽上书言事，皆见嘉纳，奈何劝我拒谏耶！”

然昶年少不亲政事，而将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宽厚，多优纵之，及其事昶，益骄蹇，多逾法度，务广第宅，夺人良田，发其坟墓，而李仁罕、张业尤甚。昶即位数月，执仁罕杀之，并族其家。是时，李肇自镇来朝，杖而入见，称疾不拜，及闻仁罕死，遽释杖而拜。

广政九年，赵季良卒，张业益用事。业，仁罕甥也。仁罕被诛时，业方掌禁兵，昶惧其反，乃用以为相，业兼判度支，置狱于家，务以酷法厚敛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昶与匡圣指挥使安思谦谋，执而杀之。王处回、赵廷隐相次致仕，由是故将旧臣殆尽。昶始亲政事，于朝堂置匭以通下情。

是时，契丹灭晋，汉高祖起于太原，中国多故，雄武军节度使何建以秦、成、阶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孙汉韶攻下凤州，于是悉有王衍故地。汉将赵思绾据永兴、王景崇据凤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张虔钊出大散关，何建出陇右，李廷珪出子午

谷，以应思綰。昶相母昭裔切谏，以为不可，然昶志欲窥关中甚锐，乃遣安思谦益兵以东。已而汉诛思綰、景崇，虔钊等皆罢归，而思谦耻于无功，多杀士卒以威众。昶与翰林使王藻谋杀思谦，而边吏有急奏，藻不以时间，辄启其封，昶怒之。其杀思谦也，藻方侍侧，因并擒藻斩之。

十二年，置吏部三铨、礼部贡举。

十三年，昶加号睿文英武仁圣明孝皇帝。封子玄喆秦王，判六军事；次子玄珪褒王；弟仁毅夔王，仁贇雅王，仁裕嘉王。

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韩继勋为雄武军节度，闻周师来伐，叹曰：“继勋岂足以当周兵邪！”客省使赵季札请行，乃以季札为秦州监军使。季札行至德阳，闻周兵至，遽驰还奏事。昶问之，季札惶惧不能道一言，昶怒杀之，乃遣高彦俦、李廷珪出堂仓以拒周师。彦俦大败，走青泥，于是秦、成、阶、凤复入于周。昶惧，分遣使者聘于南唐、东汉，以张形势。

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归之，昶亦归所获周将胡立于京师，因寓书于世宗，世宗怒昶无臣礼，不答。

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诸国皆惧。荆南高保融以书招昶使归周，昶以前尝致书世宗不答，乃止。昶幼子玄宝，生七岁而卒，太常言无服之殇无赠典，昶问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评生四岁而卒，赠扬州大都督，封肃王，此故事也。”昶乃赠玄宝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

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为皇太子。昶幸晋、汉之际，中国多故，而据险一方，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宋兴，已下荆、潭，昶益惧，遣大程官孙遇以蜡丸书间行东汉，约出兵以挠中国，遇为边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诏伐蜀，遣王全斌、崔彦进等出凤州，刘光义、曹彬等出归州；诏

八作司度右掖门南、临汴水为昶治第一区，凡五百余间，供帐什物皆具，以待昶。

昶遣王昭远、赵彦韬等拒命。昭远，成都人也，年十三，事东郭禅师智諲为童子。知祥尝饭僧于府，昭远执巾履从智諲以入，知祥见之，爱其惠黠。时昶方就学，即命昭远给事左右，而见亲狎。昶立，以为卷帘使。枢密使王处回致仕，昶以枢密使权重难制，乃以昭远为通奏使知枢密使事，然事无大小，一以委之，府库金帛恣其所取不问。昶母李太后常为昶言昭远不可用，昶不听。昭远好读兵书，以方略自许。兵始发成都，昶遣李昊等饯之，昭远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酒酣，谓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兒，取中原如反掌尔！”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数万守剑门。玄喆犖其爱姬，携乐器、伶人数十以从，蜀人见者皆窃笑。全斌至三泉，遇昭远，击败之。昭远焚吉柏江浮桥，退守剑门。军头向韬得蜀降卒言：“来苏小路，出剑门南清强店，与大路合。”全斌遣偏将史延德分兵出来苏，北击剑门，与全斌夹攻之，昭远、彦韬败走，皆见擒。玄喆闻昭远等败，亦逃归。

刘光义攻夔州，守将高彦俦战败，闭牙城拒守，判官罗济劝其走，彦俦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虽人主不杀我，我何面目见蜀人乎！”又劝其降，彦俦不许，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溃，将帅多被擒获。昶问计于左右，老将石赧以谓东兵远来，势不能久，宜聚兵坚守以敝之。昶叹曰：“吾与先君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虽欲坚壁，谁与吾守者邪！”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时乾德三年正月也。自兴师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为翰林学士，衍之亡也，昊为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当时传以为笑。

昶至京师，拜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秦国公，七日而卒，追封楚王。其母李氏，为人明辩，甚见优礼，诏书呼为“国母”，尝召见劳之曰：“母善自爱，无戚戚思蜀，他日当送母归。”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得归老故乡，不胜大愿。”是时刘钧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刘钧，当如母愿。”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为！”因不食而卒。其余事具国史。

知祥兴灭年数甚明，诸书皆同，盖自同光三年乙酉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国灭，凡四十一年。惟《旧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缪也。

南汉世家第五

刘隐，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父谦，为广州牙将。唐乾符五年，黄巢攻破广州，去略湖、湘间，广州表谦封州刺史、贺江镇遏使，以御梧、桂以西。岁余，有兵万人，战舰百余艘。谦三子，曰隐、台、岩。

谦卒，广州表隐代谦封州刺史。乾宁中，节度使刘崇龟死，嗣薛王知柔代为帅，行至湖南，广州将卢瑊、覃 作乱，知柔不敢进。隐以封州兵攻杀瑊、 ，迎知柔，知柔辟隐行军司马。其后徐彦若代知柔，表隐节度副使，委以军政。彦若卒，军中推隐为留后。天祐二年，拜隐节度使。梁开平元年，加检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静海军节度、安南都护。三年，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南平王。

隐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遂有南海。隐复好贤士。是时，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王定保、倪曙、刘浚、李衡、周杰、杨洞潜、赵光裔之徒，隐皆招礼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学博士，浚崇望之子，以避乱往；衡德裕之孙，唐右补阙，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宾客。杰善星历，唐司农少卿，因避乱往，隐数问以灾变，杰耻以星术事人，常称疾不起，隐亦客之。洞潜初为邕管巡官，秩满客南海，隐常师事之，后以为节度副使，及篡僭号，为陈吉凶礼法。为国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数人

焉。

乾化元年，进封隐南海王。是岁卒，年三十八。弟葵立。

葵，初名岩，谦庶子也。其母段氏生葵于外舍，谦妻韦氏素妒，闻之怒，拔剑而出，命持葵至，将杀之。及见而悸，剑辄堕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后三日，卒杀段氏，养葵为己子。及长，善骑射，身長七尺，垂手过膝。

隐为行军司马，葵亦辟薛王府谏议参军。隐镇南海，葵为副使。隐卒，葵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检校太傅。末帝即位，悉以隐官爵授葵，袭封南海王。

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以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隐始亦自立。是时，交州曲颢、桂州刘士政、邕州叶广略、容州庞巨昭，分据诸管；卢光稠据虔州以攻岭上，其弟光睦据潮州，子延昌据韶州；高州刺史刘昌鲁、新州刺史刘潜及江东七十余寨，皆不能制。隐攻韶州，葵曰：“韶州所赖者光稠，击之，虔人必应，应则首尾受敌，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计取。”隐不听，果败而归，因尽以兵事付葵。葵悉平诸寨，遂杀昌鲁等，更置刺史，卒出兵攻败卢氏，取潮、韶。又西与马殷争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政；葵取容管，逐巨昭，又取邕管。隐、葵自梁初受封爵，稟正朔而已。

贞明三年，葵即皇帝位，国号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谦圣武皇帝，隐襄皇帝，立三庙。置百官，以杨洞潜为兵部侍郎，李衡礼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赵光胤兵部尚书，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耻事伪国，常怏怏思归。葵乃习为光胤手书，遣使问道至洛阳，召其二子损、益并其家属皆至。光胤惊喜，为尽心焉。

葵性聪悟而苛酷，为刀锯、支解、剝剔之刑，每视杀人，

则不胜其喜，不觉朵颐，垂涎呀呷，人以为真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宝，以为玉堂珠殿。

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内，改国号汉。龚初欲僭号，惮王定保不从，遣定保使荆南，及还，惧其非己，使倪曙劳之，告以建国。定保曰：“建国当有制度，吾入南门，清海军额犹在，四方其不取笑乎！”龚笑曰：“吾备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讥也。”

三年，册越国夫人马氏为皇后。马氏，楚王殷女也。

四年春，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岁以为常。

七年，唐庄宗入汴，龚惧，遣宫苑使何词入询中国虚实，称大汉国主致书大唐皇帝。词还，言唐必乱，不足忧，龚大喜。又性好夸大，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耻王蛮夷，呼唐天子为“洛州刺史”。是岁，云南驃信郑旻遣使致硃鬃白马以求婚，使者自称皇亲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赐金锦袍虎绫纹攀金装刀、封归仁庆侯、食邑一千户、持节郑昭淳。昭淳好学有文辞，龚与游宴赋诗，龚及群臣皆不能逮，遂以隐女增城县主妻旻。

八年，作南宫，王定保献《南宫七奇赋》以美之。龚初名岩，又更曰陟。

九年，白龙见南宫三清殿，改元曰白龙，又更名龚，以应龙见之祥。有胡僧言：“讖书‘灭刘氏者龚也。’”龚乃采《周易》“飞龙在天”之义为“龚”字，音“俨”，以名焉。

四年，楚人以舟师攻封州，封州兵败于贺江，龚惧，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内，改元曰大有。遣将苏章以神弩军三千救封州，章以两铁索沈贺江中，为巨轮于岸上，筑堤以隐之，因轻舟迎战，阳败而奔，楚人逐之，章举巨轮挽索

锁楚舟，以强弩夹江射之，尽杀楚人。

三年，遣将李守鄴、梁克贞攻交趾，擒曲承美等。承美至南海，龚登义凤楼受俘，谓承美曰：“公常以我为伪廷，今反面缚，何也？”承美顿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颢子也。克贞又攻占城，掠其宝货而归。

四年，爰州杨廷艺叛，攻交州刺史李进，进遁归。龚遣承旨程宝攻廷艺，宝战死。

五年，封子耀枢邕王，龟图康王，洪度秦王，洪熙晋王，洪昌越王，洪弼齐王，洪雅韶王，洪泽镇王，洪操万王，洪杲循王，洪息王，洪邈高王，洪简同王，洪建益王，洪济辨王，洪道贵王，洪昭宣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

九年，遣将军孙德晟攻蒙州，不克。

十年，交州牙将皎公羨杀杨廷艺自立，廷艺故将吴权攻交州，公羨来乞师。龚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龚以兵驻海门，权已杀公羨，逆战海口，植铁橛海中，权兵乘潮而进，洪操逐之，潮退舟还，辄橛者皆覆，洪操战死，龚收余众而还。

十五年，龚卒，年五十四，谥天皇大帝，庙号高祖，陵曰康陵。子玠立。

玠，初名洪度，封秦王。龚子耀枢、龟图皆早死，玠次当立。龚病卧寝中，召右仆射王翻与语，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寿、俊虽长，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类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孙不肖，后世如鼠入牛角，势当渐小尔！”因泣下歔歔。翻为龚谋，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后立洪昌为太子。议已定，崇文使萧益入问疾，龚以告之，益谏曰：“少者得立，长者争之，祸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玠，改元曰光天，尊母赵昭仪为皇太妃，以晋王洪熙辅政。

玠立，果不能任事。龚在殡，召伶人作乐，饮酒宫中，裸

男女以为乐，或衣墨缯与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间盗贼竞起。妖人张遇贤，自称中天八国王，攻陷循州。玠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贤围洪昌等于钱帛馆，裨将万景忻、陈道庠力战，挟二王溃围而走。玠莫能省，岭东皆乱。

洪熙日益进声妓诱玠为荒恣。玠亦颇疑诸弟图己，敕宦官守宫门，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阴遣陈道庠养勇士刘思潮、谭令禔、林少强、少良、何昌廷等，习为角抵以献玠。玠宴长春宫以阅之，玠醉起，道庠与思潮等随至寝门拉杀之，尽杀其左右。玠立二年，年二十四，谥曰殇。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封晋王。既弑玠，遂自立，改元曰应乾，以洪昌为兵马元帅，知政事，洪杲副元帅，刘思潮等封功臣。晟既杀兄，立不顺，惧众不伏，乃益峻刑法以威众。已而洪杲屡请讨贼，阴劝晟诛思潮等以止外议。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诣佛前祝曰：“洪杲误念，来生王宫，今见杀矣。后世当生民家，以免屠害。”涕泣与家人诀别，然后赴召，至则杀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群臣上尊号曰大圣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

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于海曲，至昌华宫，晟使盗刺杀之。晟自杀洪杲，由是与诸弟有隙，而洪昌最贤，羹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镇王洪泽居邕州，有善政，是岁凤皇见邕州，晟怒，使人酖杀之。而诸弟相次见杀。

三年，杀其弟洪雅，又杀刘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陈道庠惧，不自安，其友邓伸以荀悦《汉纪》遗之，道庠莫能晓，伸骂曰：“憨獠！韩信诛而彭越醢，皆在此书矣！”道庠悟，益惧。晟闻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狱，皆斩之于市，夷其族。以右仆射王翻为英州刺史，使人杀之于路。

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济、洪简、洪建、洪洪昭，

同日皆见杀。

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诰钟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许。允章还，晟曰：“马公复能经略南土乎？”是时，马希广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乱，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状。晟乃遣巨象指挥使吴珣、内侍吴怀恩攻贺州，已克之，楚人来救，珣凿大阱于城下，覆箔于上，以土傅之，楚兵迫城，悉陷阱中，死者数千，楚人皆走。珣等攻桂州及连、宜、严、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还。

九年冬，又遣内侍潘崇彻攻郴州，李景兵亦在，与崇彻遇，战，大败景兵于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舰指挥使暨彦贇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离宫游猎，故时刘氏有南宫、大明、昌华、甘泉、玩华、秀华、玉清、太微诸宫，凡数百，不可悉纪。宦者林延遇、宫人卢琼仙，内外专恣为杀戮，晟不复省。常夜饮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楼项，拔剑斩之以试剑，因并斩其首。明日酒醒，复召玉楼侍饮，左右白已杀之，晟叹息而已。

十年，湖南王进逵以兵五万率溪洞蛮攻郴州，潘崇彻败进逵于豪石，斩首万余级。

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继兴卫王，璇兴桂王，庆兴荆王，保兴祥王，崇兴梅王。

十二年，晟亲耕藉田。交州吴昌浚遣使称臣，求节钺。昌浚者，权子也。权自歿时据交州，歿遣洪操攻之，洪操战死，遂弃不复攻。权死，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浚立，始称臣于晟。晟遣给事中李玃以旌节招之，玃至白州，浚使人止玃曰：“海贼为乱，道路不通。”玃不果行。晟杀其弟洪邈。

十三年，又杀其弟洪政，于是歿之诸子尽矣。显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始惶恐，遣使修贡于京师，为楚人所隔，使者

不得行，晟忧形于色。又尝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间，出书占之，叹曰：“吾当之矣！”因为长夜之饮。

十六年，卜葬域于城北，运甃为圻，晟亲临视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谥曰文武光圣明孝皇帝，庙号中宗，陵曰昭陵。子鋹立。

鋹，初名继兴，封卫王。晟卒，以长子立，改元曰大宝。晟性刚忌，不能任臣下，而独任其嬖倖宦官、宫婢延遇、琼仙等。至鋹尤愚，以谓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遂委其政于宦者龚澄枢、陈延寿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澄枢等既专政，鋹乃与宫婢波斯女等淫戏后宫，不复出省事。延寿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鋹于内殿设帐幄，陈宝贝，胡子冠远游冠，衣紫霞裾，坐帐中宣祸福，呼鋹为太子皇帝，国事皆决于胡子，卢琼仙、龚澄枢等争附之。胡子乃为鋹言：“澄枢等皆上天使来辅太子，有罪不可问。”尚书左丞钟允章参政事，深嫉之，数请诛宦官，宦官皆仄目。

二年，鋹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与礼官登坛，四顾指麾，宦者许彦真望见之曰：“此谋反尔！”乃拔剑升坛，允章迎叱之，彦真驰走，告允章反。鋹下允章狱，遣礼部尚书薛用丕治之。允章与用丕有旧，因泣下曰：“吾今无罪，自诬以死固无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长，公可告之。”彦真闻之，骂曰：“反贼欲使而子报仇邪？”复入白鋹，并捕二子系狱，遂族诛之。陈延寿谓鋹曰：“先帝所以得传陛下者，由尽杀群弟也。”劝鋹稍诛去诸王。鋹以为然，杀其弟桂王璇兴。是岁，建隆元年也。鋹将邵廷瑀言于鋹曰：“汉乘唐乱，居此五十年，幸中国有故，干戈不及，而汉益骄于无事，今兵不识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乱久矣，乱久而治，自然之势

也。今闻真主已出，必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劝鋹修兵为备，不然，悉珍宝奉中国，遣使以通好。鋹懵然莫以为虑，恶廷瑁言直，深恨之。

四年，芝菌生宫中，野兽触寝门，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余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符瑞讽群臣入贺。

五年，鋹以宦者李托养女为贵妃，专宠。托为内太师，居中专政。许彦真既杀钟允章，恶龚澄枢等居己上，谋杀之。澄枢使人告彦真反，族诛之。

七年，王师南伐，克郴州，晟所遣将暨彦贇与其刺史陆光图皆战死，余众退保韶州。鋹始思廷瑁言，遣廷瑁以舟兵出浣口抗王师。会王师退舍，廷瑁训士卒，修战备，岭人倚以为良将。有谮者投无名书言廷瑁反，鋹遣使者赐死；士卒排军门见使者，诉廷瑁无反状，不能救，为立祠于浣口。

八年，交州吴昌文卒，其佐吕处瑛与峰州刺史乔知祐争立，交趾大乱，驩州丁璉举兵击破之，鋹授璉交州节度。

九年，南海民妻生子两首四臂。是时，太祖皇帝诏李煜谕鋹使称臣，鋹怒，囚煜使者龚慎仪。

十三年，诏潭州防御使潘美出师，师次白霞。鋹遣龚澄枢守贺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备。是岁秋，潘美平贺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连州。鋹喜曰：“昭、桂、连、贺，本属湖南，今北师取之，足矣，其不复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开宝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鋹将潘崇彻先降。师次泷头，鋹遣使请和，求缓师。二月，师度马迳，鋹遣其右仆射萧淮奉表降。淮行，鋹惶迫，复令整兵拒命。美等进师，鋹遣其弟祥王保兴率文武诣美军降，不纳。龚澄枢、李托等谋曰：“北师之来，利吾国宝货尔，焚为空城，师不能驻，当自还也。”乃尽焚其府库、宫殿。鋹以海舶十余，

悉载珍宝、嫔御，将入海，宦官乐范窃其舟以逃归。师次白田，
鋹素衣白马以降。献俘京师，赦鋹为左千牛卫大将军，封恩赦
侯。其后事具国史。

隐兴灭年世，诸书皆同。盖自唐天祐二年隐为广州节度使，
至皇朝开宝四年国灭，凡六十七年。《旧五代史》以梁贞明三
年篡僭号为始，故曰五十五年尔。

楚世家第六

马殷，字霸图，许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权遣孙儒、刘建峰将兵万人属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为儒裨将。宗衡等攻杨行密于扬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权，宗权数召儒等，儒不欲还，宗衡屡趋之，儒怒，杀宗衡，自将其兵取高邮，遂逐行密。行密据宣州，儒以兵围之，久不克，遣殷与建峰掠食旁县。儒战败死，殷等无所归，乃推建峰为帅，殷为先锋，转攻豫章，略虔、吉，有众数万。乾宁元年，入湖南，次醴陵。潭州刺史邓处讷发邵州兵戍龙回关，建峰等至关，降其戍将蒋勋。建峰取勋铠甲被先锋兵，张其旗帜，直趋潭州，至东门，东门守者以为关兵戍还，开门内之，遂杀处讷，建峰自称留后。僖宗授建峰湖南节度使、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蒋勋求为邵州刺史，建峰不与，勋率兵攻湘乡，建峰遣殷击勋于邵州。

建峰庸人，不能帅其下，常与部曲饮酒欢呼。军卒陈贍妻有色，建峰私之，贍怒，以铁楸击杀建峰。军中推行军司马张佶为帅，佶将入府，乘马辄蹊啮，伤佶髀。佶卧病，语诸将曰：“吾非汝主也，马公英勇，可共立之。”诸将乃共杀贍，磔其尸，遣姚彦章迎殷于邵州。殷至，佶乘肩舆入府，殷拜谒于廷中，佶召殷上，乃率将吏下，北面再拜，以位与之，时乾宁三年也。

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将秦彦晖、李琼等攻连、邵、郴、

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刘士政惧，遣其将陈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义岭。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纳。殷怒，遣琼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余人，悉坑之，遂围桂管，虏士政，尽取其属州。殷表琼桂管观察使。四年，拜殷武安军节度使。

初，孙儒败于宣州，殷弟竇为杨行密所执，行密收儒余兵为“黑云都”，以竇为指挥使。竇从行密攻战，数有功，为人质重，未尝自矜，行密爱之，问竇谁家子，竇曰：“马殷弟也。”行密大惊曰：“汝兄贵矣，吾今归汝可乎？”竇不对。他日又问之，竇谢曰：“臣，孙儒败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杀身不足报。湖南邻境，朝夕闻殷动静足矣，不愿去也。”行密叹曰：“昔吾爱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为吾合二国之欢，通商贾、易有无以相资，亦所以报我也！”乃厚礼遣竇归。殷大喜，表竇节度副使。

行密遣将刘存等攻杜洪，围鄂州，殷遣秦彦晖、许德勋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败死，存等遂攻殷。殷遣彦晖拒于上流，偏将黄璠以舟三百伏浏阳口。存等屡战不胜，乃致书于殷以求和，殷欲许之，彦晖曰：“淮人多诈，将怠我师，不可信。”急击之，存等退走，黄璠以浏阳舟截江合击，大败之，刘存及陈知新战死，彦晖取岳州。

梁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贡，太祖拜殷侍中兼中书令，封楚王。荆南高季昌以兵断汉口，邀殷贡使，殷遣许德勋攻其沙头，季昌求和，乃止。杨行密袁州刺史吕师周来奔。师周，勇健豪侠，颇通纬候、兵书，自言五世将家，惧不能免，常与酒徒聚饮，醉则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闻之，疑其有异志，使人察其动静。师周益惧，谓其裨将綦毋章曰：“吾与楚人为敌境，吾常望其营上云气甚佳，未易败也。吾闻马公仁者，待士有礼，

吾欲逃死于楚可乎？”章曰：“公自图之，章舌可断，语不泄也。”师周以兵猎境上，乃奔于楚，綦毋章纵其家属随之。殷闻师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图岭表而得此人，足矣。”以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率兵攻岭南，取昭、贺、梧、蒙、龚、富等州。殷表师周昭州刺史。

朗州雷彦恭召吴人攻平江，许德勋击败之。殷遣秦彦晖攻朗州，彦恭奔于吴，执其弟彦雄等七人送于梁。于是澧州向瑰、辰州宋鄴、溱州昌师益等率溪洞诸蛮皆附于殷。殷请升朗州为永顺军，表张佶节度使。殷乃请依唐太宗故事，开天册府，置官属。太祖拜殷天册上将军，殷以其弟竇为左相，存为右相，廖光图等十八人为学士。末帝时，加殷武昌、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

唐庄宗灭梁，殷遣其子希范修贡京师，上梁所授都统印。庄宗问洞庭广狭，希范对曰：“车驾南巡，才堪饮马尔。”庄宗嘉之。庄宗平蜀，殷大惧，表求致仕，庄宗下玺书慰劳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贡，并贺明年正月，荆南高季昌执其贡使史光宪。殷遣袁诜、王环等攻之，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

殷初兵力尚寡，与杨行密、成汭、刘勣等为敌国，殷患之，问策于其将高郁，郁曰：“成汭地狭兵寡，不足为吾患，而刘勣志在五管而已，杨行密，孙儒之仇，虽以万金交之，不能得其欢心。然尊王仗顺，霸者之业也，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夸邻敌，然后退修兵农，畜力而有待尔。”于是殷始修贡京师，然岁贡不过所产茶茗而已。乃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郁又讽殷铸铅铁钱，以十当铜钱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由是地大力完，数邀封爵。

天成二年，请建行台。明宗封殷楚国王，有司言无封国王

礼，请如三公用竹册，乃遣尚书右丞李序持节以竹册封之。殷以潭州为长沙府，建国承制，自置官属，以其弟竇为静江军节度使，子希振武顺军节度使，次子希声判内外诸军事，姚彦章为左相，许德勋为右相，李鐸为司徒，崔颖为司空，拓拔常为仆射，马珙为尚书，文武皆进位。谥其曾祖筠曰文肃、祖正曰庄穆、父元丰曰景庄，立三庙于长沙。长兴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诏曰“马殷官爵俱高，无以为赠，谥曰武穆”而已。子希声立。

希声字若讷，殷次子也。殷建国，以希声判内外诸军事。荆南高季昌闻殷将高郁素教殷以计策而楚以强，患之，尝使谍者行间于殷，殷不听。希声用事，谍者语希声曰：“季昌闻楚用高郁，大喜，以为亡马氏者必郁也。”希声素愚，以为然，遽夺郁兵职，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营西山，将老焉，犬子渐大，能咋人矣！”希声闻之，矫殷令杀郁。殷老不复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雾四塞，殷怪之，语左右曰：“吾尝从孙儒，儒每杀不辜，天必大雾，岂马步狱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状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而杀吾勋旧！”顾左右曰：“吾亦不久于此矣！”明年殷薨。

希声立，授武安、静江等军节度使。希声尝闻梁太祖好食鸡，慕之，乃日烹五十鸡以供膳。葬殷上潢，希声不哭泣，顿食鸡肉数器而起。其礼部侍郎潘起讥之曰：“昔阮籍居丧而食蒸豚，世岂乏贤邪！”长兴三年，希声卒，追封衡阳王。弟希范立。

希范字宝规，殷第四子也。殷子十余人，嫡子希振长而贤，其次希声与希范同日生，而希声母袁夫人有美色，希声以母宠得立，而希振弃官为道士，居于家。希声卒，而希范以次立，袭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赐以弓矢冠剑。天福四年，加

希范天册上将军，开府承制如殷故事。

希范好学，善诗，文士廖光图、徐仲雅、李皋、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时学士，希范性奢侈，光图等皆薄徒，饮博欢呼，独常沉厚长者，上书切谏，光图等恶之。

襄州安从进、安州李金全叛，晋高祖诏希范出兵。希范遣张少敌以舟兵趋汉阳，漕米五万斛以馈军，金全等败，少敌乃旋。

溪州刺史彭士愁率锦、奖诸蛮攻澧州，希范遣刘勅、刘全明等以步卒五千击之，士愁大败。勅等攻溪州，士愁走奖州，遣其子师曷率诸蛮酋降于勅。溪州西接牂柯、两林，南通桂林、象郡，希范乃立铜柱以为表，命学士李皋铭之。于是，南宁州酋长莫彦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云酋长尹怀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柯张万浚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于希范。

希范作会春园、嘉宴堂，其费巨万，始加赋于国中，拓拔常切谏以为不可。希范又作九龙殿，以八龙绕柱，自言身一龙也。是时，契丹灭晋，中国大乱，希范牙将丁思颢廷谏希范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战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邻敌，传国三世，有地数千里，养兵十万人。今天子囚辱，中国无主，真霸者立功之时。诚能悉国之兵出荆、襄以趋京师，倡义于天下，此桓文、之业也。奈何耗国用而穷土木，为儿女之乐乎？”希范谢之，思颢真目视希范曰：“孺子终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开运四年，希范卒，年四十九，谥曰文昭。希广立。

希广字德丕，希范同母弟也。希范平生恶拓拔常谏诤，常入谒，希范呼阍者指常曰：“吾不欲见此入，勿复内也。”乃谢绝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为忠，召之托以希广。希范卒，常数劝希广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广不从。

希萼为朗州节度使，希范之卒，希萼自朗州来奔丧。希广

将刘彦瑫谋曰：“武陵之来，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备非常，使其解甲释兵而后入。”张少敌、周廷诲曰：“王能与之则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广泣曰：“吾兄也，焉忍杀之，分国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萼于砭石，止之于碧湘宫，厚赂以遣之。希萼愤然而去，乃遣使诣京师求封爵，请置邸称藩。汉隐帝不许，降玺书慰劳讲解之。希萼怒，送款于李景，举兵攻长沙。希广遣刘彦瑫、许可琼等御之。

彦瑫败希萼于仆射洲。希萼去，诱溪洞诸蛮寇益阳。希广遣崔珙以步卒七千屯湘乡玉潭以遏诸蛮。刘彦瑫以舟兵趋武陵，攻希萼。彦瑫败于涓洲，希广大惧，遣使请兵于京师，汉隐帝不能出师。希萼舟兵沿江而上，自号“顺天将军”，攻岳州，刺史王赞坚城不战，希萼呼赞曰：“吾昔约君同行，今何异心乎？”赞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责将吏异心乎？愿君王入长沙，不伤同气，臣不敢不尽节。”希萼引兵去，下湘乡，止长沙，屯水西。刘彦瑫、许可琼屯水东。

彭师暉登城望水西军，入白希广曰：“武陵兵骄，杂以蛮蜚，其势易破。请令可琼等阵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趋岳麓，候夜击之。”希广以为可，而可琼已阴送款于希萼，遂沮其议。明日，师暉诣可琼计事，真目叱之曰：“视汝反文在面，岂欲投贼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广，请杀之，希广不听。希萼攻长乐门，牙将吴宏、杨涤战于门中，希萼少衄，已而许可琼奔于希萼，宏、涤闻之皆溃。希广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见之惻然曰：“此钝夫也，岂能为恶？左右惑之尔。”顾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对，遂缢死之。

乾祐三年，希萼自立。明年，汉隐帝崩，京师大乱，希萼遂臣于李景，景册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军政事任其弟希崇。

希崇与楚旧将徐威、陆孟俊、鲁绾等谋作乱。希萼置酒端阳门，希崇辞以疾，威等纵恶马十余匹，以壮士执楫随之，突入其府，劫库兵，缚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师鬻、廖偃囚希萼于衡山，师鬻奉希萼为衡山王，臣于李景。希崇惧，亦请命于景。景遣边镐入楚，尽迁马氏之族于金陵，时周广顺元年也。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领舒州节度使，居扬州。

显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扬州，下诏抚安马氏子孙。已而扬州复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归京师，拜右羽林统军，希能左屯卫大将军，希贯右千牛卫大将军，希隐、希浚、希知、希朗皆为节度行军司马。

刘言，吉州庐陵人也。王进逵，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从玕奔楚，言事希范为长州刺史。进逵少为静江军卒，事希萼为指挥使。

希萼攻希广，以进逵为先锋，陷长沙。长沙遭乱残毁，希萼使进逵以静江兵营缉之，兵皆愁怨，进逵因拥之，夜以长柯巨斧斫关，奔归武陵。希萼方醉，不能省，明日遣将唐翥追之，及于武陵，翥战大败而还。进逵乃逐出留后马光惠，迎言于辰州以为帅，进逵自为副。已而希萼将徐威等作乱，缚希萼而立希崇，湖南大乱。李景遣边镐入楚，迁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从，遣进逵与行军司马何景真等攻镐于长沙，镐败走。

周广顺三年，言奉表京师，以邀封爵。又言长沙残破，不可居，请移治所于武陵。周太祖皆从之，乃升朗州为武平军，在武安军上，以言为节度使，因以武安授进逵，进逵自以言己所迎立，不为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图。进逵谋曰：“言将可用者不过何景真、硃全琇尔，召而杀之，言可取也。”

“是时，刘晟取楚梧、桂、宜、蒙等州，进逵因白言召景真等会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琇往，至皆见杀，乃举兵袭武

陵，执言杀之，奉表京师，周太祖即以进逵为武平军节度使。

世宗征淮南，授进逵南面行营都统。进逵攻鄂州，过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进逵故时同列，待进逵甚谨。进逵左右就叔嗣求赂，叔嗣不与，左右谗其短，进逵面骂之，叔嗣惭恨，语其下曰：“进逵战胜而还，吾无遗类矣。”进逵入鄂州，方攻下长山，叔嗣以兵袭武陵。进逵闻之，轻舟而归，与叔嗣战武陵城外，进逵败，见杀。

周行逢，武陵人也。与王进逵俱为静江军卒，事希萼为军校。进逵攻边镐，行逢别破益阳，杀李景兵二千余人，擒其将李建期。进逵为武安军节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为进逵行军司马。进逵与刘言有隙，行逢为画谋策袭杀言。进逵据武陵，行逢据潭州。

显德元年，拜行逢武清军节度使，权知潭州军府事。潘叔嗣杀进逵，或劝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杀进逵，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还岳州，遣其客将李简率武陵人迎行逢于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请以潭州与叔嗣，行逢曰：“叔嗣杀主帅，罪当死，以其迎我，未忍杀尔。若与武安，是吾使之杀王公也。”召以为行军司马。叔嗣怒，称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杀我矣！”乃阳以武安与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则杀之。

行逢故武陵农家子，少贫贱无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俭约自勉励，而性勇敢，果于杀戮，麾下将吏素恃功骄慢者，一以法绳之。大将十余人谋为乱，行逢召宴诸将，酒半，以壮士擒下斩之，一境皆畏服。民过无大小皆死，夫人严氏谏曰：“人情有善恶，安得一概杀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妇人何知！”严氏不悦，给曰：“家田佃户，以公贵，颇不力农，多恃势以侵民，请往视之。”至则营居以老，岁时衣青裙押佃户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见之，劳曰：“吾贵矣，夫人何自苦邪！”

严氏曰：“公思作户长时乎？民租后时，常苦鞭扑，今贵矣，宜先期以率众，安得遂忘垆亩间乎！”行逢强邀之，以群妾拥升肩舆，严氏卒无留意，因曰：“公用法太严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祸起，田野间易为逃死尔。”行逢为少损。

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将吏，以其子保权属之曰：“吾起陇亩为团兵，同时十人，皆以诛死，惟衡州刺史张文表独存，然常快快不得行军司马。吾死，文表必叛，当以杨师璠讨之。如其不能，则婴城勿战，自归于朝廷。”

行逢卒，子保权立。文表闻之，怒曰：“行逢与我起微贱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举兵叛，攻下潭州。保权乞师于朝廷，亦命杨师璠讨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师璠亦泣，顾其军曰：“汝见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贤若此。”军士奋然，皆思自效。师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战，大败之。初，保权之乞师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钊讨文表，未至而文表为师璠所执。延钊兵入朗州，保权举族朝于京师，其后事具国史。

殷自唐乾宁三年入湖南，至周广顺元年，凡五十七年，余具《年谱》注。

吴越世家第七

钱镠，字具美，杭州临安人也。临安里中有大木，镠幼时与群兒戏木下，镠坐大石指麾群兒为队伍，号令颇有法，群兒皆惮之。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县录事钟起有子数人，与镠饮博，起尝禁其诸子，诸子多窃从之游。豫章人有善术者，望牛斗间有王气。牛斗，钱塘分也，因游钱塘。占之在临安，乃之临安，以相法隐市中，阴求其人。起与术者善，术者私谓起曰：“占君县有贵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视君之相贵矣，然不足当之。”起乃为置酒，悉召贤豪为会，阴令术者遍视之，皆不足当。术者过起家，镠适从外来，见起，反走，术者望见之，大惊曰：“此真贵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钱生尔。”术者召镠至，熟视之，顾起曰：“君之贵者，因此人也。”乃慰镠曰：“子骨法非常，愿自爱。”因与起诀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质吾术尔。”明日乃去。起始纵其子等与镠游，时时贷其穷乏。

镠善射与槊，稍通图纬诸书。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鉴镇将董昌募乡兵讨贼，表镠偏将，击郢破之。是时，黄巢众已数千，攻掠浙东，至临安，镠曰：“今镇兵少而贼兵多，难以力御，宜出奇兵邀之。”乃与劲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锋度险皆单骑，镠伏弩射杀其将，巢兵乱，镠引劲卒蹂之，斩首数百级。镠曰：“此可一用尔，大众至何可敌邪！”乃引兵趋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后有问者，告

曰：‘临安兵屯八百里矣。’”巢众至，闻媪语，不知其地名，曰：“向十余卒不可敌，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过。都统高骈闻巢不敢犯临安，壮之，召董昌与缪俱至广陵。久之，骈无讨贼意，昌等不见用，辞还，骈表昌杭州刺史。是时，天下已乱，昌乃团诸县兵为八都，以缪为都指挥使，成及为靖江都将。

中和二年，越州观察使刘汉宏与昌有隙，汉宏遣其弟汉宥、都虞候辛约，屯兵西陵。缪率八都兵渡江，窃取军号，斫其营，营中惊扰，因焚之，汉宥等皆走。汉宏复遣将黄珪、何肃屯诸暨、萧山，缪皆攻破之。与汉宏遇，战，大败之，杀何肃、辛约。汉宏易服持脍刀以遁，追者及之，汉宏曰：“我宰夫也。

“举刀示之，乃免。

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为杭、越通和使，诏昌及汉宏罢兵，皆不奉诏。汉宏遣其将硃褒、韩公玫、施坚实等以舟兵屯望海。缪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于曹娥埭，进屯丰山，施坚实等降，遂攻破越州。汉宏走台州，台州刺史执汉宏送于缪，斩于会稽，族其家。缪乃奏昌代汉宠，而自居杭州。

光启三年，拜缪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昌越州观察使。是岁，毕师鐸囚高骈，淮南大乱，六合镇将徐约攻取苏州。润州牙将刘浩逐其帅周宝，宝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为帅。缪遣都将成及、杜棱等攻常州，取周宝以归，缪具军礼郊迎，馆宝于樟亭，宝病卒。棱等进攻润州，逐刘浩，执薛朗，剖其心以祭宝。然后遣其弟牟求攻徐约，约败走入海，追杀之。

昭宗拜缪杭州防御使。是时，杨行密、孙儒争淮南，与缪战苏、常间。久之，儒为行密所杀，行密据淮南，取润州，缪亦取苏、常。唐升越州威胜军，以董昌为节度使，封陇西郡王；杭州武胜军，拜缪都团练使，以成及为副使。及字弘济，与缪同事攻讨，谋多出于及，而缪以女妻及子仁琇。缪乃以杜棱、

阮结、顾全武等为将校，沈崧、皮光业、林鼎、罗隐为宾客。

景福二年，拜缪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乾宁元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决事，临民讼，以骰子掷之，而胜者为直。妖人应智王温、巫韩媪等，以妖言惑昌，献鸟兽为符瑞。牙将倪德儒谓昌曰：“曩时谣言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民间多图其形祷祠之，视王书名与图类。”因出图以示昌。昌大悦，乃自称皇帝，国号罗平，改元顺天。分其兵为两军，中军衣黄，外军衣白，铭其衣曰“归义”。副使黄颉切戒昌以为不可，昌大怒，使人斩颉，持其首至，骂曰：“此贼负我好圣，明时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圃中。昌乃以书告缪，缪以昌反状闻。

昭宗下诏削昌官爵，封缪彭城郡王，浙江东道招讨使。缪曰：“董氏于吾有恩，不可遽伐。”以兵三万屯迎恩门，遣其客沈滂谕昌使改过。昌以钱二百万犒军，执应智等送军中，自请待罪，缪乃还兵。昌复拒命，遣其将陈郁、崔温等屯香严、石侯，乞兵于杨行密，行密遣安仁义救昌。缪遣顾全武攻昌，斩崔温。昌所用诸将徐珣、汤白、袁邠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辄败。昌兄子真，骁勇善战，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与其裨将刺羽有隙，羽譖之，昌杀真，兵乃败。全武执昌归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顾左右曰：“吾与钱公俱起乡里，吾尝为大将，今何面复见之乎！”左右相对泣下，因真目大呼，投水死。

昭宗以宰相王溥镇越州，溥请授缪，乃改威胜军为镇东军，拜缪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中书令，赐铁券，恕九死。缪如越州受命，还治钱塘，号越州为“东府”。光化元年，移镇海军于杭州，加缪检校太师，改缪乡里曰广义乡勋贵里，缪素所居营曰衣锦营。婺州刺史王坛叛附于淮南，杨行密

遣其将康儒应坛，因攻睦州。缪遣其弟牟求败儒于轩渚，坛奔宣州。昭宗诏缪图形凌烟阁，升衣锦营为衣锦城，石鉴山曰衣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缪游衣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锦，号其幼所尝戏大木曰“衣锦将军”。

天复二年，封缪越王。缪巡衣锦城，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与左都指挥使许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内城，缪子传瑛及其将马綽、陈为等闭门拒之。缪归，至北郭门不得入。成及代缪与绾战，斩首百余级，绾屯龙兴寺。缪微服逾城而入，遣马綽、王荣、杜建徽等分屯诸门，使顾全武备东府，全武曰：“东府不足虑，可虑者淮南尔，绾急，必召淮兵至，患不细矣。杨公大丈夫，今以难告，必能闵我。”缪以为然。全武曰：“独行，事必不济，请择诸公子可行者。”缪曰：“吾尝欲以元鵠婚杨氏。”乃使随全武如广陵。绾果召田頔于宣州。全武等至广陵，行密以女妻元鵠，亟召頔还。頔取缪钱百万，质缪子元瓘而归。

天祐元年，封缪吴王，缪建功臣堂，立碑纪功，列宾佐将校名氏于碑阴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锦城为安国衣锦军。

梁太祖即位，封缪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客有劝缪拒梁命者，缪笑曰：“吾岂失为孙仲谋邪！”遂受之。太祖尝问吴越进奏吏曰：“钱缪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带、名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带一匣、打球御马十匹赐之。江西危全讽等为杨渥所败，信州危仔倡奔于缪，缪恶其姓，改曰元。开平二年，加缪守中书令，改临安县为安国县，广义乡为衣锦乡。三年，加守太保。

杨渥将周本、陈章围苏州，缪遣其弟锯、鏐救之。淮兵为水栅环城，以铜铃系网沈水中，断潜行者。水军卒司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触网，淮人闻铃声遂举网，福乃过，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军号，内外夹攻，号令相应，淮

人以为神，遂大败之，本等走，擒其将闾丘直、何明等。

四年，缪游衣锦军，作《还乡歌》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乾化元年，加缪守尚书令，兼淮南、宣润等道四面行营都统。立生祠于衣锦军。缪弟鏐居湖州，擅杀戍将潘长，惧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册尊缪尚父。末帝贞明三年，加缪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置官属。四年，杨隆演取虔州，缪始由海路入贡京师。龙德元年，赐缪诏书不名。

唐庄宗入洛，缪遣使贡献，求玉册。庄宗下其议于有司，群臣皆以谓非天子不得用玉册，郭崇韬尤为不可，既而许之，乃赐缪玉册金印。缪因以镇海等军节度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更名所居曰宫殿、府曰朝，官属皆称臣，起玉册、金券、诏书三楼于衣锦军，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

明宗即位，安重诲用事，缪致书重诲，书辞嫚，重诲大怒。是时，供奉官乌昭遇、韩孜使吴越，既还，孜诬昭遇称臣舞蹈，重诲乃奏削缪王爵、元帅、尚父，以太师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绢表问道自陈。安重诲死，明宗乃复缪官爵。长兴三年，缪卒，年八十一，谥曰武肃。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宝，少为质于田頔。頔叛于吴，杨行密会越兵攻之，頔每战败归，即欲杀元瓘，頔母尝蔽护之。后頔将出，语左右曰：“今日不胜，必斩钱郎。”是日頔战死，元瓘得归。

缪卧病，召诸大将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后事，吾死，公等自择之。”诸将泣下，皆曰：“元瓘从王征伐最有功，诸子莫及，请立之。”缪乃出管钥数篋，召元瓘与之曰：“诸将许尔矣。”缪卒，元瓘立，袭封吴越国王，玉册、金印，皆如缪故事。

王延政自立于建州，闽中大乱，元瓘遣其将仰谗、薛万忠等攻之，逾年，大败而归。元瓘亦善抚将士，好儒学，善为诗，使其国相沈崧置择能院，选吴中文士录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宫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烧其宫室殆尽，元瓘避之，火辄随发。元瓘大惧，因病狂。是岁卒，年五十五，谥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时年十三，诸将皆少佐，佐初优容之，诸将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将章德安于明州、李文庆于睦州，杀内都监杜昭达、统军使闾璠，由是国中皆畏恐。

王延义、延政兄弟相攻，卓俨明、硃文进、李仁达等自相篡杀，连兵不解者数年。仁达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达求救于佐。佐召诸将计事，诸将皆不欲行，佐奋然曰：“吾为元帅，而不能举兵邪？诸将吾家素畜养，独不肯以身先我乎？有异吾议者斩！”乃遣其统军使张筠、赵承泰等率兵三万，水陆赴之。遣将誓军，号令齐整。筠等大败景兵，俘馘万计，获其将杨业、蔡遇等，遂取福州而还，由是诸将皆服。

佐立七年，袭封吴越国王，玉册、金印，皆如元瓘。开运四年，佐卒，年二十，谥曰忠献。弟俶立。

俶字文德。佐卒，弟侗以次立。初，元瓘质于宣州，以胡进思、戴恽等自随，元瓘立，用进思等为大将。佐既年少，进思以旧将自待，甚见尊礼，及侗立，颇卑侮之，进思不能平。侗大阅兵于碧波亭，方第赏，进思前谏以赏太厚，侗怒掷笔水中曰：“以物与军士，吾岂私之，何见咎也！”进思大惧。岁除，画工献《钟馗击鬼图》，侗以诗题图上，进思见之大悟，知侗将杀己。是夕拥卫兵废侗，囚于义和院，迎俶立之，迁侗于东府。俶历汉、周，袭封吴越国王，赐玉册、金印。

世宗征淮南，诏俶攻常、宣二州以牵李景，俶治国中兵以

待。景闻周师将大举，乃遣使安抚，境上皆戒严。苏州候吏陈满不知景使，以谓朝廷已克诸州，遣使安抚矣，亟言于俶，请举兵以应。俶相国吴程遽调兵以出，相国元德昭以为王师必未渡淮，与程争于俶前，不可夺。程等攻常州，果为景将柴克宏所败，程裨将邵可迁力战，可迁子死马前，犹战不顾，程等仅以身免。周师渡淮，俶乃尽括国中丁民益兵，使邵可迁等以战船四百艘、水军万七千人至于通州以会期。

吴越自唐末有国，而杨行密、李昇据有江淮。吴越贡赋，朝廷遣使，皆由登、莱泛海，岁常飘溺其使。显德四年，诏遣左谏议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颂等使于俶，世宗谕之曰：“朕此行决平江北，卿等还当陆来也。”五年，王师征淮，正月克静海军，而日就等果陆还。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赐俶兵甲旗帜、橐驼羊马。

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繆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鷄，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当五代时，常贡奉中国不绝。及世宗平淮南，宋兴，荆、楚诸国相次归命，俶势益孤，始倾其国以事贡献。太祖皇帝时，俶尝来朝，厚礼遣还国，俶喜，益以器服珍奇为献，不可胜数。太祖曰：“此吾帑中物尔，何用献为！”太平兴国三年，诏俶来朝，俶举族归于京师，国除。其后事具国史。

呜呼！天人之际，为难言也。非徒自古术者好奇而幸中，至于英豪草窃亦多自托于妖祥，岂其欺惑愚众，有以用之欤？盖其兴也，非有功德渐积之勤，而黥髡盗贩，崛起于王侯，而人亦乐为之传欤？考钱氏之始终，非有德泽施其一方，百年之

际，虐用其人甚矣，其动于气象者，岂非其孽欤？是时四海分裂，不胜其暴，又岂皆然欤？是皆无所得而推欤？术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欤？

 繆世兴灭，诸书皆同，盖自唐乾宁二年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兼有两浙，至皇朝太平兴国三年国除，凡八十四年。

闽世家第八

王审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为农。兄潮，为县史。唐末群盗起，寿州人王绪攻陷固始，绪闻潮兄弟材勇，召置军中，以潮为军校。是时，蔡州秦宗权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绪为光州刺史，召其兵会击黄巢。绪迟留不行，宗权发兵攻绪。绪率众南奔，所至剽掠，自南康入临汀，陷漳浦，有众数万。绪性猜忌，部将有材能者，多因事杀之，潮颇自惧。军次南安，潮说其前锋将曰：“吾属弃坟墓、妻子而为盗者，为绪所胁尔，岂其本心哉！今绪雄猜，将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属不自保朝夕，况欲图成事哉！”前锋将大悟，与潮相持而泣。乃选壮士数十人，伏篁竹间，伺绪至，跃出擒之，囚之军中。绪后自杀。

绪已见废，前锋将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为主。是时，泉州刺史廖彦若为政贪暴，泉人苦之，闻潮略地至其境，而军行整肃，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即引兵围彦若，逾年克之。光启二年，福建观察使陈岩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岩卒，其婿范晖自称留后。潮遣审知攻晖，久不克，士卒伤亡甚众，审知请班师，潮不许。又请潮自临军，且益兵，潮报曰：“兵与将俱尽，吾当自往。”审知乃亲督士卒攻破之，晖见杀。唐即以潮为福建观察使，潮以审知为副使。

审知为人状兒雄伟，隆准方口，常乘白马，军中号“白马三郎”。乾宁四年，潮卒，审知代立。唐以福州为威武军，拜

审知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审知中书令，封闽王，升福州为大都督府。是时，杨行密据有江淮，审知岁遣使泛海，自登、莱朝贡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

审知虽起盗贼，而为人俭约，好礼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杨沂，唐相涉从弟；徐寅，唐时知名进士，皆依审知仕宦。又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海上黄崎，波涛为阴，一夕风雨雷电震击，开以为港，闽人以为审知德政所致，号为甘棠港。

审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谥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审知长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节度使。是岁，庄宗遇弑，中国多故，延翰乃取司马迁《史记》闽越王无诸传示其将吏曰：“闽，自古王国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于是军府将吏上书劝进。十月，延翰建国称王，而犹禀唐正朔。

延翰为人长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审知丧未期，彻其几筵，又多选良家子为妾。崔氏性石，良家子之美者，辄幽之别室，系以大械，刻木为人手以击颊，又以铁锥刺之，一岁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后病，见以为祟而卒。

审知养子建州刺史延禀，本姓周氏，自审知时与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钧为泉州刺史，延钧怒。二人因谋作乱。十二月，延禀、延钧皆以兵入，执延翰杀之。而延钧立，更名鳞。

鳞，审知次子也。唐即拜鳞节度使，累加检校太师、中书令，封闽王。初，延禀与鳞之谋杀延翰也，延禀之兵先至，已执延翰而杀之，胆日鳞兵始至，延禀自以养子，推鳞而立之。延禀还建州，鳞饯于郊，延禀临诀谓鳞曰：“善继先志，毋烦老兄复来！”鳞衔之。长兴二年，延禀率兵击鳞，攻其西门，使其子继雄转海攻其南门，鳞遣王仁达拒之。仁达伏甲舟中，

伪立白帜请降，继雄信之，登舟，伏兵发，刺杀之，梟其首西门，其兵见之皆溃去，延禀见执。鳞诮之曰：“予不能继先志，果烦老兄复来！”延禀不能对，遂杀之。延禀子继升守建州，闻败，奔于钱塘。

长兴三年，鳞上书言：“楚王马殷、吴越王钱鏐皆为尚书令，今皆已薨，请授臣尚书令。”唐不报，鳞遂绝朝贡。

鳞好鬼神、道家之说，道士陈守元以左道见信，建宝皇宫以居之。守元谓鳞曰：“宝皇命王少避其位，后当为六十年天子。”鳞欣然逊位，命其子继鹏权主府事。既而复位，遣守元问宝皇：“六十年后将安归？”守元传宝皇语曰：“六十年后，当为大罗仙人。”鳞乃即皇帝位，受册于宝皇，以黄龙见真封宅，改元为龙启，国号闽。追谥审知为昭武孝皇帝，庙号太祖，立五庙，置百官，以福州为长乐府。而闽地狭，国用不足，以中军使薛文杰为国计使。文杰多察民间阴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没其貲以佐用，闽人皆怨。又荐妖巫徐彦，曰：“陛下左右多奸臣，不质诸鬼神，将为乱。”鳞使彦视鬼于宫中。

文杰与内枢密使吴英有隙，英病在告，文杰谓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屡以疾告，将罢公。”英曰：“奈何？”文杰因教英曰：“即上遣人问公疾，当言‘头痛而已，无他苦也。’”英以为然。明日，讽鳞使巫视英疾，巫言：“入北庙，见英为崇顺王所讯，曰：‘汝何敢谋反？’以金槌击其首。”鳞以语文杰，文杰曰：“未可信也，宜问其疾如何。”鳞遣人问之，英曰：“头痛。”鳞以为然，即以英下狱，命文杰劾之，英自诬伏，见杀。英尝主闽兵，得其军士心，军士闻英死，皆怒。是岁，吴人攻建州，鳞遣其将王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进，曰：“得文杰乃进。”鳞惜之不与，其子继鹏请与之以纾难，乃以槛车送文杰军中。文杰善数术，自占云：“过三日可

无患。”送者闻之，疾驰二日而至，军士踊跃，磔文杰于市，闽人争以瓦石投之，齑食立尽。明日，镛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杰为镛造槛车，以谓古制疏阔，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铁芒内向，动辄触之，既成，首被其毒。

龙启三年，改元永和。王仁达为镛杀延稟有功，而典亲兵，镛心忌之，尝问仁达曰：“赵高指鹿为马，以愚二世，果有之邪？”仁达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为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聪明，朝廷官不满百，起居动静，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灭之而已。”镛惭，赐与金帛慰安之。退而谓人曰：“仁达智略，在吾世可用，不可遗后世患。”卒诬以罪杀之。

镛妻早卒，继室金氏贤而不见答。审知婢金凤，姓陈氏，镛嬖之，遂立以为后。初，镛有嬖吏归守明者，以色见倖，号归郎，镛后得风疾，陈氏与归郎奸。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归郎以通陈氏。镛命锦工作九龙帐，国人歌曰：“谁谓九龙帐，惟贮一归郎！”

镛婢春燕有色，其子继鹏蒸之，镛已病，继鹏因陈氏以求春燕，镛怏怏与之。其次子继韬怒，谋杀继鹏，继鹏惧，与皇城使李仿图之。是岁十月，车辒辌军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见延稟来，仿以为镛病已甚，乃令壮士先杀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镛无恙，问仿杀可殷何罪，仿惧而出，与继鹏率皇城卫士而入。镛闻鼓噪声，走匿九龙帐中，卫士刺之不殁，宫人不忍其苦，为绝之。继韬及陈后、归郎皆为仿所杀。镛立十年见杀，谥曰惠皇帝，庙号太宗。

继鹏，镛长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仿判六军诸卫事。仿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养死士以为备。昶患之，因大享军，伏甲擒仿杀之，梟其首于市。仿部曲千人叛，烧启圣门，夺仿首，奔于钱塘。

晋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贡京师，高祖遣散骑常侍卢损册昶闽王，拜其子继恭临海郡王。损至闽，昶称疾不见，令继恭主之。又遣中书舍人刘乙劳损于馆，乙衣冠伟然，骑僮甚盛。他日损遇乙于途，布衣芒屨而已，损使人诮之曰：“凤阁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昶闻之，怒损侵辱之，损还，昶无所答。而其子继恭遣其佐郑元弼随损至京师贡方物，致书晋大臣，述昶意求以敌国礼相往来。高祖怒其不逊，下诏暴其罪，归其贡物不纳。兵部员外郎李知损上书请籍没其物而禁锢使者，于是以元弼下狱。狱具引见，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礼义，陛下方示大信，以来远人，臣将命无状，愿伏斧钺质，以赎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归。

昶亦好巫，拜道士谭紫霄为正一先生，又拜陈守元为天师，而妖人林兴以巫见幸，事无大小，兴辄以宝皇语命之而后行。守元教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龙脑、薰陆诸香数斤，作乐于台下，昼夜声不辍，云如此可求大还丹。三年夏，虹见其宫中，林兴传神言：“此宗室将为乱之兆也。”乃命兴率壮士杀审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后兴事败，亦被杀。而昶愈惑乱，立父婢春燕为淑妃，后立以为皇后。又遣医人陈究以空名堂牒卖官。

昶弟继严判六军诸卫事，昶疑而罢之，代以季弟继鏞，而募勇士为宸卫都以自卫，其赐予给赏，独厚于他军。控鹤都将连重遇、拱宸都将硃文进，皆以此怒激其军。是岁夏，术者言昶宫中当有灾，昶徙南宫避灾，而宫中火，昶疑重遇军士纵火。内学士陈郟素以便佞为昶所亲信，昶以火事语之，郟反以告重遇。重遇惧，夜率卫士纵火焚南宫，昶挟爱姬、子弟、黄门卫士斩关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义立之。延义令其子继业率兵袭昶，及之；射杀数人，昶知不免，掷弓于地，继业执而杀

之，及其妻、子皆死无遗类。延义立，谥昶曰康宗。

延义，审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者朝贡于晋，改元永隆。铸大铁钱，以一当十。曦自昶世倔强难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惮倓，不敢有所发。新罗遣使聘闽以宝剑，昶举以示倓曰：“此将何为？”倓曰：“不忠不孝者，斩之。”曦居旁色变。曦既立，而新罗复献剑，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发冢戮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体。

泉州刺史余廷英尝矫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廷英进买宴钱千万，曦曰：“皇后土贡何在？”廷英又献皇后钱千万，乃得不劾。曦尝嫁女，朝士有不贺者笞之。御史中丞刘赞坐不纠举，将加笞，谏议大夫郑元弼切谏，曦谓元弼曰：“卿何如魏郑公，乃敢强谏！”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为魏郑公可矣。”曦喜，乃释赞不笞。

曦弟延政为建州节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数举兵相攻，曦由此恶其宗室，多以事诛之。谏议大夫黄峻异榛诣朝堂极谏，曦怒，贬峻漳州司户参军。校书郎陈光逸上书疏曦过恶五十余事，曦命卫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绳系颈，挂于木，久而乃绝。国计使陈匡范增算商之法以献，曦曰：“匡范人中宝也。”已而岁入不登其数，乃借于民以足之，匡范以忧死。其后知其借于民也，剖棺断尸，弃之水中。

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贤妃尚氏有色而宠。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为相。曦常为牛饮，群臣侍酒，醉而不胜，有诉及私弃酒者辄杀之。诸子继柔弃酒，并杀其赞者一人。连重遇杀昶，惧为国人所讨，与硃文进连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语诮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李氏、石尚妃之宠，欲图曦而立其子亚澄，乃使人谓重遇等曰：“上心不平于二公，奈何？”重遇等惧。六年三月，曦出游，醉归，重遇

等遣壮士拉于马上而杀之，谥曰景宗。

延政，审知子也。曦立，为淫虐，延政数贻书谏之。曦怒，遣杜建崇监其军，延政逐之，曦乃举兵攻延政，为延政所败。延政乃以建州建国称殷，改元天德。

明年，连重遇已杀曦，集闽群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亲冒矢石，遂启有闽，及其子孙，淫虐不道。今天厌王氏，百姓与能，当求有德，以安此土。”群臣皆莫敢议，乃掖硃文进升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进以重遇判六军诸卫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无少长皆杀之。以黄绍颇守泉州，程赞守漳州，许文缜守汀州，称晋年号，时开运元年也。泉州军将留从效诈其州人曰：“富沙王兵收福州矣，吾属世为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贼乎？”州人共杀绍颇，迎王继勋为刺史，漳州闻之，亦杀赞，迎王继成为刺史，皆王氏之诸子也。文缜惧，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杀文进，传首建州以自归。福州裨将林仁翰又杀重遇，谋迎延政都福州。

是时，南唐李景闻闽乱，发兵攻之，延政遣其从子继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将李仁达谓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也？”乃擒继昌杀之。欲自立，惧众不附，以雪峰寺僧卓俨明示众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诸将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杀俨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以仁达为威武军节度使，更其名曰弘义。而景兵攻破建州，迁延政族于金陵，封鄱阳王。是岁，景保大四年也。

留从效闻延政降唐，执王继勋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为清源军，以从效为节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达入朝，仁达不从，遂降于吴越。而留从效亦逐景守兵，据泉、漳二州，景犹封从效晋江王。周世宗时，从效遣牙将蔡仲兴为商人，间

道至京师，求置邸内属。是时，世宗与李景画江为界，遂不纳，从效仍臣于南唐。其后事具国史。

晋开运三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是岁，李景兵破建州，王氏灭。《江南录》云：“保大三年，虏王氏之族，迁于金陵。谬也。据王潮实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观察使，而后人纪录者，乃用“骑马来、骑马去”之讖以为据，遂以王潮光启二年岁在丙午拜泉州刺史为始年，至保大四年，岁复在丙午而灭，故为六十一年。然其奄有闽国，则当自景福元年为始，实五十五年也。今诸家记其国灭丙午是也。其始年则牵于讖书，谬矣。惟《江南录》又差其末年也。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兴，字贻孙，陕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后唐献祖庙讳，更名季兴。季兴少为汴州富人李让家僮。梁太祖初镇宣武，让以入货得幸，养为子，易其姓名曰硃友让。季兴以友让故得进见，太祖奇其材，命友让以子畜之，因冒姓硃氏，补制胜军使，迁毅勇指挥使。

天复二年，梁兵攻凤翔，李茂贞坚壁不出，太祖议欲收军还河中，季兴独进曰：“天下豪杰窥此举者一岁矣，今岐人已急，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虑者，闭壁以老我师，此可以诱致之也。”太祖壮其言，命季兴募勇敢士，得骑士马景，季兴授以计，引见太祖。景曰：“此行无还理，愿录其后嗣。”太祖恻然止之，景固请，乃行。景以数骑驰叩城门告曰：“梁兵将东，前锋去矣。”岐人以为然，开门出追梁军，梁兵随景后以进，杀其九千余人，景死之。茂贞后与梁和，昭宗出，赠景官，谥曰忠壮。季兴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从破青州，徙颍州防御使，复姓高氏。

当唐之末，襄州赵匡凝袭破雷彦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为留后。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吴，匡明奔于蜀，乃以季兴为荆南节度观察留后。开平元年，拜季兴节度使。二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荆南节度十州，当唐之末，为诸道所侵，季兴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后，井邑凋零。季兴招缉绥抚，人士归之，乃以倪可福、鲍唐为将帅，梁震、司空熏、王保义

等为宾客。

太祖崩，季兴见梁日以衰弱，乃谋阻兵自固，治城隍，设楼橹。以兵攻归、峡，为蜀将王宗寿所败。又发兵声言助梁击晋，以侵襄州，为孔勍所败，乃绝贡赋累年。梁末帝优容之，封季兴渤海王，赐以衮冕剑佩。贞明三年，始复修贡。

梁亡，唐庄宗入洛，下诏慰谕季兴，司空薰等皆劝季兴入朝京师，梁震以为不可，曰：“梁、唐世为仇敌，夹河血战垂二十年，今主上新灭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强兵，居重镇，以身入朝，行为虏尔。”季兴不听，留其二子，以骑士三百为卫，朝于洛阳。庄宗果欲留之，郭崇韬谏曰：“唐新灭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诸侯相继入贡，不过遣子弟将吏，而季兴以身述职，为诸侯率，宜加恩礼，以讽动来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广，且绝四方内向之意，不可。”庄宗乃止，厚礼而遣之。庄宗尝问季兴曰：“吾已灭梁，欲征吴、蜀，何者为先？”季兴曰：“宜先蜀，臣请以本道兵先进。”庄宗大悦，以手拊其背，季兴因命工绣其手迹于衣，归以为荣耀。季兴已去，庄宗心悔遣之，密诏襄州刘训图之。季兴行至襄州，心动，夜斩关而出。已去，而诏书夜至。季兴归而谓梁震曰：“不听子言，几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来朝一失，放还一失。且主上百战以取河南，对功臣夸手抄《春秋》；又曰：‘我于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游畋，政事多废，吾可无虑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继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余万，自峡而下，而庄宗之难作。季兴闻京师有变，乃悉邀留蜀物，而杀其使者韩珙等十余人。

初，唐兵伐蜀，季兴请以本道兵自取夔、忠、万、归、峡等州，乃以季兴为峡路东南面招讨使，而季兴未尝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兴因请夔、忠等州为属郡，唐大臣以

为季兴请自取之，而兵出无功，不与。季兴屡请，虽不得已而与之，而唐犹自除刺史，季兴拒而不纳。明宗乃以襄州刘训为招讨使，攻之，不克，而唐别将西方鄴克其夔、忠、万三州，季兴遂以荆、归、峡三州臣于吴，吴册季兴秦王。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谥曰武信。季兴子九人，长子从诲立。

从诲字遵圣。季兴时，入梁为供奉官，累迁鞍辔库使，赐告归宁，季兴遂留为马步军都指挥使、行军司马。季兴卒，吴以从诲为荆南节度使。从诲以父自绝于唐，惧复见讨，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马殷为之请命于唐，而从诲亦遣押衙刘知谦奉表自归，进赎罪银三千两，明宗纳之。长兴元年正月，拜从诲节度使，追封季兴楚王，谥曰武信。三年，封从诲渤海王。应顺元年，封南平王。

从诲为人明敏，多权诈。晋高祖遣翰林学士陶穀为从诲生辰国信使，从诲宴穀望沙楼，大陈战舰于楼下，谓穀曰：“吴、蜀不宾久矣，愿修武备，习水战，以待师期。”穀还，具道其语，晋高祖大喜，复遣使赐以甲马百匹。襄州安从进反，结从诲为援，从海外为拒绝，阴与之通。晋师致讨，从诲遣将李端以舟师为应，从进诛，从诲求郢州为属郡，高祖不许。

契丹灭晋，汉高祖起太原，从诲遣人间道奉表劝进，且言汉得天下，愿乞郢州为属，汉高祖阳诺之。高祖入汴，从诲遣使朝贡，因求郢州，高祖不与。从诲怒，发兵攻郢州，为刺史尹实所败。汉遣国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从诲问敏中国虚实，以为契丹之后，兵食皆殫，意欲以诘敏，敏为言：“杜重威悉以晋戈甲降虏，虏置之镇州，未尝以北，而晋兵皆汉有也。”从诲不悦。敏以印本《五经》遗从诲，从诲谢曰：“予之所识，不过《孝经》十八章尔。”敏曰：“至德要道，于此足矣。”敏因诵《诸侯章》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

节谨度，满而不溢。”从海以为讥己，即以大卮罚敏。

荆南地狭兵弱，介于吴、楚，为小国。自吴称帝，而南汉、闽、楚皆奉梁正朔，岁时贡奉，皆假道荆南。季兴、从海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诸道以书责诮，或发兵加讨，即复还之而无愧。其后南汉与闽、蜀皆称帝，从海所向称臣，盖利其赐予。俚俗语谓夺攘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犹言无赖也，故诸国皆目为“高赖子”。

从海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绝于汉。逾年，复通朝贡。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赠尚书令，谥曰文献。子保融立。从海十五子，长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长。从海时，为节度副使，兼峡州刺史。从海卒，拜节度使。广顺元年，封渤海郡王。显德元年，进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挥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为应。又遣客将刘扶奉笈南唐，劝其内附。李景称臣，世宗得保融所与笈，大喜，赐以绢百匹。荆南自后唐以来，常数岁一贡京师，而中间两绝。及世宗时，无岁不贡矣。保融以谓器械金帛，皆土地常产，不足以效诚节，乃遣其弟保绅来朝，世宗益嘉之。

初，季兴之镇，梁以兵五千为牙兵，衣食皆给于梁。至明宗时，岁给以盐万三千石，后不复给。及世宗平淮，故命泰州给之。

保融性迂缓，无材能，而事无大小，皆委其弟保勳。其从叔从义谋为乱，为其徒高知训所告，徙之松滋而杀之。宋兴，保融惧，一岁之间三入贡。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赠太尉，谥曰贞懿。弟保勳立。

保勳字省躬，从海第十子也。保融卒，拜节度使。三年，保勳疾，谓其将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后事

者？”延嗣曰：“公不念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军府付公，今先王子继冲长矣。”保勳曰：“子言是也。”即以继冲判内外兵马。十一月，保勳卒，年三十九，赠侍中。保融之子继冲立。

继冲字成和。保勳卒，拜节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权立，其将张文表作乱，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钊等讨之。延钊假道荆南，约以兵过城外。继冲大将李景威曰：“兵尚权譎，城外之约，不可信也。宜严兵以待之。”判官孙光宪叱之曰：“汝峡江一民尔，安识成败！且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圣宋受命，真主出邪！王师岂易当也！”因劝继冲去斥候，封府库以待，继冲以为然。景威出而叹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为！”因扼吭而死。延钊军至，继冲出逆于郊，而前锋遽入其城。继冲亟归，见旌旗甲马，布列衢巷，大惧，即诣延钊纳牌印，太祖优诏复命继冲为节度使。

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继冲上书愿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庙，率其将吏宗族五百余人朝于京师，拜武宁军节度使以卒。光宪拜黄州刺史，其后事具国史。

季兴灭年世甚明，诸书皆同，盖自梁开平元年镇荆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国除，凡五十七年。

东汉世家第十

刘旻，汉高祖母弟也。初名崇，为人美须髯，目重瞳子。少无赖，嗜酒好博，尝黥为卒。高祖事晋为河东节度使，以旻为都指挥使。高祖即帝位，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隐帝时，累加中书令。

隐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为枢密使，新讨三叛，立大功，而与旻素有隙，旻颇不自安，谓判官郑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权臣，而吾与郭公不叶，时事如何？”珙曰：“汉政将乱矣！晋阳兵雄天下，而地形险固，十州征赋足以自给。公为宗室，不以此时为计，后必为人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罢上供征赋，收豪杰，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隐帝遇弑，旻乃谋举兵。

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状已白，而汉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汉太后，立旻子赧为汉嗣，遣宰相冯道迎赧于徐州。当是时，人皆知太祖之非实意也，旻独喜曰：“吾儿为帝矣，何患！”乃罢兵，遣人至京师。周太祖少贱，黥其颈上为飞雀，世谓之郭雀儿。太祖见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赧之意，因自指其颈以示使者曰：“自古岂有雕青天子？幸公无以我为疑。”旻喜，益信以为然。太原少尹李骧曰：“郭公举兵犯顺，其势不能为汉臣，必不为刘氏立后。”因劝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变，庶几赧得立，赧立而罢兵可也。旻大骂曰：“骧腐儒，欲离间我父子！”命左右牵出斩之。骧临刑叹曰：

“吾为愚人画计，死诚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独存，愿与之俱死。”
“旻闻之，即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汉，以明无他。已而周太祖果代汉，降封赧湘阴公。旻遣牙将李鋌奉书周太祖，求赧归太原，而赧已死。旻恸哭，为李驤立祠，岁时祠之。”

乃以周广顺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钧为太原尹，判官郑珙、赵华为宰相，都押衙陈光裕为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鋌间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与旻约为父子之国，旻乃遣宰相郑珙致书兀欲，称侄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轧、政事令高勋以册尊旻为大汉神武皇帝，并册旻妻为皇后。兀欲性豪俊，汉使者至，辄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强之饮，一夕而以醉卒。然兀欲闻旻自立，颇幸中国多故，乃遣其贵臣述轧、高勋以自爱黄骠、九龙十二稻玉带报聘。

已而兀欲为述轧所弑，述律代立。旻遣枢密直学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萧禹厥率兵五万助旻。旻出阴地攻晋州，为王峻所败。是岁大寒，旻军冻馁，亡失过半。明年，又攻府州，为折德宸所败，德宸因取岢岚军。

周太祖崩，旻闻之喜，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杨衮将铁马万骑及奚诸部兵五六万人号称十万以助旻。旻以张元徽为先锋，自将骑兵三万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钧以步骑三千拒元徽于太平驿，元徽击败之，益围潞州。

是时，世宗新即位，以谓旻幸周有大丧，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将以击其不意。自宰相冯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锐。显德元年三月亲征，甲午，战于高平，李重进、白重赞将左，樊爱能、何徽将右，向训、史彦超居中军，张永德以禁兵卫蹕。旻亦列为三阵，张元徽居东偏，杨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师谓旻曰：“勍敌也，未可轻动。”旻奋髯曰：

“时不可失，无妄言也！”袞怒而去。旻号令东偏先进，王得中叩马谏曰：“南风甚急，非北军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军！”即麾元徽，元徽击周右军，兵始交，爰能、徽退走，其骑军乱，步卒数千弃甲叛降元徽，呼万岁声振川谷。世宗大骇，躬督战士，士皆奋命争先，而风势愈盛，旻自麾赤帜收军，军不可遏，旻遂败。日暮，旻收余兵万人阻涧而止。

是时，周之后军，刘词将之，在后未至，而世宗锐于速战，战已胜，词军继至，因乘胜追击之，旻又大败，辎重器甲、乘舆服御物皆为周师所获。旻独乘契丹黄骠，自雕窠岭间道驰去，夜失道山谷间，得村民为乡导，误趋平阳，得他道以归，而张元徽战歿于阵。杨袞怒旻，按兵西偏不战，故独全军而返。旻归，为黄骠治厩，饰以金银，食以三品料，号“自在将军”。

世宗休军潞州，大宴将士，斩败将樊爰能、何徽等七十余人，军威大振。进攻太原，遣符彦卿、史彦超北控忻口，以断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师去城三百步，围之匝，自四月至于六月，攻之不克，而彦卿等为契丹所败，彦超战歿，世宗遽班师。

初，周师围城也，旻遣王得中送杨袞以归，因乞援兵于契丹，契丹发数万骑助旻，遣得中先还。至代州，代州将桑珪杀防御使郑处谦，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世宗召问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袞归，无所求也，世宗信之。已而契丹败符彦卿于忻口，得中遂见杀。

旻自败于高平，已而被围，以忧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钧立。

承钧，旻次子也。少颇好学，工书。旻卒，承钧遣人奉表契丹，自称男。述律答之以诏，呼承钧为兒，许其嗣位。初，

旻常谓张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业，赆之冤，义不为郭公屈尔，期与公等勉力以复家国之仇。至于称帝一方，岂获已也，顾我是何天子，尔亦是何节度使？”故其僭号仍称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庙，四时之祭，用家人礼。承钧既立，始赦境内，改乾祐十年曰天会元年，立七庙于显圣宫。

契丹遣高勋助承钧，承钧遣李存瑰与勋攻上党，无所得而还。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关，契丹使来告急，承钧将发兵，而世宗班师，乃已。

宋兴，昭义节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将刘继冲、判官孙孚奉表称臣，执其监军周光逊、李廷玉送于太原，乞兵为援。承钧欲谋于契丹，继冲道筠意，请无用契丹兵。承钧即率其国兵自将出团柏谷，群臣饯之汾水。仆射赵华曰：“李筠举事轻易，陛下不图成败，空国兴师，臣实忧之。”承钧至太平驿，封筠陇西郡王。筠见承钧仪卫不备，非如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陈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钧与周世仇也，闻筠言亦不悦。遣宣徽使卢赞监其军，筠心益不平，与赞多不叶，承钧遣宰相卫融和解之。

已而筠败死，卫融被执至京师，太祖皇帝问融承钧所以助筠反状，融言不逊，太祖命以铁楯击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顾左右曰：“此忠臣也。”释之，命以良药傅其疮。遣融致书于承钧，求周光逊等，约亦归融太原。承钧不报，融遂留京师。承钧谓赵华曰：“不听公言，几至于败。然失卫融、卢赞，吾以为恨尔。”

承钧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无为参议国政。无为，棣州人，方颀鸟喙，好学多闻，善谈辩。尝衣褐为道士，居武当山。周太祖讨李守贞于河中，无为诣军门上谒，询以当世之务，太祖奇之。或谓太祖曰：“公为汉大臣，握重兵居外，而

延纵横之士，非所以防微虑远之道也。”由是太祖不纳。无为去，隐抱腹山。承钧内枢密使段常识之，荐其材，承钧以谏议大夫召之，遂以为相。五年，宿卫殿直行首王隐、刘绍、赵鸾等谋作乱，事觉被诛，其词连段常，乃罢常枢密为汾州刺史，缢杀之。

自旻世凡举事必禀契丹，而承钧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责承钧改元、援李筠、杀段常不以告，承钧惶恐谢罪。使者至契丹辄见留，承钧奉之愈谨，而契丹待承钧益薄。承钧自李筠败而失契丹之援，无复南侵之意。地狭产薄，以岁输契丹，故国用日削，乃拜五台山僧继颢为鸿胪卿。继颢，故燕王刘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杀，削发为浮图，后居五台山，为人多智，善商财利，自旻世颇以赖之。继颢能讲《华严经》，四方供施，多积蓄以佐国用。五台当契丹界上，继颢常得其马以献，号“添都马”，岁率数百匹。又于柏谷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宝兴军。继颢后累官至太师、中书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

太祖皇帝尝因界上谍者谓承钧曰：“君家与周氏为世仇，宜其不屈，今我与尔无所间，何为因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于中国，宜下太行以决胜负。”承钧遣谍者复命曰：“河东土地兵甲，不足以当中国之十一；然承钧家世非叛者，区区守此，盖惧汉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谓谍者曰：“为我语承钧，开尔一路以为生。”故终其世不加兵。

承钧立十三年病卒，其养子继恩立。

继恩本姓薛氏，父钊为卒，旻以女妻之，生继恩。汉高祖以钊婿也，除其军籍，置之门下。钊无材能，高祖衣食之而无所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钊罕得见，钊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伤而不死，钊即自裁。旻女后适何氏，生子继元，而何氏

及旻女皆卒。旻以其子承钧无子，乃以二子命承钧养为子。承钧立，以继恩为太原尹。承钧尝谓郭无为曰：‘继恩纯孝，然非济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无为不对。承钧病卧勤政阁，召无为，执手以后事付之。

承钧卒，继恩告哀于契丹而后立。继恩服缞裳视事，寝处皆居勤政阁，而承钧故执事百司宿卫者皆在太原府廨。九月，继恩置酒会诸大臣宗子，饮罢，卧阁中。供奉官侯霸荣率十余人挺刃入阁，闭户而杀之。郭无为遣人以梯登屋入，杀霸荣并其党。

初，承钧之语郭无为也，继恩怨无为不助己，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荣之乱，人皆以谓无为之谋，霸荣死，口灭而无知者。无为迎继元而立之。

继元为人忍。旻子十余人，皆无可称者。当继元时，有镐、锴、铤、锡、铎，于继元为诸父，皆为继元所杀，独铎以佯愚获免。承钧妻郭氏，继元兄弟自少母之。继元妻段氏，尝以小过为郭氏所责，既而以它疾而卒，继元疑其杀之。及立，遣嬖者范超图杀郭氏，郭氏方缞服哭承钧于柩前，超执而缢杀之，于是刘氏之子孙无遗类矣。

继元立，改元曰广运。王师北征，继元闭城拒守，太祖皇帝以诏书招继元出降，许以平卢军节度使，郭无为安国军节度使。无为捧诏色动，而并人及继元左右皆欲坚守以拒命。无为仰天恸哭，拔佩刀欲自裁，为左右所持。继元自下执其手，延之上坐，无为曰：“奈何以孤城拒百万之王师？”盖欲摇动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坚。宦者卫德贵察无为有异志，以告继元，继元遣人缢杀之。

初，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门入，而有积草自城中飘出塞之。是时，王师顿兵甘草地中，会岁暑雨，军士多

疾，乃班师。王师已去，继元决城下水注之台骀泽，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韩知璠时在太原，叹曰：“王师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后涸，则并人无类矣！”

太平兴国四年，王师复北征，继元穷窘，而并人犹欲坚守。其枢密副使马峰老疾居于家，异人见继元，流涕以兴亡谕之，继元乃降。太宗皇帝御城北高台受降，以继元为右卫上将军，封彭城公。其后事具国史。

旻年世兴灭，诸书皆同，自周广顺元年建号，至皇朝太平兴国四年灭，凡二十八年，余具年谱注。

十国世家年谱第十一

呜呼，尧、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余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于后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窃交兴，而称号纷杂，则不可以不别也。五代十国，称帝改元者七。吴越、荆、楚，常行中国年号。然予闻于故老，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颇疑吴越后自讳之。及旁采闽、楚、南汉诸国之书，与吴越往来者多矣，皆无称帝之事。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则知其尝改元矣。辛卯，长兴二年，乃镛之末世也，然不见其终始所因，故不得而备列。钱氏讫五代，尝外尊中国，岂其张轨之比乎。十国皆非中国有也，其称帝改元与不，未足较其得失，故并列之。作《十国世家年谱》。

以下表略

或问：十国固非中国有也，然犹命以封爵，而称中国年号来朝贡者，亦有之矣，本纪之不书，何也？曰：封爵之不书，所以见其非中国有也。其朝贡之来如夷狄，以夷狄书之则甚矣。问者曰：四夷、十国，皆非中国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贡则书，而十国之不书何也？曰：以中国而视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视十国，夷狄之则未可也。故十国之封爵、朝贡，不如夷狄，则无以书之。书如夷狄，则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书，见其自绝于中国焉尔。问者曰：外而不书，则东汉之立何以书？曰：吾于东汉，常异其辞于九国也。《春秋》

因乱世而立治法，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世乱则疑难之事多，正疑处难，敢不慎也。周、汉之事，可谓难矣哉！或谓：刘旻尝致书于周，求其子赧不得而后自立，然则旻之志不以忘汉为仇，而以失子为仇也。曰：汉尝诏立赧为嗣，则赧为汉之国君，不独为旻子也。旻之大义，宜不为周屈，其立虽未必是，而义当不屈于周，此其可以异乎九国矣。终旻之世，犹称乾祐，至承钧立，然后改元，则旻之志岂不可哀也哉！

十国年世，惟楚、闽、东汉三国，诸家之说不同，而互有得失，最难考正。今略其诸说而正其是者，庶几博览者不惑，而一以《年谱》为正也。马氏，据《湖湘故事》、《九国志》、《运历图》，并云殷以长兴元年卒，是岁，子希声立，长兴三年卒。而《五代旧史》殷列传云，殷长兴二年卒，享年七十八，子希声立，不周岁而卒；明宗本纪长兴元年，书希声除节度使，起复，三年八月，又书希声卒。今据《九国志》，殷以大中六年岁在壬申生，享年七十九。盖自大中壬申至长兴元年庚寅，实七十九年，为得其实。而希声，据《湖湘故事》、《九国志》、《运历图》皆以三年卒，与明宗本纪皆合，不疑。惟《旧史》书殷卒二年，及年七十八，希声立不周岁卒为缪尔。希萼、希崇之乱，南唐尽迁马氏之族归于金陵。《五代旧史》云，时广顺元年也。而《运历图》云乾祐二年马氏灭者，缪也。初，殷入湖南，掘地得石，讖云：“龙起头，猪掉尾。”盖殷以乾宁三年岁在丙辰，自立于湖南，至广顺元年辛亥而灭。《九国志》以乾祐三年为辛亥，《湖湘故事》以显德元年为辛亥者，皆缪也。惟《五代旧史》得其实。王氏世次，曰潮、曰审知、曰延翰、曰璘、曰昶、曰曦、曰延政，凡七主。而潮以唐景福元年岁在壬子始入福州，至开运三年丙午而灭，实五十五年。当云七主五十五年，为得其实。而《运历图》云五十六年，《九国志》、

《五代旧史》、《纪年通谱》、《闽中实录》、《闽王列传》皆云七主六十年者，皆繆也。审知，《五代旧史》本传云，同光元年十二月卒，《九国志》亦云同光元年卒。《运历图》同光三年卒。今检《五代旧史》庄宗本纪，同光二年五月丙午，审知加检校太师守中书令，岂得卒于元年也？又至四年二月庚子，福建副使王延翰奏称权知军府事，三月辛亥，遂除延翰威武军节度使。以此推之，审知卒当在同光三年十二月，盖闽去京师远，明年二月延翰之奏始至京师，理当然也。又据《闽王列传》、《九国志》，皆云审知在位二十九年。审知以唐乾宁四年嗣位，是岁丁巳，至同光三年乙酉，实二十九年。则《运历图》为是，而《旧史》、《九国志》元年卒者，皆繆也。璘本名延钧，《五代旧史》本传云在位十二年。《九国志》云在位十一年。《闽王列传》、《纪年通谱》皆云在位十年。盖璘以天成元年杀延翰自立，是岁丙戌，至清泰二年乙未，实十年而卒，与《闽王列传》合，而《旧史》、《九国志》皆繆也。璘以清泰二年改元永和，是岁见杀，而《旧史》、《九国志》、《运历图》皆无永和之号，又《运历图》书璘见杀在天福元年丙申者，皆繆也。刘旻，《九国志》云，乾祐七年十一月旻卒，享年六十，子承钧立，时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显德元年也。而《五代旧史》、《周世宗实录》、《运历图》、《纪年通谱》皆云显德二年冬旻卒。又有旻伪中书舍人王保衡《晋阳见闻要录》云，旻乙卯生，卒年六十子承钧立。承钧丙戌生，立时年二十九。保衡是旻之臣，其亲所见闻，所得最实，然而颇为转写差误尔。按保衡书旻乙卯生，若享年六十一，当于乙卯岁卒，则是显德二年也。又书承钧丙戌生，立时年二十九，则当是显德元年甲寅岁也。岂有旻卒于二年，承钧以元年嗣位？理必不然。以《九国志》参较，旻享年六十，显德元年卒，承钧以是岁嗣位，时年二十九，为得其

实，但《见闻要录》衍“一”字尔。其云二年卒者，皆缪也。

《九国志》又云，承钧立，服丧三年，至乾祐九年服除，改十年为天会元年，当是显德四年。而《纪年通谱》以显德三年为天会元年者，缪也。晋与梁为敌国，自称天祐者二十年，故首列于《年谱》，其后遂灭梁而为唐，故不列于世家。

四夷附录第一

呜呼，夷狄居处饮食，随水草寒暑徙迁，有君长部号而无世族、文字记别，至于弦弓毒矢，强弱相并，国地大小，兴灭不常，是皆乌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来，能为中国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虽尝置之治外，而羁縻制驭恩威之际，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为利，失之有足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录》。

·附录夷狄，种号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国，其次小远者附见，又其次微不足道者，不可胜数。其地环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强，为中国患。三代獫狁，见于《诗》、《书》。秦、汉以来，匈奴著矣。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有吐蕃、回鹘之强。五代之际，以名见中国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

契丹自后魏以来，名见中国。或曰与库莫奚同类而异种。其居曰泉罗个没里。没里者，河也。是谓黄水之南，黄龙之北，得鲜卑之故地，故又以为鲜卑之遗种。当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韦，东邻高丽，西界奚国，而南至营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实活部，四曰纳尾部，五曰频没部，六曰内会鸡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栲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某部大人遥辇次立，

时刘仁恭据有幽州，数出兵摘星岭攻之，每岁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请听盟约甚谨。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

阿保机，亦不知其何部人也，为人多智勇而善骑射。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

梁将篡唐，晋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机以兵三十万会克用于云州东城。置酒。酒酣，握手约为兄弟。克用赠以金帛甚厚，期共举兵击梁。阿保机遗晋马千匹。既归而背约，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顷、军将郎公远等报聘。逾年，顷还，阿保机遣使者解里随顷，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梁复遣公远及司农卿浑特以诏书报劳，别以记事赐之，约共举兵灭晋，然后封册为甥舅之国，又使以子弟三百骑入卫京师。克用闻之，大恨。是岁克用病，临卒，以一箭属庄宗，期必灭契丹。浑特等至契丹，阿保机不能如约，梁亦未尝封册。而终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庄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机攻晋蔚州，执其振武节度使李嗣

本。是时，庄宗已得魏博，方南向与梁争天下，遣李存矩发山北兵。存矩至祁沟关，兵叛，拥偏将卢文进击杀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进部将刘殷守之。庄宗遣周德威击殷，而文进引契丹数十万大至，德威惧，引军去，为契丹追及，大败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围之。幽、蓟之间，虏骑遍满山谷，所得汉人，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汉人夜多自解逃去。文进又教契丹为火车、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熔铜铁汁挥之，中者辄烂堕。德威拒守百余日，庄宗遣李嗣源、阎宝、李存审等救之。契丹数为嗣源等所败，乃解去。

契丹比他夷狄尤顽傲，父母死，以不哭为勇，载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后三岁往取其骨焚之，酌而呪曰：“夏时向阳食，冬时向阴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其风俗与奚、靺鞨颇同。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乃僭称皇帝，自号天皇王。以其所居横帐地名为姓，曰世里。世里，译者谓之耶律。名年曰天赞。以其所居为上京，起楼其间，号西楼，又于其东千里起东楼，北三百里起北楼，南木叶山起南楼，往来射猎四楼之间。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

庄宗讨张文礼，围镇州。定州王处直惧镇且亡，晋兵必并击己，遣其子郁说契丹，使入塞以牵晋兵。郁谓阿保机曰：“臣父处直使布惠款曰：故赵王王镕，王赵六世，镇州金城汤池，金帛山积，燕姬赵女，罗绮盈廷。张文礼得之而为晋所攻，惧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机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马之富，西楼足以娱乐，今舍此而远赴人之急，我闻晋兵强天下，且战有胜败，后悔何追？”阿保机跃然曰：

“张文礼有金玉百万，留待皇后，可共取之。”于是空国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为后患不可召，而处直不听。郁已去，处直为其子都所废。阿保机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闻处直废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于庄宗。庄宗自将铁骑五千，遇契丹前锋于新城，晋兵自桑林驰出，人马精甲，光明烛日。虏骑愕然，稍却，晋军乘之，虏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虏皆陷没。阿保机退保望都。会天大雪，契丹人马饥寒，多死，阿保机顾卢文进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庄宗蹶其后，见其宿处，环秸在地，方隅整然，虽去而不乱，叹曰：“虏法令严，盖如此也！”

契丹虽无所得而归，然自此颇有窥中国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后，欲击渤海，惧中国乘其虚，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间，使者再至。庄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坤至西楼而阿保机方东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见之。阿保机锦袍大带垂后，与其妻对坐穹庐中，延坤入谒。阿保机问曰：“闻尔河南、北有两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军乱，命总管令公将兵讨之，而变起洛阳，凶问今至矣。总管返兵河北，赴难京师，为众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机仰天大哭曰：“晋王与我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儿也。昨闻中国乱，欲以甲马五万往助我儿，而渤海未除，志愿不遂。”又曰：“我儿既没，理当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将兵二十年，位至大总管，所领精兵三十万，天时人事，其可得违？”其子突欲在侧曰：“使者无多言，蹊田夺牛，岂不为过！”坤曰：“应天顺人，岂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国而不代，岂强取之邪？”阿保机即慰劳坤曰：“理正当如是尔！”又曰：“吾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人，乐官千人，放鹰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败也。我自闻其祸，即举

家断酒，解放鹰犬，罢散乐官。我亦有诸部乐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为类吾儿，则亦安能长久？”又谓坤曰：“吾能汉语，然绝口不道于部人，惧其效汉而怯弱也。”因戒坤曰：“尔当先归，吾以甲马三万会新天子幽、镇之间，共为盟约，与我幽州，则不复侵汝矣。”阿保机攻渤海，取其扶余一城，以为东丹国，以其长子人皇王突欲为东丹王。已而阿保机病死，述律护其丧归西楼，立其次子元帅太子耀屈之。坤从至西楼而还。

当阿保机时，有韩延徽者，幽州人也，为刘守光参军，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见阿保机不拜，阿保机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马。久之，知其材，召与语，奇之，遂用以为谋主。阿保机攻党项、室韦，服诸小国，皆延徽谋也。延徽后逃归，事庄宗，庄宗客将王缄谮之，延徽惧，求归幽州省其母。行过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数月，德明问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复走契丹。”德明以为不可，延徽曰：“阿保机失我，如丧两目而折手足，今复得我，必喜。”乃复走契丹。阿保机见之，果大喜，以谓自天而下。阿保机僭号，以延徽为相，号“政事令”，契丹谓之“崇文令公”，后卒于虏。

耀屈之后更名德光。葬阿保机木叶山，谥曰大圣皇帝，后更其名曰亿。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显，遣使者以名马聘唐，并求碑石为阿保机刻铭。明宗厚礼之，遣飞胜指挥使安念德报聘。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讨之。都以蜡丸书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秃馁、荊刺等以骑五千救都，都及秃馁击晏球于曲阳，为晏球所败。德光又遣惕隐赫邈益秃馁以骑七千，晏球又败之于唐河。赫邈与数骑返走，至幽州，为赵德钧所执，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秃馁、荊刺，皆送京师。明宗斩秃馁等六百余人，而赦赫邈，选其壮健者五十余人，为“契丹直”。

初，阿保机死，长子东丹王突欲当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余代之，将立以为嗣。然述律尤爱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诸部，安端已去，而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长兴元年，自扶余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赐其姓为东丹，而更其名曰慕华。以其来自辽东，乃以瑞州为怀化军，拜慕华怀化军节度、瑞慎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赐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顺义，撒罗曰罗宾德，易密曰易师仁，盖礼曰盖来宾，以为归化、归德将军郎将。又赐前所获赫邈姓名曰狄怀惠，担列曰列知恩，荊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怀造，竭失讷曰讷怀宥。其余为“契丹直”者，皆赐姓名。二年，更赐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赞华。三年，以赞华为义成军节度使。

契丹自阿保机时侵灭诸国，称雄北方。及救王都，为王晏球所败，丧其万骑，又失赫邈等，皆名将，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辞厚币数遣使聘中国，因求归赫邈、荊刺等，唐辄斩其使而不报。当此之时，中国之威几振。

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关，东临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绝，并海东北，仅通车，其旁地可耕植。唐时置东西狭石、淶疇、米砖、长扬、黄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于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岁给幽州，久之皆有田宅，养子孙，以坚守为己利。自唐末幽、蓟割据，戍兵废散，契丹因得出陷平、营，而幽、蓟之人岁苦寇钞。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断绝，转饷常以兵护送，契丹多伏兵盐沟以击夺之。庄宗之末，赵德钧镇幽州，于盐沟置良乡县，又于幽州东五十里筑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于其东置三河县。由是幽、蓟之人，始得耕牧，而输饷可通。德光乃西徙横帐居揆刺泊，出寇云、朔之间。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镇河东，总大同、彰国、振武、威塞

等军御之。应顺、清泰之间，调发馈饷，远近劳敝。

德光事其母甚谨，常侍立其侧，国事必告而后行。石敬瑭反，唐遣张敬达等讨之。敬瑭遣使求救于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尝梦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岂非天邪！”母召胡巫问吉凶，巫言吉，乃许。是岁九月，契丹出雁门，车骑连亘数十里，将至太原，遣人谓敬瑭曰：“吾为尔今日破敌可乎？”敬瑭报曰：“皇帝赴难，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远来，而唐军甚盛，愿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达大败。敬瑭夜出北门见德光，约为父子，问曰：“大兵远来，战速而胜者，何也？”德光曰：“吾谓唐兵能守雁门而扼诸险要，则事未可知。今兵长驱深入而无阻，吾知大事必济。且吾兵多难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胜也。”敬达败，退保晋安寨，德光围之。唐遣赵德钧、延寿救敬达，而德钧父子按兵团柏谷不救。德光谓敬瑭曰：“吾三千里赴义，义当彻头。”乃筑坛晋城南，立敬瑭为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册曰：“咨尔子晋王，予视尔犹子，尔视予犹父。”已而杨光远杀张敬达降晋。晋高祖自太原入洛阳，德光送至潞州，赵德钧、延寿出降。德光谓晋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温从尔渡河，吾亦留此，俟尔入洛而后北。”临诀，执手嘘戏，脱白貂裘以衣高祖，遗以良马二十匹，战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孙孙无相忘！”时天显九年也。

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执赵德钧、延寿以归。德钧，幽州人也，事刘守光、守文为军校，庄宗伐燕得之，赐姓名曰李绍斌。其子延寿，本姓刘氏，常山人也，其父祁为蓇县令，刘守文攻破蓇县，德钧得延寿并其母种氏而纳之，因以延寿为子。延寿为人，姿质妍柔，稍涉书史，明宗以女妻之，号兴平公主。庄、明之世，德钧镇幽州十余年，以延寿故，尤见信任。延寿

明宗时为枢密使，罢，至废帝立，复以为枢密使。晋高祖起太原，废帝遣延寿将兵讨之。而德钧亦请以镇兵讨贼，废帝察其有异志，使自飞狐出击其后，而德钧南出吴，会延寿于西唐，延寿因以兵属之。废帝以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延寿为太原南面招讨使。德钧为延寿求镇州节度使。废帝怒曰：“德钧父子握强兵，求大镇，苟能败契丹而破太原，虽代予亦可。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毙。”因遣使者趣德钧等进军。德钧阴遣人聘德光，求立己为帝。德光指穹庐前巨石谓德钧使者曰：“吾已许石郎矣。石烂，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锁德钧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见之，问曰：“汝父子自求为天子何邪？”德钧惭不能对，悉以田宅之籍献之。述律问何在，曰：“幽州。”述律曰：“幽州属我矣，何献之为？”明年，德钧死，德光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

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及已立晋，又得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置百官，皆依中国，参用中国之人。晋高祖每遣使聘问，奉表称臣，岁输绢三十万匹，其余宝玉珍异，下至中国饮食诸物，使者相属于道，无虚日。德光约高祖不称臣，更表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德光遣中书令韩颖奉册高祖为英武明义皇帝。高祖复遣赵莹、冯道等以太常卤簿奉册德光及其母尊号。终其世，奉之甚谨。

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称臣而称孙，数遣使者责晋。晋大臣皆恐，而景延广对契丹使者语，独不逊。德光益怒。杨光远反青州，招之。开运元年春，德光倾国南寇，分其众为三：西出雁门，攻并、代，刘知远击败之于秀容；东至于河，陷博州，以应光远；德光与延寿南，攻陷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阳。晋出帝亲征，遣李守贞等

东驰马家渡，击败契丹。而德光与晋相距于河，月余，闻马家渡兵败，乃引众击晋，战于戚城。德光临阵，望见晋军旗帜光明，而士马严整，有惧色，谓其左右曰：“杨光远言晋家兵马半已饿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杀伤相半，阵间断箭遗镞，布厚寸余。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为二，一出沧州，一出深州以归。二年正月，德光复倾国入寇，围镇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县。杜重威守镇州，闭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阳河，千里之内，焚剽殆尽。契丹见大桑木，骂曰：“吾知紫披袄出自汝身，吾岂容汝活邪！”束薪于木而焚之。是时，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张从恩、安审琦、皇甫遇等御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战于榆林，几为所虏。审琦从后救之，契丹望见尘起，谓救兵至，引去。而从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阳。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间，乃下诏亲征，军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归至古北，闻晋军且至，即复引而南，及重威战于阳城、卫村。晋军饥渴，凿井辄坏，绞泥汁而饮。德光坐奚车中，呼其众曰：“晋军尽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后平定天下。”会天大风，晋军奋死击之，契丹大败。德光丧车，骑一白橐驼而走。至幽州，其首领大将各笞数百，独赵延寿免焉。是时，天下旱蝗，晋人苦兵，乃遣开封府军将张晖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称臣，以修和好。德光语不逊。然契丹亦自厌兵。德光母述律尝谓晋人曰：“南朝汉儿争得一向卧邪？自古闻汉来和蕃，不闻蕃去和汉，若汉儿实有回心，则我亦何惜通好！”晋亦不复遣使，然数以书招赵延寿。

延寿见晋衰而天下乱，尝有意窥中国，而德光亦尝许延寿灭晋而立之。延寿得晋书，伪为好辞报晋，言身陷虏思归，约晋发兵为应。而德光将高牟翰亦诈以瀛州降晋，晋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出兵，为延寿应。兵

趋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晋军至城下，见城门皆启，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汉璋追牟翰及之，汉璋战死。重威等军屯武强。德光闻晋出兵，乃入寇镇州。重威西屯中渡，与德光夹水而军。德光分兵，并西山出晋军后，攻破栾城县，县有骑军千人，皆降于虏。德光每获晋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杀”，纵以南归。重威等被围粮绝，遂举军降。德光喜，谓赵延寿曰：“所得汉儿皆与尔。”因以龙凤赭袍赐之，使衣以抚晋军，亦以赭袍赐重威。遣傅住儿监张彦泽将骑二千，先入京师。晋出帝与太后为降表，自陈过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诏赐帝曰：“孙儿但勿忧，管取一吃饮处。”德光将至京师，有司请以法驾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仪，不暇顾也。”止而不用。出帝与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辞不见，曰：“岂有两天子相见于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晋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辞，素服纱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帽，立马于高冈，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门，登城楼，遣通事宣言谕众曰：“我亦人也，可无惧。我本无心至此，汉兵引我来尔。”遂入晋宫，宫中嫔妓迎谒，皆不顾，夕出宿于赤冈。封出帝负义侯，迁于黄龙府。癸巳，入居晋宫，以契丹守诸门，门庑殿廷皆磔犬挂皮，以为厌胜。甲午，德光胡服视朝于广政殿。乙未，被中国冠服，百官常参，起居如晋仪，而氈裘左衽任，胡马奚车，罗列阶陛，晋人俯首，不敢仰视。二月丁巳朔，金吾六军、殿中省仗、太常乐舞陈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绛纱袍，执大珪以视朝，大赦，改晋国为大辽国，开运四年为会同十年。

德光尝许赵延寿灭晋而立以为帝，故契丹击晋，延寿常为先锋，虏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灭晋而无立延寿意，延寿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为皇太子。德光曰：“吾

于燕王无所爱惜，虽我皮肉，可为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闻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岂得为之？”乃命与之迁秩。翰林学士张砺进拟延寿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德光索笔，涂其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止以为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寿前为枢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砺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故晋相和凝并为宰相。砺，明宗时翰林学士，晋高祖起太原，唐废帝遣砺督赵延寿进军于团柏谷，已而延寿为德光所锁，并砺迁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学，仍以为翰林学士。砺常思归，逃至境上，为追者所得，德光责之，砺曰：“臣本汉人，衣服饮食言语不同，今思归而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顾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尔辈善待引人，致其逃去，过在尔也。”因答唐英一百而待砺如故，其爱之如此。德光将视朝，有司给延寿貂蝉冠，砺三品冠服，延寿与砺皆不肯服。而延寿别为王者冠以自异。砺曰：“吾在上国时，晋遣冯道奉册北朝，道赍二貂冠，其一宰相韩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蝉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阁，德光大悦，顾其左右曰：“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赍书及阿保机明殿书赐德光。明殿，若中国陵寝下宫之制，其国君死，葬，则于其墓侧起屋，谓之明殿，置官属职司，岁时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学士一人掌答书诏，每国有大庆吊，学士以先君之命为书以赐国君，其书常曰报儿皇帝云。

德光已灭晋，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为诸州镇刺史、节度使，括借天下钱帛以赏军。胡兵人马不给粮草，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号为“打草谷”，东西二千里之间，民被其毒，远近怨嗟。汉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镇多杀契丹守将归汉，

德光大惧。又时已热，乃以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钵本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将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归，以晋内诸司伎术、宫女、诸军将卒数千人从。自黎阳渡河，行至汤阴，登愁死冈，谓其宣徽使高勋曰：“我在上国，以打围食肉为乐，自入中国，心常不快，若得复吾本土，死亦无恨。”勋退而谓人曰：“虏将死矣。”相州梁晖杀契丹守将，闭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无少长皆屠之，妇女悉驱以北。后汉以王继弘镇相州，得髑髅十数万枚，为大冢葬之。德光至临洺，见其井邑荒残，笑谓晋人曰：“致中国至此，皆燕王为罪首。”又顾张砺曰：“尔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栾城，得疾，卒于杀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肠胃，实之以盐，载而北，晋人谓之“帝羴”焉。永康王兀欲立，谥德光为嗣圣皇帝，号阿保机为太祖，德光为太宗。

卷七十三

四夷附录第二

兀欲，东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从，号永康王。契丹好饮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过辄挑目、刳灼，不胜其毒。然喜宾客，好饮酒，工画，颇知书。其自契丹归中国，载书数千卷，枢密使赵延寿每假其异书、医经，皆中国所无者。明宗时，自滑州朝京师，遥领武信军节度使，食其俸，赐甲第一区，宫女数人。契丹兵助晋于太原，唐废帝遣宦者秦继旻、皇城使李彦绅杀突欲于其第。晋高祖追封突欲为燕王。

德光灭晋，兀欲从至京师。德光杀继旻、彦绅，籍其家货，悉以赐兀欲。德光死栾城，兀欲与赵延寿及诸大将等俱入镇州。延寿自称权知军国事，遣人求镇州管钥于兀欲，兀欲不与。延寿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谋者汹汹，必有变，宜备之。今中国之兵，犹有万人，可以击虏；不然，事必不成。”延寿犹豫不决。兀欲妻，延寿以为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寿及张砺、李崧、冯道等置酒，酒数行，兀欲谓延寿曰：“妹自上国来，当一见之。”延寿欣然与兀欲俱入。食顷，兀欲出坐，笑谓砺等曰：“燕王谋反，锁之矣。诸君可无虑也。”又曰：“先帝在汴州与我算子一茎，许我知南朝军国事，昨闻寝疾，无遗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砺等罢去。兀欲召延寿廷立而诘之，延寿

不能对。乃遣人监之，而籍其家赀。兀欲宣德光遗制曰：“永康王，大圣皇帝之嫡孙，人皇王之长子，可于中京即皇帝位。

“中京，契丹谓镇州也。遣使者告哀于诸镇。萧翰闻德光死，弃汴州而北，至镇州，兀欲已去。翰以骑围张砺宅，执砺而责曰：“汝教先帝勿用胡人为节度使，何也？”砺对不屈，翰锁之。是夕，砺卒。

兀欲为人俊伟，亦工画，能饮酒，好礼士，德光尝赐以绢数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尽。兀欲已立，先遣人报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儿平晋取天下，有大功业，其子在我侧者当立，而人皇王背我归中国，其子岂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将废之。兀欲留其将麻答守镇州，晋诸将相随德光在镇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学士徐台符、李汗从行，与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桥。述律所将兵多亡归兀欲。兀欲乃幽述律于祖州。祖州，阿保机墓所也。

述律为人多智而忍。阿保机死，悉召从行大将等妻，谓曰：“我今为寡妇矣，汝等岂宜有夫。”乃杀其大将百余人，曰：“可往从先帝。”左右有过者，多送木叶山，杀于阿保机墓队中，曰：“为我见先帝于地下。”大将赵思温，本中国人也，以材勇为阿保机所宠，述律后以事怒之，使送木叶山，思温辞不肯行。述律曰：“尔，先帝亲信，安得不往见之？”思温对曰：“亲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从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国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断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谏之，乃断其一腕，而释思温不杀。初，德光之击晋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国用一汉人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则汝得中国不能有，后必有祸，悔无及矣。”德光死，载其尸归，述律不哭而抚其尸曰：“待我国中人畜如故，然后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后死于木叶山。

兀欲更名阮，号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禄。是岁八月，葬德光于木叶山，遣人至镇州召冯道、和凝等会葬。使者至镇州，镇州军乱，大将白再荣等逐出麻答。据定州，已而悉其众以北。麻答者，德光之从弟也。德光灭晋，以为邢州节度使，兀欲立，命守镇州。麻答尤酷虐，多略中国人，剥面，抉目，拔发，断腕而杀之，出入常以钳凿挑割之具自随，寝处前后挂人肝、胫、手、足，言笑自若，镇、定之人不胜其毒。麻答已去，冯道等乃南归。

汉乾祐元年，兀欲率万骑攻邢州，陷内丘。契丹入寇，常以马嘶为候。其来也，马不嘶鸣，而矛戟夜有光，又月食，虜众皆惧，以为凶，虽破内丘，而人马伤死者太半。兀欲立五年，会诸部酋长，复谋入寇，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强之。燕王述轧与太宗王呕里僧等率兵杀兀欲于大神淀。德光子齐王述律闻乱，走南山。契丹击杀述轧、呕里僧，而迎述律以立。

述律立，改元庆历，号天顺皇帝，后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妇人，左右给事，多以宦者。然畋猎好饮酒，不恤国事，每酣饮，自夜至旦，昼则常睡，国人谓之“睡王”。

初，兀欲常遣使聘汉，使者至中国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复遣将军硃宪报聘，宪还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复南寇。显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军节度使田景成为淤口关部署，右神武统军李洪信为合流口部署，前凤翔节度使王晏为益津关部署，侍卫亲军马步都虞候韩通为陆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宁军御龙舟，艘船战舰，首尾数十里，至益津关，降其守将，而河路渐狭，舟不能进，乃舍舟陆行。瓦桥淤口关、瀛莫州守将，皆迎降。方下令进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于瓦桥关、霸州于益津关而还。周师下三关、瀛、莫，兵不血刃。述律闻之，谓其国人曰：“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述律后为

庖者因其醉而杀之。

呜呼！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则必因其强弱。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官讥其以王者之师，驰千里而袭人，轻万乘之重于萑苇之间，以侥倖一胜。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胜威，击其昏殆，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是时，述律以谓周之所取，皆汉故地，不足顾也。然则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关，遂得复为中国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于夷狄。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夫兵之变化屈伸，岂区区守常谈者所可识也！

初，萧翰闻德光死，北归，有同州郃阳县令胡峤为翰掌书记，随入契丹。而翰妻争石，告翰谋反，翰见杀，峤无所依，居虜中七年。当周广顺三年，亡归中国，略能道其所见。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关，明日，又西北入石门关，关路崖狭，一夫可以当百，此中国控扼契丹之险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台山，其一峰最高者，东台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鸡鸣山，云唐太宗北伐闻鸡鸣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关，此唐故关也。又四日，至归化州。又三日，登天岭，岭东西连亘，有路北下，四顾冥然，黄云白草，不可穷极。契丹谓峤曰：‘此辞乡岭也，可一南望而为永诀。’同行者皆恸哭，往往绝而复苏。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时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长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见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气稍温。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汤城淀，地气最温，契丹若大寒，则就温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软如茸，可藉以寝。而多异花，

记其二种：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烁人；一曰青囊，如中国金灯，而色类蓝可爱。又二日，至仪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无里候，其所向不知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与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战于沙河。述律兵败而北，兀欲追至独树渡，遂囚述律于扑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谓西楼也。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技术、教坊、角牴、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又东行，至裹潭，始有柳，而水草丰美，有息鸡草尤美，而本大，马食不过十本而饱。自裹潭入大山，行十余日而出，过一大林，长二三里，皆芜菁，枝叶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无草。兀欲时卓帐于此，会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门，两高山相去一里，而长松丰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诸部大人惟执祭器者得入。入而门阖。明日开门，曰‘抛盏’，礼毕。问其礼，皆秘不肯言。”峽所目见囚述律、葬德光等事，与中国所记差异。

已而翰得罪被锁，峽与部曲东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峽等东行，过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东行，数日，过卫州，有居人三十余家，盖契丹所虏中国卫州人，筑城而居之。峽至福州而契丹多怜峽，教其逃归，峽因得其诸国种类远近。云：“距契丹国东至于海，有铁甸，其族野居皮帐，而人刚勇。其地少草木，水咸浊，色如血，澄之久而后可饮。又东，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无定居，行以牛负物，遇雨则张革为屋。常作鹿鸣，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

能酿糜为酒，醉则缚之而睡，醒而后解，不然，则杀人。又东南，渤海，又东，辽国，皆与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鱼盐之利。又南，奚，与契丹略同，而人好杀戮。又南至于榆关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汉地。西则突厥、回纥。西北至妭厥律，其人长大，髦头，酋长全其发，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黄貂鼠皮，北方诸国皆仰足。其人最勇，邻国不敢侵。又其西，辖戛，又其北，单于突厥，皆与妭厥律略同。又北，黑车子，善作车帐，其人知孝义，地贫无所产。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纥，后背之走黑车子，始学作车帐。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彻底，常烧器销冰乃得饮。东北，至鞞劫子，其人髦首，披布为衣，不鞍而骑，大弓长箭，尤善射，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国皆畏之。契丹五骑遇一鞞劫子，则皆散走。其国三面皆室韦，一曰室韦，二曰黄头室韦，三曰兽室韦。其地多铜、铁、金、银，其人工巧，铜铁诸器皆精好，善织毛锦。地尤寒，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国，人身狗首，长毛不衣，手捕猛兽，语为犬噪，其妻皆人，能汉语，生男为狗，女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尝有中国人至其国，其妻怜之使逃归，与其箸十余只，教其每走十余里遗一箸，狗夫追之，见其家物，必衔而归，则不能追矣。”其说如此。又曰：“契丹尝选百里马二十匹，遣十人赍干𦉳少北行，穷其所见。其人自黑车子，历牛蹄国以北，行一年，经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为屋，其语言无译者，不知其国地、山川、部族、名号。其地气，遇平地则温和，山林则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铁甸语，其言颇可解，云地名颡利乌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龙蛇猛兽、魑魅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还。此北荒之极也。”

契丹谓峽曰：“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然晋所以败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诸国事，曰：“子归悉以语汉人，使汉人努力事其主，无为夷狄所虏，吾国非人境也。”峽归，录以为《陷虏记》云。

契丹年号，诸家所记，舛谬非一，莫可考证，惟尝见于中国者可据也。据耶律德光《立晋高祖册文》云：“惟天显九年，岁次丙申。”是岁乃晋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成三年戊子为天显元年。按《契丹附录》，德光与唐明宗同年而立，立三年改元天显，与此正合矣。又据开运四年德光灭晋入汴，肆赦，称会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为会同元年，是天显尽十年，而十一年改为会同矣。惟此二者，其据甚明。余皆不足考也。《附录》所载夷狄年号，多略不书，盖无所用，故不必备也。

卷七十四

四夷附录第三

奚，本匈奴之别种。当唐之末，居阴凉川，在营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数百里。有人马二万骑。分为五部：一曰阿荅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粤质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讹支部。后徙居琵琶川，在幽州东北数百里。地多黑羊，马岳前蹄坚善走，其登山逐兽，下上如飞。

契丹阿保机强盛，室韦、奚、皆服属之。奚人常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诸怨叛，以别部西徙妫州，依北山射猎，常采北山麝香、仁参赂刘守光以自托。其族至数千帐，始分为东、西奚。去诸之族，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穡，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爨以平底瓦鼎，煮穡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

去诸卒，子扫刺立。庄宗破刘守光，赐扫刺姓李，更其名绍威。绍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后，绍威父子数遣使朝贡。初，绍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鲁之姊为妻，后逐不鲁叛亡入西奚，绍威纳之。晋高祖入立，割幽州雁门以北入于契丹，是时绍威与逐不鲁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晋北归，拽刺迎谒马前，德光曰：“非尔罪也。负我者，扫刺与逐不鲁尔。”乃发其墓，粉其骨而扬之。后德光灭晋，拽刺常以兵从。其后不复见于中国。

自去诸徙妫州，自别为西奚，而东奚在琵琶川者，亦为契

丹所并，不复能自见云。

吐浑，本号吐谷浑，或曰乞伏乾归之苗裔。自后魏以来，名见中国，居于青海之上。当唐至德中，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内附者，唐处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连等族。懿宗时，首领赫连鐸为阴山府都督，与讨庞勋，以功拜大同军节度使。为晋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处蔚州界中。庄宗时，有首领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门为栅，庄宗为置宁朔、奉化两府，以承福为都督，赐其姓名为李绍鲁。终唐时，常遣使朝贡中国。

晋高祖立，割雁门以北入于契丹，于是吐浑为契丹役属，而苦其苛暴。是时，安重荣镇成德，有异志，阴遣人招吐浑入塞，承福等乃自五台入处中国。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责诘高祖，高祖恐惧，遣供奉官张澄率兵搜索并、镇、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浑驱出之。然晋亦苦契丹，思得吐浑为缓急之用，阴遣刘知远镇太原慰抚之。终高祖时，承福数遣使者朝贡。后出帝与契丹绝盟，召承福入朝，拜大同军节度使，待之甚厚。契丹与晋相距于河，承福以其兵从出帝御虏。是岁大热，吐浑多疾死，乃遣承福归太原，居之岚、石之间。刘知远稍侵辱之，承福谋复亡出塞，知远以兵围其族，杀承福及其大姓赫连海龙、白可久、白铁匱等，其羊马货财巨万计，皆籍没之，其余众以其别部王义宗主之。吐浑遂微，不复见。

初，唐以承福之族为熟吐浑。长兴中，又有生吐浑杜每兒来朝贡。每兒，不知其国地、部族。至汉乾祐二年，又有吐浑何戛刺来朝贡，不知为生、熟吐浑，盖皆微，不足考录。

达靺，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别部散居阴山者，自号达靺。当唐末，以名见中国。有每相温、于越相温，咸通中，从

硃邪赤心讨庞勋。其后李国昌、克用父子为赫连鐸等所败，尝亡入达靺。后从克用入关破黄巢，由是居云、代之间。其俗善骑射，畜多驼、马。其君长、部族名字，不可究见，惟其尝通于中国者可见云。

同光中，都督折文通数自河西来贡驼、马。明宗讨王都于定州，都诱契丹入寇，明宗诏达靺入契丹界，以张军势，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获契丹团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数百赐云州生界达靺，盖唐常役属之。长兴三年，首领颉哥率其族四百余人来附。讫于显德，常来不绝。

党项，西羌之遗种。其国在《禹贡》析支之地，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界春桑，北邻吐浑，有地三千余里。无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其人喜盗窃而多寿，往往百五六十岁。其大姓有细封氏、费听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为最强。唐德宗时，党项诸部相率内附，居庆州者号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自同光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

明宗时，诏沿边置场市马，诸夷皆入市中国，而回鹘、党项马最多。明宗招怀远人，马来无驽壮皆售，而所售常过直，往来馆给，道路倍费。其每至京师，明宗为御殿见之，劳以酒食，既醉，连袂歌呼，道其土风以为乐，去又厚以赐赆，岁耗百万计。唐大臣皆患之，数以为言。乃诏吏就边场售马给直，止其来朝，而党项利其所得，来不可止。其在灵、庆之间者，数犯边为盗。自河西回鹘朝贡中国，道其部落，辄邀劫之，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明宗遣灵武康福、邠州药彦稠等出兵讨之。福等击破阿埋韦悉褒勒强赖埋厮骨尾及其大首领连香李八萨王、都统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杀数千

人，获其牛羊巨万计，及其所劫外国宝玉等，悉以赐军士。由是党项之患稍息。

至周太祖时，府州党项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来朝贡。广顺三年，庆州刺史郭彦钦贪其羊马，侵扰诸部，独野鸡族强不可近，乃诬其族犯边。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鸡族苦彦钦，不肯听命，太祖遣邠州折从阮、宁州刺史张建武等讨之。建武勇于立功，不能通夷情，驰军击野鸡族，杀数百人。而喜玉、折思、杀牛三族闻建武击破野鸡族，各以牛酒犒军，军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诱建武军至包山，度险，三族共击之，军投崖谷，死伤甚众。太祖怒，罪建武等，选良吏为庆州刺史以招抚之。

其他诸族，散处尚边界上者甚众，然其无国地、君长，故莫得而纪次云。

突厥，国地、君世、部族、名号、物俗，见于唐著矣。至唐之末。为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际，尝来朝贡。同光三年，浑解楼来。天成二年，首领张慕晋来。长兴二年，首领杜阿熟来。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来。凡四至，其后不复来。然突厥于时最微，又来不数，故其君长史皆失不能纪。

吐蕃，国地、君世、部族、名号、物俗，见于唐著矣。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以安西都护府羁縻西域三十六国。唐之军、镇、监、务，三百余城，常以中国兵更戍，而凉州置使节度之。安禄山之乱，肃宗起灵武，悉召河西兵赴难，而吐蕃乘虚攻陷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虏。文宗时，尝遣使者至西域，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虏之人见唐使者，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宝时陷虏者子孙，其语言稍变，而衣服犹不

改。

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甘州为回鹘牙，而凉、瓜、沙三州将吏，犹称唐官，数来请命。自梁太祖时，尝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而观察甘、肃、威等州。然虽有其名，而凉州自立守将。唐长兴四年，凉州留后孙超遣大将拓拔承谦及僧、道士、耆老杨通信等至京师求旌节，明宗问孙超等世家，承谦曰：“吐蕃陷凉州，张掖人张义朝募兵击走吐蕃，唐因以义朝为节度使，发郛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乱，凉州以东为突厥、党项所隔，郛兵遂留不得返。今凉州汉人，皆其戍人子孙也。”明宗乃拜孙超节度使。清泰元年，留后李文谦来请命。后数年，凉州人逐出文谦，灵武冯晖遣牙将吴继勋代文谦为留后，是时天福七年。明年，晋高祖遣泾州押牙陈延晖赍诏书安抚凉州，凉州人共劫留延晖，立以为刺史。至汉隐帝时，凉州留后折逋嘉施来请命，汉即以为节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广顺二年，嘉施遣人市马京师，因来请命帅。是时，枢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师厚者，少起盗贼，为兖州牙将，与峻相友善，后峻贵，师厚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马前，诉以饥寒，峻未有以发。而嘉施等来请帅，峻即建言：“凉州深入夷狄，中国未尝命吏，请募率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余，无应募者，乃奏起师厚为左卫将军，已而拜河西节度使。师厚至凉州，奏荐押衙副使崔虎心、阳妃谷首领沈念般等及中国留人子孙王廷翰、温崇乐、刘少英为将吏。又自安国镇至凉州，立三州以控扼诸羌，用其酋豪为刺史。然凉州夷夏杂处，师厚小人，不能抚有。至世宗时，师厚留其子而逃归，凉州遂绝于中国。独瓜、沙二州，终五代常来。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

子”。至唐庄宗时，回鹘来朝，沙州留后曹义金亦遣使附回鹘以来，庄宗拜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晋天福五年，义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来。周世宗时，又以元忠为归义军节度使，元恭为瓜州团练使。其所贡：硃砂、羚羊角、波斯锦、安西白氍、金星矾、胡桐律、大鹏砂、牝褐、玉团。皆因其来者以名见，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纪。

而吐蕃不见于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鹘王仁喻来朝，吐蕃亦遣使附以来，自此数至中国。明宗尝御端明殿见其使者，问其牙帐所居，曰：“西去泾州二千里。”明宗赐以虎皮，人一张，皆披以拜，委身宛转，落其氈帽，乱发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汉隐帝时犹来朝，后遂不复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鹘，为唐患尤甚。其国地、君世、物俗，见于唐著矣。唐尝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国为舅。其国本在娑陵水上、后为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间，又为石雄、张仲武所破，其余众西徙，役属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

当五代之际，有居甘州、西州者尝见中国，而甘州回鹘数至，犹呼中国为舅，中国答以诏书亦呼为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来，而史不见其君长名号，梁拜周易言等官爵，遣左监门卫上将军杨沼押领还蕃。至唐庄宗时，王仁美遣使者来，贡玉、马，自称“权知可汗”，庄宗遣司农卿郑续持节册仁美为英义可汗。是岁，仁美卒，其弟狄银立，遣都督安千想等来。同光四年，狄银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权知国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来朝，明宗遣使者册仁裕为顺化可汗。晋高祖时又册为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为狄银亲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迄五代常来朝贡，史亦失其纪。其地出玉、犛、绿野马、

独峰驼、白貂鼠、羚羊角、硃砂、膈肭脐、金刚钻、红盐、麝鬣、騊駼之革。其地宜白麦、青駮麦、黄麻、葱韭、胡荽，以橐驼耕而种。其可汗常楼居，妻号天公主，其国相号媚禄都督。见可汗，则去帽被发而入以为礼。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氈帽。又有别族号龙家，其俗与回纥小异。长兴四年，回鹘来献白鹞一联，明宗命解縶放之。自明宗时，常以马市中国，其所赍宝玉皆属县官，而民犯禁为市者辄罪之。周太祖时除其禁，民得与回鹘私市，玉价由此倍贱。显德中，来献玉，世宗曰：“玉虽宝而无益。”却之。

于阗，国地、君世、物俗见于唐。五代乱世，中国多故，不能抚来四夷。其尝自通于中国者仅以名见，其君世、终始，皆不可知。而于阗尤远，去京师万里外。其国西南近葱岭，与婆罗门为邻国，而相去犹三千余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余里。

晋天福三年，于阗国王李圣天遣使者马继荣来贡红盐、郁金、鼈牛尾、玉灋等，晋遣供奉官张匡鄴假鸿胪卿，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为判官，册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是岁冬十二月，匡鄴等自灵州行二岁至于阗，至七年冬乃还。而居诲颇记其往复所见山川诸国，而不能道圣天世次也。

居诲记曰：“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其南，山百余里，汉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云硃耶氏之遗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无水，载水以行。甘州人教晋使者作马蹄木涩，木涩四窍，马蹄亦凿四窍而缀之，驼蹄则包以鼈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肃州，

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鸣沙山，云冬夏殷殷有声如雷，云《禹贡》流沙也。又东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窜也。其西，渡都乡河曰阳关。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云仲云者，小月支之遗种也，其人勇而好战，瓜沙之人皆惮之。胡卢碛，汉明帝时征匈奴，屯田于吾卢，盖其地也。地无水而尝寒多雪，每天暖雪销，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匡鄴等以诏书慰谕之，皆东向拜。自仲云界西，始涉兼碛，无水，掘地得湿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柁置水中乃渡，不然则陷。又西，至绀州。绀州，于阗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军州，遂至于阗。圣天衣冠如中国，其殿皆东向，曰金册殿，有楼曰七凤楼。以蒲桃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酿，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园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圣天居处，尝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号同庆二十九年。其国东南曰银州、卢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汉张骞所穷河源出于阗，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阗分为三：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

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而于阗常与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于阗，圣天颇责诮之，以邀誓约。匡鄴等还，圣天又遣都督刘再升献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汉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来。

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开运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其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铁。六年，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高丽俗知文字，喜读书，昭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义》，以“越王”为问目，若今“正义”；《皇灵》，述延年辟谷；《雌图》，载日食、星变。皆不经之说。

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唐高宗灭高丽，徙其人散处中国，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治之。武后时，契丹攻北边，高丽别种大乞乞仲象与靺鞨酋长乞四比羽走辽东，分王高丽故地，武后遣将击杀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荣立，因并有比羽之众，其众四十万人，据挹娄，臣于唐。至中宗时，置忽汗州，以祚荣为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后世遂号渤海。其贵族姓大氏，开平元年，国王大諲撰遣使者来，乞显德常来朝贡。其国土物产，与高丽同。諲撰世次、立卒，史失其纪。

新罗，弁韩之遗种也。其国地、君世、物俗见于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时封金真为乐浪郡王，其后世常为君长。同光元年，新罗国王金朴英遣使者来朝贡。长兴四年，权知国事金溥遣使来。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纪。自

晋已后不复至。

黑水靺鞨，本号勿吉。当后魏时见中国。其国，东至海，南界高丽，西接突厥，北邻室韦，盖肃慎氏之地也。其众分为数十部，而黑水靺鞨最处其北，尤劲悍，无文字之记。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儿遣使者来，其后常来朝贡，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独鹿亦遣使来。兀儿、胡独鹿若其两部酋长，各以使来。而其部族、世次、立卒，史皆失其纪。至长兴三年，胡独鹿卒，子桃李花立，尝请命中国，后遂不复见云。

南诏蛮，见于唐。其国在汉故永昌郡之东、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诏者，得宗室子李龟年及徐虎、虎侄蔼，乃以龟年为使，虎为副，蔼为判官，使南诏。南诏所居曰苴絺城，龟年等不至苴絺，至善阐，得其要约与唐为甥舅。僖宗许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诏大喜，遣人随龟年求公主。已而黄巢败，收复长安，僖宗东还，乃止。

同光三年，魏王继岌及郭崇韬等破蜀，得王衍时所俘南诏蛮数十人，又得徐蔼，自言尝使南诏，乃矫诏还其所俘，遣蔼等持金帛招抚南诏，谕以威德，南诏不纳。至明宗时，嵩州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右卫卫大将军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何华来朝贡，明宗拜卑晚宁远将军，又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主怀安郡王勿定縻莎为定远将军。明年遣左金吾卫将军乌昭远为入蛮国信使，昭远不能达而还。

牂牁蛮，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为生，而无城郭聚落，有所攻击，则相屯聚。刻木为契。其首领姓谢氏，其名见于唐。至天成二年尝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带如中国，贡草豆蔻二万个、硃砂五百两、蜡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产羊马。其人椎髻、跣足、

披氍，其首领披虎皮。天成二年，尝一至，其首领号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遣使者来，使者号若土，附牂牁以来。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东至海，西至云南，南邻真脑，北抵驩州。其人，俗与大食同。其乘，象、马；其食，稻米、水兕、山羊。鸟兽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尝通中国。显德五年，其国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贝多叶书之，以香木为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则出火。蔷薇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虽敝而香不灭。

五代，四夷见中国者，远不过于阗、占城。史之所纪，其西北颇详，而东南尤略，盖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云。